

第32年

48

$15.00

中國正宗



天然花粉靈芝

高級營養補品

花粉、靈芝，舉世推崇。本品選用我國純正天然花粉、野生靈芝精製而成膠囊劑不含其他藥材，男女老幼均可常服，功能獨特，療效顯著！



常服：充沛精力、强身健體、滋陰養顏、保健美容、青春美麗。

購買時請認明 KPIC 广州 商標

中國正宗天然花粉靈芝
中國廣州中藥一廠出品
80粒膠囊裝

國貨公司藥行有售

總經銷：
香港正豐國產藥品有限公司
電話：5-748413　5-754032
澳門分銷：維康藥房
電話：84784

廣州醫藥進出品公司經營出口



851超級營養液和丸皆有：
保健(R)型：適合任何人服用；
治療型(Y)型：適合特別病患者服用

32粒庄
每瓶相當於兩支
500毫升營養液

盒內有此「正貨鑑定書」
才是正貨

振華牌 851 超級營養液 超級營養丸

照顧您的健康　關心您的權益

振華牌 851 超級營養液及超級營養丸，為您帶來健康體魄之餘，現更獻上全面消費權益保障，令您更加得益。

為免您誤購假貨，由即日起，所有振華牌 851 產品，盒內均附有「正貨鑑定書」，而說明書內更印有楊振華教授親筆簽名照片，以作識別。此外，購買時請向出售商號索取發票(應註明振華牌 851 及正貨鑑定書號碼)，以便發現為假貨時，可作索償証據，務求令您的健康與消費權益，同樣獲得保障。



振華牌851 發明人楊振華教授及其簽名式樣

總代理：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國貨公司、藥房有售
電話：578 3721(4綫)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所著「天意難測」在今期刊出，文中主角三郎拜師學藝，一日發現地窖中有許多珠寶，又隱約聽到嘆息聲，他循聲探索，原來地窖下是個寬大的地庫，住着皇后及公主，皇后身受重傷，但一心想將先王的遺產再運回故國恢復基業，而三郎的師傅，即是先王的將軍，却想侵吞財寶，向中原獻媚，暗中招兵買馬，勾結鏢局伺機而動，皇后見三郎忠誠敦厚，授以鐵爪功絕技，並付託公主終身，三郎為正義，叛師助公主……故事情節曲折離奇，佈局奇妙緊湊，是篇不可多得之佳作。

*　　　　*　　　　*

你願意顯示你的寫作才華嗎？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有興趣寫作的朋友投稿，除徵求古今武俠小說之外，更徵求現代偵探故事及黑社會秘聞等，文字以不超過十萬字為佳，適合者即給予刊登，並付上薄酬。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巴人先生所撰著的「翠袖神鞭」。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370.00
	一年港幣	$ 740.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399.00
	一年港幣	$ 79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456.00
	一年港幣	$ 9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侠世界

第32年
第48期
（總號164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天意難測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南宮宇・文
可飛・圖

連闖三關

一望無際的黃沙路上，突然起了一陣泥塵。

前面押鏢的趟子手在高叫：「小心！」

衆鏢手都停了下來。

爲首的鏢師一馬當先，拍馬急步上前，道：「來的是甚麼人？」

兩個趟子手不約而同道：「不知道。」

「你們小心鏢車及鏢護。」鏢師道。

然後，他再拍馬上前，一夫當關的護着前面。

那些泥塵便是來自衝前而來的八匹馬。

八匹黑色的馬，上面坐着八個大漢。

他們都是一色黑衣，配着濃眉大眼，滿臉于思的大漢，最令注目還是他們手上的金刀。

三郎拜師

五環金刀！

近日江湖上最出名的劫鏢賊。

急速的蹄聲，金刀五環相碰的聲音，都突然停了下來，江濟鏢局的鏢師們都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壓力。

爲首的鏢師，是江濟鏢局最負盛名的總鏢師曾雄風，他是江濟鏢局中唯一不姓江的鏢師。

江濟鏢局是家族生意，而曾雄風竟可以以外姓人入局內，並且提升至總鏢師的地位，看來曾雄風實在不簡單。

曾雄風催馬向前踏幾步，叫道：「前輩五環金刀，江濟鏢局總鏢頭曾雄風先在這裏謝過。」

「謝過甚麼？」爲首是一個稍胖的漢子應道。

曾雄風道：「相信這位大哥定是『五環金刀』的翟老大先生？」

那稍胖的漢子笑道：「你是江濟鏢局的甚麼人？」

「在下曾雄風。」

「咦？江濟鏢局居然不姓江，你倒是有些料子！」翟老大回首對他身後二人道。

「大哥，管他姓江不姓江，就讓咱們二人上去，看他還說甚麼雄風。」

「好，老二，老三，就讓你們先上！」他頓了一頓道：「他既知你大哥的名字，就讓他留個全屍。」

三人轟然大笑。

曾雄風本應是氣得七竅生煙的，不過，他並非魯莽之人，而且久歷江湖風險。

「五環金刀是甚麼貨式！」這話並非出自曾雄風，而是他身後的副鏢師江樂民。

江樂民生性較爲浮躁，而且最受不得人激，他不能升上總鏢師，也是因爲這生來的性格。

他也知道「五環金刀」是來者不善，不過，他慣於口出狂言，一時之間，似乎是說了也不知道。

這話聽得翟家三兄弟暴跳如雷，本來，翟老大是不想上的，而今也把五環金刀大力一揮，發出鏗鏘的聲音。

江樂民已經一躍而出。

他手執一柄長劍，閃電而出。

江樂民武功其實不弱，他這一招，倒也能把「江家劍法」的精粹使了出來。

三個金刀大漢看着來勢，猛然閃開。

江樂民另外一招「仙人指路」，柔中帶剛，又把三個金刀大漢分了開來。

江樂民只是使出兩招，似乎便使這三個金刀大漢有所顧忌。

他爲人本已有些高傲，看到如此情形，還以爲自己了不起，這一次既可以打倒劫鏢賊，也可以在其他鏢師面前威風一番。

說不定這次回到鏢局，自己立了大功，相對之下，曾雄風總鏢師不成氣候，由自己頂上也說不定。

他正在心中大樂之際，翟老大、老二、老三已齊齊攻上，三柄刀有如三縷金光，猛劈江樂民。

江樂民向後一躍，避開來勢，正要再發一招，却感到背後一陣勁風襲至。

他回頭，把劍一揮。

「轟」的一聲，江樂民只感到虎口震裂。

原來翟老大、老二與老三並非害怕江樂民的「江家劍法」，而是看清楚他的來勢，先讓兩招，然後再上。

江樂民使出第三招之時，他們已看到他的弱點。

江樂民出招看來是凌厲，其實是耐力不足，表面好看，却不大中用。

翟老三尤其看得清楚，江樂民前面招式緊密，但後防却是極爲空虛，因此，他趁三人一散而開之際，改爲一竄而上，到了江樂民的後面。

金刀一劈而下。

江樂民除了感到虎口震裂之外，還感到頭髮脚處有一陣涼涼的感覺。

原來翟老三故意嚇他，金刀一削而下，削去了他的一些頭髮，此舉不但要嚇他一下，也可以使他失去了面子。

曾雄風看着翟老三的一躍而上，早已知道他是想從江樂民的後面攻來。

他也早已拔出了一雙判官筆。

金刀一下，判官筆亦已出。

可惜他仍然阻不了翟老三的下削之勢，不過，幸好還可以給江樂民一個逃生的機會。

翟老三大笑，因爲他畢竟已削下了江樂民的頭髮。

而他笑聲未歇，亦攻向曾雄風。

這時曾雄風已欲說無從，因爲他本想用江濟鏢局的名聲，嚇退這「五環金刀」。

可惜，一切都給江樂民弄壞了。

那也不能全怪江樂民，「五環金刀」既是有備而來，這劫鏢一戰是絕不可避免。

「五環金刀」一共有八人，翟氏三雄已入了戰圈，其餘的人當然不能袖手。

而江濟鏢局的鏢師，見到總鏢頭與副鏢頭已與對方大戰起來，當然也不能袖手。

一時之間，塵土飛揚。

江濟鏢局不愧是一間著名的鏢局，他們訓練有素，雖然已陷入大戰，還有幾個鏢師在鏢車之旁，死守不去。

「五環金刀」中八人，除了翟氏三雄之外，還有兩對兄弟，一對是魯家兄弟，大哥叫魯敦，小弟叫魯厚，兩人武功也算高強，兩個人都使「大馬金刀」這種重兵器，在混戰之中，殺得威風凜凜。

他們的「大馬金刀」也與別不同，爲了配合他們「五環金刀」的稱號，他們的「大馬金刀」之上，也配上了五環，揮洒之時，也是鏗鏘有聲，聲勢浩蕩。

另外一對兄弟，却是齊家兄弟，大哥叫齊爾，小弟叫齊雅，兩人的外形雖是與其他六人一般，粗獷異常，但他倆却是使小巧的金刀。

他倆自小都是習小巧的短兵器「鴛鴦金刀」，別看他們粗手粗脚，使出小巧金刀的刀法，實在另具一格，一旦被他們近了身，根本是無從抵抗。

不過，在這些混戰之中，他們似暫未發揮作用。

「五環金刀」中唯一獨行獨斷的，便是他們的大阿哥金利。

金利有本事控制三家兄弟，而自己任「五環金刀」中的大阿哥，當然有其理由。

他使的是一柄大關刀。

那柄大關刀是與衆不同的大關刀，那長柄是黝黑的，但關刀本身却是金光燦然。

刀上也扣有五環。

金利一直站在混戰的最外圍的地方，而且也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話。

他一手提着大關刀，只要有人一近，他刀提起，那人也便身首異處。

已經有兩個鏢師是這樣死去。

其他的人當然看見，可是在這場面中，人人爲求自保，那會理會得他人？

這一戰一時之間，仍未分勝負。

「五環金刀」八個大漢，武功雖然好，但不及「江濟鏢局」的人多勢衆。

因此，他們仍在膠着。

「五環金刀」本來想以快打慢，搶了鏢車便奔，那知他們的鏢師訓練有素，每人都盡力做自己所應做的事情，因而一環扣着一環，一時之間，並不容易攻陷。

* * *

在這混戰當中，來了一個人。

一個年輕人。

這年輕人是書生打扮，背後還有一個竹囊。

他看見這場混戰，不單沒有害怕，反而越看越是有味，看來這書生是懂得武功。

他越看越是眉飛色舞。

不過，江濟鏢局的鏢師已越來越不濟事。

他們仍是死守，但落敗之勢已成。

年輕人眉頭一蹙，似乎有點看不過眼，他悄悄地放下了竹囊。

他果然是想一躍而出。

可是，當他一躍，他只感到手臂已被人抓住。

他心中一驚，回首一看，只見是個老樵夫。

老樵夫望着他，微笑不語。

年輕人仍然沒有出聲，只用力撥開老樵夫的手，老樵夫看來並不是十分用力，可是任由年輕人如何使勁，也無法甩開。

年輕人心急，低聲道：「老伯，你是何用意？」

「你出去作甚麼？」

「救人。」

「救誰？」

「當然是救鏢局的人。」

「這麼多人，你救那一個？」

一時之間，那年輕人也茫然。

「爲甚麼救鏢局的人？」

「因爲他們落敗。」

「他們一定是你應該救的人？」

「因爲他們是鏢局，鏢局是忠的，劫鏢人是奸的。」

「好，你就去打倒奸人。」

老樵夫已把年輕人的手臂放開。

可是，場中混戰更亂，一時之間，似無從插手。

「你懂武功？」老樵夫問。

年輕人點點頭。

「你及得上這些金刀的人？」

年輕人搖頭。

「那你下去，豈不是送死？」

「但我不能看着劫鏢的人成功，那還像個世界？」

老樵夫微笑，點點頭，似乎是十分欣賞這年輕人的正義感。

兩人又觀看了一會。

老樵夫道：「你看這些使金刀的人，那一個最厲害？那一個最弱？」

「那個使大關刀的人最厲害，而那三個使五環金刀的最矮小的傢伙最弱。」

「對，那麼你可以先試弱的。」

年輕人點點頭。

那個使大關刀的，當然是指「五環金刀」中的大阿哥金利。

而那個最弱的，是指翟老三。

年輕人已一躍而出。

他在路旁拾了一柄長劍，猛攻翟老三而去。

翟老三正在打得興濃，忽然有人攻上，也不理會是甚麼人，大刀一揮而下。

年輕人使的劍，並沒有直攖其鋒，他閃開，虛晃一招，再上。

劍招出勢凌厲。

可是打在金刀之上，却是完全沒有力度。

老樵夫看在眼裏，不斷搖頭。

年輕人使出幾招，却是異常悅目，可是，與翟老三比較，他實在是華而不實。

翟老三大刀又再一揮。

年輕人退後。

年輕人再退。

翟老三一連發出三招，招招都是咄咄逼人，逼得那年輕人連退三步。

他似乎再沒有勇氣再戰。

翟老三見他閃開，也不以爲意，又再攻其他鏢師。

年輕人已遁回老樵夫的身旁。

老樵夫笑道：「連那個最弱的也攻不下，你還說甚麼救人？」

年輕人怔怔道：「我……」

老樵夫明白，這年輕人滿腔正義，只是技不如人。

「你……你想怎樣？」

「我想再與他們一戰。」

老樵夫微笑不語。

年輕人道：「我看那兩個手持大馬金刀的較爲遲鈍，尤其是那個年紀較大的。」

老樵夫道：「你赤手空掌去對付別人的大馬金刀？」

年輕人看了一看，附近並沒有甚麼兵器。

「倒不如你拿這個去。」

老樵夫一手從樹枝堆之中，抽出一支較爲粗壯而直的樹枝，遞與年輕人。

年輕人接過，舞了一下，翻身而出。

他這次的對象是「大馬金刀」魯敦。

魯敦身體粗壯，舞起大馬金刀來，的確是有些遲鈍的感覺，不過，那只是外表如此而已。

年輕人一棍擊下。

魯敦本來並不是與他交手，而今無端閃出一個人來，突然的攻擊過來，他却從不躁急，舉刀迎接。

大刀揮上，年輕人的樹枝與大刀一經接觸，便覺不對勁，因爲那本是相當沉重的棍子，突然變輕。

這當然並不是木棍子的突然變輕，而是棍子已被削去了一大半。

而大馬金刀又再揮下。

一連五刀，每一刀都向年輕人的頭、手、腰、腿等重要的部位砍下。

年輕人極爲狼狽，不過，幸好他的跳躍功夫還是不錯，勉强可以避過。

第六刀還未起，年輕人已一個晃身，退回老樵夫所站之處。

年輕人仍然喘着氣。

老樵夫道：「我早已說過，這人並不易對付。」

年輕人吶吶不言。

老樵夫道：「你看，此人外表魯莽，但每出一招，都有連綿不絕的內力。」

年輕人道：「恨我自己當年不好好學武功，而今空有一番熱血，却無法助人。」

「你眞的想助人？」

「是的，在江湖行走，鋤强扶弱，理所當然。」

「你不怕死？」

「死有重於泰山。」

老樵夫見他對答如此流利，立時對這年輕人也有不同的看法。

年輕人仍全神貫注於外面的拚鬥。

此刻，江濟鏢局的鏢師已被那八個「五環金刀」打得七零八落。

那邊的總鏢頭曾雄風，亦見連連敗退之象。

老樵夫突然道：「你眞想幫他們？」

年輕人點了點頭。

「那你聽我的話？」

年輕人反過來，望着老樵夫，道：「你也懂武功？」

「一些。」

年輕人道：「你懂武功，你自己去。」

「不，我不喜歡打架。」

「你教我？」

「一時之間，只要你尊我一聲師傅，我便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叫你師傅？」那年輕人打量着老樵夫。

這老樵是貌不驚人。

年輕人似乎看不上眼，道：「我不能隨便叫人師傅。」

「爲甚麼？」

「因爲我以前凡人也叫師傅，人人都說傳授武功給我，而今我才知那些全是三脚貓的功夫。」

「我也只懂一些三脚貓功夫！」

年輕人急道：「因此，我不能叫你做師傅。」

老樵夫也不爲意。

半晌，江濟鏢局的趟子手都受了傷。

翟氏三兄弟亦已迫近鏢車。

年輕人更爲心急。

老樵夫道：「你出去一試。」

「怎麼試？」

他從那些樹枝中又抽出兩枝較爲直的，遞與年輕人。

年輕人接過。

老樵夫道：「你向那三個惡人攻去。」

「我……」

「你用你學過最毒辣的招數，向他們攻去。」

那老樵夫左手一揚，年輕人只覺

一股勁力，無法抵抗的勁力已把他推近翟氏三雄。

翟老大見有人來，金刀橫揮。

年輕人閃身，幾乎被揮過正着，他閃身之餘，想起那老樵夫要他使出他所學過的最毒辣招數，於是，把心一橫，兩枝樹枝一起刺出。

翟老大閃身，正想把金刀再揮，還以顏色。

那知道他一舉手，便覺腋下一麻，刀不能擧起，而那年輕人見他擧刀猶豫，已決定先下手為强。

左手樹枝揮出，橫砍他的前胸。

翟老大想閃開，也想用金刀擋開，却是有心無力。

而年輕人的樹枝已至，「啪」的一聲。

翟老大只感到胸前一陣火辣辣的感覺，他叫了一聲，一躍而開。

年輕人見自己一招得手，極為高興。

然而，他還沒有高興完畢，翟老二已來。

翟老二的金刀從上而來，眼看便要砍在那年輕人的頭上，年輕人一昂首。

而翟老二的金刀却遲遲未下。

年輕人如何不知這是一個大好的機會，右手把樹枝一刺而出。

樹枝並不太尖利，但他先用了他自己認為最毒辣的招數，而且用盡了全力，那枝樹枝，竟然插入了翟老二的胸前，並射出鮮血。

翟老二大叫一聲，向後躍去。

年輕人也有點呆了，他實在不明白，為甚麼自己武功有如此的進步。

翟老三看見他的二哥受傷，登時趕上，怒道：「你這小子！」

他的刀已變成金光一束，砍向年輕人。

這次，年輕人實在是手忙脚亂，因為他只見刀影，而不知刀從何來。

他急退，一雙樹枝拚命護着全身。

而金刀驟至。

年輕人實在護不了自己，他只能邊守邊退。

突然，翟老三只覺腰腿之間，似有硬物一撞，這一撞之下，全身在一刹那之間，變得無力。

因此，他只能雙手垂下。

那一陣快攻竟然變成完全不攻，年輕人手急眼快，再以一雙樹枝刺出，把翟老三衣裳也刺破。

翟老三實在不明白，自己無端撞了甚麼邪！

他躍開。

年輕人這時竟有了絕大的信心。

他雙手猛揮，樹枝似變成利刃。

翟氏三雄同時奮起。

不過，當他們手中的金刀略為大動作一點，身體便無端端的一陣酥麻。

年輕人這時似乎已不驚懼三人。

因為只要三人一動，便立時似會受制。

他當然明白，這絕對不是自己武功了得，而是那個老樵夫之助。

他不知道老樵夫如何相助，不過，他一定是……或者是施以妖法？

翟氏三雄本已接近鏢車，眼看劫鏢成功在即，却無端殺出這小子。

翟老大喝道：「你這小子，為甚麼無端作架樑？」

「因為路見不平。」

翟老大聽了，氣得大叫，道：「地獄裏還有更多不平，去你的！」

他的金刀又起。

這次，年輕人再不誠惶誠恐，他把一雙樹枝擧起，而他的一雙眼睛，並不望向翟老大的金刀，而在望向那個老樵夫，只見那老樵夫右腿微踢。

翟老大立時又再感腰間一麻，一雙金刀再也不能砍下去。

年輕人一雙樹枝又再刺出。

這次，翟老大學乖了，當他一覺腰間一麻，他便躍開，叫道：「這小子有邪術。」

翟老大躍開，翟老二與老三亦不甘後人。

這次反而輪到年輕人一雙樹枝追上他們，再刺又刺，嚇得他們飛奔而去。

而其他的「五環金刀」正覺奇怪。

翟老大在叫道：「扯呼，這小子有邪。」

「金大關刀」金利，本來看得這場劫鏢已近尾聲，而且勝劵在握，却不知道翟老大為何如此發狂的叫。

金利叫道：「有邪？翟老大，你才撞了邪。」

「快走！」翟老大仍道。

金利當然不會相信這小子有邪。

他把大關刀一揮，一陣金光耀目，同時，一個閃身上前，攔阻着年輕人。

金利是「五環金刀」之首，自然有其威勢。

他一站出來，自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慨！

年輕人也不怕他。

他當然不等金利動手，已是一雙樹枝刺胸而出。

金利那會把他放在眼內，他把大關刀向外一揚，就是這一揚，他先感到右手麻痺。

他再以左手承刀，一擊而出。

這把大關刀，重量非輕，但對他來說，一來玩慣，二來他膂力驚人，已發出虎虎之聲。

可是，那大關刀還沒有上力，已停了下來。

金利再感到左手麻痺。

「這小子果眞有邪？」金利自忖。

而這一刹之間，年輕人一雙樹枝已至他胸前。

這一刺並無甚麼章法，更沒有甚麼耐力，不過，他是畢直的刺往金利

的胸部。

金利向後一縮。

他明白，這小子並沒有能力使他雙臂麻木，不是他，難道眞有鬼怪？

一想到鬼怪，不知是否他們作孽太多，心中竟然有點害怕起來。

他再退，叫道：「甚麼高人援手？」

那時，江濟鏢局的鏢師已全然回歸仍護着鏢車。

金利再叫：「眞人何不露相！」

仍然沒有回聲。

金利道：「好，咱們後會有期。」

翟老大已急不及待的離開，衆人都覺得奇怪，為甚麼金利會叫衆人收兵。

他是老大，沒有人異議。

轉眼之間，「五環金刀」的八個人已全然失其所踪，衆鏢師也感到十分奇怪。

曾雄風上前道：「多得這位少俠……」

年輕人道：「閣下是……」

「在下曾雄風，江濟鏢局的總鏢頭，多謝你這次拔刀相助。」

江樂民也上來稱謝。

年輕人道：「這只是一些小意思，兩位不必掛齒。」

曾雄風道：「少俠高姓？」

那年輕人道：「我叫三郎。」

曾雄風道：「三郎少俠，咱們是江濟鏢局……大恩不言謝……少俠若有空時，請往……」

一時之間，他實在不知應說些甚麼。

幸好三郎已經沒有心情與他再多談下去。

三郎看看四周，已然不見那個老樵夫，便問道：「你們可見過一個樵夫？」

「樵夫？」曾雄風摸不着頭腦，因為當時他與那班「五環金刀」拚個你死我活，如何得知有個樵夫？

曾雄風轉問他的副手江樂民，道：「你看到沒有？」

江樂民也搖了搖頭。

三郎道：「想是去了不遠，」說完之後，他便向鏢局的人揮手，並自言自語道：「想是去了不遠……」

三郎離開了鏢師，直向西南而去。

他往西南，因為他記得他與樵夫相遇之時，那樵夫是想往西南去的。

他快步的追了不久，看見遠處有一個黑點移動，他又再往前走，走了半天，果然見是那樵夫，身上仍然背着一大捆柴，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三郎本來想追上去，才叫老樵夫，給他一個驚喜，那知道他跑了又跑，却老追不着他。

於是，他大聲叫了起來：「老前輩，老前輩。」

老樵夫雖然還離他相當遠，但看來是應該可以聽到的，可是老樵夫並沒有反應，連回個頭來也沒有。

三郎急了起來，拚命狂追。

可是，無論他跑得多麼快，那樵夫總是在他前面，總是無法追上。

年輕人好奇心重，看到如此情形，更加要追，他下定了決心，非追到不可。

可是，決心盡管有，但無論如何，總追不着。

忽然，他發現了一條捷徑，只要冒險下一個小坡，一定可以在前面截到那老樵夫。

那捷徑可不容易經過，因為那斜坡上長滿了荊棘，三郎却並不怕，冒險下去。

當他過了那捷徑，身上衣服已被荊棘扯破不少，而且身上手脚亦已傷痕纍纍，滲着血跡。

三郎年輕體壯，當然不介意這些。

當他從捷徑竄出，滿以為可以看見老樵夫縱後面慢慢上來，可是……老樵夫仍然在他的前面，仍然是百步之遙。

這可使三郎詫異之極。

繞了一條捷徑，也仍然落後，這樵夫身上有甚麼妖法，竟然可以如此？

三郎一定神，自言自語道：「眞邪門。」

可是，回心一想，那並非甚麼邪門，那老樵夫是個高人，他可以協助自己打敗那幾個「五環金刀」，這樣重大的事情，也不用出手，便成功了，走兩步路，那算得是甚麼。

「絕世高人……」三郎大聲高叫。

這四個字反而使這位老樵夫有了反應。

他回過頭來。

雖然他仍然與三郎有一段距離。

三郎立即叫道：「你等等我。」

那老樵夫搖了搖頭，又再上路。

三郎拚命向前走，似乎誓要追上去不可，可是，他越是走，越是追不上。

當他停了下來，那老樵夫也停了下來，他快，老樵夫更快，他慢，老樵夫也慢下來。

這表明是老樵夫正在作弄他。

三郎是個極有恒心的人，他決定了的事，決不會半途而廢。

他拚命的再追，一直追到了入黑。

入黑之後，天氣變得異常的寒冷，看看天色，天色灰暗，看來快要下雪。

對於三郎來說，那並非甚麼一回事，他早已過慣流離顚沛的生活。

不過，他只是害怕失去老樵夫的踪跡。

忽然，他大叫起來：「救命，救命！」

老樵夫有些遲疑，仍然沒有回頭望。

「救命，救命！」三郎的聲音有些凄厲，而且聲音充滿痛苦。

老樵夫開始意動。

他知道這一帶山路，雖不算十分崎嶇，但如果不熟悉附近環境的人，走得也不容易。

「救命」之聲又再起。

老樵夫再也忍受不住，他回過頭來。

只見三郎躍下了一個斜坡，身體掛在一棵從石縫生出來的小松樹之上。

看來這危險的情況，並非製造出來。

老樵夫連忙放下了柴捆，向前一躍，身體像飛似的，來到三郎對上的斜坡。

三郎叫道：「老前輩救命！」

老樵夫道：「你試試爬上來？」

他在斜坡之旁，拋下了一條野藤，拋了下去。

三郎因爲害怕跌下去，雙手拚命的抓住小松樹，一時之間，無法抓到野藤。

老樵夫拋了三次，他也無法抓到。

忽然，「察」的一聲，那小松樹似乎受不住三郎的重量，似要斷裂。

三郎叫了一聲。

老樵夫看了一會，知道三郎並非製造這一情境來嚇他，來威脅他，於是，他對三郎道：「你小心，我跳下來，當松樹一彈，你借力躍上來。」

「我不知能否。」

老樵夫道：「你自己盡力好了。」

「如仍無法借力？」

「那你跌下去好了。」

「爲甚麼？」

「那總好過掛在這裏。」

三郎苦笑。

他明白老樵夫的意思：他會救他，但並不是一手抱他上來，而是要他自己也盡一些力量。

老樵夫道：「預備好了？」

三郎道：「可以了。」

老樵夫一躍而下。

他是整個人跌向三郎，三郎看着來勢，心中叫苦：「我叫你來救我，却是壓我下去。」

不過，說也奇怪，老樵夫並不是壓向三郎，而是一躍在松樹之上。

松樹受力，反彈起來。

這一反彈，已有足夠的力量使三郎彈上來，假如他夠膽量，和有足夠的功夫的話。

兩者缺一不可。

而三郎也不辜負他所望。

當松樹一彈，他已借力而起，人在半空，翻了一個觔斗，便往上面翻去。

老樵夫也沒有滾下山坑。

他也是借力使力，趁下墜反彈之勢，以力使力，一個翻騰，整個人無聲無息的落在他那捆柴之上。

三郎看到他又想上路。

他知道不能再讓他走，否則，這一輩子也追不上他。

三郎叫道：「老前輩，老前輩……」

老樵夫問道：「又有甚麼事？」

「你可有徒弟？」

老樵夫道：「斬柴的徒弟？」

「不，是眞正的徒弟。」

「甚麼眞正的徒弟？」

「就像你那麼好武功的徒弟。」

老樵夫道：「沒有。」

「你要不要一個？」

老樵夫並沒有甚麼表示，半晌才道：「你想做我的徒弟？」

三郎點了點頭。

老樵夫看着他，好好的端詳了一會。

「你不及格。」

「不及格？師傅你收徒弟，有一個特定的要求？」

「有。」

「你說出來！」

「不，我不想說。」

「那你甚麼時候想說？」

「到我想說的時候，自然會說。」

那老樵夫已把柴捆揹上。

三郎道：「老前輩，倒不如讓我替你拿？」

「那也不錯。」

三郎立即上前，把柴揹上，這一揹，他才知道揹柴可也不易爲。

這捆柴至少也有二百來斤，三郎揹着走，實在吃力，不過，爲了搏取好感，他不能不硬着頭皮。

走了三里，三郎實在受不了。

他放下了柴捆，不斷喘氣。

老樵夫道：「這是第一個不及格，走三里路也吃不消，還能吃甚麼苦頭？」

三郎連忙把柴捆又抱上膊頭，道：「可以，可以，我可吃得苦。」

可是，他實在體力有限，只多行幾步，便跌了下來，走不動了。

老樵夫道：「讓我來。」他揹上柴捆，又健步如飛的往前走。

三郎實在佩服這位老樵夫。

心中既佩服，自然又要奮起全力追上去。

這時，雪已開始飄下。

轉眼之間，兩邊翠綠的冬青樹，已鋪上了一層白色，而那老樵夫並不因下雪而放慢脚步，反而更加快了。

三郎窮追不捨。

老樵夫越走却是越快。

三郎心中暗道：「我實在沒有理由追不上你。」

沒有理由的事根本上是存在的，轉了兩個彎，竟然再看不見老樵夫的影跡。

三郎仍在雪中狂奔。

過了那兩個彎，連老樵夫的脚印也不見了。

本來，白雪飄在地上，是最容易

找到足跡的，不過，那幾個脚印一直淡下去，直到完全不見爲止。

三郎看着地面，呆着。

老樵夫竟可以踏雪無痕！他的輕功了得，實無異議，最令人難以相信，他竟可揹着一大捆柴而踏雪無痕，這老樵夫的功力，究竟到了那一個階段，實在難以想像。

既無足跡，那怎能再找老樵夫？

三郎停了下來，開始感到有點寒冷。

遠處只見一片白色迷濛，他再多走了幾里，開始看到一些燈光。

三郎心中暗喜，既有燈光，老樵夫不會走遠，他加快脚步，向燈光而去。

燈光之處，是一列平房。

三郎上前，叫道：「老前輩。」

並沒有人回答。

他再等了一會，又再叫了幾聲，仍然沒有人回應。

三郎想進入其中一間屋內，他一邊走，一邊仍叫着：「老前輩，老前輩。」

入了屋內，轉爲溫暖。

他抖去了身上的雪花。

這時，門內有一個人轉了出來。

那是一個童子，身高與三郎差不多，但由一張稚嫩的臉上看，年紀應該比三郎小些。

他頭上紮着一對小髻，分不出是男孩還是女孩。

三郎道：「小——子。」他吭了一聲。

那童子道：「小子，你找誰？」

三郎見這人沒禮貌，心下有些反感，但回心一想，自己本來要叫那小子是小伙子，但因咳了一聲把聲音弄糟了，他只好低聲道歉。

三郎道：「對不起，我想找一位樵夫。」

「樵夫？」

「是的，揹了一大捆柴的樵夫。」

「你是說我師傅？」

「師傅？」

「他剛剛回來，並且對我說過，他現在非常疲倦，不想見任何一個人。」

「他回來了？你告訴他，我來了，他一定會見我的。」

「你？你是誰？」

「我叫三郎。」

「三郎？姓甚麼？」

「我沒有姓。」

「人怎會沒有姓？」

「沒有姓就沒有姓，怎麼樣？」

「那你一定是個野……」那孩子並沒有說下去，但很明顯，那說話並不好聽。

三郎有些憤怒，不過，因有事要求這孩子，一時之間，仍要按捺着怒火。

他不再理會那童子，便要闖過去。

那童子也不示弱，以身阻着他。

三郎一閃，他也一閃，三郎再閃，那童子也跟着他的脚步，不讓他有寸進。

三郎實在忍耐不住，叫道：「走開。」

那童子道：「你這人眞野蠻。」

「野蠻？」

「你闖入人居，還要叫我走開，不是野蠻是甚麼？」

三郎啞口無言。

「我要找人。」

「你闖得過我，便去找。」

三郎聽了，更是一口氣難以咽下。

他一撲前，却已被那童子封住了去路。

兩人一閃一撲，不知不覺之間，竟然動起手來。

三郎看着這個童子，開始並不放在眼內，那知道交手了幾個回合，却見這個小子的手脚功夫，有板有眼，並非胡亂而來。

三郎出手更爲重一些，動作也增快。

那小子並沒膽怯，也一招一式與他對拆，並且看準一些機會，加上一點攻擊。

兩人打了一會，因爲屋內地方較爲淺窄，不能開展拳脚，兩人越打却是越激烈，便出了大門。

門外仍是飄雪如故。

兩人又在雪地之上混戰了一會。

三郎畢竟是年紀較大，而且武功領略的能力較高，因此，那小童漸呈敗跡。

三郎看見形勢有利自己，但不想咄咄迫人，便叫道：「你帶我去見你師傅。」

「師傅說過不會見你。」

「爲甚麼？」

「你太無禮，要拜師也不是這麼硬闖。」

「老師傅提起過我？」

「當然！」

「他怎麼說？」

那童子並不作聲。

三郎心急地道：「他怎麼說？」

「他說你已闖過了一關。」

「甚麼一關？」

「我不知道。」

三郎回心一想，想起剛才揹柴走路之時，老樵夫說過他要過三關才可拜師。

「還有另外兩關？」

「是的。」

「第二關是甚麼？」

「要你在雪地之上等。」

「等甚麼？」

「等到師傅醒來！也許……」

「這有何難？」

童子望着三郎，道：「你說不難？」

「有何難？」

「你既然說不難，我想幫你也幫不

到，好，你便在這裏等，一直等到師傅醒來。」

「甚麼時候他會醒來？」

「誰知道？」

「明天上午？」

「沒有人知道，我師傅生平好睡，有時一睡會睡上七天也說不定。」

三郎知他在恐嚇自己。

「好了，我回去了。」

三郎望着童子，心想：「等一下又有無不可？」

這時，因爲他剛與小童比過拳脚，身上仍然十分燠熱，但當童子離去不久，他開始感到有點寒冷。

他並不害怕，他早已過慣這種沒有片瓦遮頭的日子，雪花可怕，但他有信心，不會冷死在屋外。

他便在屋前打起坐來。

雪花依然飄下。

不一會，三郎整個人也變白了。

夜深，雪越下越大。

而三郎打坐着，運行着以前學過的一些內功，配合了打坐的要訣，居然可以在雪中活着。

一直到了翌日。

三郎已變成一個雪人般，坐在屋前。

這時，他反而並不覺得寒冷，因爲雪落在他身上，累積起來，已成了一個薄殼似的，護着他的身體。

他覺得寒冷，但不致覺得太過辛苦。

這時，門開了。

三郎心中暗喜，自己辛苦一夜，也是值得。

可是，出來的並不是老樵夫，而是那童子，那童子打了個呵欠。

「咦？你還在這裏？變了個雪人？」

三郎聽了，心裏好氣，但沒有作聲。

「師傅……」

三郎還以爲師傅出來了，抖開了身上的雪。

但是，師傅並沒有出來。

童子接口道：「師傅……師傅還沒有起來。」

三郎心中更氣，但也沒有甚麼辦法。

童子見他並沒有甚麼反應，道：「你冷死了嗎？」他用手一推。

三郎移動了一下，抖下更多雪花。

童子道：「既然沒有死，你繼續等吧！」

那童子又再打呵欠，回到房內。

三郎心中實在覺得不是味道，可是，難道辛苦了一個晚上，却又半途而廢？

門一直關着，直到那天的下午。

雪已停了，但蓋在三郎身上的雪花仍然是那樣地蓋着。

門又再開。

那個小童出現，仍然沒有師傅的踪影。

不過，小童手中多了一大碗熱飯，他上前道：「你快點吃。」

看見了飯，三郎才感到腹如雷鳴，他也不再推辭，抖去了身上一些雪，開始一口一口吃飯。

他從來也沒有想像過，白飯原來是這麼好吃！

轉眼，一大碗飯已經吃完。

童子收了碗筷，道：「你再等吧！」

三郎忍不住問道：「師傅連飯也沒有起來吃？」

「不，吃了飯，又再睡過。」

「有沒有問起我？」

「有。」

「說甚麼？」三郎心急地道。

「沒有甚麼。」

「一句話也沒說？」

「有。」

「是甚麼？」

那小童故作神秘，氣得三郎七竅生煙，小童淡淡道：「看看那小子死了沒有。」

三郎聽了，不知好氣還是好笑。

不過，也許是這小童故作風言風語，唯一可感安慰是，老樵夫是知道自己在雪地上打坐的。

如果連自己的存在也不知道，這可白捱了一整夜。

童子看着三郎，道：「老兄，我倒有個提議。」

「甚麼？」

「你還是回去吧！」

「爲甚麼？」

「因爲我看你支持不住的了。」

「你怎知道？」

「因爲我以前也學過你，只支持了天半。」

「你也在雪中捱過一夜？」

「是的，以我的骨骼，也只捱過了天半。」

「我也捱過了一天一夜。」

「因此，我知道你不能再捱下去。」

「你怎知？」

「我看你的骨骼，怎麼也不及我。」

三郎看着那小孩，心中不知是好氣還是好笑，這童子年紀不及自己大，身體也不比自己强壯，他可以捱一天半，自己一定可以捱兩三天以上。

「我不及你？」

「是的，你不及我。」

「那你走着瞧。」

那童子白了三郎一眼，轉身回去。

三郎心想：「無論如何，不能讓這小子狗眼看人低。」

於是他決定再打坐下去。

雪又開始飄下。

三郎吃過了飯，他非常有信心，可以再打坐一天一夜，甚麼問題也沒有。

可是，那夜的雪實在厲害。

未到半夜，他整個人幾乎已被埋藏在雪下，不過，他拚命的把雪推開，這才渡過一夜。

在半醒半睡之間，他又看到那童子的出現。

那童子並沒有與他打交道。

三郎沒有甚麼好做，只好運氣打坐。

那日的日間時間甚短，一到下午，轉眼又是天暗下來，三郎心中暗暗叫苦：「爲甚麼偏偏這兩天下的雪特別大？」

這一陣堆下的雪，又再把三郎整個人也蓋過了。

沒有人出來看他，連那個小童也沒有。

三郎一手推開了身旁的雪，心中有點猶疑，這樣再等下去，不知有甚麼好結果。

還是不等？

他突然想起那童子的嘴臉，他實在不能讓他小覷自己。

這種死硬死抵的精神，使三郎又再捱下去。

捱了半晌，腹如雷鳴，他實在不能再捱，他又再一手把雪推開，正想站起來。

雪一推開，他便看到一個龐大的身影。

他再用力睜眼一看，那並非一個普通的人影，難道是那老樵夫出來？

他心中有點高興。

所謂孝感動天，他這樣也感動了老樵夫。

不過，他高興得太早。

那身影並非老樵夫的，因爲老樵夫並沒有那麼高大，那身影突然不動。

在皚皚的白雪中，那身影突然不見了。

三郎正在奇怪，爲甚麼身影會突然的消失？

不過，等了一會，身影又現。

原來，那身影並非消失，而是那人是穿了一件全白的袍子，在雪地中，假如他是站着不動，白袍與白雪並不能分開的，因此，才會覺得那人突然消失。

那人漸漸向三郎移近。

三郎心中噗通噗通的跳，不知那是個甚麼人。

他突然兩眼放亮，因爲正朝他走來的，並非一個人，而是一隻龐然大物。

一隻熊。

爲甚麼這個時候竟會有一隻熊這麼接近民居？

三郎不想往下想，他只想用雪把自己堆着，希望不會被那白熊發現。

可是，那熊眼力很好。

牠一步一步走近，然後，一掌推向雪堆，三郎整個人出現在牠的眼前。

那白熊又再伸出一掌。

這個熊掌足以蓋過他整個臉龐。

三郎連忙跳開。

那白熊一掌落空，心中不憤似的，向前跑了兩步。

這兩步踢起了無數的積雪，打在三郎的身上，有說不出的痛楚。

那白熊只是走了兩步，但他又已接近三郎，另一掌又再遞出，這一次，三郎是避無可避。

他被白熊一掌打得站不住脚，在雪中翻滾，幸好那是雪地，也沒有甚麼重大的受傷。

三郎站了起來。

那白熊又已在他眼前。

他想避開，可是，這次，白熊兩掌齊出，一起拍下，拍得三郎金星直冒。

三郎知道，這樣硬拚下去，一定不是白熊的敵手，因此，他決定先以靜制動。

他再沒有起來，一動也不動的躺在雪地上。

那白熊也不動，待他起來。

可是，等了一會，仍沒有甚麼動靜。

白熊上前，把三郎抱了起來。

三郎依然不動。

白熊再把他抱了上來，並把他整個人抱近口邊。

這一嚇，使三郎再無法忍受，他想不到那白熊竟然要活生生的把他咬開。

他稍一掙扎。

那白熊發覺三郎仍有反應，雙掌也不期然的大力抓起來，這一抓痛得三郎死去活來。

他在極痛之時，嗅到了一陣非常難聞的氣味。

他連忙睜開眼睛，那是一個血盆大口。

三郎已沒有考慮的餘地，他在白熊手掌之中突然騰身而起。

然後，一拳由下抽上。

這一拳眞是出盡了生平之力。

那一拳正正打中了白熊的鼻頭之上。

那白熊中了拳，搖搖晃晃的。

三郎當然不放過這機會，又再多抽一拳。

那白熊不再是搖搖晃晃，而是先放下了三郎，然後倒了在雪地之上。

三郎看也不看，及早跳開。

他等了很久，仍不見白熊移動。

他想上前，却又不敢。

這時，屋子的大門打開，透出了微弱的燈光。

三郎望過去，只看見門口站着一老一少。

老的是那老樵夫，少的是那童子。

老樵夫拍着掌，只道：「好功夫。」

那童子並沒有甚麼表示，但眼中

也有一絲羨慕之色。

三郎站了起來。

老樵夫道：「我這白熊養了多年，野性難馴，本來我是用來嚇一嚇你，想不到……」

那童子已走近白熊，叫道：「師傅，白熊死了。」

「當然是死了。」老樵夫道。

「我打死了白熊？」這事連他自己也不大相信。

老樵夫道：「是的，白熊鼻樑之處……吃了你兩拳那是牠整個身體最弱之處，牠受不了一擊，再一擊也就一命嗚呼了。」

三郎走近那白熊，果然見那白熊鼻樑塌下，連氣息也沒有了。

童子白了三郎一眼，道：「你還不上前叫師傅？」

三郎一時之間，不知所措。

他回頭望了老樵夫一笑，只見他滿臉微笑。

於是，他急忙上前，撲在雪地之上，道：「師傅！」

老樵夫微笑。

三郎叩了三個頭。

老樵夫道：「好了，好了，你起來吧！」

三郎極爲高興，因爲這差不多三天的雪中打坐終於沒有白費。

他跟着老樵夫入內。

老樵夫道：「藥師，你把熊拖入，叫人剝了皮，那白皮大衣便給了三郎。」

原來那個童子叫藥師，好個怪名字。

藥師應了，一邊拖白熊，一邊道：「這白熊那麼大，做了一件大白袍，還有剩餘，給我多做一頂雪帽，一條白圍巾也可以。」

「那要問你的師弟。」

老樵夫轉向三郎，問道：「如何？」

三郎道：「既然有多，那有何不可。」

藥師十分高興。

老樵夫入內，三郎隨着。

他們進入一個廳內，只有簡單的傢俱，一盆烘烘的爐火，與外面的世界，簡直是天壤之別。

老樵夫道：「你先吃點東西。」

桌上有些食物，老樵夫離開一會，三郎狠吞虎嚥的吃了一些飯菜。

一會，老樵夫回來，手中捧着一碗東西，道：「你喝下去，以後也不再怕冷了。」

那是一碗紅色的汁液。

一陣血腥，三郎一口氣便喝了下去，開始之時，味道並不好受，但那東西一入丹田，却有說不出的受用。

三郎問：「那是甚麼？」

「是熊血！」

三郎聽了，心口有些翳悶，不過，他早已過慣了浪蕩生活，吃慣了奇異的食物，甚麼也不打緊。

老樵夫道：「不用怕，那助你身體長得更强壯。」

三郎道：「多謝師傅。」

「不要叫我做師傅。」

「爲甚麼？你答應過我……」

「是，我可以作你的師傅，但你却不能稱我爲師傅，除了在其他人前。」

「那我們私下，尊你做甚麼？」

「將軍！」

「將軍？」

「是的，拓拔將軍。」

「拓拔將軍。」

三郎不知那是個甚麼名字。

拓拔將軍道：「拓拔是我的姓，我是東北人，因此便有這個你沒有聽過的姓氏。」

「拓拔將軍，我叫三郎。」

「我已知你叫三郎，你沒有姓的？」

「沒有。」

「爲甚麼？」

「因爲我很小便沒有父母了。」

「誰也不知？」

「不知！」

「那麼我給你一個姓。」

「好。」

「那你姓熊吧！因爲你打死了白熊。」

三郎無可無不可，從此他便是熊三郎了。

拓拔將軍並不是南方人，他居於南方，自然是有其道理，熊三郎並沒有追問。

他忽然想起一個更有趣的問題。

熊三郎道：「將軍，爲甚麼收我爲徒？」

「因爲你過了三關。」

「那三關？」

將軍要解釋之時，已有人代答，道：「你勝了路上的鏢師，那是第一關。」

熊三郎想起了路上的情形。

「第二關是你在雪中打坐，坐了近乎三天。」

將軍道：「那是第二關，你毅力過人。」

原來那童子已從外面入來。

童子道：「我以爲你是過不了第三關。」

「那白熊？」熊三郎問。

「是的，我也曾與那白熊交手過，可是……」

將軍道：「你沒有看中白熊的弱點。」

「是的。」

將軍道：「無論對手如何强勁，只要你看準他的弱點，集中力量一擊，那是制勝之道。」

三郎是個聰明人，一聽之下，忙道：「多謝師傅教益。」

將軍道：「三郎，你聰慧過人，其實就算你擊敗不了那隻白熊，我仍然會收你爲徒，因爲你的毅力與聰敏，足以爲我徒了。」

將軍忽而轉向那童子道：「赫連，你來，與師弟見面。」

原來這童子便叫作赫連，聽他這個姓氏，三郎已知他並不是南方人士。

赫連上前，拱手道：「師弟，我們早已見過。」

三郎道：「多謝師兄前晚的白飯。」

「那是師傅的主意。」

將軍道：「你們好好談一下，再過一會，我們好好的再喝一杯。」

兩人站了起來，送將軍出了這廳子。

三郎道：「師兄，以後一切靠你提點。」

赫連笑道：「那要看你以後如何做人了。」

三郎心中一凜，這位年紀較自己爲小，但在這裏地位較自己爲高的師兄，說話似乎是話裏有話，看來並不是一個易於應付的人。

不過，三郎已過慣了顛沛流離的生活，也見過各種不同的人物，而且他生性堅毅，知足常樂的性格，對付任何人，他都會因時地不同，隨遇而安。

三郎道：「師兄有甚麼吩咐？」

赫連笑道：「你倒眞會做人，好極，我們已預備好了一些酒菜，與師傅一起共醉，你進來，完成其他工作。」

三郎道：「好極。」

赫連引了三郎進廚房之內，自己回到大廳。

三郎看着那些菜餚，很快便把那些東西弄妥。

本來，這些全是赫連的工作，而今，三郎來了，自然變成了三郎的工作。

菜餚弄妥，赫連親自去請將軍，並且裝成做得很辛苦的樣子。

將軍與兩位徒兒一起吃飯，算是迎接三郎的來臨，將軍喝了兩杯之後，向赫連道：「赫連，你身爲師兄，不要欺負三郎。」

「沒有。」赫連道。

「你還說沒有？」

「甚麼？」赫連仍然爭辯。

將軍道：「這一餐你有沒有動手？」

「有，是我做的。」

「我看你只做了一部份，其他的是三郎完成的。」

三郎道：「大部份是師兄做的，我只是站在一旁，幫一下手。」

將軍道：「赫連，你不用騙我。」

赫連無言。

他實在忍不住，問道：「將軍，你如何得知？」

「看你們的手。」

兩人都攤開了手來看。

將軍道：「三郎的手仍有不少油膩，而你的早已異常清潔，你怎能再抵賴？」

赫連有點羞愧。

三郎道：「不，是我要求師兄，給我一個機會，煮些東西孝敬將軍。」

將軍也不再多言。

酒過三巡，他已有些醉意，離開他們，往屋內去。

＊　＊　＊

以後的日子，將軍每天都教兩人一些武功，三郎生性聰穎，學得很快，而赫連也是一個非常機靈的人，兩人在互相競爭之下學習，進步更快。

轉眼已是三個月，春天來臨，大地初醒。

那日，他們三人出外，已看到一些草兒萌芽。

將軍對二人道：「再過一旬，我便會有些客人來，那時，我也許沒有空，你們把我所教的功夫一一勤加練習，過了這個夏天，我將教你們我所獨創的武功。」

三郎好奇地問道：「是甚麼獨創武功？」

赫連搶着道：「將軍在北方的時候，養有一頭老虎，那頭老虎啓發了將軍的靈感，創出一套『龍魂虎魄』。」

將軍也沒有打岔他的話題，並且微笑示意他繼續說下去。

赫連道：「『龍魂虎魄，將軍拓拔』，有誰不知？你沒有聽過？」

三郎搖搖頭。

將軍道：「你可能是一向生長在南方。」

三郎道：「將軍剛才說過，你養了一頭老虎，那頭老虎給你武功靈感，我想老虎威猛之極，而且機靈，可使將軍創出虎魄，但那龍魂呢？將軍養過龍？」

將軍聽了，臉色一變。

赫連道：「這次你不再聽明了，三郎，你說師傅看着老虎而創虎魄，但並不一定要養有龍，才會創出龍魂。」

三郎好奇問道：「那是如何創出的？」

赫連道：「你有沒有看過眞的龍？」

「沒有。」

「你知道龍的形狀是怎樣的？」

「當然知道。」

「你是如何知道的？」

「憑想像，和看過一些圖畫。」

「對極，師傅也可憑想像加創意，龍魂便成。」

將軍笑道：「這次赫連可聰明了。」

赫連聽到師傅稱讚，心中大樂，三郎却沒有甚麼，他也感到十分快樂，因爲將有新武功學習。

又再過了一月，天氣已轉涼爲暖。

果然，有些客人開始來找將軍，他沒有時間指導這兩個徒兒，於是，他便把一本手抄書籍，吩咐二人，日夕抄寫，並且看看能否了解其中所言。

那本手抄書籍，看來非常珍貴，三郎與赫連日夕抄寫，裏面的句語却十分深奧，根本無法明白，更無法加以推敲領略。

那日，他們又抄了大半天，手腕也酸軟了。

忽然，有一隊人馬在窗前經過。

赫連拋下了筆，走到窗前觀看。

三郎道：「將軍說過，不許我們接觸那些客人。」

赫連道：「我只是看看而已，你也來看看。」

三郎本來不想看的，但抄書也實在太悶，而且在室內往外望去，沒有人會知道。

他也靠近窗前一看。

這隊人馬足有二十人。

他們身上穿的衣服與三郎在南方所見的有極大的差異，他們穿着厚厚長袍，並有一些毛裘出現，看來他們是來自北方。

平日，那些訪客只是與將軍傾談一會，便會離去，但這隊人馬一直盤桓了大半天，仍沒有去意。

將軍忽然來到他們房間，道：「赫連、三郎，你們到厨房去，宰了那幾頭羊，送進大廳。」

赫連問道：「將軍，如何烹調？」

將軍道：「不用煮，你們把生肉送進來。」

兩人連忙走進厨房，宰了五頭羊，並把羊肉頭尾、內臟，一一分開，送進大廳。

大廳之內，坐了二十人，顯得非常狹窄。

加上廳中一個大火爐，更加擠迫，不過，他們並沒有覺得侷促，反而有說有笑。

三郎無法明白他們在說些甚麼，不過，從語氣聽來，他們都十分快樂。

一盤一盤的羊肉送上來，那些人便把肉放在爐火之上，把肉燒烤。

一時之間，肉香四溢。

然後，他們便大杯酒、大塊肉的吃着。

赫連與三郎無聲無息地服侍他們，送上羊肉，也送上酒水。

原來將軍在一個地窖之內藏有無數的酒，一罈一罈的放在那裏。

平日，將軍滴酒不沾唇，而這天却破例喝了好幾大碗，臉上發紅，似有醉意。

二十多人，一鬧便鬧到入夜。

入夜之後，他們已吃飽，而送進來的羊肉，也吃得七七八八，只剩下一些羊頭。

赫連、三郎二人爲他們收拾一切。

那些人肚已飽，不過，他們却仍要豪飲，本來尚有十多罈酒，轉眼已空。

赫連吩咐三郎往地窖取酒。

三郎便往地窖走去。

平日，這地窖是一個禁地，將軍是不許任何人進入的，原來這地窖是藏酒的地方，也許，將軍害怕他們偷酒喝，因此才禁止他們進入。

他提了一支小火把，進入地窖。

地窖之內非常陰凉，是個藏酒的好地方。

三郎入內，倒是大開眼界，外面只有一個小小的進口，但裏面却非常寬敞，足夠貯藏五百罈酒以上。

每個酒罈上，都寫有酒名及一些日子。

三郎看過他們剛才所喝的酒，大都寫着「高粱」二字，因此，他便想再找一些「高粱」上去。

可是，左看右看，却不見有「高粱」二字。

於是，他搬出一些酒罈，仍然沒有，他又再推開一些，其中一罈，並不似酒。

那酒罈十分重，但却沒有酒在內。

三郎一時好奇，開了那泥封，用火把一照。

這一照實在是嚇了他一跳。

因爲酒罈之內，全是珍珠。

閃亮的珍珠，在火光之下，發出一些動人的光芒，三郎連忙把罈封好。

原來這地窖之內，不只有酒，還有珍珠，說不定還有黃金、白銀，或者是稀世奇珍。

三郎立時退了出來，隨便拿了兩大罈酒。

本來，他想立刻離開，但因爲剛才搬開了一些酒缸，使這地方有些凌亂，於是，他決定先把那些酒罈移好，免致將軍日後發覺。

他小心地把一缸一缸的酒罈搬回去。

忽然，他聽到一聲歎息。

是的，一聲歎息。

這歎息使人毛骨悚然，也幾乎使三郎手上的酒罈也打翻了。

在這漆黑的地窖中，忽然傳出一聲歎息，那實在是一件嚇人的事。

三郎定了定神。

他再小心聆聽，但再沒有另一聲。

他心想：「可能是一種錯覺。」

於是，他快手快脚的把酒罈搬好。

他回到客廳去，一邊走一邊仍然心如鹿撞，想不到無意入這地窖，却發現了這些秘密。

他想立即找赫連，好好的與他商量一下。

可是，回到大廳之內，大部份人都已經七歪八倒，連赫連也貪喝了兩杯，也醉在枱上。

三郎無法叫醒赫連。

將軍早已回到他自己的居處。

三郎看見如此情形，也是無法可想，一時之間，自己一個人也沒有辦

法把整個地方收拾妥當，倒不如乾脆的一切都不理會，回到自己房間去睡。

那晚他實在無法好好的安睡。

有時他會想到酒窖之內藏有的珍珠，還有其他東西嗎？他又怪自己多事。

那些東西可能是將軍生平的積蓄，如果單靠砍柴，將軍怎能維持這地方的開支？

他又想到，那些珠寶，可能是將軍逃避軍役帶來的掠物。不過，以將軍的人格看來，他却又不似這類人。

當他矇矇朧朧入睡之際，突然又被一聲歎息所驚醒。

那並不是一聲真的歎息，而是心虛幻想起剛才在地窖內的歎息。

他醒了過來，滿額頭大汗。

然後他坐在床上，看看四周，天仍未亮，晚間也沒有甚麼，也沒有再聽到任何歎息。

三郎呆了一會，只好再睡。

當他再醒過來的時候，外面已傳來人聲與馬聲，原來那些人馬已整裝就道。

三郎急忙出去。

赫連也是跟着出來。

將軍正與其中一個人說話，那人態度恭謹，好像是下屬向上司聽命似的。

談了一會，那人已上了馬匹。

將軍領着二人，把那隊人馬，送至門外。

赫連道：「將軍，這些都是你的下屬？」

將軍道：「是的，以前是，他們近日也沒有再當軍隊，改作商賈，湊巧行經這裏，便找我喝個痛快。」

三郎道：「他們喝了不少，將軍也喝了不少。」

將軍道：「人生難得一醉！」頓了一頓，續道：「你們好好收拾一下，再過幾天，也許又有另一班人來。」

兩人唯唯諾諾。

在收拾整間屋子的時候，三郎三番四次想向赫連提及酒窖之事，不過，赫連似乎是心不在焉，而且以平時性格而言，他也不會相信。

三郎索性一句也沒有提起。

過了平靜的幾天，並沒有人來。

三郎一直爲地窖中發現財寶與歎息聲而坐立不安，甚至夜裏睡覺也不安寧。

他真想再找一個機會，再進酒窖，看看那裏有多少珠寶，他並不是想發財，那全是一種好奇之心。

另一個比看財寶更重要的，是弄清楚一下，究竟是否有人躲在地窖之下。

照理那個地窖是一個地庫，應該再沒有甚麼躲藏的地方，若果有人，只要移開一些酒罈，也一定會現形。

不過那地窖，將軍早已言明，那是不能隨便進入的地方。

而整間屋子之內，只有六七個人，四個傭僕之外，便是師徒三人。

他們三人常常聚在一起，很少單獨，因此，日間並沒有機會進入地窖。

而晚間，三郎實在有點害怕。

那夜，他又被一聲歎息聲所驚醒。

醒來之後，只見窗前透入皓潔的光輝，他走近窗前，舉首一看，月如銀盤般掛在半空之中。

他自己也不期然的歎了一口氣。

他的歎息，並不是甚麼憂愁，而是感歎如此良夜，自己却爲一聲夢幻般的歎息而歎息。

忽然，另一聲歎息回應。

三郎整個人幾乎跳了起來。

他可以肯定，那並不是錯覺，是一聲清晰的歎息聲，他肯定沒有聽錯。

這時的三郎，武功已是日進，將軍雖然是不大經意的傳授武功給他們，不過三郎專心所學，本已有根基的他，已有極大的進步。

這時，他是耳明目清。

他已找到那歎息聲的來處。

是窗外。

他不動聲息，突然抽身，向外竄去，然後是一個翻騰，上了屋頂。

他這樣做，是認爲無論那個歎息的人如何躲避，都不能逃過他居高臨下的目光。

他的預料果然沒有錯。

他剛穩身於屋頂，便看到一個黑影。

那黑影自他窗前不遠之處，閃身便走。

三郎不動，看着那個影子走動，他早已熟悉這地方，因此，當他看到黑影一竄的方向，已知那黑影是想往地窖之處。

地窖？

他最初聽到那聲歎息，便是從地窖處傳來，而那黑影却逃往地窖。

事出似乎並非偶然。

三郎明知那地方是將軍禁止進去的，但好奇心的驅使，他實在無法忍受下去。

這時天色突然黑暗，因爲一堆浮雲掩蓋了月色。

三郎一飛身，躍上另外一間屋的屋頂，往地窖之處而去。

來到地窖處，却是寂然無一人。

三郎躍下，看了一會，並沒有甚麼發現，連地上一些脚印也沒有。

看來那人武功不弱。

三郎走近地窖，地窖平日是重門深鎖的，他想也沒有想到，那門在這時刻竟是一推而開。

三郎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決定入內。

他慢慢的下了那短短的階梯。

地窖之內，是漆黑一片，只是陣陣酒香傳來，令人欲醉。

他先躲在一些酒罎之後，讓自己先習慣黑暗。

過了一會，他已可以看到一堆一堆的酒罎。

可是，他等了一會，仍然沒有歎息聲，他心內預算，只要那歎息聲一响，他便撲向聲音來處，無論那人武功如何高强，他也有把握把他捉住。

就算是捉不住，也可以抓下他身上一些東西。

他等着。

果然，聲音突起，却不是歎息聲音。

那聲音很怪，然後是一陣臭味。

三郎心中一涼，隨即啞然失笑，那是有人放屁。他立時忍住呼吸，向那味道濃烈之處撲去。

那邊果然有人。

而那人也同時彈起。

黑暗之中，三郎看不到那人是誰，而那人已向他攻來，手法之快，是有備而戰。

三郎當然不會退縮，他先護着自己，然後再發狠招。

那人出手有勁，而且十分狠辣。

三郎不想傷他，只好避重就輕。

兩人在酒罎與酒罎之間，戰了五十回合。

他們身材是差不多的高大，而武功既有相同之處，也有差異，五十個回合之後，只是平手。

但他們有一點極爲相同之處：兩人都十分小心翼翼，誰也不想撞破那些酒罎。

忽然，那人叫道：「三郎！」

三郎嚇了一跳，但隨即聽到那口音，也同時叫道：「師兄？」

兩人都停手。

想不到這雙師兄弟會在這個將軍的禁地相遇。

赫連從袋中抽出火摺子，亮了一點火光。

兩人相對，臉有尷尬之色。

「三郎，你來這裏幹甚麼？」

「師兄，你呢？」

兩人沉默相對了一會。

赫連終於道：「我只想斟些酒喝。」

三郎一時之間想不出甚麼謊話，只好說道：「我也是想喝酒。」

他們雖然互不信任，但有了一個這樣的藉口，也不再多言。

三郎其實並非酒客，但赫連却似乎眞的要喝酒。

三郎道：「師哥，我這時却不想喝了。」

赫連道：「我知你有所瞞騙我。」他說話有點疾言厲色。

三郎並不懂說謊話，訥訥不知如何是好。

赫連道：「你知這地窖的秘密？」

「秘密？」

「你不要騙我。」頓了一頓，他續道：「既然你也知道，我們何不談談？」

「談談？」

一時之間，三郎心中，實在不知道赫連所說的秘密是甚麼，因爲這地窖之內，應該是有兩個秘密。

第一是那些財寶。

第二是那聲歎息聲。

他不知赫連是指那一個秘密，還是指兩個秘密。

赫連耐心地等待着三郎的回覆，可是，三郎却是吶吶不言，又似有甚麼隱衷，使赫連暗裏緊張起來。

「怎麼？」赫連問。

三郎如夢初醒的道：「好，我們談談。」

「你想怎樣？」

三郎把心一橫，道：「我沒有甚麼主張，還是由你分配好了。」

赫連道：「我也不知如何分配。」他頓了一頓，看了一下三郎的面色，道：「我們先把那些裝有珠寶的瓦罎，一一打開，看看有多少東西，我們才作打算。」

三郎聽了，心下才安定下來，因爲他明白赫連所說的秘密，只是那些珠寶財富。

三郎道：「不過……」

「不過甚麼？」

「那是將軍的東西。」

「我知道，我們並不是要拿走所有的東西，我們只要其中一些。」

「你要來作甚麼？」

「爲將來計。」

「我們在這裏，不愁食也不愁住。」

「但我們總有離開這地方的一天。」

三郎沒有再說話。

赫連開始搬動其中一些酒罎。

三郎道：「如果師傅發覺，怎辦？」

「不會的，這裏有這麼多，我們只是取一部份，他不會發覺的，除非……」

三郎沒有立刻接口。

赫連索性自己說下去：「除非是你或我兩人，其中一人洩露這個秘密。」

「我不……」

「我相信你不會。不過，爲了安全起見，我們一起來立一個誓。」

「誓？」

「是的，難道你不想要？」

三郎眞是想回答他說，他不想要這些東西，但回心一想，這麼一說，反而會引起不必要的誤會。

「既然你也想要，你快幫手。」

三郎無奈的開始動手，把前面一層的酒罎搬開，發覺內裏有九十多個大酒罎，都是裝有不同的金銀珠寶。

赫連看得心花怒放。

可是，三郎却有點煩燥不安，他知道這些金銀珠寶定有來歷，而且是屬於師傅的，這麼拿去，將來師傅定然會發覺，那時……

他不敢再想像下去。

「好了。」赫連道，他滿臉喜悅的續道：「如今我們先向天發誓。」

「發誓？」

「我們剛才已說過，但沒有做過發誓的儀式，爲了大家安心起見，我們一起發誓。」

三郎沒有甚麼好說。

赫連道：「在下赫連，與熊三郎向當天發誓，假如今日之事被人揭發，則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如果將事實告以別人，則五雷轟頂，死無完膚。」

這樣的誓詞，可算是一個毒誓。

三郎怔怔的。

赫連道：「你發誓了！」

三郎道：「我在下熊三郎，向當天發誓……」他含含糊糊的說下去。

赫連其實不大聽得清楚他在說甚麼，因爲這時，他已是財迷心竅，只想快快把金銀財寶，抱入懷內。

當三郎說完，赫連便道：「我看過這裏一共有九十九缸，我們每人不要拿太多，只要拿去每缸上面的，也足夠我們享用這一輩子。」

三郎唯唯諾諾。

於是，赫連先搬了兩個缸出來，然後在每一個裝有金銀財寶的瓦缸之中，搬了一些出來。

他見三郎動也不動，便道：「你跟着我拿。」

三郎爲了避免赫連的懷疑，也只好跟着做。

果然，依照赫連的方法，他們把兩缸裝滿了金銀珠寶，而那九十九缸，看來還似沒有動過分毫。

他們這一搬動，也費了大半個晚上。

這時，外面也傳來一陣鷄啼。

三郎道：「天亮了！」

赫連道：「是，我們快把這東西搬回去，然後設法把我們的一缸，找個地方，收藏起來。」

三郎此時已勢成騎虎，一切都要依赫連吩咐去做。

當他們把所有瓦缸搬回原來之處，天已大亮。

赫連道：「爲了免使將軍有所懷疑，我們立即回到房內，明天晚上，我們再想辦法搬走我們那一份。」

三郎有點驚惶的道：「師兄，你拿主意好了？」

赫連道：「不是我拿主意，大家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

三郎仍然是唯唯諾諾。

赫連看着他這個樣子，發出兩聲冷笑。

他們離開了這個地窖，回到自己的房間。

那天，將軍並沒有呼喚他們。

傍晚的時候，將軍連晚飯也沒有出來吃。

兩人依照慣例，走進他的睡房問安。

將軍睡在床上。

赫連與三郎兩人，同時向將軍請安。

將軍道：「我着了一些風寒，可能是喝酒以後，吹了一些風，沒有甚麼，你們不用掛心。」

赫連道：「將軍好好休息。」

三郎也道：「要不要我們替你煮一些茶？」

「不用了，我看我是不慣多喝酒，你們也不用掛心，我多躺一天便好了。」

赫連道：「我們先行告退。」

三郎道：「告退。」

兩人剛離開房門，便聽將軍叫道：「你們回來。」

他們互相望了一眼。

三郎的心如鹿撞，卜通卜通的跳個不停。

「三郎！」是將軍的叫聲。

三郎更加心慌。

赫連再看了三郎一眼，兩人只好同時入內。

將軍道：「三郎、赫連，你們兩人也好好預備一下，相信在幾天之內，將有一些朋友來，你們爲他們準備一些食物和馬匹糧草。」

赫連道：「好的。」

三郎也道：「我們明天便好好準備。」

赫連問道：「將軍，有多少人？是甚麼朋友？」

「你不用問，過幾天便知道了。」

於是，兩人各自回房。

翌日，他們也沒有見過將軍，不過，他們爲了準備迎接客人，一天的工作也是沒有停手的。

而在晚上，三郎總是無法安睡。

地窖之內　另有乾坤

一直過了十天，還沒有甚麼動靜。

而將軍的病也好了，他們都等待着。

那天晚上，天空漆黑一片，而當時又洒下一陣雪花，天氣變得寒冷。

三郎一早便上床睡。

可是，未到半夜，他又被一些聲音所驚醒。

他霍然的坐了起來，似乎聽到一陣狗吠的聲音，他再細聽一會，感到有點寒冷，便縮回被內。

而當他想再睡的時候，他又聽到了一聲歎息。

是非常清晰的一聲歎息。

他心內非常害怕，緊緊的縮在被窩之內。

然而，他仍然聽到另外一聲歎息聲。

他十分害怕，可是，回心一想，害怕有甚麼用？無論是人是鬼，也應好好的找出來源。

他突然坐了起來。

就在這一刻，他看到窗前一閃。

如果是鬼，應該是沒有影子的，可是，如今明明見過那個黑影一閃而過，那一定是個人。

一想到人，他的膽子壯起來了。

那可能是赫連師。

想到赫連，他常常有這麼的一個感覺，這人貪得無厭，可能會趁他不留神之際，多偷一些。

三郎一直不想把東西偷下，一來，直到目前為止，自己並沒有這樣的需要；二來，這畢竟是不義之財，而且不知道師傅這些東西是否有特別用途，或特別的意義，但迫於他的威脅，他實在是無可奈何的。

而在幾日之間，他是無法作任何決定。

因此，他連自己那一缸珠寶，也沒有想過收藏在那裏，而赫連却已一早收藏妥當。

三郎披了一件衣服，便向窗外竄去。

外面是皚皚的白雪，但不太寒冷。

他又看到那個黑影，這次，他發誓絕不放過他，他用盡全力，向黑影之處竄去，追上。

果然，那黑影不能擺脫他。

黑影一直向着地窖而去。

三郎邊走邊想：「果然是赫連！」

來到地窖門口，却看不見赫連。

他決定入地窖內一看。

還沒有進門，他已感覺到有點異樣，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酒香撲鼻。

難道有人在這地方喝酒？

赫連並不是一個酒鬼，他平日滴酒不沾，怎會來此偷飲？

當他再一踏入，只見地窖之內，異常凌亂。

一罎酒翻倒在地上。

酒味是從此發出來的。

三郎從懷中拿出一個火摺子，燃亮了紙煤，一照之下，更是嚇了他一跳。

因為不單是一罎酒翻了，還有其他幾罎也翻倒了，而翻出來的並不是酒，而是滿地的珍珠。

一顆顆渾圓的珍珠，在火煤的照耀之下，發出一些異樣的光輝。

三郎再上前去，小心檢視。

他發覺其中裝有黃金的瓦罎，內裏少了一半。

看來為了價值問題，有人寧願捨棄珍珠，而多要黃金，可是，一個人能力有限，還是帶走不了多少。

人？難道有竊賊竄入？

看來這個可能性並不大，因為這地方人跡罕至，以三郎的武功來說，只要聽到有些異動，他一定會知道。

那麼，那個引他來此的黑影是……

一想到這裏，他立即提高警惕起來。

他急忙把火煤弄熄，他的心急速地跳動，他小心地閃進一角，然後傾聽。

聽了一會，沒有發現甚麼聲音。

三郎想：「一定要弄清楚……」他忽然低聲地道：「師兄，師兄！」

在這個死寂的地窖之內，突然有聲音在空中蕩漾，實在是叫人害怕。

可是沒有回音。

三郎覺得：我非要弄清楚不可。

他閃近門邊，一竄而出，他並不是害怕而離開地窖，他是想弄清楚，究竟是不是赫連引他來的，當他來了，却又不出現，其中有甚麼陰謀？

他一直到了赫連的房間。

從窗外望入，只見床上好像是躺着一個人。

赫連仍在睡覺？

他實在不能相信，他決定入內。

門是虛掩的，他一推之下，閃身而進，他知道赫連武功也不弱，稍有聲響，一定會弄醒他的。

他蟄伏了一刻，再一竄而走近他床邊。

看不到赫連的頭，只看到一堆被舖隆起，一時之間，他有點懷疑，卻不敢動。

過了一會，仍全無動靜。

果然，被舖之下並沒有人。

那是赫連故意裝的，希望暫時沒有人發現他失去了踪影。

赫連弄的是甚麼花樣？

他不知道，也想不出來。

三郎再看房內衣物處，有點凌亂，而且一些上路的衣物似乎不見了。

看來赫連是上路去了？

那麼，那個引自己到地窖的人並不是赫連，究竟是誰？

是否那聲歎息聲的主人？

他越想越驚，也越想越好奇。

他匆忙的離開了赫連的房間，跑去告訴師傅。

在這個時候去見將軍，豈不是無私顯見私，因為這時是三更半夜，自己在這時候發現師兄失踪，那自己沒有做過其他事情，那是很難自圓其說的。

他不想隱瞞將軍。

不過，看來這並不是適當的時機去告訴將軍一切。

最低限度，自己也要弄清楚一下。

他決定先回地窖。

一入地窖，雖然是漆黑一片，不過，他又再泛起一種異樣的感覺。

他再大着膽子地燃起了火摺子。

他的感覺沒有錯誤。

他記得非常清楚，當他剛才到來的時候，是一地珍珠的，可是，如今面前竟然一顆也沒有了。

珍珠豈能不翼而飛？

赫連仍在這地窖之內？

三郎心想，再多懷疑也是無用，索性開聲叫道：「師兄，師兄，我知道你在這裏。」

皇后吩咐歎息公主將手掌按在棋盤上。

等了一會，仍然沒有回聲。

三郎又叫道：「師兄，你快出來。」

仍然沒有回應。

三郎道：「你再不出來，我去告訴將軍。」

如果赫連在的話，他一定有反應，可是，出乎意料之外，仍然沒有任何回响。

難道他果真不在？那麼，那麼是誰？

整個地窖都死寂下來，三郎只聽到自己的心跳聲。

一種難以言喻的壓力，似乎在這地窖之內加强，一直壓住三郎的心頭。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就在這時，他又聽到那一聲歎息聲。

「誰？」三郎叫道。

忽然，那邊暗角之處，有點光亮。

那並非火光，而是一些暗暗的光彩，好像浮游閃耀不定，但可以看到附近的物件。

一個人影。

三郎看見，不由自主的感到害怕起來。

那光線稍為擴大，照到的東西也更多，一個更為完整的人影出現。

「誰？」

「是我，歎息聲音的主人。」

「你是誰？」

那人聲音低沉，並不沙啞，似乎是故意把聲音壓下來似的。

「我，你便叫我歎息好了。」

「歎息？」

「是的，我喜歡歎息，也常常歎息。」

「是你引我來的？」

「是的，我別無選擇。」

「為甚麼？你說甚麼？我實在不明白。」

歎息頓了一頓，半晌才道：「這個世上，有很多事情，根本上是不容易明白。」

三郎道：「你究竟是誰？是人是鬼？」

歎息呆了一下，笑了起來，道：「我像個鬼嗎？你看着這顆夜明珠，然後看看我的身形，看到嗎？」

「看到。」

「你看清楚有沒有脚的？」

「有。」

「那我就不是鬼了。」

「那麼你是誰？你那顆夜明珠是從那些珠寶之中找出來的嗎？」

「是的，這些財寶應該是屬於我的。」

「你的？你究竟是誰？你是我師傅的……」

「你的師傅？你是指將軍？」

「是的。」

「啊，他當然會告訴你有關他的故

事。」

「甚麼故事？」

「難道他沒有告訴你，這些財寶的來源？」

「沒有。」

歎息道：「那你怎麼知道？呀，對了，你是下來取酒時，無意中發現的。」

「是的，你……」

「那你先聽我告訴你一個故事。」

「甚麼故事？」

「從前有一個國王，他並非中土人士，可是他非常嚮往中土的文化，於是，他請了很多中土人士回國，敎懂他很多有關中土的事。」

「你是那國王的……」

「在所有中土事物之中，他竟然愛上了其中一種，那是最無用的。」

「中土的事物，有甚麼是無用的？」

「吟詩作對。」

三郎平生讀書甚少，他自然不懂得吟詩作對，不過他也聽過，只有那些有高深學問的人，才懂得吟詩作對，而且吟詩作對也是非常高雅的事物。

「有甚麼不好？」

「他只顧吟詩作對，便誤了國事！」

「怎麼誤了？」

「事實上，我也不知道其中詳情，我只是知道，有一天，那些中土的將軍來攻我們的皇宮。」

「中土的將軍？」

「還有無數的士卒，我才發覺，那些中土人並非我們想像中那麼溫柔婉轉，而是如狼似虎的，見了女人便搶，見了珠寶也搶。」

「你們怎樣？」

「我們？我們隨着將軍走。」

「將軍？是師傅？」

「正是。」

「那麼他救了你們，你們的國王呢？」

「我不知道，我們坐了馬車，拚命的向南方走來，將軍照顧着我們，還有我的母親……」

「你的母親？」

「是皇后。」

「啊，那麼你是個公主？」

「我不知道，那時我年紀還很小，我隨着母親，坐着一輛馬車，然後不知換了多少輛馬車，才來到這地方。」

三郎已開始明白師傅爲甚麼一直要他們尊稱他爲將軍，因爲事實上他是一位將軍。

「你們一直住在這地窖？」

「不，開始的時候，我們與將軍分別住在一間茅屋內。」

「爲甚麼？」

「我不清楚，我只記得，母親和將軍吵了一場架，我的母親要死，將軍當時十分憤怒，把我們趕下來這一個地方，這一住便是一段十分長的日子。」

「多久？」

「我不知道，我那時是八歲，如今，我也不知道我是多少歲了。」

歎息公主在夜明珠的後面，站了起來。

那是一個亭亭玉立的少女的影子。

三郎道：「你們爲甚麼不出去？」

「以前，我這麼小，母親不能帶我走出去。後來，又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將軍又來追我母親，不知是做一件甚麼事，我母親死也不肯，被將軍打傷了，而母親也用一柄剪刀，弄傷自己。之後，母親不能再出去，而我雖然長大了，學會了母親授我的一些武功，我可以出去，但母親却不能了。」

三郎想問究竟發生了甚麼事，但歎息公主又再歎息一下。

三郎改口道：「以前的事，我不想再多談了，如今你叫我來，究竟有甚麼事？」

「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對你也是一樣重要。」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你剛才到過你師兄的房間，他已不在？」

「是的。」

「他帶走了一些珠寶，不知去了那裏？」

「他背叛將軍？」

「我不知道，也許他認爲金錢財寶比學武功更爲重要，因此他走了。」

「他走了，對我沒有甚麼關係。」

「你是他的師弟，你沒有可能完全不知他出走的原因，或是走到那裏去了。」

「我實在不知道。」

「你以爲將軍會相信嗎？」

「他應該相信我。」

「那你只是以爲而已。」

「我留下，我會把事情告訴他。」

「你知否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秘密？」

「你是指這些財寶？」

「主要是……」

「我不會理會，也不會告訴別人。」

「你以爲將軍相信嗎？」

三郎啞口無言。

歎息公主道：「將軍只會相信一種人，不會把他的秘密洩漏出去。」

「甚麼人？」

「死人。」

三郎打了一個寒噤。

歎息公主續道：「你如今唯一的出路，便是離開這裏，立刻離開。」

「你叫我去那裏？」

「我不知道。」

「還有其他選擇嗎？」

「有，你跟我去一處地方，躲藏起來，再趁機離開這裏。」

「跟你去那裏？」

「我不能告訴你，你一定要下了抉擇，我才……」

三郎想了一下。

歎息公主的話其中有些道理，但將軍並不是一個這麼不明白事理的人，赫連師兄的逃走，跟自己扯不上關係，將軍要殺自己滅口，也並不大有可能。

在這不見人煙的地方，他把秘密洩露給誰聽？

歎息公主並不是在救他，而是游說他站在她那一邊，熊三郎再細想：「我自己與將軍有一段師徒之情，而這陌生的公主，只是一面之詞。」

歎息公主似乎感覺到三郎的猶豫，道：「如果你認爲我的話並不可信，你可以去告訴將軍。」

三郎道：「你要我幫你，我並沒有推搪，但我要知道事實。」

「甚麼事實？」

「你爲甚麼要與將軍敵對？」

「我不是與將軍敵對，而是將軍與我們敵對。」

「我不明白。」

「這些東西……」歎息公主把她手中的夜明珠在左右的照了幾下，道：「這些都是我們的。」

「那又如何？」

「他想把這些東西賣了。」

「賣？」

「是的，過去的一些日子，是不是有些並非中土之人來，他們說的話，你都聽不懂？」

「是的，也是因爲這些人來，我才會進來拿酒，而發現這些東西。」

「他們便是這批財寶的買家。」

「他們是誰？」

「是金人。」

「金人？」

「金人是中土北方的一個外族，這些年來，他們比我們的族人更爲壯大，而且有心來攻打中土。」

「你怎麼知道？」

「母親告訴我的。」

「將軍要維持這個地方，或者他已厭倦了這隱居的生活，需要一些錢前往別處，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對，他需要一些錢，賣了這些珠寶，也並不是甚麼大事，而這次，他不單要出賣這些，還要出賣我們在關外整個寶藏。」

「甚麼？你們在關外還有寶藏？」

「是的，我父皇臨死之前，把這個秘密告訴了他。」

「爲甚麼這麼久，他才想到出賣這麼重要的東西？」

「我不知道。」

「你要那些東西也沒有用，就讓將軍賣了它吧！」

「不！」歎息公主忽然發狂似的叫道：「不，不可以，千萬不可以！」

「爲甚麼？你冷靜下來。」

歎息公主果然冷靜下來，半晌才道：「那是關乎我們這個小國家的命脈，也關乎你們中土。」

「爲甚麼？」

「我們失去了那批寶藏，我們這個小國家，將永無翻身之日，而金人拿了這一大批寶藏，你們中土也將永無寧日。」

其實，熊三郎聽了公主如此說，也沒有甚麼反應，他只是一介武夫，他讀書不多，沒有甚麼國家觀念，不過，他明白，那些金人並不是好人。

歎息公主知道自己似乎不能說服熊三郎。

她想了一下，道：「三郎。」

「你認識我的名字？」

「我聽到你師兄叫你。」

「你想怎樣？」

「我求你幫我一下。」

「怎麼幫你？」

「我先帶你去見一個人。」

「甚麼人？」

「我的母親。」

「皇后？」

「是的，她是皇后。」

「她就在這裏？」

「是的，你見了她之後，我想你一定會幫我的。」

「好，但你要我怎樣幫你？」

「你隨我來。」

歎息公主拿着那顆夜明珠，一晃一晃的，照着熊三郎的路，跳過了那些酒罎，後面竟然是一個往下面走去的地洞，地洞內有一排石階。

那是一個地庫中的地庫。

熊三郎尾隨着那位歎息公主，只見她身穿的服裝，並非與中土相同，而且頭上披着一大片輕紗，把她從頭直到腰間罩着，因此無法看到她的廬山眞面目。

他只看到窈窕的身影。

地庫下的氣溫竟然比上面更爲溫暖。

走盡了階梯便是一個房間似的進口。

歎息公主並沒有入內，只跪在門外，道：「母后。」

「你回來了。」另一把沙啞的聲音。

「是的，我回來了，還帶了一個肯幫助我們的人。」

「是嗎？」那沙啞的聲音略帶威嚴。

歎息公主回首，低下頭道：「三郎，請你拜見我的母后。」

三郎是個隨和的人，他見歎息公主那麼嚴謹，他也和聲道：「拜見皇后。」

歎息公主聽他如此有禮地喚母親，似乎十分歡喜，又轉回那房內，道：「母后，我已約略把我們的情形告訴了這位熊三郎，他願意協助我們。」

熊三郎却在這時，插口道：「我並沒有完全答應公主的要求，因爲我如今還不知道能否救自己，一個連自己也救不了的人，沒有資格說要救別

人。」

「你倒坦白，不過，只要你救了我們出去，我可以保証，你要甚麼就有甚麼。」

三郎聽了這話，只覺得好笑，這人好大的口氣，不過，回心一想，這人是個皇后，也只有皇后，才會有這樣懾人的威儀。

皇后道：「三郎，你有沒有把握打敗將軍？」

「當然沒有，他是我的師傅。」

「可是，在這個情形之下，你已經知道了太多有關他的秘密，你打不倒將軍也要冒險一試。」

「我明白，公主已把你的處境告訴我。」

「你明白最好，歎息，你準備好了上路的東西沒有？」

「早已準備妥當。」

皇后頓了一頓，道：「三郎，你進來。」

三郎聽了，心頭突然猛烈的跳動起來。

裏面究竟是個怎樣的人？是個母儀天下的皇后？是個半身不遂的老婦人？

三郎慢慢走近門口。

裏面又閃起了一點暗光。

三郎覺得那光點十分熟悉，那是夜明珠的暗光，這個房間不大，不過，一踏進去，熊三郎便幾乎絆倒了，因爲房內似乎到處都是一些小洞。

「你小心一點。」夜明珠的暗光處，躺着一人。

熊三郎再多走幾步，仍然覺得這個小房間內的地板，滿佈着一個一個的洞。

這些洞並不深。

熊三郎再次幾乎絆倒，他伸手去探探這些洞。

他一探之下，幾乎叫了出來。

原來地面的洞，全是一隻手一隻手的模樣，好像是有人用手插下地裏做成的洞。

那些洞很密，看來並不是天然的。

三郎再小心試一次，把手探進幾個地洞，果然是與五隻手指的位置一模一樣，不同的地方，自己的手比較大，而那些地洞較小。

三郎看着夜明珠之處，更清楚看到一個躺在床上的人，果然是個半身不遂的婦人。

不過，那婦人全身是白紗似的衣服，也是連頭也全蓋上的，假如她一動也不動的躺着，看去只是一堆紗綢。

「你過來。」皇后道，她動了一動，開始慢慢的坐起來，三郎見她有點辛苦，慈心一動，走上前去，想把她攙扶起來。

可是，當他走近那婦人，他突然感到一陣無形的屏障阻擋着他的去路。

「你想……」皇后道。

三郎沒有說話，想再竄前。

那無形的屏障實在厲害，因爲他向前疾竄的力量極大，那屏障的力量也增强了，並且有一種反彈之力。

三郎再往前衝去。

這一衝使那無形的屏障反彈，而這一彈，竟然把熊三郎彈往另一邊的牆上。

熊三郎扶着牆，手到之處也是佈滿了小洞，熊三郎又把手指伸入那些洞內，全是一個一個用手指插成似的。

「唉，我越來越控制不住了！」皇后道。

熊三郎道：「皇后，我只是想來扶你。」

「我明白。」

「那你爲甚麼……」

「我不是想如此的，好了，好了！」皇后伸了一個懶腰一動作，她的關節發出了「劈劈啪啪」的聲音。

「好了，好了，沒事的了，你過來。」

熊三郎慢慢的走過去。

當他接近皇后處，他也有點戒心，但害怕又會被那無形的屏障所彈開。

這次，皇后的前面再沒有無形的屏障了。

「熊三郎，你將來會明白的。」

三郎沒有追問下去，因爲他實在有太多的東西不明白。

「我不能動，你要把我背起來。」

熊三郎沒有異議，他返過身來。

皇后用手搭在三郎的肩膊上，輕輕一按，便伏在三郎的肩上。

那皇后並不重，對熊三郎來說，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皇后道：「可以走動嗎？」

「沒有問題。」三郎道。

「歎息，你隨着我們。」

「是的，母后。」歎息已在門外守候。

皇后道：「帶了我吩咐的東西沒有？」

「已經帶了。」

三郎回過頭來，他想知道皇后要歎息公主帶些甚麼？是否一大箱金銀珠寶？

歎息公主的手上並沒有甚麼金銀珠寶，她手上只有一個小包袱。

也許這小包袱內，有些東西比金銀珠寶更爲重要。

皇后道：「三郎，你照我的意思走吧！」

「是，皇后。」

「三郎，你的確是個善解人意的小子，想當年，多少人日夕見到我，都是說：『是，皇后！』，而這十多廿年來，我只能聽到歎息說：『是，母后！』，再沒有人叫我皇后。」

「皇后。」熊三郎故意多說了一遍。

「好了，我們先上上面的地庫。」

三郎依言，歎息隨着。

上面的酒罎仍然十分紊亂，皇后看了一會，道：「歎息，你一直問我，那是甚麼東西？」

歎息道：「是的，母后，那些巨大的酒罎……」

「那些酒罎是移不動的，你試試看。」

歎息走近，用力移動，可是那些酒罎像是嵌在地上似的，動也不動。

皇后道：「劈開當中兩個。」

那是一列大酒罎，約有二十個。

歎息正想用手劈下。

皇后道：「不，不是正中的兩個，而是……」她似乎拚命地回憶。

「怎麼？怎麼我一時之間，竟會想不起來？」

三郎感到背上的皇后似乎有些激動。

「不是當中的兩個。」

歎息道：「這是通往出路的地方？」

皇后道：「其中兩個是出口。」

「那麼你忘記那兩個也不重要，只要把所有瓦罎劈開，那便可以找到出口。」

皇后急道：「不，千萬也不可以。」

歎息停了下來。

皇后道：「這裏總共有多少個瓦罎？」

「二十個，不是二十一個。」

「對了，三三不盡，六六無窮，你從左數起，第三個，然後隔一個再數三個，對了，再數六個，那是第幾個了？」

「是第十三個。」

「好，劈下。」

歎息稍爲猶豫，但終於劈下。

「再多劈旁邊的一個。」

歎息再劈下。

「鑽進去。」

歎息身體細小，一蹲下來，便向那兩個大瓦罎處鑽了進去。

不一會，歎息又再出來，道：「是的，這裏是個出口了。」

因爲歎息的一來一回，已把那個本是泥封的出口，弄大了不少。

三郎背負着皇后，勉强蹲下，也可以慢慢的穿過那個洞口而到另一邊。

熊三郎第一個感覺，便是寒冷異常。

他回頭，看不到歎息公主的影踪。

皇后道：「歎息，你快跟我走。」

歎息公主又從那個進口回來，道：「我想把那個進口堵塞，以免他們追來。」

「不用了，他們因爲要運那些金銀珠寶，沒有空追來的，不過，若是將軍追來……」

「那又如何？」

「好，就讓他追來好了。」皇后道。

熊三郎對於她們母女之間的對話，有些是明白的，但有些却不明白。

「三郎，走吧！」

熊三郎也沒有多言，向前走去。

出了一個洞口，進入另一個洞口，這些地方，陰森可怖，更是寒氣迫人。

幸好那顆夜明珠，在越是黑暗的地方，越是發出更强的光芒。

其實歎息手上也有一顆，不過，兩顆比較起來，歎息公主的那一顆却沒有那麼光亮。

熊三郎不住的發抖。

「很冷嗎？」皇后問。

「是的，這究竟是甚麼地方？」

皇后把身上一塊薄紗，放在三郎的肩膊上，馬上沒有那種寒氣迫人的感覺。

熊三郎心中想：「這究竟是甚麼東西？一塊如此薄的輕紗，竟如此禦寒？」

皇后似乎知他心意，道：「三郎，還有很多東西你會覺得奇怪的，到了前面那個大山洞，我會再向你解釋。」

三郎道：「要走多遠？」

「不太遠的，如果用外面的時間計算，倒有兩個時辰的路程。」

兩個時辰的路程實在不短，熊三郎有點不相信，這個大地洞雖然很大，但不至於要走兩個時辰吧！

可是，不由他不信，這個長長的地洞，似乎永遠沒有盡頭似的。

幸好這地方乾爽，也不崎嶇，看來是經過人工斧鑿，不過，由於日久沒有人到，到處滿佈塵埃，並且有一股怪異的味道。

有時踢着一些東西，竟是一團塵埃，被三郎踢起，在空中散開，弄得三郎自己也打起噴嚏來。

歎息公主一直走在前面，有時遇到一些疑難，她便停了下來。

皇后指點她一下，她又可以繼續前行。

轉眼已過了一個半時辰。

歎息公主突然止住脚步。

皇后道：「你發現了甚麼？」

歎息公主道：「沒有甚麼，不過，我總覺得上面，或者不知甚麼地方，有人追踪而來。」

皇后聽了，也有些不安的反應。

三郎道：「有人追踪而來？」

皇后道：「我看是歎息太過緊張。」頓了一頓，皇后續道：「三郎，你可以走快一點。」

三郎加快了脚步。

他雖然看不見皇后，但他也可以感覺到，她似乎是在合指一算，而且口中唸唸有詞。

皇后不知是自言自語，還是對三郎道：「如果好運的話，可以渡過此關。」

轉眼又走了一段路，仍然是連綿

不絕的乾燥山洞，這時，比較剛才的一段較爲好一點，因爲有一些地方，竟有一些天然光線透入。

三郎記得，他們出走的時候，是午夜時份，如今有光線透入，至少也是接近天亮，而且，這個本是地庫中的地洞，似乎已接近了地面。

忽然，歎息公主又止住了脚步。

「母后，你聽……」

三郎停了脚步。

皇后在旁再傾聽，但聽不到甚麼似的，她對三郎道：「你放我在那堆石上。」

皇后所指的那堆石，在一個賁起的小丘之上。

三郎如言。

只見皇后仍然是由頭到脚由一些輕紗或者是一些綾羅綢緞所裹着，她坐在小丘之上。

三郎站了起來。

雖然皇后身體並不重，但負着一個人走了一段時間，三郎也感到有些倦。

只見皇后把耳伏在石上。

然後道：「是的，歎息，你沒有聽錯。」

「來了？」

「是的，他來了。」她頓了一頓，有點無奈地道：「要來的終於要來。」

歎息公主道：「那麼，我們……」

「三郎的武功怎樣？」

「還可以。」歎息道。

皇后道：「如今不知他是帶了多少人來，如果是他一個人來，我倒不怕。」

「假若有幾個人來，如何？」

「你要與三郎合作，把那些人迫近我處。」

「那也是要見機行事。」

皇后看看四週，道：「三郎，希望我們都有運氣，你再背我多走一程，也許那處地方比較安全。」

歎息公主道：「你是指那處『龍眠之地？』」

「是的，你估計要走多遠？」

「如果照時間計，也應該快到。」

「那麼，我們走吧！」

三郎問道：「甚麼是『龍眠』之地？」

皇后突然厲聲道：「你不用理會。」

三郎知道，那定是她們的一個秘密，也不再開口追問。

歎息向三郎道：「快走吧！」

三郎奮起精神，迅速向前走去。

再過了半個時辰，路似乎走盡了，整個山洞，被一大片石牆阻着。

三郎停了下來。

皇后道：「祖宗有靈，我們到了。」

歎息道：「這地方怎進？」

皇后道：「你快看看那石牆之上，是否刻着一個極大的棋盤？」

歎息走近，看了一會，道：「並不是甚麼棋盤，而是一個一個的四方格。」

「那是一個棋盤，是圍棋的棋盤。」皇后道：「三郎，你先把我放下，然後走往後面，暫時護着我們。」

三郎明白，皇后是故意支開他的。

他依言向後面走去，不過，在好奇心的驅使下，他還是豎着耳朵傾聽她們母女倆的談話。

皇后道：「你往棋盤之處，縱三橫五；縱七橫五；縱十三橫五之處，一掌推出。」

歎息道：「縱是指……」

「直落。」

「啊，橫當然是指格格，我明白，那三處地方是開門之處！」

嘆息公主依言上前，向皇后所指的地方，用掌力震開，一時之間，塵埃四起，而整幅石牆，右下角處亮開了一個缺口。

皇后道：「快！快！快背我進去！」

三郎連忙把皇后背了進去，那個進口並不大，只可容人半蹲着的走過去。

嘆息公主在後面跟着。

而山洞的後面似乎有人聲傳來。

嘆息公主道：「來了，來了！」

皇后道：「我們當然是難逃此一劫數。」

當他們過了那個洞口，人聲更近。

嘆息也趕快過來，並且用石頭把那個洞口堵塞。

「一切都太遲了！」皇后道。

一時之間，三郎也不知如何是好。

皇后道：「三郎，你先放我在那邊一個神龕之上。」

三郎抬頭，只見石壁之上，果然有一個凹下之處，好像是半壁上一個小山洞口。

那神龕位置相當高。

三郎向着那處一躍，可是他的輕功竟然無法到達那處，他再躍。

想不到這次一躍，却能到達。

三郎知道那並不是自己的能力，而是皇后在暗中助他一臂之力。

皇后被自己負着，竟然可以加力於負者的身上，那究竟是武功，還是什麼神奇的力量？

那神龕並不大，只可容納一人。

皇后道：「你下去，依嘆息所指。」

她的說話有一股難以言喻的威嚴。

三郎躍了下去。

那時嘆息公主正是在下面望着，而山洞之內，已多了七八條人影。

爲首的身形熟悉。

三郎正奇怪，而那人已開口：「熊三郎，你竟幫着外人，背叛師傅。」

那人竟是將軍！

三郎道：「我……我……」

「你不用多言，你與赫連串通外逃，我也可以原諒，但護着這雙母女，我却不能饒你。」

三郎道：「我並沒有串通赫連。」

「你不用狡辯，你快過來。」

三郎一時之間，不知所措。

嘆息公主道：「三郎，你答應過幫我們，如果你食言，你不得好報。」

「還不來？」將軍喝令。

三郎仍在猶豫，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將軍突然一掌遞出，那一掌並非向三郎而來，只是向那些石壁打去。

這一掌之力實在驚人。

那邊石壁石塊急速的墜下，將軍臂力非凡，而他的武功實在不可思議。

公主道：「將軍是個記仇的人，你已背叛了他，他一定不會放過你，你一過去，比這片石壁還要慘。」

三郎道：「我……」

將軍忽而又出一掌。

這一掌不再是向石壁，而是直向二人而來。

三郎感到一陣非常難忍受的力量，他要退，但不知退到什麼地方去。

在百忙之中，聽到公主道：「竄向橫邊。」

三郎立時竄向橫邊。

而當他身形未穩，竟有另一人撲上來。

這人身穿勁裝，看來似是一個鏢師，那人使一雙奇特的判官筆。

三郎突然想起，上次在路上，遇到有人劫鏢，被劫的鏢車中，也有人使用這一雙古怪的判官筆。

而判官筆已直插三郎的胸前與小腹。

他稍一閃避，回身使出「擒拿手」。

這「擒拿手」是將軍所授，與一般中原人士所使出的擒拿手，截然不同。

那鏢師的判官筆仍是猛攻，三郎閃開，擒拿手再使出，三招之後，竟然已擒着那判官筆。

他用力一拖，那鏢師模樣的人撲了上來。

三郎再出一掌，那人寧願放棄了一枝判官筆而避開，一時之間，整個山洞也多了人。

將軍並沒有再動手。

另外有三個鏢師，又再來攻三郎。

三郎在這半年多以來，在將軍處學到不少的武功，他生性聰穎，配合自己以前所學，倒也打得頭頭是道，可惜的是，四五個人一湧而上，很多時候，使人手忙脚亂，險象橫生。

而嘆息公主也並不好過。

四五個鏢師正圍攻着她，她的武功也厲害，並且勝在身輕如燕，在那些虎背熊腰的鏢師中，左穿右插，避開了他們的致命的攻擊。

而她一直不肯離開皇后所坐的神龕之下。

三郎在與衆鏢師週旋之際，也趁機會移近公主，希望合二人之力，可以退敵。

不過，那些鏢師也會意，拚命分散他們。

而將軍亦蠢蠢欲動。

他似乎是有所顧忌，不敢一躍而上那神龕。

不過，他似乎下了決心。

突然，他猛喝一聲，整個人騰身而起。

這一喝聲，在山洞中迴響着，使在場的人耳根發熱，並有嗚嗚不斷的聲響。

而他人正在半空，雙掌同時擊出。

但見雙掌擊向神龕之處。

突然，一聲尖叫，劃破了整個山洞的寂靜，而且發生了迴響，使人們耳膜發痛。

而將軍整個人被重重的彈了一下似的。

他似乎是受了一些傷，但外表看不清楚。

神龕上的皇后武功是另外一格。

將軍倚在牆上，道：「先剿了這兩個小子。」

衆鏢師又再齊上，猛攻二人。

三郎已趁着剛才皇后一聲尖叫，衆人停了下來之際，他已竄近公主。

兩人平排而立。

一共是十二位鏢師，齊齊攻上。

熊三郎從來沒有見過如此場面，一時之間，鏢師的威勢，弄得他有點手忙脚亂。

嘆息公主却是不同。

她看着每一個攻來的鏢師，發出千奇百怪的招式，只不過限於個人內力，她並沒有辦法把他們擊倒。

兩相比較下來，熊三郎是較爲笨拙。

當嘆息公主以力借力，打倒了其中一個鏢師，使他跌了下地時，她道：「我裝作力弱，你試擊其要害。」

嘆息公主突然被一個鏢師猛攻，她招架了幾下之後，空門大露。

那鏢師追擊歎息。

他也是一個十分穩重的人，他先以一掌打出，再多踢一脚，眼看公主便要受傷。

因爲鏢師一心一意要傷公主，因而忽略了熊三郎，而他也看準這個機會，向着那鏢師沒有提防的腰脅之間，一脚踢去。

那鏢師中個正着，大呼一聲，倒在地上。

而嘆息公主也趁這個機會，再加一脚，那鏢師看來向後翻去，受傷不輕。

嘆息公主喜道：「成了！」

熊三郎也高興道：「再來一次，合

作成功。」

可是，那些鏢師也十分機靈，沒有人再敢單獨而上。

一時之間，戰況膠着。

將軍休息了一會，神情恢復。

他叫道：「快刀斬亂麻。」

熊三郎心下明白，將軍是十分心急要擊敗他們，而他們人多勢衆，始終是佔有上風。

而在將軍一聲令下，那些鏢師開始用更快更綿密的手法來攻他們。

他們開始感到左支右拙。

將軍也站了起來，在旁虎視眈眈。

皇后坐在神龕之上，一直也用神監視。

她明白以嘆息公主與熊三郎的力量，一定維持不了多久，可是她却在一時之間，無從幫手。

當將軍正想加入戰圈之際，皇后叫道：「你這老匹夫，爲什麼一定要迫我們？」

「迫你們？難道讓你們生存下去，反過來迫我們？」

將軍的話已露了殺機。

熊三郎聽了，背上也感到一陣寒意。

他明白將軍並不是一個普通的人，他爲人剛毅木訥，是個言出必行之人。

同時，看他而今濃眉突眼的表情，兇性已現。

皇后道：「我一向已下了決心，不再殺人……殺人是一種罪孽。」

「對，殺人是一種罪孽，但妳還能嗎？」

「你欺我已變成一個老太婆。」

「我不是欺負妳，而是等了這一個時機已久。」

「你終於坦白承認，拓拔將軍，我一直把你滿口仁義道德的話，存疑在心中，而今我一切都明白。」

「明白又如何！」

「明白之後，我可以好好向自己的良心交代。」

皇后一向聲音低沉，但說完這話之後，竟然發出了一陣夜梟似的笑聲。

這笑聲令人毛骨悚然。

將軍也大笑起來，似是還以顏色。

皇后道：「好，來吧！」

她突然一個飄身，從半空的神龕，似是飛了下來似的，並坐在二人之間。

那些鏢師見是個老太婆下來，並不以爲意。

皇后重覆道：「來吧！」

將軍也催促道：「殺，一個也不要剩下來。」

鏢師奉命齊上。

有一個大膽而想邀功的鏢師，突然直攻皇后。

皇后叫道：「來得好。」

那鏢師是如狼似虎的來勢。

打坐在地上的皇后似乎突然高了起來，迎着那鏢師，雙手向前一伸。

那鏢師自己的招式還沒有出到一半，他已發出了一陣令人心寒的叫聲。

只見皇后五指箕張，直插那人咽喉。

五隻手指幾乎是沒入他的頸項之間。

而皇后的另外一隻手，也是用同樣的招式，向那鏢師腹部插去。

這一插比咽喉那一插還深，幾乎是整隻手也插入了他的腹部。

然後是一拉。

那鏢師更是呼天搶地的一叫。

嘆息公主驚叫一聲，不敢再看下去。

熊三郎一向膽子也不小，但看到皇后從那鏢師肚內拿了一些東西出來時，他也不敢看下去。

其他人都吃驚而叫。

將軍道：「想不到妳這陰毒的功夫也練成了。」

皇后沒有答他，她雙手已染了血。

人們一見血，都會產生恐懼之心，但皇后並不是如此，她看到血，嗅到血腥，反而是精神大旺。

將軍道：「上，你們還不上？」

衆鏢師有了戒心。

而皇后的夜梟般笑聲又起。

沒有人敢單獨上。

皇后止住了笑聲，道：「你們上！」

熊三郎看了公主一眼，公主已一躍而出。

衆鏢師害怕皇后，不敢出手，但將軍又一直催迫，如今有了一個並不太危險的目標，不禁一齊攻上。

但嘆息公主只是使出虛招。

她一閃身，一個武師因衝力太猛，整個人向前直衝，竟衝向皇后。

皇后又是兩手閃電般遞出。

登時，那鏢師又是狂叫一聲。

皇后兩手插在那人胸前，血如泉般噴出。

而另外一邊，熊三郎本與一個鏢師交手，那鏢師給那些叫聲嚇呆，熊三郎一腳飛起，那人也翻了過去。

嘆息公主一直主動向前出擊，不過，她使的虛招却是神乎其技，誘得那些鏢師，以爲一定可以打倒她，却反而被她一閃身，而衝近皇后。

皇后便趁這個機會，用她這種可怕的武功，連殺死了六個鏢師。

熊三郎看着，知道公主與皇后如今是互相配合着，皇后移動的範圍不大，因此，公主是故意引誘他們前來，讓皇后殺死他們。

好個天衣無縫的配合。

這時，衆人已集中於公主皇后的身上。

沒有人敢再衝上來。

熊三郎也懂得利用這個機會。

他空門大露的上前，有人果然中計，他一閃身，而皇后已如影隨形般上來。

那人慘叫。

原來皇后並非不能移動。

她不但可以移動，而且移動得極快，比有腿的人更快，衆人又見一個鏢師慘死，無不動容。

「好，讓我來試試你的鷄爪。」將軍已竄身上前。

皇后閃電的出了幾招。

將軍還是個將軍，他一連閃開，並且在百忙之中，一掌遞出。

那掌力雄厚，竟然可以在這山洞之內，帶來一陣呼呼風起的感覺。

皇后迅速的後退。

看來兩人武功路子不同，却是棋逢敵手。

將軍得勢不饒人，他的掌又起，這次功力再爭，隱隱會有風雷之聲。

皇后再退。

將軍大笑，以爲她是害怕。

可是，他的估計太過迅速，而且錯誤。

皇后一個半旋，人身又再急速的標竄而上，她這次是蓄勁以待。

她的後退，只見加速前進的力道。

雙手同時抓向將軍的雙目。

既狠毒又厲害的一招。

將軍只感到面頰有如被兩個用火燒過的餅子，撲面擊來。

他左手一格，一陣難以言喻的疼痛，只見他的左手手臂之上，一片胭紅。

不是鮮血，並沒有鮮血流出，而是整塊手臂上的皮膚已被扯了下來。

胭紅是手臂的肌肉。

將軍迅速退後，左掌仍然有力，一掌打出。

皇后似乎是中個正着。

她也迅速退後，左手五隻手指，仍然抓着將軍手臂上的皮膚。

將軍呆了一下。

血才開始流出來。

將軍驚叫，然後向着山洞的後面逃出。

可以跟着將軍走的，只有三個鏢師。

嘆息公主追上，三郎隨着。

機緣巧合　皇后授法

皇后叫道：「讓他們走吧。」

嘆息停了下來，三郎也停了。

「母后，你怎麼了？」

「還好，沒有什麼。」

皇后開始咳嗽起來，這一陣咳嗽，持續了一段時間，公主只好不斷替她撫着她的背部。

「母后，你……」

「嘆息，你不用擔心，我暫時死不了。」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明白，不過，我其實應該一早便離開這個塵世，叫我苟且偷生的，除了你之外，還有很多事要做。」

她轉向三郎。

三郎望着她，道：「皇后。」

「你相信我是皇后？」

三郎點點了頭。

皇后笑道：「你相信我是不是皇后，其實也沒有什麼意思的了。」

「爲什麼這麼說？」

「因爲我們母女兩人，本是天地之間，最尊貴的，而今變成什麼人也沒有分別。」

三郎沒有答話，其實他也不知應說些什麼。

「你覺得我十分殘忍？」

三郎搖頭。

「是的，其實這是一種十分殘忍的武功，而我也練了很久，但一直並不是想用來殺人。」

三郎想起了到過皇后所住的地窖，地面牆壁每一處都是一個一個的洞，只有五隻手指那麼大，原來都是她練功插石，弄到幾乎每一處都有洞。

她的苦心孤詣，自然是有她的道理。

「我沒有死去，躲在那個地窖中，希望有一天可以重見天日。」

三郎道：「快了，出了這大山洞，便是外面。」

「可是，而今以我們這個樣子，重見天日又有什麼用呢！」頓了一頓，續道：「我寧願死在這裏。」

「母后，妳不要這麼說。」

「生老病死，誰人可免，就算是生在帝皇之家，也是不可免的，其實，我早應該死去，但爲了保存妳父皇的基業，和我們整個族人……」

她又開始咳嗽。

嘆息公主道：「母后，暫時不要再說了，待妳身體較好之時再說。」

皇后苦笑，勉強止住了咳嗽，道：「我如今不說，恐怕以後再沒有機會。」

三郎道：「皇后，妳保重。」

「三郎，你答應我一件事。」

三郎道：「什麼事？我可以嗎？」

「你要好好的照顧嘆息公主，她一直跟在我的身旁，沒有見過世面。」

「這是我可以做到的。」

「如果有機會的話，送她回北方，回到我們的族人處，她是屬於那裏的。」

熊三郎點了頭。

皇后道：「我這個女兒，一生下來的時候，所有孩子都是呱呱大哭，但她哭了兩聲之後，竟然是嘆了一口氣似的，因此，我們皇上便叫她歎息。」

三郎道：「我也是因爲她的嘆息聲而發現她的。」

三郎一向是個耿直的人，而且一向沒有與女性交往，因此並不太明白皇后要他照顧女兒那弦外之意。

三郎仍然滿口的答應，道：「是的，公主武功好，人品也好。」

皇后見他似乎不會意，也轉變話題，道：「我們來自北方，北方有兩個大族，我們有我們的文字語言，不過漢人却視我們的一族是金人，而另一個大族是女眞，你們叫他們是蒙古族。

「蒙古族一向是大族，而且人材鼎盛，牛羊也很多，他們早有決心南下，來這肥沃的平原。」

三郎道：「你們金族呢？」

「我們也有這個夢想，不過我們沒有足夠的人手，對於這個想法，只是個夢想，可是，到了嘆息公主的父親正式登上皇位之時，他有所行動了。」

「他帶兵南下？」

「不，我們還沒有足夠的兵力，不過，皇上明白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沒有人馬也不要緊，最重要是儲備一大筆金錢財富，有了金錢財富，也就可以訓練精銳的部隊，甚至用財富去請一些其他族人當兵。」

「對！」三郎本來想說一些話，不過，回心一想，她正在說的是攻打中原，那是攻打自己漢人的土地，他雖然並不懂得民族大體之事，但總覺得不應與外人討論攻打自己國家。

皇后也發覺熊三郎支吾以對，知道不應再多說這些，便改口道：「有道是人算不如天算，皇上的願望並沒有達到，反而惹禍。」

「什麼禍？」

「我們國家土地並沒有太多水草，因此沒有辦法養太多的牛羊，皇上爲了多儲備一些金銀，想出一些古怪的稅收，那變成人們所說的苛捐雜稅，使人們大爲叫苦。

「另外，他經過多年儲備，果然有了一筆相當大的財富，並且把這些財富收藏在一處地方，沒有人知道。

「皇上計算過，再過十年八年，那些財寶更以倍計，那時他可以親自率兵南下，儘管他是這麼理想，但他並沒有想到，有很多人並不想南下，只想有錢。」

「什麼人？」

「有時最可信的人，便是你最大的敵人。」皇后歎息的道。

「那怎麼會？」

「當時，皇上手下有四個重臣，他們都是文武兼備，是皇上得力助手，其中一個，是我的哥哥。

「我的哥哥叫多眞，他並沒有什麼野心，武功也並不太好，不過，他聰明能幹，他爲皇上綢繆策劃，非常合他心意，而且他們是兩郎舅，人們都以爲我哥哥在靠我的力量，其實他是有他自己的本事。」皇后說到這裏，嘆了口氣。

「你的哥哥怎麼了？」

「有一天，他被人行刺了。」

「死了？」

「是的，他死時全身沒有傷痕，也發現不到有什麼中毒的跡象，皇帝下令徹查，但一直沒有結果。但我在事後想起一件事，他在死前一日，曾經來看過我，當時我並沒有發覺什麼，但後來一想，那天他是向我辭行似的。」

「辭行，他要去那裏？」

「不是辭行，是辭別，他知道他可能會死。」

「你怎麼會想到如此。」

「他是個男子漢，那日來看我之時，送了我一件禮物，我是皇后，什麼東西沒有？」

「他送你什麼？」

「一雙鞋子！」

「鞋子？那表示什麼？」

「當時，我實在不知道，不以爲意，也不明白。但後來，他死後幾個月，我才想起，我立刻把那雙非常精緻的綉花鞋子拿了出來。」

公主聽了，也大爲緊張，道：「發現了什麼？」

「我把鞋子拆開，才知道夾層裏面，各有一張字條，右脚的一張，上面寫滿了蠅頭小楷，另一隻鞋子夾層中，有另一張紙，那是一面地圖。」

「紙上寫了些什麼？」

「只寫了三句話：龍魂虎魄，將軍拓拔，雄鷄一唱天下白。」

「什麼意思？」

「那時，我無法猜到，但經過一段時間的推敲，我才發現其中秘密。」

熊三郎道：「龍魂虎魄，將軍拓拔，後來江湖上也有這句話的出現。」

「是的，那是表示拓拔將軍的武功厲害，那『龍魂虎魄』四字，便是他使的武功。」

「剛才他與你們打，使過出來了？」

「有，那隱含風雷的雙掌！」

嘆息公主道：「據說這武功全名是七個字的。」

「是的！是龍魂虎魄十二步！」皇后道。

「那麼，『雄鷄一唱天下白』又代表什麼？」

皇后道：「開始我並不明白，後來經過反覆思量，我才發現那是另一種武功。」

「另一種武功？」

「是的，你看我剛才對付那些如狼似虎的傢伙？」

熊三郎道：「你那些抓……」

「是『雄鷄一唱天下白』中的鷄爪功，我在地庫內練了多年，日夕以地下及牆壁來試，想不到是有如此功效，果然是用來對付『龍魂虎魄』的。」

「什麼？是將軍所練的武功尅星！」

皇后咳了幾聲，道：「正是。」

嘆息公主却對這些問題並不感到興趣，道：「還有其他的東西呢？那張地圖……」

皇后道：「也是因爲那張地圖，我

才會被拓拔將軍挾持南下。」

「他要妳交出地圖？」

「他不但要地圖，而且要我的……我的人。」皇后似乎是羞於啓齒，但到了如今情形，她不再說，恐怕再沒有機會說也不定。

熊三郎道：「看來他像個君子。」

「君子與小人，相差一線而已。」

「那地圖是藏寶圖？」

「可以這麼說，不過，那不是普通藏寶圖，對我來說，那是我們族人的未來基業，可是，而今快要落在拓拔將軍手中，一切希望都化爲烏有。」

熊三郎並不明白，問道：「他發現了寶藏？」

「是的。」

「寶藏在這附近的地方？」

「是的，將軍在此地隱居了十多年，目的是發掘那寶藏，你看到地窖之中的一罐一罐黃金珠寶，那只是整個寶藏中一小部份。」

「另一大部份呢？」

「我相信是在這地道的盡頭處。」

「他有了寶藏又如何？」

「我不知道……不過，我知道他近幾年來，不斷聯絡各地江湖人物，特別是鏢局的人。」

「做什麼？」

「我想是要把東西運回他的老家。」

公主道：「他要回去？」

皇后道：「一個人老了，總會找個落葉歸根的地方，拓拔也是如此。」

「帶這麼多財寶回家，有什麼用處？」

「也許他還有野心也說不定。」

熊三郎道：「他要找一些鏢師運那些財寶回去？」

「我猜測是這樣。」

公主道：「前幾個月，開始有很多人來，有武師模樣的，也有我們族人的。」

「他是有一個計劃的。」

皇后這時又咳嗽了一會，道：「我看這次，我逃不過這大難。」

「怎麼？」

「我中了那龍魂虎魄掌，我想我是支持不了多少時候。」

公主道：「妳沒有什麼的，母后。」

皇后又再咳嗽，慘笑道：「嘆息，妳要面對現實，死並不是一件可怕事情，最重要的，是死得是否有意義，多年以來，我有很多機會死去，但我不放心……」

「妳……妳想怎樣？」公主問。

「我有兩個心願，第一，我想妳找到好歸宿，我才安心……」她看了熊三郎一眼。

熊三郎被她看得有點不好意思，他心中卜通卜通直跳，但他似乎並不知道那是什麼一回事。

「第二，我不甘心讓拓拔將軍一人獨佔寶藏。」

「妳想奪回？」

「是的，我要奪回，我才有面目見妳父親。」

公主道：「奪回又怎樣？我多年來，不用一分一文也可以過生活。」

皇后道：「那是非人的生活。」

「就算我離開了地庫，我想我也用不着這麼多財寶。」

「不是你要，我希望把財寶帶回族人處，希望其中有一個人，可以好好利用財寶，光大我族。」

熊三郎道：「又再南下，攻打漢族？」

「不一定，其實，我想我們的族人，並不屬於這裏，也不會喜歡這裏，正如一棵樹，不會喜歡生長在無垠的大沙漠之內。」

熊三郎聽了這話，倒佩服這位皇后的想法。

公主道：「我自知沒有這個能力。」

皇后突然有點惱怒的，道：「我以前也是這麼想，我想我被挾持離開皇宮，我永不能生存，可是，而今我不但能生存，而且練功自保，我十多年自我苦修，並沒有白費，『那雄鷄一唱天下白』的本領，我只學了一些，也可以對付那老匹夫了。」

公主低頭，似乎有點慚愧。

皇后又道：「而今你不是孤單一個人，還有三郎。」

「我？」

「你不願意幫助公主？」

「不，我願意，但能力不及。」

「是的，如今你並沒有能力對付將軍，但當你一學了『雄鷄一唱天下白』，你便可以。」

「我學？」

「是的，我想，還要看看你的造化，以及我們家園的造化，假如我們命中註定不能再擁有那財寶，那也無法。」

公主道：「我們還有多少日子對付將軍。」

「我不知道，不過，一定沒有多少時日，因爲他已知道我們走脫了，他不想節外生枝，他會趕快把財寶運走，才會再來對付我們。」

三郎道：「在這麼短短的時間內，皇后你在洞中自己苦練這武功有多少年？」

「少說也有十年。」

三郎道：「以妳的武功底子，再苦練十年，也只可以……」

「是的，只可以勉强對付將軍，不過，你要明白，我開始的幾年，只憑着那張紙上所說，誤打誤撞，花費了不少時光，但如今我可以指導你。」

「就算如此，我們也沒有時間。」

「三郎，有很多時候，我們做什麼事也好，有道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們只要盡了努力，成不成功也沒關係。」

公主插口道：「其實，我們在這山

洞內，不知能否活下去，也成問題。」

一聽到活下去這個問題，熊三郎突然感到十分肚餓，便道：「我先看看附近有沒有東西吃！」

公主道：「我與你一起去。母后，妳好好休息一下再說。」

皇后道：「丫頭，我躍上那個神龕似的山洞去，打坐練功，希望可復元氣。」

公主隨着三郎，往前面山洞而走。

走了不久，他們都聽見了水聲，沿着聲音來處往前走，不一會便看見一陣閃光的東西，而且水聲更大。

他們穿過了一個小山洞。

這小山洞極小，要彎下腰來，才可以勉强穿過，但一過了小山洞，却是眼界頓開。

那前面閃亮的東西，竟是一條小瀑布。

那瀑布像一條鍊兒，光線由上面山洞透入，發出閃光，而瀑布下面，是一大潭水。

三郎道：「說不定下面有魚。」

兩人踏着一些石頭，上了潭水之處。

水浪衝激着，水聲在山洞中迴响，倒有一些驚人的氣勢。

因爲水不斷從上面衝下來，看不到潭裏有些什麼東西，不過，很久沒有見過這麼一潭水，三郎孩子心性起，停了下來，掬些水洗臉。

公主也學着他，忽然，公主叫道：「有小蝦的。」

果然，潭裏滿是小蝦。

那些蝦並不大，只有小尾指那麼小，不過，一羣一羣的，倒很容易捕捉。

三郎道：「有蝦自然有魚……」

忽然，水裏傳出一陣慘叫，兩人聽了，嚇得縮了起來，不敢再近水邊。

兩人定了一會神。

三郎道：「水裏傳來的聲音。」

公主道：「是的。」

「既是兩人都聽到，沒有理由是聽錯的了。」

三郎再走近水邊。

這時，他們已習慣了這大山洞中的昏暗，三郎看看水邊，竟然有三兩條手掌般大的魚兒。

三郎道：「來，快來捉魚兒呀。」

水裏的魚兒，當然不是那麼容易捉着，公主倒是機靈，在水邊處拾到一條乾樹枝，就把樹枝作爲一個叉子，往水裏插去。

她手靈眼快，開始插了幾下，依然落空，但多插了幾下，已得心應手。

轉眼她已叉了四五條魚兒上來。

熊三郎也學她，不過，他沒有公主的手快，一時之間，沒有捉到什麼。

他當然是不甘心，於是，集中精神，俯身於水邊，忽然，潭水波動。

公主已發現其中有點不對勁，可是，三郎因爲太集中精神，反而沒有覺察。

突然，潭水再動。

一隻黑色的東西從水裏冒出頭來，一隻手似的東西，向三郎一拍而下。

這東西來得突然，熊三郎根本沒有預備，他被這一拍，整個人立時失了重心。

他叫了一聲，便跌入潭內。

公主見了，想撲上前，但那東西與熊三郎已沒入潭中，她只能大叫：「三郎！三郎！」

潭水轉眼已平靜下來，山洞之內仍然充滿水聲的迴响。

一切都好像原來的模樣，沒有事發生過似的。

但公主看着熊三郎被一隻怪東西拖了下去，她知道自己並沒有眼花。

她又叫了幾聲：「三郎！三郎……」

當然是沒有回應。

公主走近潭邊，看看動盪的潭水，心內一時盤算不定，看着一個朋友這樣被扯下潭內，自己如何可以安心。

她猶疑了一會，決定往下一跳。

湖水十分冰冷。

出乎意料之外，這潭是十分深的，在水中，公主閉着氣，張開了眼睛，四周察看。

第一樣東西映入她的眼簾，便是一隻龜。

在水裏，豈會有龜生存？

原來那是一隻鱉魚，一種類似龜的生物，一般人都稱牠爲山瑞。

不過，那並不是一隻普通的山瑞，而是一隻龐然大物，最令公主心急的是，不見了熊三郎的踪影。

他往那裏去？

公主再看清楚，那山瑞的下面，有一團黑色的東西，那東西一動也不動，是因爲被山瑞壓着，一時之間，無法動彈。

公主一躍上前，赫然發覺被壓的，竟是熊三郎。

她再標竄而去。

那山瑞見有東西來襲，伸出前掌一撥。

水勢突然急湧，把公主也撥開了三丈之外。

而被壓着的熊三郎，趁着山瑞一撥之時，身體被水力浮動少許，他立時閃後一縮，整個人脫離了那巨大山瑞的擋壓。

熊三郎向上升了一些，看見公主在水中浮游不定，他立即游了過去。

公主並沒有什麼意外，只是因水流的撞擊，而失去了平衡。

兩人在水中見面，眞是另有一番感受。

熊三郎用手指向上面，表示他們

立即浮上去。

公主點頭。

不過，山瑞却不讓他們浮上去。山瑞突然在水中亂抓，一時之間，潭水也在轉動着。

兩人手牽着手，不由自主地轉動着。

因爲轉動的關係，潭水顯得非常混濁。

他們根本看不清楚附近的東西，忽然，三郎發覺公主似乎被一些東西扯着，整個人也被扯了上去。

三郎並不放手，也隨着公主上去。

他看見了一個大洞，深黑色的大洞，三郎並不知那是什麼東西，只是感覺到那是危險。

他拚命拉着公主。

可惜，他的力量不大，反而被那股力量扯了過去。

當他接近那黑洞時，同時看到上面的閃光，這時，他才知道，那黑洞根本上是山瑞的嘴巴。

而那嘴巴正向着公主的頭蓋來。

假如再慢一點，山瑞便會一口咬着公主的頭。

公主似乎沒有了反抗的能力。

三郎立時一拉。

這一拉，因爲是在水中，力量雖不大，却立時與公主換了位置。

他本在下面，而今已改在上面。

換句話說，山瑞的口正向他而來。

三郎沒法閃避，那血盆大口便像一個黑罩似的而來，說時遲，那時快，他已感到一陣痛楚。

他不能再忍受下去。

他雙手一撑，打着的仿似一堵銅牆鐵壁，雙手發痛，那山瑞的甲殼是異常的堅硬。

他實在無法可想，此時而又再多一下痛入心脾的痛楚，他想：「我命休矣！」

於是，他張大了口，而口唇却碰到了一些東西，那是一些比較嫩滑的東西，他不再理會，一口咬下。

這一咬實在厲害。

山瑞似乎受了重創似的。

一股水流自那黑洞而下。

三郎被那水冲開了去，而他的手仍然拉着公主，兩人立時向上游去。

這次再沒有阻力。

兩人上到潭面，才眞眞正正的舒了一口氣，兩人相視一會，似笑非笑的上了岸去。

兩人感到四肢乏力。

還是公主先開口：「你怎麼了？」

「沒……沒有什麼。」

「多謝你救了我。」

「我……我也是多謝妳救了我。」

一時之間，大家都沉默下來。

這時，兩人似乎在鬼門關上打了一個轉，本來兩人的戀情並沒有什麼特別，但而今四目交投之下，似乎有了新的意義。

而且不用說話，也知道對方心意似的。

三郎知道自己找到了一些東西，這是他有生以來，從沒有找到過的。

可是，他却又不知找到了什麼。

公主也有這般的感覺。

兩人卧在潭邊，不想動。

不過，他們卧不了多久，因爲潭水又再翻動。

兩人坐了起來。

忽然，水中冒出了山瑞的張大口的頭，並且迅速的衝向二人。

二人閃開。

在陸地之上，二人活動能力較好。

而山瑞並不想放過他們，牠再衝上來，大半個身體上了岸上。

那是一隻非常大的山瑞。

他的甲殼呈青黑色，而那些脚(其實只是一塊肉似的)也是滿佈皺紋。

這山瑞不知在這潭水中活了多久。

山瑞見二人閃開，並沒有放棄襲擊，牠整個身體已上了岸邊，然後再向二人爬去。

山瑞是水陸兩棲動物，牠可以在陸上生存，不過，在陸上，牠的活動能力並不快。

公主看着這龐然大物，開始是有些害怕，不過，看牠移動並不靈活，而三郎已由潭邊拾起大石向牠擲去，公主知道，如果再讓這山瑞肆虐，兩人的性命也不保，她也拾石擲牠。

那山瑞已是非常惱怒。

眼看這一龐然大物，一定無法抓到他們。

不過，他們的估計實在錯誤。

山瑞突然一標上前，先向公主標而去。

公主返身便走，可是，她仍然是慢了少許，她只感到右脚痛楚異常。

回頭一看，只見山瑞咬着她的右脚。

三郎也看見公主的脚在山瑞口中，他不顧一切危險，整個人撞向山瑞的頭。

這一撞力量實在不小。

山瑞痛極，首先放開了公主的脚。

而三郎也趁這個時刻，反身躍上山瑞的背脊，那甲殼是非常滑。

山瑞竟然整個身體高揚起來。

而三郎隨即滑下。

他身體還未穩於地，背部已覺劇痛，他回首一看，只見那山瑞已一口咬着他。

他立時反身，痛覺加劇，不過，暫時可以離開山瑞的口，可惜，他動作因爲痛而慢了。

山瑞又再一口咬下。

這一咬是向他面部攻來。

一陣攻心的惡臭。

三郎感覺全沒有抵擋的辦法，他

只感到一陣黑暗，但他並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而公主在外面，却看見了一個恐怖的場面，因爲三郎整個頭已陷入山瑞的大口之內。

她狂叫：「三郎！三郎！」

三郎幾乎窒息了，不過，他忽然聽到公主的叫聲，整個人也清醒過來。

黑壓壓的一片，並且有極大的力量要把他壓扁似的，原來山瑞並沒有牙齒，只好把物件吞下。

山瑞便想把整個熊三郎吞下。

他在山瑞口中，並沒有任何抵抗能力。

他只有最原始的武器——口。

他咬到一些嫩肉，並且再咬、又咬。

這幾口已把山瑞弄得死去活來，熊三郎見用口咬有效，於是拚命亂咬。

在咬的時候，他也感到一些熱血濺在他的臉上口內，他本能地把那些血吞了下去。

他不知咬了多久，也不知喝下多少血。

當他發覺那山瑞已呈力弱之時，他便向後一退，而這一退也是非常順利的使自己滑了出來。

三郎只覺滿臉沾上濕濡的液體。

公主看着他，本來是非常緊張，也不禁失笑起來。

原來，熊三郎已變成了一個血人。

他感到身心異常的舒暢，看着地下那山瑞，已是奄奄一息似的。

想不到熊三郎亂咬一頓，竟然可以殺死一隻千年山瑞，他舐着口邊的血。

公主問：「好喝嗎？」

「不錯的，妳也喝一口？」

公主道：「不！」

突然，山瑞又動，不過，牠這次再不是攻擊，而是要退回潭中。

三郎道：「莫讓牠逃走。」

「爲什麼？」

「因爲牠便是我們以後一段日子的食糧，如果讓牠回到水裏，再找牠是天下第一難事。」

他邊說邊拿起石塊，擲向山瑞。

山瑞已是非常力弱，頭部再中幾下石塊之後，不能再動彈。

熊三郎怕牠再有生存機會，用幾塊大石，把山瑞的頭部打得稀爛。

兩人已是筋疲力盡。

熊三郎看見山瑞流出的血，又多喝兩口。

公主道：「回去看看母后。」

三郎道：「拖牠回去。」

「好！」

於是兩人傾全力，便把那山瑞拖了回去。

當他們到達皇后的石壁下，公主叫道：「母后，我們有東西吃了。」

可是，皇后並沒有回答。

熊三郎一躍而上了神龕處。

只見皇后仍然打坐，不過，合什的雙手已放下，臉容十分枯弱。

三郎道：「公主，妳上來看看。」

公主也一躍而上。

公主一見了母親這麼的容顏，哭着叫道：「母后，母后……」

三郎一摸皇后的手，發覺她的手非常冰冷。

公主道：「母后死了！」

「我看還沒有。」

他不知應該用什麼方法來救活她，突然，他想到她的身體這麼冰冷，假如有一些熱的東西入體內，也許……

他想到那山瑞的血。

他不再徵求公主的主意，躍了下去，用手掬了一些血在掌中，再躍上去，灌給皇后喝。

說也奇怪，皇后只是喝了幾口，身體就有回暖的跡象，三郎知道，那是山瑞血的功效。

他再掬了幾掌上來，餵給皇后。

不一會，皇后果然甦醒。

看着熊三郎的樣子，皇后臉上微笑，有氣無力地道：「你給我吃什麼？」

「山瑞血。」

公主稍加叙述他們與山瑞的一場大戰。

皇后聽了，道：「你們快去喝那些山瑞血，嘆息，妳也快去喝幾口吧！」

嘆息公主本是不想喝，但看到山瑞血有起死回生的功效，也不多言。

熊三郎也多喝了一些。

公主喝了之後，也全身溫暖。

山瑞身體龐大，有很多的血，皇后多喝了幾口之後，居然可以打坐起來。

之後的幾日，他們再沒有山瑞血喝，卻有山瑞肉吃，那種滋味又是不同。

皇后道：「這山瑞暫時可以挽回我一命。」

公主道：「母后，妳會長命百歲。」

三郎也道：「我們一起去揭發拓拔將軍的陰謀。」

說到這裏，皇后又一派憂心忡忡的樣子。

公主道：「母后，妳又害怕什麼？」

「將軍一定會再來。」

「我們會拚命與他一戰。」

「沒有的……」

皇后忽然向三郎道：「你這幾天覺得怎樣？」

「混身熱血沸騰似的。」

「妳呢？嘆息……」

「我也有如此的感覺。」

皇后道：「三郎，你來！」

三郎上前。

「你學着我打坐。」

三郎依言。

皇后用雙手搭着他的肩膊，按了一會，道：「三郎，將軍教過你內功？」

「沒有。」

「不過，你氣息均勻，內力充沛，對，那不是內功，而是山瑞血帶來的功力。」

「功力？」

皇后道：「嘆息，妳也來。」

公主也學着三郎，在皇后前面打座。

皇后也按着她的肩膊，一會才道：「妳的武功與內功心法，都是我教的，妳這幾日之內，大有進步。」頓了一頓，道：「對了，對了，那是天助我也，天助我也。」

兩人看着皇后，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

皇后頓了一頓，仍然說：「天助我也！」

熊三郎與公主互相望了一眼，一時之間，仍然不知所以然。

皇后道：「讓我告訴你們，拓拔將軍將要回老鄉去，他已請夠了人手，把他手上所有金銀財寶運回去，以前，我們母女兩人，是完全沒有辦法阻止他的，不過，而今有了三郎……」

「我？」三郎有點詫異。

「是的，有了，三郎，你與嘆息，你們合二人之力，相信就算打不贏拓拔將軍，也可以阻止他運那些東西回國。」

「我的武功怎可以……」

「如果你沒有喝過山瑞血之前，我也從來沒有想過。」

「山瑞血？」

「我剛才按你們脈息，發覺你們內力增强，如果按年份來說，你們的內力，如今像一個已練了十五年內功的人一樣。」

「什麼？」三郎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是增加了十年功力有多。」

「那又如何？」

「我告訴過你，在我哥哥送我的鞋子夾層之中，有兩句話：龍魂虎魄十二步，那是拓拔將軍的武功，另一句，雄鷄一唱天下白，這是尅制拓拔將軍的武功，只要學懂了這心法，拓拔將軍無法抵擋你們。」

「爲什麼母后以前不教我？」嘆息問。

「我不是不想教妳，而是實在太危險，妳看我，單獨練其中一節鷄爪功，以我的功力，尤不得其正宗心法，我一雙手，練成一對利刃似的，不過，我因爲功力未及，雙腿是廢了。」

三郎道：「我們更不及。」

「是的，不過，你們喝了山瑞血，這千年難得的怪物，給你們機緣遇上，使你們在一天之內，功力大增，那麼你們可在這幾天內，試練一下這武功，相信一定可以阻止拓拔……財寶落在他的手上，他若能回國的話，那麼，你父皇辛辛苦苦創立的基業，便變成他的基業了。」

嘆息道：「其實我們要那些東西，也沒有多大用，而且，治理國家，根本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皇后突然厲聲道：「嘆息，妳不能這麼說，妳父親一生，爲壯大我們族人而努力，甚至希望南下，建立一個完整美好的國家，我們不能不繼續他的遺志，而且，我們也不能不報這仇……拓拔將軍背叛我們的仇……爲國爲家，我們是無法逃避的。」

三郎也並不十分明白皇后之言，不過，聽她的語氣，與拓拔將軍的一戰，將是無法避免的。

嘆息沒有再多言。

皇后道：「好，你們便開始吧！」

皇后把「鷄爪功」的心法，告訴了二人。

三郎與公主都是生性聰穎的人，那些心法的字句，雖是詰屈聱牙，却也難不倒他們。

兩人自從被山瑞拖下潭中，經過一連串你救我，我救妳之後，兩人雖然沒有提過，但心目中已存有一份濃厚的感情。

在此情形之下，學習心法及武功，却事半功倍。

皇后也覺得奇怪，爲什麼兩人進步神速。

三日之後，皇后親身示範她的鷄爪功，她坐在兩塊大石之前，伸手向前一抓。

一時之間，石屑紛飛。

皇后道：「這一抓，是運行了全身的功勁，聚在十隻手指尖端，一抓而下，是無堅不摧的，三郎，你來……」

三郎道：「我……」

「你不用怕，依照我教你的心法，運功凝神……」

三郎依言。

皇后見他氣度十足，便叫道：「爪下！」

三郎提起雙臂，雙爪齊下。

這一下，立時發出一陣「隆隆」之聲，面前那塊聳峙的大石，已然裂開！

這兩爪的力量是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

公主道：「好爪力！」

皇后道：「你也來一試！」

「我？」公主似乎有些懷疑自己的能力。

「運功凝神！」

公主依言。

「爪下！」

公主雙爪一下，面前的兩塊大石，竟然立時四分五裂，紛飛於外。

三郎也讚道：「好爪力。」

皇后道：「我的估計沒有錯誤，你們記性好，加上山瑞血的功效，相信你們是可以練成『雄鷄一唱天下白』的

所有武功。」

三郎奇怪的問道：「我們學這『鷄爪功』，不是已全部都學了？」

皇后搖首道：「不，鷄爪功只是一小部份。」

公主道：「這鷄爪功對付不了將軍？」

「不能！」

「那麼我們繼續快學。」

皇后笑道：「武功之事，也不能太强求，你們雖有山瑞血之助，但仍然不能太過草率，你們的鷄爪功既然有成，也應休息一天。」

拓拔將軍　命喪蹄下

兩人聽了也十分歡喜，不過，在洞中並沒有什麼地方可去，兩人無事可做，便再到潭邊去玩。

這個小小的水潭，對他們來說，實在是意義重大。

公主忽然幽幽地歎了一口氣。

三郎問道：「妳怎麼了？」

公主道：「沒有什麼。」

「很久沒有聽到你的歎息聲了。」

三郎頓了一頓，問道：「妳爲什麼常常歎息？」

「我不知道，不過，我自小也喜歡歎息……那時在皇宮中，有很多人，來來往往，但他們都不理會我，也沒有人來和我一起玩，因此我歎息，到了那地庫之中，更是不見天日，我忍不住的歎息。」

三郎道：「假如不是你的歎息，我也不知道妳的存在——是的，我還沒有向妳說過，那天妳跳入潭水中救我，我不知怎樣謝妳才對。」

「謝我？你也救過了我。」

「不過……」

「我們是互不相欠！」

「好！不過……」

公主笑道：「不用多說了，我一向喜歡歎息，而你却喜歡不過……」

兩人都笑了起來。

於是他們都轉了話題，說起兩個人的童年往事，正說得高興之際，忽然，三郎作了一個手勢，表示勿動。

公主似乎也有所發現。

潭水仍然是平靜如鏡。

忽然，一個黑影自潭的另一邊躍起。

兩人立時躲開。

公主退到三郎身旁，三郎保護着她，叫道：「誰？」

那黑影並沒有回答。

他們可以肯定，那是一個人。

這人衣衫襤褸，神情却是兇悍，他一撲並沒有得逞，又再縱身再撲。

三郎見他來勢實在兇狠，一爪而出。

這一爪抓在那人的心口之上，三郎未敢用盡力量，只見小試牛刀，一抓之下，已扯下他胸前衣服。

那人聽見衣服撕裂之聲，更爲兇惡，他發出了一聲低沉的吼叫。

他又再一撲。

這一撲是向着三郎的雙目以及咽喉。

公主突然高叫：「小心！」

却原來這人手中已持有利刃，公主看見閃光，高叫起來，三郎早知他來勢極爲可怕，但想不到他會突然持有利刃，幸好公主這一警告，使他稍爲退後，沒有直接接他的狠毒招數。

三郎一個虛晃，轉身已使出了他的鷄爪功！

一爪抓下，那人狂叫一聲，利刃飛墮在地上。

而那人手背受了三郎一抓，痛入心脾，狂叫了幾聲，向後退去。

那聲音肯定是人聲。

三郎道：「你究竟是誰？」

那人仍然沒答，躺在牆角，也沒有起來。

三郎以爲抓傷了他，大步上前，細看清楚。

那知一行近他的身旁，那人又再躍起，因爲是近距離的攻擊，三郎無法閃避，便以攻對攻。

他雙爪齊出。

一爪抵擋住他的攻擊，另一爪已壓在他的胸前。

三郎叫道：「你再進，我用力一按，我五隻手指一定陷入你的胸內。」

那人知道三郎並不是在開玩笑，他停了下來。

他動也不動，閉起了眼睛。

三郎看清楚那人的臉孔，嚇了一跳，高叫起來，道：「赫連，赫連師兄！」

躺在地下，被三郎一爪抓住的竟是赫連。

「你不是已出走了的嗎？」

赫連依然沒有回答。

「你怎麼了？」

赫連半睜開了眼睛，喉嚨中發出了一種野獸般低嗥的聲音。

三郎還以爲他是敗在自己的手下，不願出聲，便道：「我幾乎被你害死了……你拿着黃金，還不遠走高飛，混入這個山洞，自尋死路。」

赫連又再低嗥。

三郎道：「你再不回答我的話，我一爪下去，替你剖胸開腹。」

赫連似想掙扎。

三郎手下運力。

公主道：「三郎，看來這人並不是不想回答你的話，而是不能。」

「不能？」

「他似乎沒有了人性！」

「他害我，根本上沒有人性！」

「不，我是說他失去了本性！」

三郎看着他，赫連的臉孔是扭曲的，雖然，赫連平日的臉孔並不是十分好看，但而今他的臉孔，的確是與昔不同。

三郎道：「你不會說話？」

赫連並沒有回答。

公主道：「帶他回到母后處，看怎樣將他發落。」

三郎一放開他的手，赫連又想反擊。

但三郎早有準備，一閃開，再一個反手，已把赫連的手緊扣，並且將他的手臂扭到背後。

「走！」

赫連只會發出野獸般的吼叫。

三郎已押着他，與公主一起回到皇后所坐的神龕下面。

公主道：「母后，我們捉了一個人。」

皇后從神龕伸出頭來一看，問道：「是否將軍手下的爪牙？」

「不，是赫連！」

皇后飛身下來，看來她的內力已有了大大的增進。

「這人是你師兄？」

「是的，他在水潭之旁，向我們偷襲，他出手狠毒，而且身有利器！」

「把他的臉轉過來！」

三郎用力把他的頭一扭，他無法抵抗，但嚨喉之間，又發出一陣咯咯的嗥叫。

皇后看了赫連一會，道：「他受了將軍的巨力創傷！」

「甚麼巨力創傷？」

「將軍的『龍魂虎魄功』，如果練得好的話，可以控制自如，一下掌力打出，並不一定會殺死一個人，而是把那人經脈震亂，使他失去常性！」

「把經脈震亂？」

「是的，他已失去了常性，就像一隻野獸一般，只要發現其他生物，只有攻擊！」

「是將軍放他進來，攻擊我們？」

「也說不定！」

三郎道：「怎樣處置這人？」

「你的意思？」

「他雖然有心害我，但我希望他有機會革面洗心！」

「你想他恢復人性？」

三郎點點了頭。

皇后心下也是十分歡喜，因爲三郎是這麼一個寬宏大量的人，自己把唯一的女兒交托了他，也可以放心。

「不過，他可能有了人性之後，仍然害你！」

「那就要看他良知了！」

皇后道：「既然你認爲如此，我也試試看，但並不一定有把握。」

皇后一爪向他後腦抓去，然後五指按在他的頭蓋之上，赫連發出一陣嗥叫，然後昏倒。

皇后仍然是運功於爪上。

半晌，赫連掙扎着。

他的掙扎，並非張撲的掙扎，而是悠然甦醒的樣子。

「成了！」三郎道。

「並不一定！」公主道。

皇后身體剛剛復原少許，又再用內勁來震通赫連的頭蓋經脈，損耗了她不少眞氣。

赫連終於醒來，他雙眼發光，好一會才打量四週，然後吶吶的道：「這……這是甚麼地方！」

「師兄！」

他聽見了三郎的聲音，整個人受創似的，震動起來，一個害過人的人，良心總有一些不安。

「師兄，你怎麼了？」

赫連見熊三郎並沒有甚麼敵意，也暫時安心下來。

「我……我不知……」

「你偷了將軍那些珠寶走了以後……」

赫連赤紅着臉，道：「我是一時……一時貪心……不過，如果我不走，我看我也……你也不能再跟他下去。」

「是的，將軍知道我們發現了他的秘密，看來一定要殺我們滅口！」

「是的。」

「你怎會被他抓回來？」

「我走不了多遠，便發現了一羣人，他們都是漢人鏢師的打扮！」

「鏢師？他們又來找將軍？」

「我躲過了那些人，拚命向北上，希望早日離開這地方，得了那些金銀財寶才有用！」

「結果怎樣？」

「我逃過那班鏢師的耳目，却逃不過另外一班人，那些看來都是將軍的族人！」

「我們見過那些？」

「對，是他們，他們無意中發現了我，也許他們覺得我面善，一吵之下，他們動手，我把那些金銀財寶，散在地上！」

「他們搶你財寶？」

「不，其中一個人，一拾起那些金銀一看，便嘀咕嘀咕說個不休！」

皇后插口道：「他們發現了那些金銀財寶是屬於將軍的！」

「爲甚麼？直到現在我還不明白。」

「那是先皇遺下的財物，上面有我們族人的標記。」

「原來如此，他們不由分說，要把我押了下來，我當然不會這麼馴服，與他們戰了幾十個回合，不過，他們人多勢衆，而且武功怪異，我終於被押回去。」

「將軍一見你便要殺你？」

「是的，他甚爲惱怒，不過，他似乎有很多事情要辦，沒有了我們兩人，有些手忙脚亂，而且，兩幫人在他家內，地方淺窄，十分不便。」

「兩幫人？」

「是那些鏢師與我們的族人？」

「是的。」

「他們不約而同來到這荒野之地作甚麼？」

皇后道：「他們並不是不約而同。」

「你怎知道？」赫連問。

「因爲他們有一個大陰謀，一個大

計劃。」

「是的，他們要搬動那些寶藏。」

公主問：「往那處？」

皇后道：「依我的推測，他是想回國，這麼多金銀財寶，他要回去。」

「再起爐灶？」三郎問。

「不一定，以他這年紀，還有多少時間活下去？」

赫連道：「一個人要這麼多財產作甚麼？」

「你也想盡量多帶一些！」

赫連沒有說話，想了一會，道：「師弟，我走之時，想過與你……」

「你不用解釋了，其實，我不願走，落得的下場，也是幾乎被將軍打死。」

「你明白便好了，後來，他們商量，決定要解決了我，當時有人說是一掌解決了我，但後來，將軍決定由他下手，他一掌向我頭蓋打來，一掌向我胸前，結果……結果，我實在不知道！」

「你當然是沒有死去。」

「我醒來的時候，已在這個大石洞之內，我神智是迷糊之極，我只想找東西吃，可是，找了大半天，甚麼也沒有，發現了你們之後，我並不知你們是誰，我只是知道，你們可作我的食物。」

「那麼你是有獸性。」

三郎道：「是皇后救了你。」

赫連倒是個機靈的傢伙，上前叩頭道：「多謝皇后！」

「沒有甚麼好謝，我也只是盡力而為，我沒有震撼你的腦袋，我想……」

皇后忽然停了下來。

公主等了一下，問道：「母后，你想到了甚麼？」

皇后道：「果眞是天無絕人之路。」

「甚麼？」

皇后十分歡喜似的道：「你是被將軍用『龍魂虎魄』掌力震得失去常性，而我的『雞爪功』却可以再度把你的經脈震通復原，這麼說……」

公主道：「母后的武功與將軍仍然是不相伯仲。」

三郎道：「不單是不相伯仲，而且應該更勝一籌。」

「爲甚麼？」

「因爲用掌力破壞一些東西，並不太難，而用爪力把經脈震通而能復原，那種力度，火候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對，三郎說得對，我的武功是在他之上。」

公主道：「那麼，我們一起出去，阻止他……」

皇后忽然又洩氣地道：「不，我們不可以。」

「爲甚麼？」三人不約而同的問。

皇后歎了口氣，道：「我的身體太差，這幾天，吃了一些山瑞的肉，才可以挺起精神，以我這樣的體魄與將軍比較，我已失敗在先。」

三人聽了，也知道這不是皇后長他人志氣。

公主道：「你把『雄雞一唱天下白』立時授與我們，以我們三人之力……」

「也是個辦法。」

皇后想了一會，道：「你被震至半死之前，那些人動身沒有？」

「沒有，不過，快要動身的了。」

「假如不是要動身，他們也不急於處決你！」

「那麼，日子不多，而我的『雄雞一唱天下白』，又豈能在這幾天之內一一授與你們？」

公主道：「試試看。」

「是的，唯有如此。」

於是，皇后開始把「雄雞一唱天下白」這種武功心法授與他們。

口訣易念，但要融會貫通實在並不容易。

三人武功本是相若，但由於公主與三郎都吃過了山瑞的肉，在這幾天之內，他們的功力突然增加起來。

赫連並沒有如此機緣，他的功力，相對的，變成相當差勁，在練習一些招式之時，顯得力不從心。

而公主與三郎，却是越練越是出色。

赫連並不清楚他們有過吃山瑞的機緣，尤其是熊三郎，他不但吃過山瑞肉，而且狂飲過山瑞血，他的體質在一夜之間已有了極大的改變。

因此，二人學起皇后所授的武功之時，進步神速。

而赫連却心內暗忖：「公主是皇后親生骨肉，而三郎在她心目中，已成了半個女婿，因此，她必是傾囊相授，而我，根本是個局外人……」

赫連生有異心，學起武功來，更是事倍功半。

皇后對他在學武之時並不專注，也有過一些微言，其實她並無其他意思，但聽在赫連耳內，起了極大的變化，心中隱藏了一些異念。

轉眼已是三天。

皇后依照心法，授與他們這種非比尋常的武功。

「雄雞一唱天下白」在皇后的族人之中，實在是一種至高無上的武藝。

這種武功起源，是因他們族內一向喜歡鬥雞。

鬥雞這種遊戲，其實是一種變相的賭博，不過，在他們遠祖內，有一個專門在皇宮之內養鬥雞人，看到雞隻在打鬥之時，那種兇狠與快速的攻勢，給了他一些啟發，因而創出這種武功。

雄雞相鬥，最善用嘴啄與爪抓，加上雙翼飛撲，做成一種致命的攻勢。

皇后知道這種失傳的武功，可惜她是半個廢人，未能親身體驗。

而今有了三個傳人，實現了她的想像。

公主身輕，跳躍機靈，深得「雄雞撲起」的要訣。

而三郎雙手極爲有力，而且有深厚的根基，也得到了「爪抓」的殺敵之道。

而赫連內功既弱，輕身功夫也不及他們二人，似乎並沒有甚麼所得，但他暗裏却已好好的利用「啄」的功夫，這「啄」的功夫，並不需要太多的內功力量，但最重要的是看準機會，一啄而出，便要置敵人於死地。

第四日，皇后突然衰弱起來。

其實這並非突然之事，因爲皇后在未吃山瑞之前，已是非常衰弱，不過，吃了山瑞之後，體內似乎是注入了一些强心葯，加上她一心一意要把武功在這三幾天之內，盡力傳與三人，這種意念，使她身體突然旺盛起來。

也因此，她的體力在短短三天之中，迅速的消耗，當她精神一鬆弛下來，便病倒了。

皇后臉容枯槁。

公主一直在她面前，流着淚。

皇后在一次偶然的甦醒中道：「你不用爲我擔心，我要爲你父皇做的事，已完全做好了，不過，是否成功，還要看你。」

公主道：「你還是好好休息，與我們三人一起，並肩殺敵，爲父皇報仇。」

皇后道：「我看我沒有這個機會了……」

突然，在洞口守衛的三郎叫了起來，道：「你們聽……」

皇后道：「有很多人來。」

因爲她睡在石上，因此聽得傳來震蕩之聲，她想起來，却是力不從心。

公主道：「母后，你看着我們殺敵好了。」

皇后苦笑着。

三郎道：「赫連師兄！」

他一連叫了三次，可是，赫連並沒有回應。

公主也跳了下來，道：「他可能走開了，可是，他爲何在這個時候走開？」

而人聲已從外面傳入。

他們兩人閃開。

突然，火光照亮了整個大洞。

將軍由兩人用竹兜抬着而來。

三郎與公主都覺得奇怪，難道他是受了傷，還沒有復元，便來收拾他們？

將軍示意抬兜的人把他放下，朗聲道：「皇后，你快帶着你的女兒，在我面前自盡，免得屍骨不存。」

公主十分氣憤。

三郎輕聲道：「不要着了他的道兒，他是用激將之法，攪亂我們的部署。」

公主按捺着。

將軍又示意那些人抬起，向前走了幾步。

後面一共有十多人。

他們都是一式的古舊宮袍，看來都是將軍的手下族人，他們似乎是有所爲而來。

目的似乎並非公主，而是皇后。

他們又坐定下來。

將軍道：「皇后，快出來受死。」

皇后在上面的神龕，早已不能動彈。

將軍叫道：「皇后，我看在皇上的面上，才尊稱妳一聲皇后，如果你再躲暗在那裏，不再應我，我便叫你一聲賤婦人。」

公主聽了，怒極，道：「甚麼？你說甚麼？」

將軍道：「我說你娘親是賤婦人。」

「甚麼？」公主已怒起，一彈而出。

但三郎世故，知道這將軍是話裏有因，他一手拉着公主，輕聲道：「你聽清楚他說甚麼才動手！他而今希望你一出去，他下令殺手殺了你之後，他更得其所哉！」

公主勉强按捺，但眼中淚水却無法忍着。

母后一直是她最敬愛的人，任何一些侮辱，她也不能忍受。

將軍見公主本是躍出來，却又被三郎拉着，便道：「三郎，你竟然被這個妖女迷惑，如果你仍然是清醒的話，還有機會棄暗投明！」

三郎道：「將軍，在這裏誰暗誰明，你最清楚，我看你已得了寶物，何必咄咄迫人！」

「咄咄迫人的不是我，是你，你偷了我的黃金珠寶走，我已沒有怪罪你身上，而今，你要財寶，又要公主，實在太貪心了！」

三郎被他說得心火上冒。

將軍平日是非常莊重的人，如今爲了要盡快消滅這三個人，竟用最可鄙的口吻說話，向三郎及皇后攻擊。

三郎本想也躍出去，這次由公主拉着。

公主道：「再等一下，如果赫連及時趕來，我們多一個人手，勝利的把握多一分！」

三郎也知道，在這個形勢之下，稍爲走錯一着，將是永無翻身之日。

將軍又再說了一些令人氣憤的話。

但三郎與公主仍忍受。

忽然，一個人影出現。

那是赫連。

公主與三郎都感到一陣高興。

可是，他並不是向着他們這邊來。

「將軍！」他竟然是直向將軍而去，雙手作揖，作出一個忠誠下屬的模樣。

「赫連，你可來了，看看你可否說服你的師弟與公主……哈哈哈……」

笑聲在洞中迴响，震耳欲聾。

三郎看見如此情形，心下更爲憤怒。

赫連是個卑鄙無耻的傢伙，屢次作了虧心之事，都連累三郎，而今在這緊急關頭，竟然投向將軍，這種沒有人性的表現，實在令人難以忍受。

可是，他仍然有顏面面對三郎，道：「師弟，你快來吧，跟着將軍，我們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

「住口！」三郎叫道。

三郎實在無法再忍下去。

雖然公主拉着他，但他仍然是一躍而出。

公主道：「小心！」

將軍並沒有動，反而是示意手下，稍作退後，赫連面對着滿臉正氣的三郎，顯得有點抬不起頭來，不過，他仍然厚顏道：「你我師兄弟一場……」

「我沒有你這一個師兄。」

赫連道：「是你先說的。」

三郎道：「那又如何？」

「那你接我招數，死而無怨。」

這人倒是險詐。

三郎不再理會這些無謂的口舌之爭，猛然出手。

赫連稍退，隨即是連消帶打。

兩人相處了年多，學的武藝全是將軍所授，而平日一同練習，對於對方的招數，瞭然於胸。

因此，三十個回合之內，無分勝負。

然而，三十個回合之後，三郎招式雖然仍是一樣，但他內力已有不同的表現。

那些山瑞血似乎正發散着功效。

三郎的一掌一拳，都蘊含着無比的沉厚內力。

眼看是普通的一招，在三郎手中演繹出來，實在是叫赫連無法接得住。

赫連雖是敗象已呈，但仍然硬着頭皮。

他知道絕不能在將軍面前失去威信。

可是，他內力實在不及三郎，再多三五個回合，他必然要出醜於衆人之前。

他眼珠一轉，已有了主意。

三郎看他空門大露，一掌揮出。

赫連退後閃過，似有意轉身逃去。

三郎那會放過他，再多揮一掌，而赫連已然躍起，使出一招「鳳凰展翅」。

這一招並非學自將軍，而是「雄雞一唱天下白」中的一招半空遊走招數。

赫連不單避過三郎的一掌，而人在半空，遊走了一段，反而躍過了三郎，直奔石壁之處。

三郎回身，仍不知他弄些甚麼花樣。

公主是個旁觀者，當然明白。

赫連去勢極速。

公主先動身前去阻擋，不過，她仍然比不上赫連的速度，他人已上了石壁。

赫連在石壁之上，憑着衝力，走在石壁之上，上到皇后所躲藏的神龕之內。

他的目的是擊殺皇后。

好個心狠手辣的傢伙！

公主已阻止不住他，三郎也一時之間無法奔上。

皇后已是動彈不得，眼看便要死在這無耻的小人手下。

不過，皇后仍是清醒的。

她見有黑影奔來，心中已有預備。

當赫連人形一現，她已雙掌揮出。

那是皇后最後的一擊，她已把僅有的精力集中在雙掌之上。

赫連感到一陣壓向他的心胸的力道，使他無法暢順呼吸，不過，他也出了一掌。

這一掌力道也是非常剛勁。

「砰」的一聲。

赫連被掌力彈了下來，整個人被抛了下來似的，臉撲向地，不再動彈。

沒有人會理會赫連的生死。

公主已奔上石壁，她看到皇后氣若游絲，她不禁叫道：「母后，母后……」

皇后已不能答話。

她這最後一擊，損耗了她最後延續生命的眞氣，她看到女兒的臉孔，只說了一句話：「兒，祖宗……基業……一切靠你了！」

此話一完，她便再無聲息。

公主想哭，此時却是哭不出來。

她回過身來，看見下面的將軍，那臉得意非凡的微笑，令她凝神。

三郎也想上來。

公主冷然道：「不用再上來。」

三郎不知如何是好。

而公主已一躍而下，道：「三郎，你記得母后說過甚麼？」

三郎點頭。

公主道：「好，我們便拚了此命。」

「好！」三郎看看將軍。

將軍已再退後。

他手下的族人，已圍成了一個半圓，向他們近來。

三郎與公主此時全無懼意，因爲他們已把性命豁了出去，面對這些人，他們將手下無情。

那些人一排而上。

三郎與公主肩並肩，四隻手對付十多隻手。

因爲兩人都吃過山瑞，功力已是大不相同，一招半招平凡殺着，也滿是勁力。

那些人千萬也想不到，這一對後生小子，竟然有如此勁道。

公主忽道：「雄雞一唱……」

三郎道：「天下大白！」

沒有人明白他們的意思，兩人出手，不再揮掌，而是雙手作尖錐之狀。

好厲害的「雞爪功」。

五個人中爪倒地。

這武功一出，倒使將軍大爲緊張起來，他知道皇后武功厲害，但只要她一死，應是很容易便可解決這兩個小子，可是，兩人武功竟似是得到皇后眞傳。

公主得皇后眞傳，也不出奇，最出奇的却是三郎。

三郎有多少料子，將軍心中有數。

在這數天之內，他竟能學會皇后的武功，就算是皇后傾囊相授，他會學得多少？

武功之道，在乎日久浸淫，怎會在幾天之內，有所成就！

在他這短短的思維之中，三郎與公主聯手，又再敗了三人，而其他人已不敢再上。

這一改變完全破壞了將軍的計劃。

他是個深謀遠慮的人，一見如此，便叫道：「退，快退！」

那些接觸過三郎與公主招數之人，都知道再戰無益，既然是將軍叫退，無人戀戰。

轉眼之間，衆人退去。

只留下幾個中了重招的，倒在地上呻吟。

公主道：「他們怎樣？」

三郎天生好心腸，道：「放了他們。」

「他們回去，又再與我們對敵。」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好，你們走吧。」

那些人撫着跛腿，有些按着心口，一一退去。

只有一人，仍然躺在地上。

當然是赫連。

赫連中了皇后一掌，所傷非輕。

這時，他已甦醒，但不敢稍動，不過，而今只留下自己一個人在地上，他感到非常害怕，身體不停顫動。

公主道：「這人還沒有死。」

「是赫連。」

赫連反過身來，臉色蒼白，道：「師弟。」

「我沒有你這師兄。」三郎道。

公主看見赫連未死，心火冒升，怒道：「你還有面目與我們說話。」

她上前，提起一掌，便要劈下。

赫連道：「你劈死我沒用，你還不知將軍的去向。」

「他當然是回北方。」

「當然不是。」

這話倒使公主手掌沒有落下。

赫連此時慢慢離開公主掌力範圍之內，可是，他並不說話。

「快說。」三郎道。

「我說了出來，我也沒命。」

三郎道：「你說出來，我饒你一死。」

赫連仍然不說。

「我熊三郎幾曾食言。」

赫連道：「他們……」他移向洞口。

公主道：「你有傷在身，是逃不了。」

「我說，你們一定要饒我一命，我……我背叛你們，無非是被將軍所迫。」

「我們對你的事沒有興趣。」

三郎如影隨形的閃近洞口。

赫連知道無法擺脫三郎，便道：「師弟，你先答應我……」

三郎覺得這人實在無耻，但爲了性命，却有點同情他，此人異常狡猾，不答應他，看來無法知道將軍的行踪，假若再查，多費時日，也許會讓將軍也逃去。

三郎道：「好，你說。」

赫連道：「你先立下誓言。」

「我饒你一命。」

「大丈夫是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說。」

「將軍沒錯是北上，可是並不是回鄉，而是上京。」

「上京？」

「北上京城。」

三郎奇怪，將軍怎會上京呢？

在他考慮之際，赫連早已溜之大吉。

這時，他聽到了一陣飲泣之聲，三郎立時轉回洞內，只見公主伏在皇后身旁，哀哀啜泣。

三郎守在她身旁，並沒有多說話，在這個傷心的時候，多說話也不能安慰她喪母之心。

公主哭了很久，可是三郎仍然沒有說話。

她止住了哭泣，問道：「三郎，你叫我如何是好。」

「哀能傷人，先節哀順變。」

「然後……」

「要看你是否要盡爲人子女之道。」

「當然是要承擔母后臨終之言。」

「好極，我們不但要懲治將軍，而且要他那些金銀財物，運回你們的國土。」

「我可以做到嗎？」

「當然可以，而且，你不要忘記，還有我！」

公主微笑，人生得一知己，死而何憾？

兩人迅速地把皇后葬了，收拾了行裝，向大洞的另一面進發，相信前面是個出口。

果然，走不了多久，便見一陣強烈白光透入，他們向強光而去，只見外面是翠綠的山林。

出了洞口，是一條非常隱蔽的小

路，小路沿着山勢而下，不一會他們走過一處荊棘叢生的地方，再回頭看，已不見了那進口的地方。

設計這個神秘地洞的人，倒也是費了不少心思。

兩人雖然衣衫並不太厚，迎着仍有寒意的微風，身心有說不出的舒暢。

他們走了一段路，忽然，三郎發現下面一隊人馬，護着幾輛車子，正邁步前進。

一看之下，竟然是一些鏢車，前面的趟子手，擔着大旗，旗上寫着江濟鏢局。

怎麼是這麼巧？

三郎當年赤身亂闖，遇到將軍之前，也是見到這江濟鏢局的鏢師。

公主問道：「這批人與將軍有關？」

「不知道。」

他們並沒有立即下山，只是在山上遙遙的跟着鏢隊。他們在半路上，遇到一個獵人，細問之下，才知道他們北上之路，正是向着京城。

江濟鏢局保鏢上京城，也不是一種奇怪的事，最奇怪的，是遠遠的後面，有另外一隊馬隊跟着。

那些馬隊成員，個個都是擅騎，但他們一直慢慢的前進，並不想超越鏢車。

在居高臨下的地方看去，他們兩隊人馬，一舉一動，都看得清楚。

行了整整兩天，兩隊速度依然。

公主發現，雖然他們在上面，看不清楚下面的人的模樣，不過，她却發現那些馬隊的人，全不帶馬鞍，但是坐在馬上，却是穩如泰山，這麼善騎的人，在中原地方，並不多見。

公主道：「那可能是我族人。」

「假若是，將軍當然混在其中。」

「是的，今晚我們下山細看！」

兩人同意，決定下山看看是否如他們所想。

他們先往察勘鏢車隊。

兩人自從吃過山瑞肉之後，身體較前輕盈，輕身功夫在不知不覺之中，大有進步。

來到鏢車營地，了無聲息。

鏢車之處，有八個鏢師睡在車旁，其他的人，守在不同之處，保護整個營地。

江濟鏢局的精英已盡出，不單是曾雄風與江樂民都在，還有一個五綹長鬚的老人，他們並沒有見過。

這個有五綹長鬚的人，太陽穴高聳，看來是一個內家高手，而且他最爲醒覺，公主與三郎的行踪，幾乎被他發現，幸好兩人身手也極快，轉眼已離開營地。

他們一直往南，來到馬隊駐紮之處。

馬隊並沒有紮起營幕，每個人都與馬匹同睡，看他們好像是各自爲政，互不相關，分佈在草地之上。

可是，看清楚一些，其實是各據要點，保護其中一匹烏黑的馬。

他們衣履與中土不同，長袍蓋在身上，脫了下來，既可成枕，又可成被。

烏黑馬匹之下，赫然便是將軍。

公主一見將軍，便想衝上前去。

三郎一手拉了她，並且往後便走，公主也知道自已一時衝動，衝近將軍身邊，不但不能殺死他，反而暴露了自己的行踪，自招滅亡！

經過一番勘察，他們在天亮之前，趕回山上。

兩人商議了一番。

三郎道：「我倆人單力薄，對付鏢局已難，還要對付你們族人，那是難上加難！」

公主道：「我們可以智取！」

「不過，我最不明白之事，爲甚麼他們要押鏢車上京，難道是將軍……」

他沒有說出來。

公主其實也是心有所想，但她實在不相信那事會發生，而且希望它不會發生，因此，也沒有說下去。

三郎沉默了一會，道：「我想他們兩隊人馬相隔一段路，對我們有利！」

「怎樣有利？」

「如果我們先攻前面鏢車，後面將軍的人，要一段時間才能趕到；相反來說，若我們先攻後面的人，那麼，前面的人也許不知道！」

「那麼，我們先攻後面的族人！」

「我們只有兩個人……」

「附近都是山坡，我們好好利用石塊與這些斜坡。」

三郎說出了計劃，其實兩人所想的是差不多。

他們先埋伏在前面，利用樹林的掩護，把石塊與一些砍下來的樹幹，縛在繩上。

當鏢車隊或馬車隊經過，他們一拉繩索，石塊與樹幹滾下，殺傷力實在不小。

於是，他們先向前跑，然後利用一日一夜的時間，找到一處有利的山坡，佈置一切。

兩人工作，相當辛苦，幸好石塊與樹幹都是就地取材，不過，兩人也苦苦地轉了一番。

他們等待半天，却不見鏢車，也不見馬隊，起初他們以爲他們改道，不過，他們看過形勢，這險要的地方，是必經之地，沒有理由錯過。

終於，他們看見鏢車先來。

這次鏢車由那個五綹長鬚的老人，一馬當先，而曾雄風與江樂民只在後面作護駕之勢。

那老人威風凜凜。

公主與三郎並沒有動手，讓他們安全過去。

再等了一個時辰左右，馬蹄聲漸近。

公主與三郎同時拉着繩索，當馬隊一接近，公主發出一聲號令，兩人

同時拉起繩索。

說時遲，那時快，樹幹與石塊齊齊滾下山坡。

那些樹幹橫下，使那些馬匹避無可避，而且滾下的力量極大，大部份的馬匹，四蹄都被砸斷。

一時之間，斜坡之下，人仰馬翻。

將軍的烏黑馬似乎是唯一的例外。

那是一匹雄駿異常的馬匹，而且陷在馬羣之中，稍有異動，他已牽馬向後。

所有族人下馬之後，也都回身護着將軍。

將軍怒道：「何人出此卑鄙行徑！」

公主一躍而出，叫道：「有甚麼比你那奪財獻媚，亡國滅族的行徑更爲卑鄙？」

三郎也一躍而出。

將軍見了二人，臉上眉毛一揚，道：「果然是你們！」

公主道：「那又如何？」

「你們根本不是我們的對手，倒不如早早回家，與三郎共結成親，那才是活命之道！」

公主聽了，耳紅臉熱，竟不顧性命，標竄上前。

那些族人，紛紛拿起武器。

而公主在衆人身畔穿插，一時之間，乒乓之聲不絕於耳，原來那些人手上的武器，都被公主所打下。

可是，在接近將軍身旁，仍被五個族人所頑抗，一時之間，無法接近將軍。

那五個族人更猛下殺手。

三郎也躍近，他一出手，公主才可脫身。

將軍忽然叫道：「咦，你們的武功都有進展！」

那些族人都停了手。

將軍道：「看來你們兩人，非經我手打敗，是永不會心息的！退下！」

族人退下。

將軍亦從馬上跳了下來。

他實在看不起這兩個小子。

「來吧！」

公主與三郎稍退，然後是一齊攻上。

他倆只是用一些普通的功夫。

將軍雖然看出他們的輕身功夫，已比前大有進步，可是，他却看不出他們有甚麼辦法可以勝他。

當他一見兩人出手，並沒有甚麼奇特之處，也大爲放心，並口出狂言道：「在二十招之內，我要令你們兩人化爲厲鬼！」

兩人却是沉着氣。

轉眼已是十招，兩人並沒有寸進，却是仍緊守着崗位，將軍心中覺得二人有些蹊蹺。

再多十招，二人仍是忽守忽攻，自己却是無法下殺着，他們輕功實在厲害，飄忽的身影，令將軍無法有更大的殺手決斷。

公主道：「二十招了！」

三郎也道：「我們變不了厲鬼，那麼，就讓你化作游魂野鬼！」

三郎的話也算狠毒。

將軍怒極。

他一個車身，一掌揮出。

兩人知道厲害，立時暴退。

將軍狂笑，道：「你們也知道我的厲害！」

公主道：「你也要嚐嚐我們的厲害！」

三郎應聲上前，雙掌同時揮出。

將軍看着他的來勢，並不以爲意，以掌相迎。

但三郎的掌，忽地變成了一只錐手，直向將軍的掌心刺去。

這一刺的力量，實在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宏大，立時，手心受傷。

將軍稍退，臉上露出詫異的神色。

而公主亦到。

她也只是平凡的一掌。

將軍看她纖巧身形，正想一腳鈎起，把她鈎開。

可是，公主也是突然變招。

她的掌忽地變成了爪，猛向將軍的膝蓋之處抓去，將軍想避但腳已在半空，難改去勢。

公主爪下。

「嘶」的一聲，將軍膝蓋之處，褲管已被抓了下來，並感到一絲絲的痛楚。

他低頭一看，只見五隻爪痕，在血絲中出現。

他退了下來，道：「咦？」

三郎已不再給他機會懷疑下去，又再攻上，這次是雙掌齊出。

將軍這次不敢再直攖其鋒。

而三郎的手法也是異常出衆，忽掌忽爪忽錐，沒有來到他的眼前，已是三變其法。

他有點眼花撩亂。

當他猶豫之際，三郎的雙掌已到，並且打在他的胸前，「砰砰」兩聲，他竟然避無可避。

將軍只覺心胸翳悶。

公主又到，竟是向他雙目插來。

他顧不了胸口的劇痛，先護雙目，以手來格，可是，雙臂被公主一搭，雙錐變了雙爪。

兩隻手臂上的衣衫，也立時被抓了下來。

一時之間，碎布飛揚。

這一下子，則令將軍尷尬異常。

而那些族人，却紛紛護上。

將軍叫道：「退開！」

衆族人只好退開。

將軍道：「你們……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你們在那妖后身上學到了多少武功？」

公主道：「你想知道，便放馬過來吧！」

將軍怒目而視，身體已起了極大的變化，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整個人似乎高大了起來。

熊三郎也知道，將軍的「虎魄龍魂十二步」便要施展出來。

公主看了三郎一眼。

經過這一番戰鬥，兩人心意更通。

他們也相互退行，開展他們二合爲一的「雄鷄一唱天下白」的武功。

皇后說過，這「雄鷄一唱天下白」是克制「虎魄龍魂十二步」的唯一武功，不過，熊三郎與公主都沒有眞正的體驗過。

將軍已施展雙掌。

一時之間，果眞似是風雲變色。

三郎與公主只覺一陣狂風撲面，使他們幾乎站也站不穩，於是，兩人立即蓄勁，穩住步伐。

將軍雙掌同時挺出。

三郎首先向橫一避，公主也稍退，然後，兩人同時向着將軍腰脅而進。

將軍的雙掌是氣勢磅礡。

而三郎與公主的爪與錐却是細膩而刁鑽，恰似薄而利的匕首插向一張大而韌的牛皮似的。

將軍只覺腰脅受創，而他不敢再怠慢，速施了三招，每一招都像狂風掃落葉似的，一掌比一掌强勁。

兩人活躍有如兩隻雄鷄，在將軍的身畔與手掌之間，似飛似躍，在旁的人都暗暗驚歎。

幾十年來，他未逢敵手。

江湖人物一聽見他的名號「龍魂虎魄，將軍拓拔」，早已聞風而遁。

想不到這兩個在他心目中，羽翼也未長成小伙子，竟可以連接他十招。

這十招其實早已包含了他這獨創的武功的精華。

看來他們非但沒有收下陣，反而是正覷準機會，一舉而攻。

將軍心想：「我再出最後這兩招，看你們還有甚麼辦法抵擋！」

他忽然露出了空門。

公主急進，已然向他空門攻去。

這其實是一個假的空門，公主求勝心切，自然是墜入了這個陷阱。

公主只覺有一股强大的吸力，把她整個人吸住，她心中一驚，脚步更是不穩。

三郎見狀，知道公主中伏，他不知那裏來了一股新的力量。

他整個人飛起身來，便像一只怒氣冲冲的雄鷄，標竄而上，向將軍咽喉處，雙手同時插上。

將軍本已極有把握把公主俘虜過來，心想脅持公主，三郎將是無用武之地。

他實在想不到三郎會如此捨身救公主。

更想不到的是，他整個人撲上的力道、那麼驚人，他整個人已變成一隻雄鷄似的！

「雄鷄一唱天下白」！這一招武功在這一個時刻，被熊三郎發揮得淋漓盡至！

將軍咽喉受了重創，整個人暴退，最後是支持不住，倒在地上。

族人湧上。

公主也滿頭冷汗的跳了回來，來到三郎身邊。

「三郎，多謝你救了我！」

「公主，這個時候你還如此說，你不當我是……」他沒有說下去。

公主望着三郎。

此時應是無聲勝有聲。

而那邊的族人却是怒氣衝天，有人扶起將軍，有人要衝上來。

只見將軍雖被扶起，但他的頭却歪側着，無力再抬起頭來。

看來熊三郎的一招「直衝霄漢」，把將軍的頸項也打斷了。

將軍叫道：「退！」

他是個慣於征戰的人，知道一敗不可再敗，他還是擔心前面的鏢車。那鏢車上的東西才是他眞正的東西。

將軍用他們自己的族話，說了一大遍。

熊三郎不知道他們說些甚麼。

公主道：「他們要退了！」

轉眼之間，將軍已坐回一個竹兜之內，由兩個族人抬起，分別向四方散去，只剩下沒死的馬匹！

一時之間，他們不知如何追去。

三郎道：「前面的鏢車……」

兩人再上斜坡，居高臨下一看，果然見有些族人是逃向鏢車那邊。

公主道：「那是我們的財寶，我們先拿回來再算，不知將軍會利用這些財寶作些甚麼壞勾當？」

經過一番的打鬥，他們已離鏢車相當遠，不過，他們在山上捷徑走，不費太多時間，亦已追近。

鏢車正向京城方向而進發，假若再過了這一帶叢林，便是進入了京城範圍。

而鏢車由那個五綹長鬚的老者領導着。

鏢旗迎風招展，威風凜凜。

江濟鏢局的兩個鏢頭，江樂民與曾雄風亦只是在老者兩旁護着，看來這老者的地位實在不小。

公主道：「先截住他們！」

三郎飛奔下山。

那五綹長鬚老者一見有人在山上飛竄下來，早已戒備。老者在前，頗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勢。

曾雄風與江樂民一見是熊三郎，他們雖然都覺得他高大了一些，但臉孔仍是熟悉。

江樂民道：「你這小子，又來弄些甚麼？」

曾雄風也道：「你試過我們江濟鏢局的厲害，還來自尋死路！」

老者道：「這人是誰？」

「這小子曾經在去年，幫過那班劫鏢的『五環金刀』，而今已是咱們……」

老者道：「不要再說，宰了小子再說……否則時間趕不及了！」

江樂民一馬當先，長劍挺向三郎。

三郎一避，縱身近馬肚，然後一拉，竟然立時把江樂民整個人從馬上拉了下來。

他的劍插入了泥土之內！

江樂民本想在老父面前逞威風，料想不到，一出馬便落得出醜當場！

曾雄風處事極爲穩重，沒有胡亂的攻擊三郎，當他看見江樂民一手便被拉下馬，心中也是樂了一樂，因爲他一向並不喜歡這江樂民，如果他不是姓江，他沒有能力攀上鏢頭之職。

本來以他自己的武功，早已獨當一面，可惜總要跟着這姓江的，使自己未能好好在江湖上弄出名頭。

尤其是這趟鏢，本應由他獨自上路，只是江樂民在他老父面前，訴說上京道路不靖，結果再由他老父主押，而他與江樂民只能作個副手。

那老者正是江濟鏢局的江濟。

曾雄風見熊三郎出手快捷，而且步覆非比尋常，已小心夾馬上前，也是一劍的刺出。

熊三郎見他劍法比起江樂民來說，是較爲凌厲，他不敢再施剛才手法。

他一連閃避了曾雄風三劍。

曾雄風的三招，兩招是虛着，第三劍才是眞着。

熊三郎赤手空拳，未敢伸手奪劍，不過，當第三劍刺下，他已知道這一劍不凡。

他竟然貼向馬身，險險的避過了。

曾雄風正要把馬拉開。

可是，三郎已在馬肚之下縱身而上。

曾雄風只覺背後有人一推，整個人便從馬上跌了下來，非常狼狽。

三郎已坐在馬背之上。

「你兩個都是酒囊飯袋！」老者怒道。

江濟已向熊三郎奔來，他並不懼怕馬上的熊三郎，當他一接近馬匹，整個人便騰空。

這一騰空，顯示出江濟老而彌堅的功力。

人在半空，橫劍一揮。

熊三郎實在想不到，這老者武功竟是如此厲害，那時，他心中一怔，而馬匹也受驚，當場人立起來。

三郎並不懂騎馬，馬匹人立，他無法平衡，竟從馬背滾了下地。

而老者的劍又至。

三郎在地上滾了五下，才暫時躲開了他的劍。

公主亦已縱上奔下。

她這麼遲才奔下來，原來她是發現了一些族人的行跡，她叫住三郎，但三郎心急下去，沒有聽見。

江濟一看三郎的表情，知道他有救兵。

回首一望，只見是個少女，也不爲意。

三郎一躍而起。

江濟道：「好，你們是同黨，一齊來受死！」

公主看看三郎，三郎看見公主作了一個手勢，兩人立時攻上。這個手勢，是表示快刀斬亂蔴。

對付江濟，當然不是易事。

不過，他們的「雄鷄一唱天下白」也並非普通的武功，兩人愼重的攻上。

江濟久歷江湖，本已決定退隱，但接到拓拔將軍這一趟鏢，他也無法放心讓江樂民與曾雄風單獨上路，他決定東山復出，不單是要多賺一點錢，而是要讓江濟鏢局的名頭，好好在江湖上留存。

一路上都是風平浪靜，他却是有點擔心，而且越近京城，他便更爲擔心。

果然，出現劫鏢者，而劫鏢者並不是甚麼江湖好漢，而是兩個黃毛小子。

他心下知道，能夠知道這趟鏢的重要，一定不是普通人，熊三郎一出手，已把鏢局中兩個好手打敗，而今多了一個女孩子，看似並沒有甚麼，其實內裏包含有重大玄機。

江濟邊想邊蓄手勁，他向來用劍，不過，近年來已到了使劍的一個新境界，他的雙手已成了雙劍。

熊三郎與公主在江濟的身旁左撲右竄，引他出手，可是他實在是一個沉得住氣的人。

熊三郎終於先出手。

江濟看着他，知他來者不善，不過，千萬也沒有想到，熊三郎的手臂勁度竟是如此厲害。

他剛剛震驚於熊三郎的力度，而公主亦攻上，她的纖纖玉手，看來亦不着力，但一碰之下，也令他心弦震動。

端的是英雄出少年。

江濟立刻緊守門戶。

然而，三郎一試過江濟的手臂，已知他們極有把握把他打敗。

他猛然喝了一聲：「雄鷄一唱！」

公主同時攻上。

兩人再一道的配合，實在是天衣無縫。

江濟雙臂同時劇痛，只見兩人似從地上躍起，立時又從天而降。

他退後，雙臂再無法提起，他實在有點不知所措，兩人又再逼近身旁。

「想不到我……」江濟竟是老淚縱橫。

三郎想再加一招，但他實在不忍。

公主道：「先看鏢車！」

兩人飛身撲向鏢車之處，衆人眼看二人出手沒有多少招，便把老鏢頭打敗了，當然沒有人敢再多動一下。

三郎一掌打出。

前面幾個鏢箱已開。

三郎與公主同時驚叫：「呀！」

原來鏢箱之內，並非甚麼金銀珠寶，而是一塊一塊的大石頭！

連負責看守鏢車的趟子手，也大吃一驚！

公主却是機靈，道：「上當！」

「上甚麼當！」

「上了將軍的當，我們走。」

三郎不及發問，公主已離開了十丈，直奔向京城之處，她回首叫道：「快……」

兩人用盡了力量，才勉强奔至另一隊人馬之後，那是七個人，七個手持金刀的人。

五環金刀！

爲甚麼這伙人會護着將軍而行？他們之間，只有一輛毫不起眼的獨輪車。

公主上前，叫道：「停下來！」

爲首的翟老大，也狂叫一聲：「憑你？」

他的金刀已出。

公主並不把他看在眼內，一招虛着，再一個擒拿手，已把他的金刀握了在手。

三郎也不甘後人，他一上前，翟老二老三也同時緊迫着，而熊三郎也用了同樣的手法。

一折兩折，兩柄金刀已在熊三郎的手上。

熊三郎在拜拓拔將軍爲師之前，早已吃過這「五環金刀」的苦頭，回想起來，仍是心有所惱。

而今，他有一雙金刀在手，精神振奮，一揮兩刀，使得金刀虎虎生風，而且金環互碰，鏗鏘有聲。

其餘的「五環金刀」被他的威風嚇破了膽似的。

忽然，有人叫道：「殺了兩人，可得半輛獨輪車。」

這話一出，附近竟然立時多了很多人似的。

除了「五環金刀」之外，還有將軍的族人。

而大聲叫喊這話的人，正是將軍，不過，三郎與公主二人，都無法看到將軍。

而所有人都一湧而上。

那些族人早知三郎與公主的厲害，但他們仍然不顧生死的撲上，可知道將軍所提出的獎賞實在是很大。

那輛並不起眼的獨輪車，究竟是有多少財寶？可能便是將軍所有的寶藏。

兩人第三次合作。

只是輕輕的十招，已有八個族人躺了下來。

那「五環金刀」中的其餘份子，仍然是奮力而戰，不過，他們也戰不了多久。

最後，三郎持着一雙金刀，把「五環金刀」所有人都殺得傷痕纍纍。

本是人聲鼎沸的地方，立時靜了下來。

熊三郎走近獨輪車，只見這車子本是用檀木而做成，不過是外面加上了一些掩飾，使人看來，還以爲是一個殘破的大木箱。

公主一脚踢起，那木箱打開。

木箱之內，竟然是藏着了將軍。

另外一邊，却是一錠一錠的黃金。

公主叫道：「將軍，難道你要死在黃金堆上？」

將軍側着頭，道：「難道這竟是天意？」

「甚麼天意？」

「這裏只是離開京城的城門不及三里，只要我們多走三里，就算你們有甚麼武功，也來不及。」

公主道：「這並不是你的錢財！其實，我一直不明白，你拿這些東西入京城做甚麼？」

將軍沒有回答。

三郎道：「這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

將軍傲然道：「你知？」

三郎道：「當然知道！」

「我的計劃不會有人明白！」

三郎道：「以前我也不明白，但我而今一切已是明白不過！」

「你說！」

「你只是使用調虎離山之計而已！」

公主插口道：「我最不明白的，爲甚麼你要把這些東西運來京城！」

將軍笑了起來，道：「財寶太多，對一個人已無意義，本來，我從我們的土地而來，也是一心保存皇上的財寶，希望有一天，可以再使國運興隆，可惜的是你母后……」

「她怎樣？」

「她總是猶豫不決！」

「甚麼事使她猶豫不決？」

「一開始我不知道，後來我才明白，你母親也是有野心的，她知道一定要使武功壓住我，才可以在復興之日，她做女皇！」

「女皇？」

「爲了練她的『雄鷄一唱天下白』，她浪費了大半生的時間，可惜，她也是枉費心機！」

「她沒有，她教懂我們倆。」

「好了，而今所有財寶，都屬於你們的了……至於，你怎樣處置我……」

三郎道：「我還有一點實在不明白，你運這些財寶來京城，獻給皇帝，目的何在？」

「我們本身復興國家已是無望，本來，我隱居扮作樵夫，日子已是十分難過，不過，我還有一個希望，但皇后生有私心，我怎能與她這樣無聊便過一輩子！」

公主道：「你自命不凡！」

「不是自命不凡！我入中原，雖不能做皇帝，但憑我這黃金財寶，我也可以做大官！」

「做大官，你早已做過！」

「不，我做的將軍，只是在我們小國土之上，我不能做萬人之上，也要做一個一人之下，也許，日子久了，我會一躍而成，成爲萬人之上……」

好個拓拔將軍！

「爲甚麼你不信族人，反而信那些江湖賊盜『五環金刀』？」

「我並不信任何人！」

「那些人都只是作你入京做官犧牲品！」

「做大事的人，那個不是這樣？」

兩人聽了，啞口無言。

三郎不知道他說的話有沒有錯，公主更是不知道。

這時，京城那邊，似有人馬奔來。

將軍道：「公主，我而今只有一個要求！」

「甚麼要求？」

「你收藏好所有財寶，然後殺了我！」

公主不明所以，道：「爲甚麼殺了你？」

將軍並不解釋。

公主並沒有追問，也沒行動。

將軍忽然又開口：「三郎，你殺了我！」

「爲甚麼？」

「我不能這樣入京城……我頸骨已斷，以後日子也不能再好好過……我……我是個英雄……」

將軍是不是一個英雄，沒有人知道，可是，在三郎的心目中，他仍然是個師傅。

「師傅，你可願再回北方，再活下去？」

將軍道：「不，絕不！」

「爲甚麼？」

「我甚麼生活也過過了，我不能再忍受下去！」

三郎轉向公主，道：「公主，這是你的殺母仇人，你自己決定吧！」

公主道：「我知道，你也是沒有面目回國，你好死賴活，也是你自己的事了！」

將軍道：「你仍仇恨我？」

「甚麼事都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我知道母后有所不對……」

這時，人馬之聲更近。

三郎站了起來，道：「我們快走，這麼多人，甚麼武功也沒有用的！」

將軍道：「你帶我走？」

公主道：「不，你要來中原京城，而今人馬雜沓，你的目的已達！」

三郎催促公主，推動那木箱，一時之間，這東西也收藏不了。

三郎道：「這東西暫時放在這裏，看看會否仍留在這裏，天意決定一切！」

他們立即閃在一旁。

京城之內的人馬，本來是來迎接將軍的，但現在這些人馬，只看見滿地屍骸，根本不知道在這些人馬之中，便是有他們要迎接的將軍在內！

將軍一生計謀算盡，仍然逃不過這天意。

當這大隊人馬一過，果然沒有人留意到這個不起眼的木箱！

而將軍已被這班人殘踏而過，死在馬蹄之下！

拓拔將軍一生希望戰死沙場，可惜，他仍是機關算盡，也不能符合心意，他是死在馬匹之下，却是被亂馬踏死，倒是一場大諷刺。

公主決定運送一大箱財寶回到自己的國家，她對三郎道：「你助我嗎？」

三郎道：「我助你沒有甚麼？我隨你回國之後，你怎向你族人交代！」

公主道：「你見我母親死了，便不再理我？」

「不！」

「你還怕甚麼？」

「這些黃金，在我看來，都是不祥之物，我害怕在半途之上……」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我希望是！」

日光從雲中透出，不知他們北上，道路是否崎嶇？

（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四十二

五丈原（三）

徐正 · 編繪



71 接着，他又問來人道：「你們丞相平時飲食的情況怎樣？忙也不忙？」來人回道：「丞相每天理事都到深夜，凡是刑罰在二十棍以上的，一定要經他自己辦理，然而一天的食物却吃不上幾升。」



72 司馬懿回顧身邊的部將笑道：「諸葛亮確是忠心無私的，只是不肯信托別人，所以事無巨細，甚麼都要自己管。做個主帥怎麼可以這樣呢？況且他食少事煩，準是活不長久了。」



73 再說蜀兵的使者回來，把司馬懿受了衣飾和說的這番話，都告訴了諸葛亮。諸葛亮聽了，觸動心情，不覺嘆了一口氣。原來他最近果然因爲勞碌過度，神思不寧，有時還吐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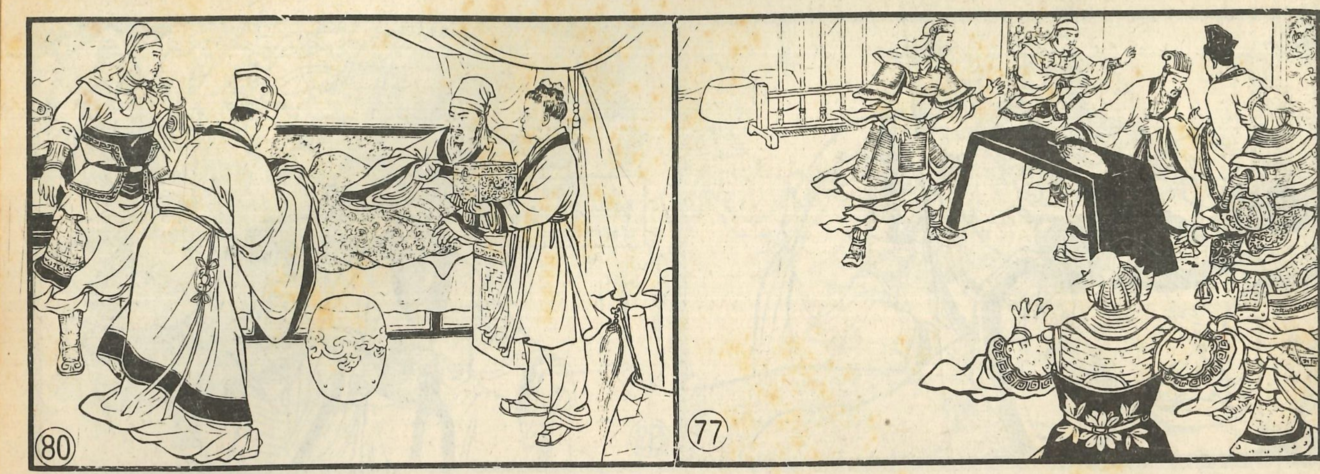


74 這天，諸葛亮抱病在帳中理事，忽然費禕從成都趕了來。進帳便叫：「啓稟丞相，與東吳共取中原的計劃，如今落空了！」諸葛亮大驚，忙問詳情。



75 費禕道：「孫權在巢湖中了魏兵的計，被燒了戰船糧草。陸遜想和孫權前後夾攻，差人通知孫權，不想使臣又被魏兵捉去，泄露了機密，再加天氣炎熱，吳兵生病的很多，所以孫權退兵了。」

76 諸葛亮聽完，不禁暗暗焦急，心想：「曹魏沒有了東顧之憂，可以全力來阻擋我北伐了。」他長嘆一聲，就昏倒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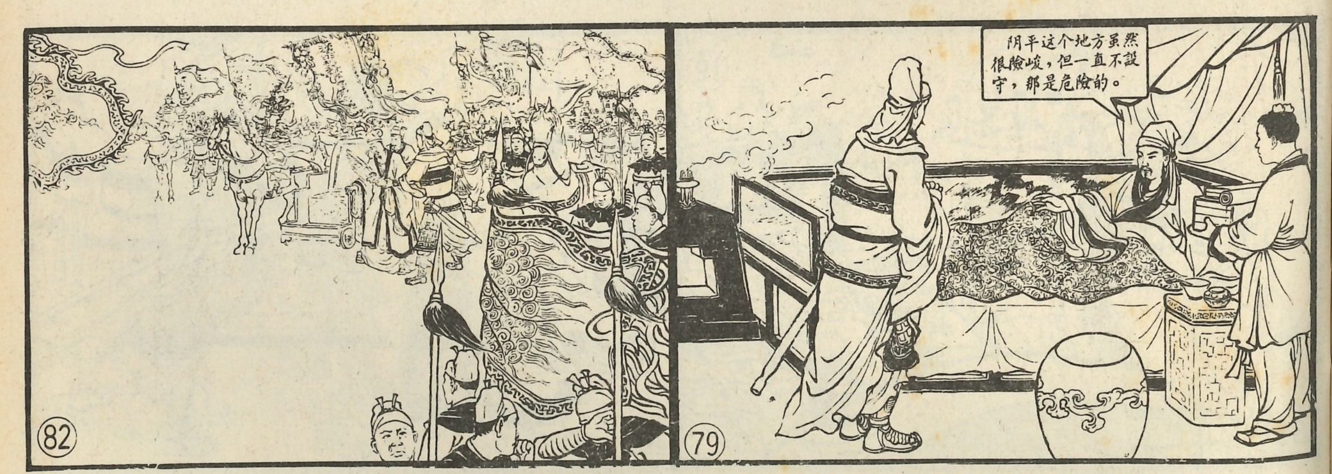
77 衆將急忙將他救醒，諸葛亮道：「我舊病復發，恐怕活不多久了！」說完，吐了幾口鮮血，病倒了。

80 一會，楊儀進來問病。諸葛亮把兵符、印綬交給了他，說道：「這兒的大事暫時交給你代理。我不放心的是魏延一向驕傲自大，我一死，說不定會不服調度，造起反來。你和姜維要小心提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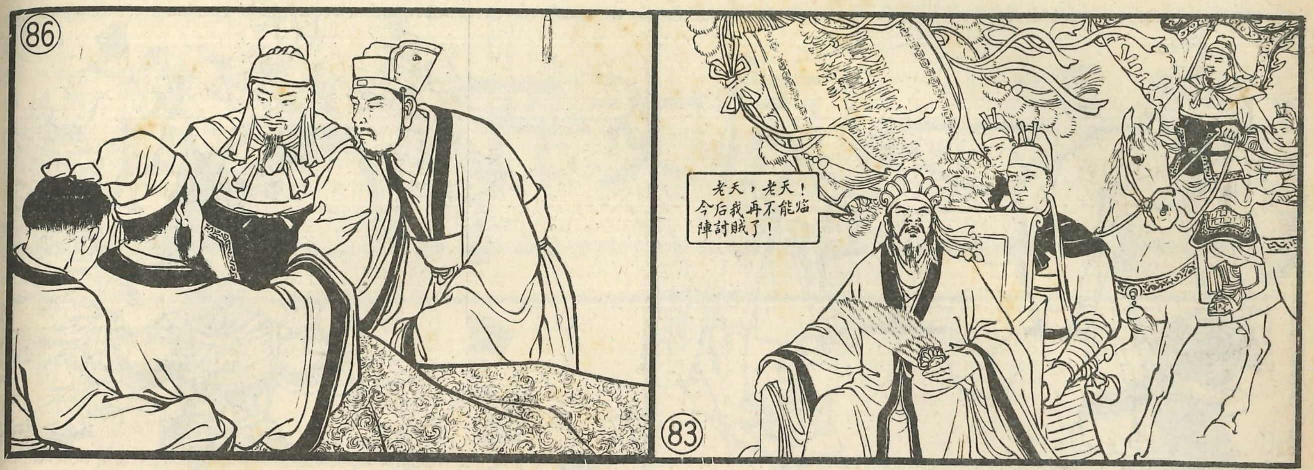
78 過了六、七天，諸葛亮見自己的病越來越重，便把姜維叫到床前，拿出自己寫的兵書共二十四篇，傳給了姜維。姜維一邊流淚，一邊把兵書接了過去。

81 諸葛亮將這些事安排完畢，便寫了一道表章，把自己病重的情況告知劉禪。派人連夜送到成都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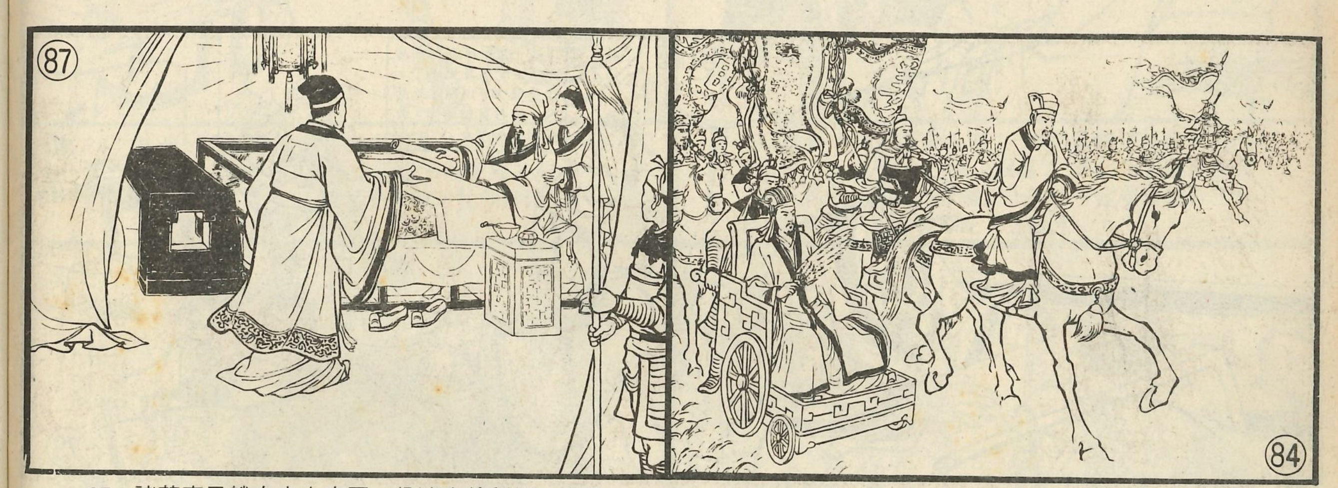


79 諸葛亮又把「連珠弩」的圖樣和用法傳給了姜維，並且囑咐他以後用兵，要特別小心陰平這個地方。姜維一一答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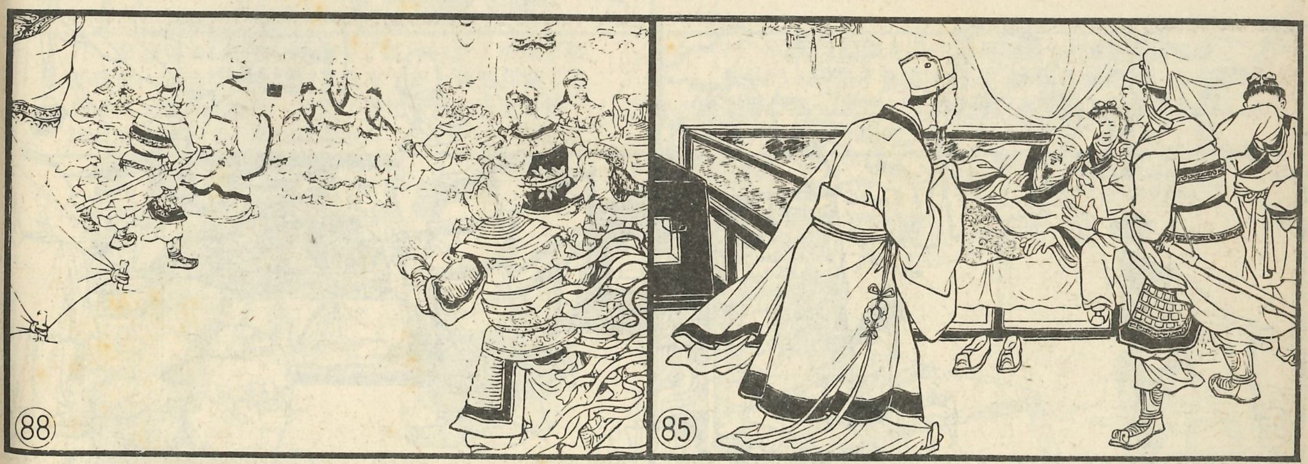
82 諸葛亮牽掛營中的事，勉強起床，由侍從扶上車，到各處巡視。將士們見丞相抱着重病巡營，非常感動。想起他平日對他們的訓導和愛護，心中更是難過，都暗暗地落着眼淚。



83　諸葛亮看了幾處營盤，覺得一陣陣秋風吹來，渾身只是發冷。他知道自己的身體虛弱到了極點，支撑不了多久，但先帝的遺志還沒有完成，不禁仰天嘆息。



84　嘆息了一會，命兵士推他回去。這時，兵士們都已泣不成聲，聽到諸葛亮要回去，只得擦乾眼淚，抑制自己的悲痛，推着他回大營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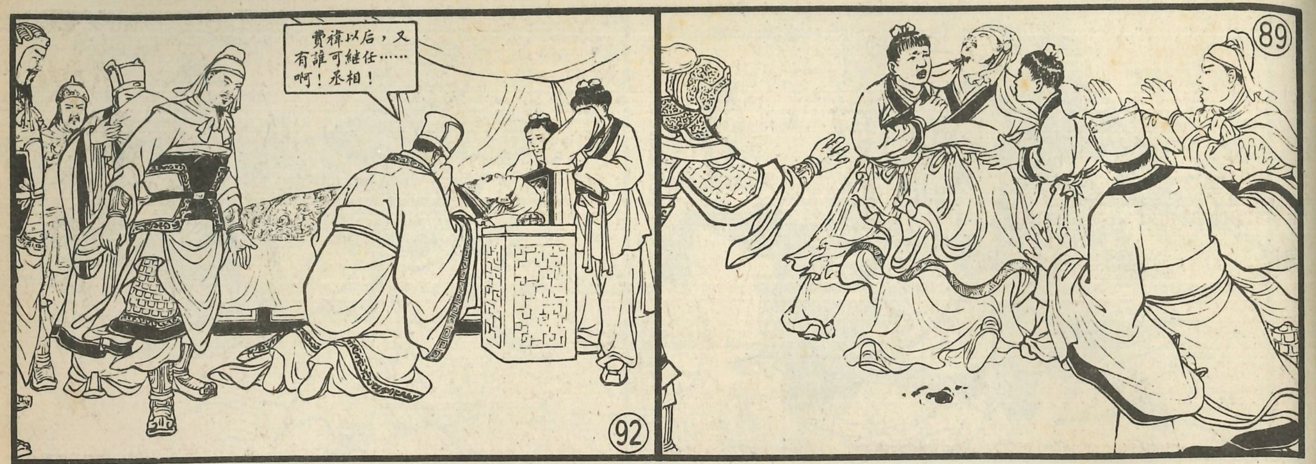


85　諸葛亮躺上床，立刻叫楊儀，姜維來囑咐道：「我死以後，千萬不要發喪。但軍中突然失去了主帥，不宜用兵，還是退兵爲是。」

86　他安排了退兵的計策，說退兵的時候，叫後營先退，再一營挨一營的退，不要急，要慢慢地走。楊儀、姜維都滿面流淚，領受他的囑咐。

87　諸葛亮又躺在床上寫了一份遺表給劉禪。大意是勸劉禪要以統一天下的事業爲重，約束自己，愛護百姓，屏棄壞人，親近好人。

88　當夜，諸葛亮命人從病床上扶起，走出帳去。他想和將士們見最後一面。



89　在帳外站了片刻，他就覺得喉頭一陣難過，吐了幾口鮮血，兩手一鬆，昏過去了。



90　衆將慌忙把他抬回床上。這時，尚書李福奉劉禪的命令從成都趕了來。見諸葛亮已不省人事，就伏在床沿大哭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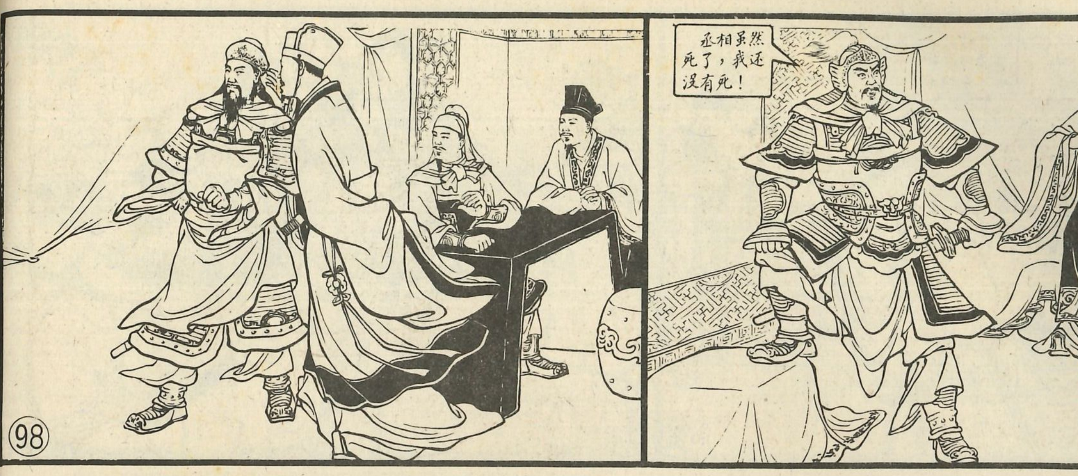
91　諸葛亮漸漸醒來，睜開眼睛見李福在旁邊，吃力地說道：「你快些回奏天子，我死了，蔣琬可以負起治理國政的大任。」

92　李福問蔣琬以後，誰可繼任，諸葛亮說了費禕。等李福再問時，諸葛亮已經閉上眼睛死了。那時諸葛亮剛好五十四歲。

93　諸葛亮死了，姜維、楊儀遵照他的囑咐，暫不發喪。一面叫費禕拿着兵符去通知魏延領兵掩護，阻擋魏兵追趕；一面下令依次序退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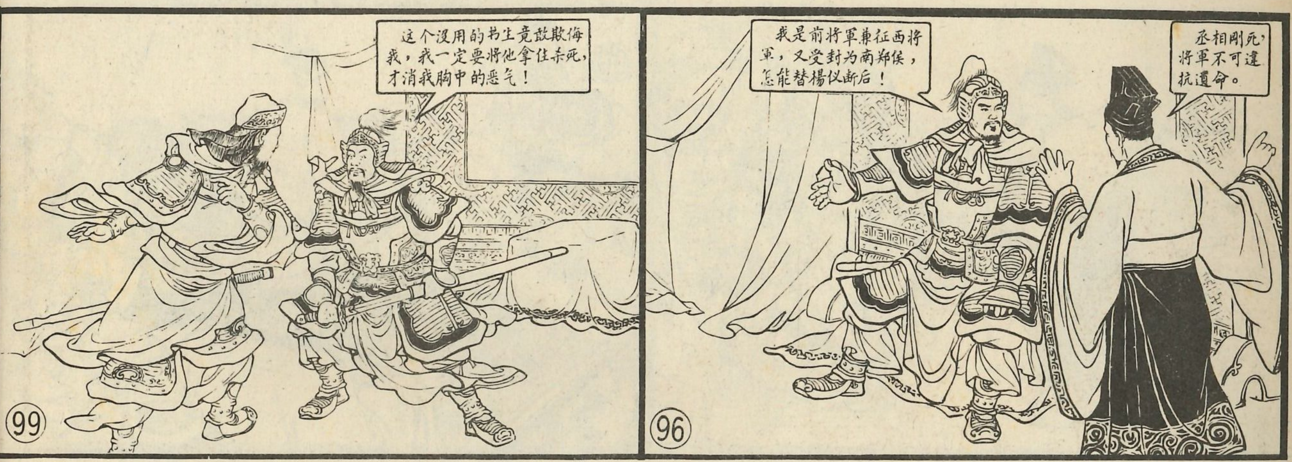


94　費禕來到魏延寨中，斥退了左右，告訴魏延道：「昨夜三更時分，丞相已經逝世了。臨終的時候，再三囑咐不可發喪，要將軍在後面掩護大軍退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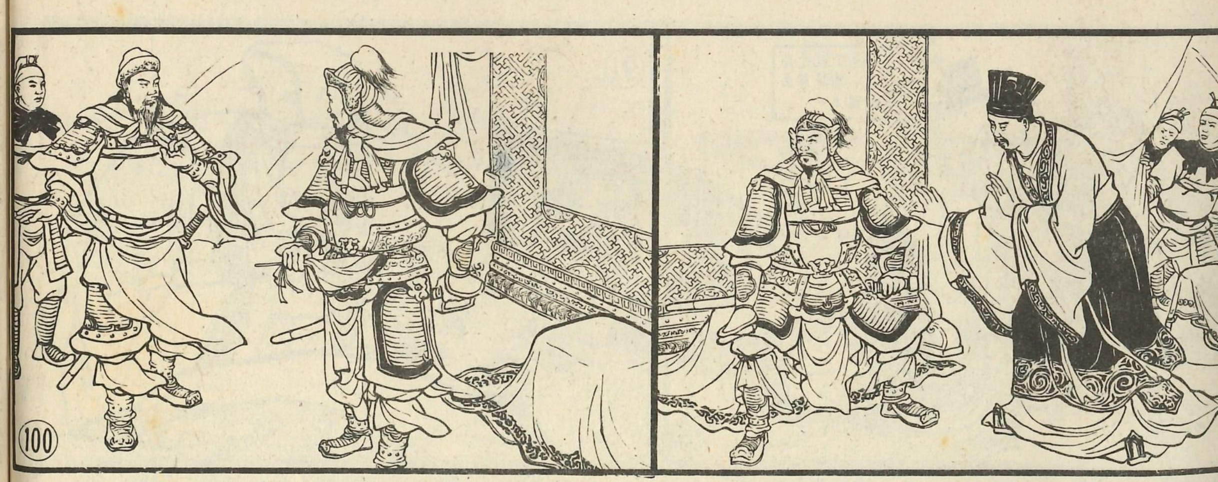
95 魏延聽說楊儀代理了諸葛亮的職務，生氣地說道：「楊儀不過是一個長史，怎當得了這個大任！他只配扶着丞相的靈柩回去，由我統率大軍去攻司馬懿。」

98 費禕趕回來告訴楊儀。楊儀吃驚道：「魏延野心勃勃，足見丞相料事如神。」兩人忙和姜維商量了一陣，楊儀便把馬岱喚來，附耳吩咐如此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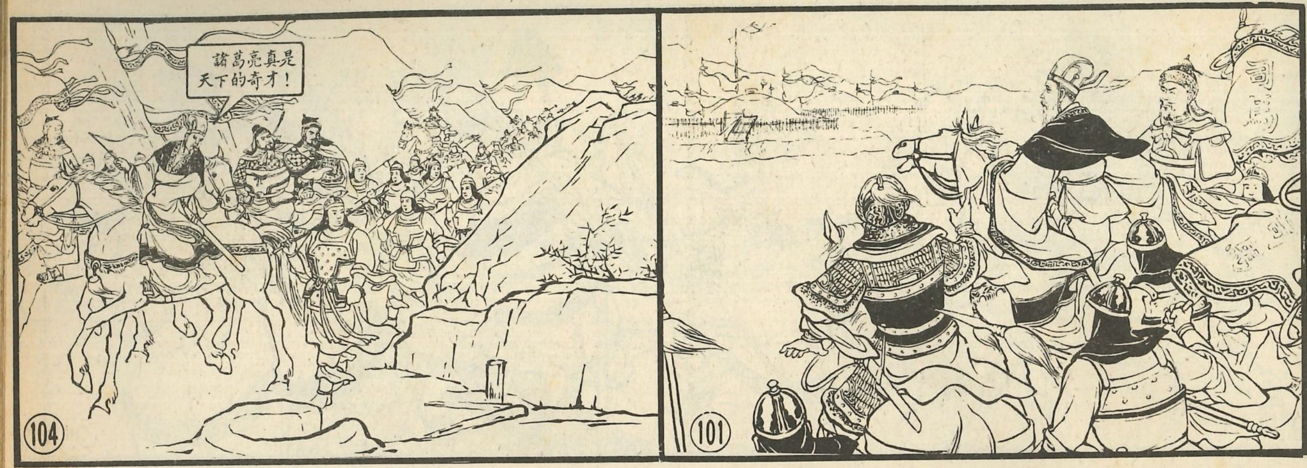
96 費禕見魏延竟要不顧大局出兵，急忙婉言勸說。魏延怒氣衝衝的堅決不肯接受命令。

99 魏延等了很久，不見費禕的回音，正在疑惑，忽見馬岱來報：「前軍已退到谷中去了，後軍由姜維總督着。」魏延聽了，頓足大怒，發誓要殺死楊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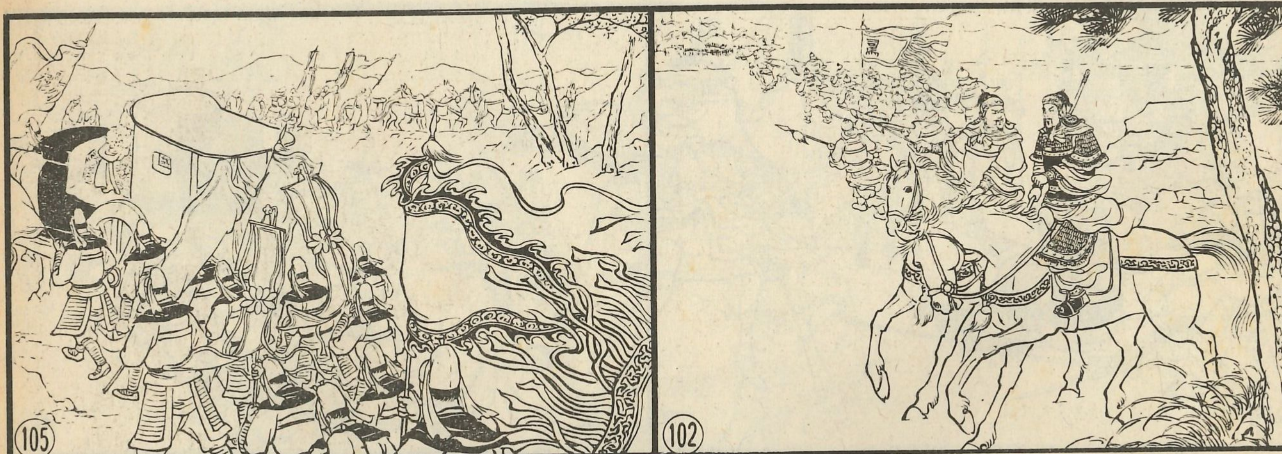
97 費禕恐怕魏延鬧出事來，只得勸慰他道：「事關大局，將軍千萬不要出兵，讓我回去勸楊儀，將兵權交給你，你看怎樣？」魏延這才答應了。

100 他問馬岱道：「你肯幫助我嗎？」馬岱道：「我本來就恨楊儀，當然願意和將軍一起去殺他。」魏延聽了很高興，下令本部人馬，拔營去追趕楊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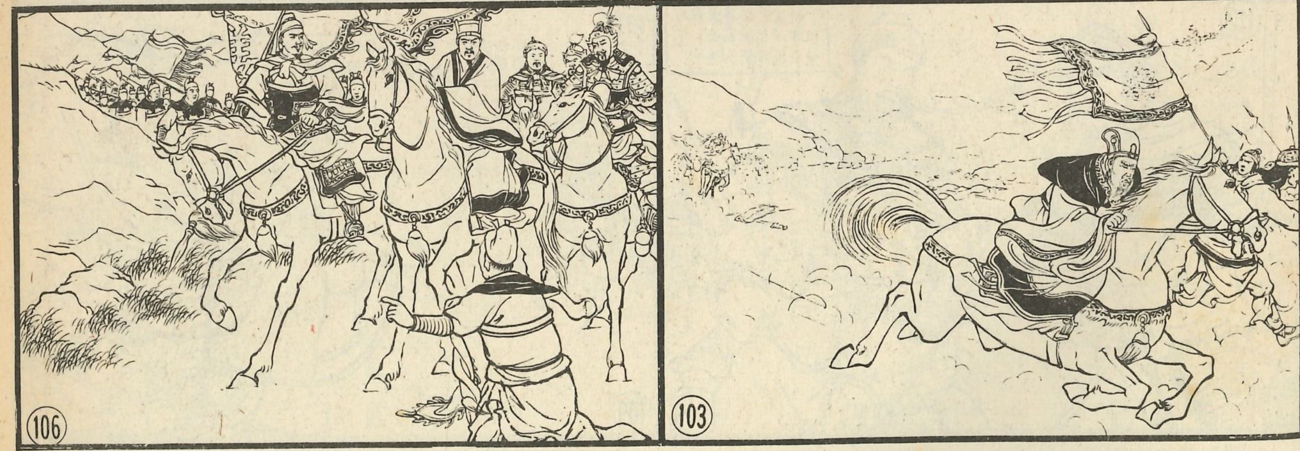
101 却說，司馬懿早已探得諸葛亮病重，蜀兵一動，就斷定是諸葛亮死了，所以退兵。便親自帶了司馬師、司馬昭，領兵趕到五丈原來察看。

104 司馬懿班師回洛陽去。一路上，他看見諸葛亮安營下寨的地方，無不井井有條，不禁嘆服不止。



102 可是來到蜀營，裏面已經沒有一個人了。司馬懿對兩個兒子道：「你們趕快到後面多帶些人馬來，我先領這兒的軍士去追。」說着，拍馬奔到前面去了。

105 再說，楊儀、姜維領兵轉入棧閣道口，揚起白旗，換了喪服正式發喪。蜀兵都失聲痛哭，好像失去了自己的父親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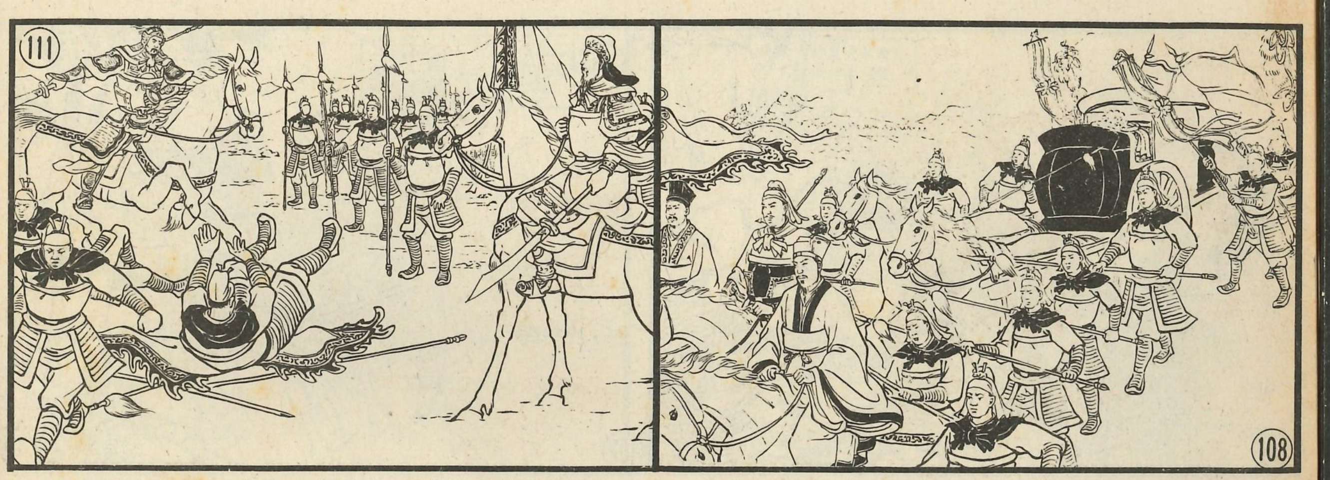
103 忽然山後一聲炮响，蜀兵潮湧而來，爲首一員大將，正是姜維。司馬懿大驚，暗想輕入重地，中了蜀軍的計了！慌忙揮軍退出。

106 楊儀發過了喪，便下令繼續退兵。剛出棧閣道口，忽報魏延的人馬已經轉到前面，燒斷了棧道，攔住了他們的去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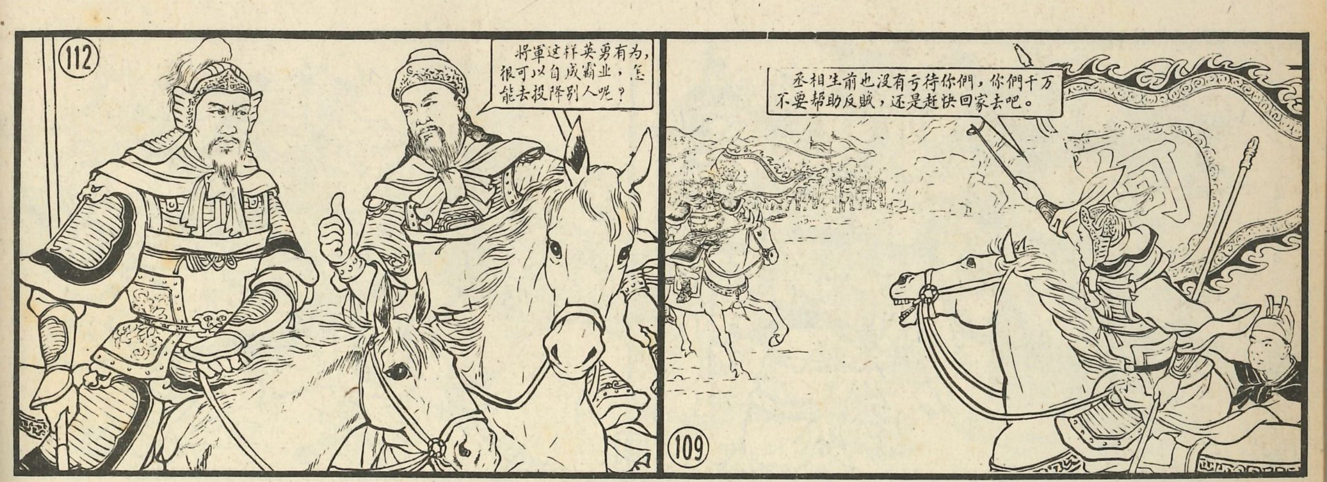
107 楊儀聽說魏延果然反了，便與費禕、姜維商議，決定從槎山小路抄到棧道的後面去，一面上表申奏劉禪。

110 跟隨魏延的蜀兵聽了，齊聲吶喊，散去了一大半。魏延見了，把何平恨入骨髓，揮起大刀，來砍何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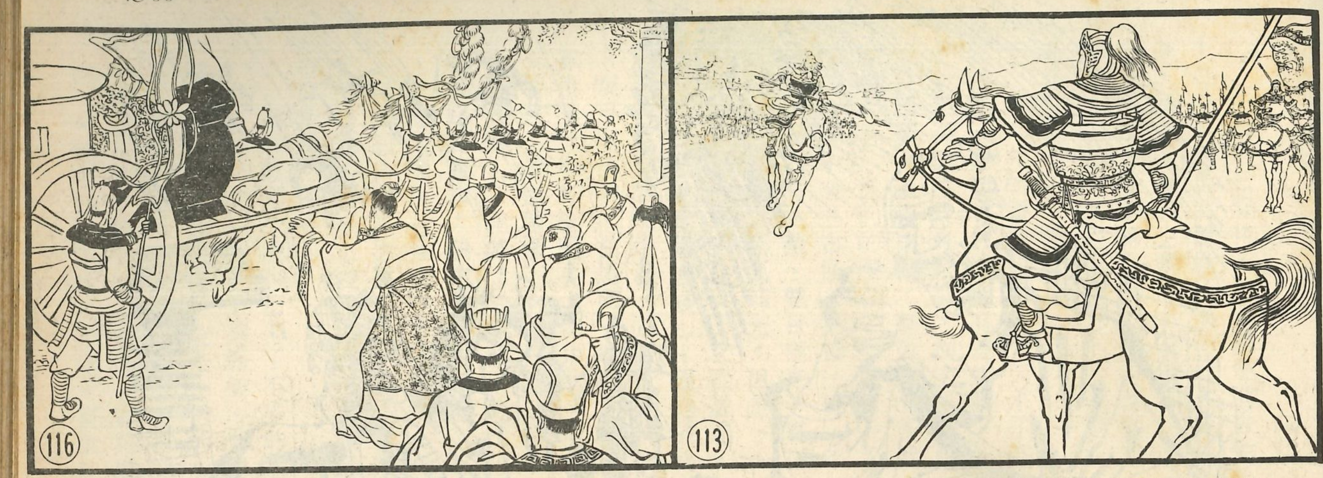
108 楊儀、姜維等人扶了諸葛亮的靈柩，從槎山小路趕回南鄭去。楊儀恐怕漢中有失，便叫先鋒何平帶了三千人馬，抄到棧道後面，去阻擋魏延。

111 戰了數合，魏延殺敗何平，又回馬來收拾潰散的部下，殺了幾個人，還是壓不住他們。只有馬岱的三百名兵士沒有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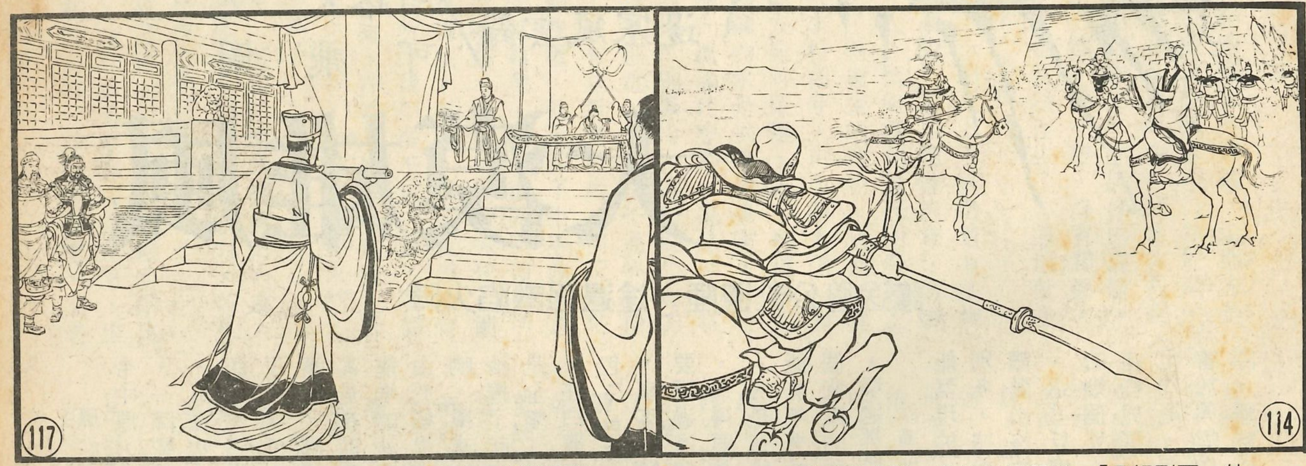
109 魏延見何平抄到他的後面來叫戰，就披掛上馬，前來迎敵。何平揚起馬鞭指着蜀兵，叫他們不要幫同魏延造反。

112 魏延只道馬岱忠心於他，對馬岱說：「你這樣眞心對我，事情成功了，我決不會虧負你。」馬岱問道：「將軍究竟打甚麼主意呢？」魏延道：「我想還是去投降曹魏吧。」馬岱却勸他取了漢中，再取西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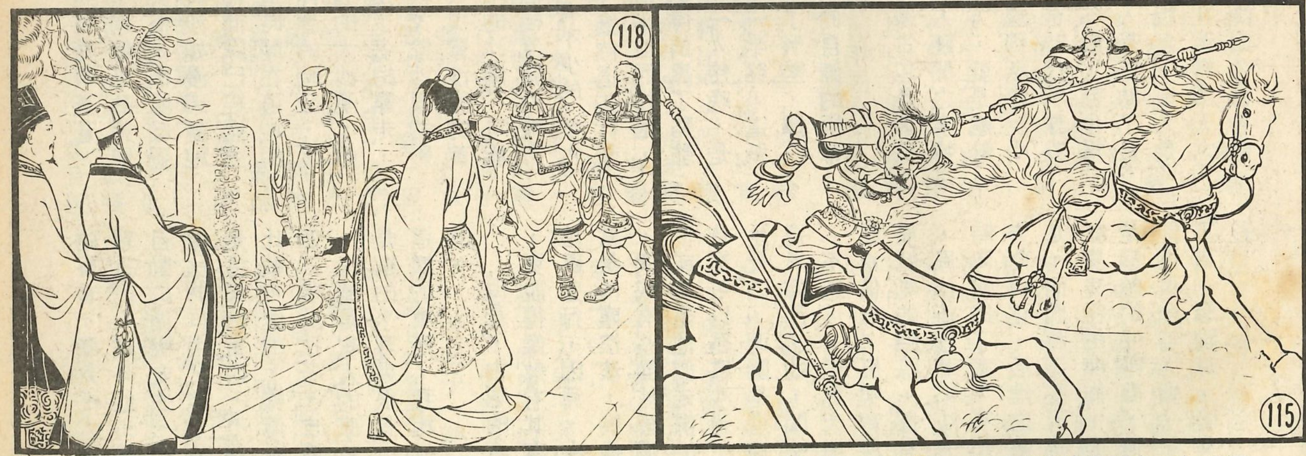
113 魏延大喜，便和馬岱帶領人馬來取南鄭。姜維領了三千人馬出城，擺開陣勢，挺槍躍馬，指着魏延大罵。魏延道：「伯約，這事與你不相干，快叫楊儀出來。」

116 將近成都，劉禪已經領着文武百官，掛了孝，趕到城外二十里的地方來迎接。劉禪一見諸葛亮的靈柩，頓時失聲痛哭，文武百官也都跟着大哭。



114 楊儀騎馬出陣，指着魏延罵道：「丞相剛死，他的骨肉還沒有冷，你倒反起來了！你死在眼前，還不悔悟！」魏延大怒，提刀出陣。背後馬岱大叫道：「不勞將軍動手，待我斬這匹夫！」

117 劉禪回朝，楊儀呈上諸葛亮的遺表，劉禪又放聲痛哭，降旨擇地安葬。又加封楊儀爲中軍師，把魏延的南鄭侯爵位，賜給了馬岱。魏延雖然有罪，爲了追念前功，仍賜棺槨厚葬。



115 魏延大喜，閃過一旁。馬岱拍馬而來，忽然揮刀向魏延後腦劈了過去，把他劈下馬來。原來馬岱得了楊儀密計，到此斬了魏延，便合兵一處，扶了諸葛亮的靈柩，趕往成都。

118 劉禪選了個吉日，親自扶着諸葛亮的靈柩到定軍山安葬。按照諸葛亮的遺命，墓上也不用墻垣磚石，並免除了一切祭物。劉禪親自致祭，追封諸葛亮爲忠武侯。（本段完）

大漠雄風

邊塞風雲錄

陌路人·文　可飛·圖

護送恩公赴邊陲　途遇强敵陷火陣

風沙瀰天，周圍顯得是黃蒼蒼，令中原人士有一層透不過氣來的感覺，一陣駝鈴聲剛過，大概是商隊經過而來。四周很靜，因爲商隊已經過去了，天色也暗下來，這時間在邊地的黃昏，應該是一切都休息的時分，尤其是在前面，就是有名的大沙漠，白龍堆的沙漠在新疆是出了名的難走，由於塔里木盆地中，大戈壁沙漠的影響，風來的時候，將大戈壁沙漠的黃沙捲了起來，令這一帶的沙崗，可能是全變了樣。此地是個極遼闊的地方，在白龍堆的附近，就有不少的「蒙古包」，就像是客店一樣，接待這些行商、漢客、駱駝隊伍，借給他們投宿，要趕過這個白龍堆，祇得依靠了駱駝，還得要是淸晨時分，一入傍晚，是人、是畜牲，假如走了一半路，這祇能有年老的响導，看準了形勢，擇一個背風的所在，架起他們自備的帳幕，躲過那麼一宵。

沙漠地帶，這樣的蒙古包是很可能發現的，而沙漠中駭人聽聞之事特別多，據說，在這種地方，就是魑魅魍魎出沒的地方，在中國神話傳說中，這些妖魔鬼怪，是黃帝時代所誅殺的幾個兇人，他們精魂不散，就化爲這些兇魔，以前，這些人是幫助了蚩尤作亂，與黃帝大戰於阪泉，蚩尤是善於興雲作霧的傢伙，在黃霧瀰天之際，魑魅能模仿人聲，叫出各種各樣的聲音，聽到的人就能像聽到自己最親近的人在叫他一般，這一來，就能自動的循聲走去，結果，就跑到了這傢伙的口中，作了他的點心，魑魅也是這樣的東西，不過，魍魎的形貌是比較可愛的，據傳說，這東西形狀像個三歲的孩子，皮膚紅得發黑，不過，大概是吃人的原故吧！因此眼睛也是紅的，耳朵很長，頭髮生得極美，這樣的東西，我相信就沒有人看見過的。

但是，古老的傳說是這樣，並且，更說得像煞有其事的，在這個沙漠地區盛行，因爲，在沙漠中，可能時常是沙塵滚滚，縱橫千里，渺無人跡，偶或有些商旅經過的，也是抄着捷徑，或者是他們走慣的途徑，不過，時時都可以爲風沙迷了路，也時時能發生死亡，週圍是這樣的陰沉，並且，這風嘯沙滚的，間中還有暴雨的發生，不過，一刹那大雨傾盆，一刹那，點水俱無，風吹黃沙，這嘯聲正像有着妖物的潛踪，據有經驗的人士所說，風沙能埋葬不少人畜，沙丘土山，時時會搬了家，不熟悉途徑，不看準方向變化，活埋之事，時有發生，可是，他們將這些天時的變化，看作是妖魔鬼怪的傑作，異嘯風聲，被形容是魑魅的呼叫聲，信與不信的，都不能開個爭辯大會，祇是，沙漠被蒙上了這一層陰森、詭異、光怪陸離的色彩。

此地是三柳井，由這裡走進去數十里地，就是白龍堆沙漠的所在，行商、漢客，還有充軍而來的遠年在此的中原人士，總得在這地方落腳，然後，在老响導的引領之下，繞過或者是穿過這個惡地方。

三柳井的蒙古包中，今天來了四個漢客，他們的打扮全有些刺眼，一色玄色錦緞的緊身衫褲，加上了玄色的英雄氅，薄底快靴，雖說沒有帶兵刃，但是，他們的腰際，明眼人一看便知，其中有些古怪，爲首一個，年約三十七八的大漢，雙目極亮，亮得有些怕人，雖說滿面紅光，但是，一到這老回子的店中——上文已說過，這些蒙古包就算是客棧——經過梳洗之後，立即容光煥發，並且紅光滿面，顯得挺精神，在這回子的店中，就算沒有什麼好吃喝，大塊牛肉、羊肉、羊羔，却也預備不少，這傢伙叫來了一大盤，又從自己的腰袋中取出兩瓶極好的瀘州大麯來，招呼其他三人，大吃大喝，一盆十多斤的紅燒牛肉，又加三斤的羊肉，給他們四個人吃了個精光，還添上幾斤薄餅，這食量也算是驚人的了。

這一個「包」中，已來了不少的人，在邊地，可不像在中原那樣，有單間、套房什麼的設備，全是一色的大炕，要睡，就將各人自備的行裝打開，擠在一起，這是毫不奇怪，舒服慣的，可能有些受不住，不過，喜歡熱鬧的，却能感到有些興趣，這地方是人多嘴雜，走貨的漢客，行旅駝隊的人兒，本來並不是同在一個地方走來，却在此地給碰上，你說你的經歷，我吹我的法螺，聽不聽，沒有關係，說是說了，也就隨他去了，邊地就是這樣的簡單，熱鬧。

邊地，一到晚上，就透着有些寒氣，飲了酒的，可以擋擋風寒，有幾個窮生意人，祇能靠在自己的行裝上，隨便吃了些裹腹的食物，睡他的覺，沒有人來打招呼，可也沒有阻止有興趣的朋友亂叫亂嚷，人，總得有些污穢，邊疆的水是那麼的貴重，誰也不能糟蹋，洗澡什麼的，眞是件大事來的。因此，就算冷，這一塊小地方，在人多氣息重，又加密不通風的情形之下，總有些氣息發生，何況邊地人的一般食糧，就全靠了牛羊肉，這一股羶味就難免，在外面走到這個所在，一掀帳帘，就能爲這股味兒，衝了個香頭香腦，不過，慣了就沒有什麼要緊。所以我不得不說一聲，這個地方是人味、汗味、屁味、羶味，什麼樣的味兒都有，中原人士一入門，準是掩着鼻子。

可是，這四個看來闊綽的大漢，他們好像長久走這一段路似的，毫不在意，再說，氣派也極大。

且說這個「包」中，有個瘦小的走方郎中，這郎中是在這一條路上，也算是個熟客來的，他又瘦又乾，又老又醜，專門與那些不服水土的人物看病，尤其是被朝廷發配下來的犯人，他顯得更熱心，犯人中有了病，他就能自動上門，調藥配方的料理，雖然這樣，可依然是不受老回子的歡迎，因爲，這老人是窮，非但窮，而且討厭，開店作營生的，就是怕窮人，不過，老回子是不敢轟他出去的，那怕他白食白住，也不能不忍了氣給他預備。好在，他還有些良心，並不揀好的食，也不挑這嫌那，不過，不給錢，老回子總是有些心痛的了。

爲什麼老回子受了這些，也不敢轟他出去？照例，住客不給錢，吃東西不給銀兩的，就得趕出門去呀，既討厭他，又這樣的忍得住氣，這是爲了什麼道理？嘿，原來，老回子有個獨生兒子，在八歲那年，生了一場熱病，這邊區之地，就少有醫生大夫，更缺藥物，得了病就靠那些過路的漢客，那些郎中的半內行料理，老回子祇此一子，當然是心痛到不得了，本來，他是不能要求這個老人看顧，但是，一連看過這幾個走方郎中，他們本來是半內行，這熱病又是發得猝然，形勢可眞萬分的兇險，這些沒料的走方郎中，全是不敢亂開方子，亂配藥物，孩子已給拖得剩下一口氣，老回子哭得眼睛似兩個胡桃那麼大……

就在這個時候，這老人來了，也是自動上的門，對老回子說道：「掌櫃的，你這孩子有病，我能治，並且包保三天後，他會生龍活跳的玩石子，不過，要我治病，必須答應我老頭子一件事，還得向你的什麼天神起個誓，永不違誓，老頭子才肯動手……。」

老回子這時候救子情切，見老人說得那麼實在，並且這一帶，他眞的救了不少人，好吧！就欠他一件事，這老人是從來不計較金錢的，看來就不能要他全副身家，唉！就是要了自己的所有，能保存這個孩子，也是值得，老回子在這方面，却是想得很淸楚，孩子一死，就算絕了後，絕了後，就算有大把家財，又濟得什麼事？好！老回子是向東方跪倒道：「眞神在上，弟子薩德民，爲了救孩子之命，老人提出隨便什麼條件，我全都應了，永不違背，如有反悔，死了不得上天堂。」

老人笑了笑道：「好了，老回子，我救了你孩子的命，你就得供我吃住，不給一個錢兒，這可不大厲害吧！」

老回子一聽，看了看這老人，心中就在打算盤，這老人看樣子，最少已六十開外，將近七旬，就算長命，也絕不能活到一百歲，何況，他又不是一直在此地的，一年中，最多也不能住過四個月，其餘時間，他就住在烏魯木齊、吐魯番，于闐等這幾個地方，一年四個月，十年四十個月，最多也養不到他五年來的，這條件不算貴。

不過，老回子依然還加上一句：

「老兄，不是我老回子說了話不算數，我養你沒有關係，不過，就照你往常的規矩辦事……」

老人笑了一笑道：「我也不想享福嗎，再說，也不想花費你太多，總之，說了話可不再反悔。」然後，這老人果然祇用了三枚藥丸，就將孩子的病料理好了，這樣，老人在老回子店中，是能免費的吃、住，不過，這老人是很識相的，並沒有什麼過份的要求，也不會挑剔這吃食的好壞，住處的舒服與否，本來，在這邊地就難有好的床炕，而老人躺的地方，當風之處是可以，牆角一邊也沒有什麼，見了人，永遠是讓人佔先，對人也祇是一張笑臉，雖然他的笑意是這樣的難看，但是，見慣的人，總知道他在笑這就是了。

＊　＊　＊

可是今天來了這四個勁裝打扮的漢客，有自備的酒，也有些中原地區的果脯菜物，這個老人看來眼紅，犯了口饞，他是裝了滿面的笑容，對那為首的一人要了一些酒，這漢子看了這老人一眼，毫不考慮的遞過酒瓶，瓶中還有那麼三分之一的餘酒，份量不輕，老人大概是酒鬼來的，一接了酒瓶，像小孩子取了糖果一般，一仰脖子，嘴對口的一口氣就喝了瓶中餘酒的一半有多，然後，又看看這酒瓶，好像戀戀不捨的，這四個漢客一見這情形，其中一個面上有顆大黑痣的人說道：「老兄，你喜歡的就全喝了吧……」一邊又有人遞過一些肉餅什麼的，還加了一句：「將就的送酒……」

老人面色變得十分之高興，對四人謝了一謝，取了酒、肉、餅等，獨自一人坐在那個角落，自顧自的飲酒吃肉，再也不理會「包」中之人的說話。

天色漸漸的黑了下來，那盞牛油燈發出有烟的火光，照耀得四週黃蒼蒼的，說話的聲音也已少了，夜了該睡覺，天明還得趕路呢。雖然有些還在那裡盤算，有的照顧自己駱駝、牲口的水料，不過，已少了那份勁，有幾個甚至發出擾人的鼻鼾聲，氣氛是冷了下來，這一股羶味還散發着，加上了牛油作燈，發出一股難聞的氣味，那個走方郎中因為飲了些不常喝的大麯酒，有些醉意，蜷縮在一角睡他的好覺，祇有那四個漢客，還是坐在那兒，看來是在叙談些什麼……

「華三弟，你可聽見，剛才那個土人口中所說的沙漠幽靈的事？」

有人嗯了一聲，起先的聲音繼續的說下去了：「我看八成是此人的傑作，祇是，我有些不明白，為何他還是要每個月出來一次，照例，多年不見，應該在功力上有一些進展……」

「大哥，我看，此人的功力不但沒有長進，看來還有些大麻煩呢？在關中之時，他每次出手，所傷的至多不能超過三個，可是，聽這土人所說，上個月在白龍堆的鬼流沙那地，發現十二個屍體，依我推測，他是受了些打擊，因此，為了要補益自己的精力，不得不多傷人來滋養培元……唉，老早就已說過，不要一念之仁，姑息養奸，大哥，這些罪過，就是為你所養下的……作夢也想不到，他是能跑到了邊地，唉……」

「四弟，目下也不必再怪責大哥啦，祇是，這一次我們暗護丁家受難的人，五弟又與這位朋友有着極好的交誼，眞是巧，讓我又聽到了此人的踪跡，一帶二便，我相信，這一次，大哥再也不能上他的當了。」

「時間不早了，咱們也不必再討論這些事，我們是靠了輕身之功，趕先了一步，我看明天的下午，五弟也該來了……先睡一會……」

突然，外面傳來一聲尖哨，帳中那些大漢，藏商客，全是睡得像條豬一樣，本來，這地方在夜闌，就時常能聽到風捲黃沙，發出異樣的聲息，但是，這一聲尖哨，却是另有作用，至少，這四個漢客一聞這聲尖哨，面上全變了顏色，並且身形立起，四陣勁風掠過，「包」中已不見了這四人，「包」外一片黑暗，天空黑得沒有一點兒光，可是，但見四條人影竄出，向東北角這一方向掠去，這一來，就已看出，這四人的身法俐落，顯是武功不弱。

但是，在南邊的一座土山上，却傳起一陣尖嘯，又見一條火光直竄半空，不一會，又聞得馬蹄聲如潮湧，一點點火光移動，這四個漢客心中一動，暗中打一招呼，四個漢客身形一頓，注視這幾十點火星的飛來，原來，這火星乃是一條形如千里火的小火把，分明是每人一把，執在手中，似為照明之用，疾馳而來，四人看得清楚，這執火把的全是貌相猙獰，背負大刀的大漢，騎在劣馬之上飛馳而去，向那東北角趕到，四個漢客果然是身輕如燕，飛行無聲的，緊隨在這馬隊之後，突然，這些馬隊一分一合，就此圍成一個圓圈，四個漢客本來眼光不弱，再加上有這些火把照耀，早已將當地形勢看得一清二楚，這個圓圈中有一輛大車，車旁站着一個年約二十上下的少年文士，而在這文士的對面，有個土丘，丘上站着三個裝束怪異的怪人，因是以背相對，看不出年紀相貌，但是，從三人所立之身形看來，沉凝非常，顯見是武林中的難得高手，四個漢客心中不由一震，這邊疆沙漠之地，還有這樣的好手在，這可不得不有個提防。

一陣怪笑傳來，笑得令人心震膽裂，一條黑影帶起萬分勁力，宛如由半空中飛落一般的，站在這三人跟前，四個漢客依稀看出此人是在離這大圈子外，百來步一個土石堆中出現的，却是聲到人到的，出現在圓圈之中，這一份聲勢功力，更是不容忽視，

可不料這人一現身，仰天又是一陣怪笑道：「白朋友，還有四個相好的，也不必躲躲藏藏，掩掩閃閃的了，哈……常言道：『有緣千里來相會』，既然在此碰上，總得見見面，叙叙舊的，老夫還得代你們關中五俠，介紹幾位好朋友啦……」

四個漢客一聞此言，心中明白，自己暗隨其後，這些馬背上之人是可能不知，但也瞞不過旁邊的高明人士，聽這老人說話，分明與自己這一行人相識，既然如此，這也不是不理不睬的能了事的，為首一人一聲長笑，身形一動，人如大鳥般的飛落，向圈中飛去，可是，當他一動，其餘三人立即循踪而上，不料當四人突入圈中之時，就見那些馬背上人一個個身形微挫，火把突伸，而另一隻手反臂回抓，這一招看來平平無奇，由於這火把有火焰之竄起，反手一抓又是互相迴護而上，這一下就是像築成一道火焰與抓風交織而成的圍牆，這四人一動身，如被一阻而落，兩次突入，這在江湖上的交手場合中，就算是失了個極大的面子，這四人還是名聞中原的五俠，那肯如此受到阻隔，為首一人，他早已防到了這一着，因此，這身形一動，人如飛鳥一般，在半空中，竟然一伸雙足，一揮雙掌，眼光如利箭般的，一見火把與抓影已現，就聞一聲清脆長笑，雙脚一頓，雙掌一迸，就聞一聲聲馬嘶之聲响起，人影已落在大車之旁，突突幾聲，這少年文士身邊已多了四個一色打扮的大漢。

再看那一角，這幾個出手的騎士，有的是墮下馬背，有的在拚命扣住馬韁，原來，這為首一人，雙腿一踹，雙掌一迸，一股極强的掌風勁力直透而出，何況，此君精通天禽神掌，身子就此借力使勁，一掠一浮而入，後面三人原是不弱，乘他們在忙於招呼大哥之時，一個個雙掌連環拍出，不是招呼人，却是招呼馬，畜牲為這人掌力所驅，不免有了驚動，就在這一陣紊亂之中，第二個也就借勁使力，順利入圍，第三個則用了他擅長的潛鱗身法，游滑神訣，在此時一移一動，一竄一滑，就此滑入了門，第四個更是不賴，就在這幾個馬上人驚惶忙亂之際，他一騈雙掌，揀了一人作為倒霉兒，乘馬正在暴跳之時，順手給了一下狠的，這傢伙立即給擊下了地，大聲叱叫中，他毫不怠慢，一抖雙掌，挾着無比的勁風，一迸一跳，循踪而入，與四人會合在一起。

這四個漢客，一入圈中，那少年文士面色微變道：「大哥，不想在此碰上了老對頭！」

為首一人，早已與對頭照上了面，一見這四人，不由心中一驚，又看了四周的情形，不由暗暗吃驚，對那少年文士沉聲說道：「不想是北邪的三乾火幽陣法，看來，這三個老人，就是號稱三連宮中的三大法王了，這些都是勁敵，只是，那老妖怎麼與這個門派打上了交道？」

少年文士道：「這我也不知，唉！我却有些後悔啦。」

為首一人道：「莫非後悔保護耿良一門……」

少年文士搖搖頭道：「我後悔將大哥的心上人逼走了。」

為首大漢，聞言不由面色一變道：「時到如今，你還有這好心情，我們看來已被圍在妖陣中，這脫身之道，大費週折，除……」

少年文士道：「大哥，我就是因為想到要脫身，這才想到了她，有她在，這火幽陣法就不足為懼了，現在，却有些難了。」

一陣怪笑傳來，那對頭為首一個老人已開了口道：「白五俠，我想你是明白人，五年前蒙你賜我一掌，又倒翻了我多年經營的大別山宮，我的門人子弟一十二人全葬送在你的一把火中，今夜，我是向你索債而來的，以前，我是不屑動手，因為沒個陪葬的，這對我是本不對利，如今，這一車子上，我已打聽清楚，既是皇命欽犯，又是一家大小，共有八人之多，雖說還是不够本，不過，據說，這一家人與閣下有筆極大的情誼在，那麼，嘿……就算你能脫得了身，這筆債，可使你有生之日，全在煩惱之中，所以老夫就趕了來，目下，我就再試試你的七步追魂掌如何？」

少年文士聞言，不由面色一變，看一眼，只見那些馬上人，一個個已將火把平放，這是作勢瞄準，有所發射的舉動，想到這裡，心中突然想起，這三連宮中，出了名擅長火器，並且陰毒厲害，車上人不是孩子，就是婦孺，還有就是那個駕車的老人家，雖說此人有些武功，但是，也難照顧得到，這……便如何是好？

老人說畢，哈哈一笑道：「白五俠，你是否怕了？嘿嘿，這也沒有什麼，以前，是你燒了我的山宮，現在，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也不見得有損陰德，只是，老夫不想如此的對不住這些手無縛鷄之力的弱小，咱們來個談判，你可以斟酌着辦……」

少年文士一聞此言，他的面色變得更為可怕，突的仰天一陣長笑道：「康天錄，你也不必說下去了，我白誌是知道你的鬼心思，也看出這陣仗是由誰在搗鬼，想你乃是我掌下遊魂，目下是狐假虎威，才敢大言不慚，只是想以此要脅，以遂惡人心願，嘿嘿，放着白誌不死，你們也不必打這種混賬主意。」

那邊，傳來一聲極陰森的冷笑，這三個老人中，那個身穿紅袍的尖腮禿頭老人，陰陽怪氣的說道：「死到臨頭，還敢在我面前狂噴大氣，掌火使何在？」

一陣蹄聲傳來，見是一人一騎，手中執了一個比一般人所執略粗的火把，來到那老人面前，剛想恭身請問，不料一陣風已來，五俠中的老三華鳴風，突然飛身而出，只一撲，飛身而上，向這大漢撲到，這一個突然的行動，將三老與那個康天錄，全是一震，慌不迭的飛身來阻，可是，華三俠也是出了名的聖手巧打，八臂神奪，爲人機智絕倫，並且反應極快，雖說在這地方，被人所困，可是，於一番對話之時，他早已看出形勢，心中盤算該如何突出重圍，當這怪老人出聲召什麼掌火使時，他已有算計，因此，當這掌火使一現身之時，他立即暗運眞氣，潛催內勁，一個騰跳，飛身直闖，他明知定有阻擋，他也有預伏安排。

當老人現身突出之時，他的七巧身法，連環急打的手法使開，就聞一聲長笑，掌風翻飛之中，又見一點點光亮無比的星光激射而出，華鳴風的出手，快疾無比，瞬息萬變，再加上他暗器天缺珠，密如雨點一般發射而出，三連宮中的三大法王，早已搶出，大袖抖動，阻隔華鳴風之出手，還得防範華鳴風之暗器，三連宮中，三個自命爲法王的武林邪道高手，想不到一念托大，以爲對頭已入了自己苦練多年的三乾火幽大陣之中，舉手之間，就可以發出萬丈烈火，將當地百里方圓化爲一片火海，武功再高，也難脫身逃出火陣之中，爲了受人密託，又聽得對頭說法，分明已知自己的陣圖，照例能知陣法來歷，當然也知此陣的厲害，自己是投鼠忌器，却以爲對頭絕不敢在此時間貿然出手，豈料事情大出意外，這個華老三竟在這個當兒出手，這掌火使乃是自己的心腹弟子，尤其是他手中所持的正是三連宮中的重寶，火把中暗藏鎮宮之寶三連火龍梭，這火龍梭乃三乾火幽陣法的主幹，沒有這火龍梭的引發，陣法威力無法全顯，爲了保護此人，老大三連主者，神火法王首先出手，來阻華老三的出手。

可是華鳴風掌法一開，暗器隨來，這天缺珠又是一種江湖上絕跡已久的利器，專破橫練，又擅制穴妙用，神火法王年老成精，雖黑暗之中，他依然能聽風辨器，就此物之厲害，那敢怠慢，袍袖抖起，大股勁力抖出，將華鳴風的天缺珠擋去，一面則展開「火焰飛騰」身法撲向華老三，但是，這關中五俠出道不久，却是精擅武林秘技絕學，並且個個精乖靈巧，善於鑑貌辨色，長於料敵測勢，出手極快，心意如一，當華鳴風長笑聲起，第二條黑影也已跟踪而上，此人乃是五俠中的老四玄壇天神簡赤霞，他的出招沉穩有力，相當準確，當華老三身形一動，出手就是他的拿手絕招，一手三暗器，如影附形手法，簡老四心中明白老三的主意，故而，他這一動，乃是直撲這個掌火使，事實上，現在在場的人，誰也發覺了變化，打是不能避免的事，不論正邪雙方，在心理上已有準備，不過，神火法王只顧搶出救護掌火使，康天錄與其餘兩個三連主者，幽火法王，靈火王法爲了防範激射而來的天缺珠，都有了些分心，掌火使之武功不弱，馬上功夫更精，發覺有變，勁風已來，他左手一揮，三連神功已運遍全身，然後抖手一招，先擋橫裡激射而來的天缺珠，一面則想縱馬避過，不料，後面又有勁風襲到。

這陣勁風正是簡赤霞，簡老四是心意貫一，全心全意要活捉這掌火使，他本來就是以出手謹愼有力著名，這掌火使本領雖然不弱，但是，與這個佛門高弟，精擅大天神功的能手，多少有些距離，自然，掌火使一心在脫身上面，也想不到這關中五俠個個身手不凡，並且各有所長，當簡老四的掌力發出，掌火使還想反手回招，耳聞一聲怪叫，「徒兒留意……」而簡老四已變掌爲抓，一個「金剛扣」，就把掌火使的頸部扣準，並且右掌順勢而入，一聲長笑中，簡老四在這電光火石，一剎那之間，一格一阻，一擋一撞，連封帶扣的，將掌火使在一照面之中，提了過來，身形一動，疾如星火，向原處飛落。

這一來，三連宮中三個法王，不由紅了眼，發出怒嘯一聲，身形突出，可是已經慢了一步，五俠中老大王欽，老二海靈峯，全已飛撲而出接應，只剩下老五白誌，守伺在這大陣之前，華老三是掌影紛飛，如飄瑞雪，如下驟雨，身形如飛，阻住在前，加上王欽和海靈峯的加入，就此連成一個禁圈，將三法王與康天錄阻住，讓簡赤霞扣住了掌火使與白誌會面，不過，這個掌火使也不是好相與的，一手所執的火把，回手就是一抖，就聞絲絲連聲，三道火虹，帶起一道旋轉之勁，向簡赤霞身側撞去，而三法王又是一聲極慘厲長嘯，這些馬上人，個個轟然的應了一聲，突！突！突！如新年裡的爆竹一般響動，一點點微帶嘯音的綠火打出，這掌火使所發出的三道帶有旋力的火光竟然轉了一個圓圈，却是不好了，轟轟連聲，怪火冲天而起，直透九霄，白誌一見這情形，不由叫一聲苦，身形立動，其疾如箭，向那大車竄去，一聲吆喝，早已催動馬匹，向外檔竄去……

簡赤霞也已看出不妙，尚幸他見機得快，手一運勁，早將這個掌火使抖出老遠，身形一動，貼身直竄，饒是這樣，這三連宮中的怪火，端的是與衆不同，簡赤霞頭腦精靈，身往地倒，這離地尺許處，無烟無火，他還能有個摸索機會，只是，這火勢太大，地方又廣，這一個包圍圈中，竟然在這一剎那之間，化爲一片火海，只見火勢上竄，他撲身在地，一連幾個

翻身，偶或有火沾在衣襟之上，將引起火勢之時，爲其一滾一壓，不致擴大，不過，鼻端間已聞到一絲絲腥香，這火中分明還藏有極陰狠的迷香之類，簡老四見多識廣，立刻閉住氣息，不讓這迷香入腦，但是，這情形已是狠狽不堪，就算他奮身滾翻，火勢範圍太大，鼻端鑽入的這股迷香已在發生妙用，四肢就有些酸軟癱瘓之情形，簡老四不由一陣心震，看來，就算能脫出這火海之外，却也無法能出手發招，對付敵人的了，這還不是依然是死路一條？

只是，武家對手，最忌心亂，心亂易於僨事，而心情更是糟糕，簡老四縱橫江湖，一代英俠，並不是不知此時的情形是不能心亂的，可是，事實如此，他是無法用定力來尅制自己，而且，他並不是躭心自己，還得躭心同伙的安危，四肢一乏，無力與對頭出手，自己是如此，同伙也難有倖理，翻不出火圈子，果然得送了終，就是翻出了險地，後果也依然不堪設想，自己一死，有什麼所謂，只是老五的恩公一家，那位方正的狄老大，全家性命所託，也受波及，這都是留有餘恨了。

簡老四依然在翻，突然，他覺全身一輕，而熱退生涼，耳邊依稀還聽得馬蹄之聲，因爲他撲身地上，一耳貼住地面，這地面震動，聽來非但清晰，還有些震耳，突然，身上一重，感到如有雨點打在身上，風也在捲來，簡老四勉强翻個身，不料，聽得一聲蒼勁聲音：「不可翻身，用龜息之法……」

簡老四還未辨清聲音來源，背上更爲沉重，簡老四突然想起一件事來，不由驚得心魂俱碎，這……他是一聲長嘆道：「不想我簡赤霞，落了個葬身在黃沙之中……」

四外的風聲越來越大，而沙石就如發了狂一般的亂打亂下，一陣陣的捲地風沙，一剎那，這地方已變了個樣子，不知那裡移來了幾堆沙丘，簡老四已經爲這飛來的黃沙全身蓋住，尚幸簡老四的功力不弱，他又是心有主宰，已知這是沙漠中的流沙，被風所吹，由別處移來，照例，這一場風就可能埋葬了不知多少人畜，因爲沙石堆積，人畜極可能窒息而死，只是，自己在情急拚命之下，將雙手奮力撐起，以背承擔了這無量的黃沙，如果，這場風不算大，吹得不算久，那麼，在自己奮力相抗之下，留有這一道通風之處，黃沙不再無限的壓來，這條命還可以有一分希望，否則，却是難說的了。

其實，這場風來得不算大，簡赤霞這幾個翻身，恰恰翻到一個小山的傍邊，剛好是個背風的所在，地形雖在變，土丘依然有移動，不過，却是好得多，這一座小山又是石山，當然也有了黃沙的堆積，且給這場風吹去了，但是風力與黃沙，爲這一擋，相應的也減少了些份量，這一來，簡赤霞總算被淺埋在黃沙之中，並不是在沙漠中常見的那般，爲整座沙丘所埋，但是，就算是這樣，簡赤霞因中了三乾幽火陣中所藏的迷香，功力已失，憑仗了求生心切，奮力的一支撐，才算留有些喘息餘地，時間一長，還是難能支持，風一時又不能停，而簡老四的性命眞個是弱不禁風一般。

簡赤霞一面在屏住呼吸，默運神功，强引眞氣，將那所中的迷香驅出身軀，一面還得强掙這背上壓力的加重，就算他功力不弱，天賦異稟，到底無法抵受得雙方的壓力，也不知在什麼時候，簡赤霞昏迷了過去，在這樣情形之下，這條命實在是九死一生的了。

簡赤霞何嘗不知，此時能昏過去，一仆地，雙臂之力一散，這上面的黃沙就得與地面相合，人就此給埋在黃沙之中，再也無法能逃出生天，不過，精疲力盡，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死，唉，也只能自己認命的了。

*　*　*

且不提簡赤霞之事，再說當三連宮中掌火使的火龍梭一現，神火法王又怒嘯了一聲，這些馬上人立即按計行事，各自抖出火把中預備的三連神火絲，六陽幽燐丸，配合了火龍梭的弧形旋力，將三乾火幽大陣引發，簡赤霞一抖手，擲出了掌火使，王欽、海靈峯與華鳴風三人，因與三法王及康天錄在交手，這火起之時，他們尚幸不在火圈之中，可是，也已聞到一股腥香之味，三人俱是心中明白，連忙屏息縱開，却已慢了一步。

而那邊的白誌，當火起之時，他是不顧一切，飛身上了馬車，抖動韁繩，想牽引這輛馬車出險地，可惜，這馬兒也已中了迷香，才走出幾步，就有幾聲慘嘶，兩匹馬已四蹄踏倒在地，無法行動。

白誌也算是機警絕頂之人，不過，在這樣倉猝之間，他也是無法有個好打算，四面的火已在向外擴大，漸漸的向他們包圍而來，白誌不由又驚又恨，無可奈何之中，他連忙將車門打開，車內聲息全無，白誌明白，他們這些沒有武功的人，當然是中了這迷香，更是難於抵受，白誌毫不怠慢，雙手一伸，已抓出兩個人來，一個是年約十八九歲的美貌少女，一個則是十二三歲的孩子，本來，男女授受不親，現在，救人事急，這種舊禮教是沒法顧全了。

白誌還想挾了兩人上那個土山之上，以避火勢，但是，背後又有勁風襲來，白誌雖說未中火中迷香，心神未免也是緊張，這幾道勁風打得又狠又勁，白誌手中又有一大一小兩個人，份量並不算輕，因爲兩人是被迷香悶倒，全身癱瘓，無法行動，未免是個極大的累贅，這一來，他是避開了

偷襲，就難照顧這車子，火光迸現中，這輛車却給三連神火彈打中了，爆炸開來。

火星一現，立即燃燒，火勢極快，並且還有幾點沾上了孩子與那少女，連白誌也沒法倖免，白誌身形一動，人已向山上竄起，人在動，當然是有風，一有風，就將這火星給引發，這一來，白誌帶了這兩人，就像一個大火人一般飛奔，白誌到了此地步，再也無法可想，在一個沒火之地，不得不先仆身倒地，帶了這少女、小孩，亂滾亂壓，以熄其火，情形是萬分狼狽，這苦頭也是一言難盡了。

後面那輛車在燃燒了，並且，燒得極快，白誌雖在身手靈巧，預防得法，才沒有將迷香吸入，不過，後面這三連宮中愛徒還是不肯放鬆，火勢將這些人馬也算隔了開來，但是，他們的暗器依然有勁，王欽、海靈峯、華鳴風已算出盡了全力，可惜他們人多勢衆，即使不用這三乾幽火陣，關中五俠想保護人車俱安，脫出重圍，也是難有可能，何況，再用上了這樣的變陣法，王、海、華三俠是在火圈之外，不過，三連宮中主者與那些門人弟子，還有這個大別山老妖康天錄，這許多人，不是用掌力的震蕩，逼使三俠陷入火海，就是用了暗器，逼使他們上當，三俠也已中了些迷香，尚幸在跳動之時，功力本已運遍全身，一時還不容易昏迷，不過，這功力便大受牽制，照例，這情形對他們全是不利，且危險萬分……

突然來了個變天，這是誰也料不到的事，三連宮主者，本來就熟悉沙漠中的一切習慣，當他們發覺有變天之預兆時，立即傳下密語，四下分開，然後，三老帶了康天錄，不顧一切，撇下了王、海、華三俠，向後面疾馳而去，王欽等人並非不知這些人的退走，毫沒理由來的，一則，還須救援自己弟兄；二則，也是無法支持，待到他們繞過火圈子時，一陣陣異嘯已從前面傳來，王欽等人，全是有經驗的大俠，對沙漠中的一切，就算沒經歷過，也有個耳聞，聽得這一聲聲異嘯，心中就是一動，而黃沙飛舞，宛如自天降下一片黃霧相仿，極快的向他們那裡壓蓋而來，王欽等人發覺不妙，還想退步，而火勢昇天之中，却爲這一陣黃沙飛來，遏了個無踪無影，三俠實在無法逗留，各自展開身法，以避風勢，妙在他們不是首當其衝，中毒也輕，情急拚命之下，總算讓他們順利找到一個背風的土崗，避開了這一次危險。

＊　＊　＊

至於白誌，却是被一陣風吹來的黃沙壓了個密密實實，與這個少女及那小孩子埋葬在一起，好在人在山上，風沙蓋得不多，即使有些困難，總算一時間不能送了命，而關中五俠，却就這樣的被埋葬在白龍堆中。

天才亮了，那老回子的客店中，這些客人紛紛的忙着趕路，一起身全在那裡咕嘀中，有的說昨天晚上可變了天，這風吹得很大，嘿，今天的路，走是比較好走，却得擔心有屍體的發現，有的忙叫着給駱駝飲水，總之，一離這老回子的店，前面就有段長路得趕，糧食反倒不是個大問題，最要緊的是水，在沙漠中，水就比黃金還要緊，雖然他們也提說昨夜的變天事，却不能忘了添水，加料，這些客人誰也不曾留意，今天是少了五個人，他們全是自己只管自己的事，沒有走失了自己的夥伴，誰有那個好的記性，記住那幾個毫不相干的人來的。

不過，老回子却留了一份心，他是店主人，昨夜來了幾批客人，他是有個數，一批一批的人奔出，在馬房中多了四匹馬，他不由想起了這四個出手極闊，也挺好人事的漢客來了。

還有一個最討厭的老傢伙呐，這老傢伙呢？他叫伙計去看看，鬼影子也不見一個，老回子心中又是一陣嘀咕，這是甚麼說的，難道，這老傢伙謀財害命？不像呀，這老人雖說長得不太好，又吃自己白食，總是，爲甚麼四個漢客不見了，這老傢伙也跑了，從來是沒有的怪事呀，老回子是瞪了眼，直打盤算。

巳牌時分了，這該是最消閒的時候，趕路的已走了，不是進了白龍堆，就是走上出玉門關的路，來投宿的，還沒那麼早，照例，這時候老回子就得休息一會兒，到了下午，招呼客人才能有些勁兒，可是，今天他一反常態，因爲有心事……突然，一陣馬蹄聲傳來，入耳分明，還有車輪軋軋的聲音，帳幕外，都起了招呼，不過，這聲音有些怪：「哈哈哈，老傢伙，你那裡弄來這輛破車？咦，還有人呐……這是幹甚麼的？」

一陣蒼老的聲音在空氣中傳揚，老回子聽見了，立即跳出了帳幕，出門一看，祇見那個老郎中，瞇瞇一對小眼睛，一手抓住了馬鞍，捉了兩匹垂頭喪氣的馬兒，後面有架車，給火燒得個不成樣子，而老人却微微笑道：「給你帶來一筆好生意，不過，你不用發愁，老頭子不能抽你的成數，不過，你這幾天得委屈些，將你的小帳包子——就是內房子——讓了出來，這裡有幾位堂客……」

老回子一聽，不由面色一變的道：「老兄，咱們是有約定的，白吃白住，祇有你一個人，我可不負責您的窮朋友，再說……」老回子一面說，一面就顛起身子，看了看這破車中的人數，他不看還可，一看之下，面色變得更加煩厭道：「嘿！人可不少哇！還要我讓睡的地方，你就別打你如意算盤了！」

不料，一聲極低的喚叫：「老闆，借你一步路，咱們談談……」老回子一聽這語音，心中有些胡塗，這聲音好

熟，再說，他本來就想走過來阻住老人的去路，這一來，就此一帶二便的走過，一張熟面孔令老回子嚇了一跳，道：「甚麼……是您，這……這是幹甚麼來的？」

這人正是王欽，他看了老回子一眼道：「老闆，咱們有些事，碰到了賊徒强人，把我們引入一個陷阱之中，差些就送了命，多蒙這位老先生的相救，本來，咱們還想乘機趕路，祇是身上有傷，還須料理，老闆，請你行個方便，我知道你祇是與孩子一起住在一個蒙古包子裡，將這個讓出來吧，錢，不會少給你，老闆，請你不可推托，救人要緊呐……」

老回子聽了這話，他只好答允應承了。

在老人引領之下，一個個的漢客下了車子，個個看來沒有甚麼精神，那兩個女的，一個大概是四十上下的婦人，一個是十八九歲的少女，滿面俱是驚駭之色，一個孩子眼中却流露出精靈的光芒，祇是衣衫零亂，滿沾黃沙，除了那四個漢客，老回子是認識之外，其他的就沒半個相識，忙了好大一陣，才算將車子給拖到了後面的柵中，馬兒大概也受了些驚嚇，看來萬分不得勁。

老人微微一笑，又走了一趟回來，手掌多了幾株黃枯草根，老人分成兩份，餵給兩匹馬吃了，然後，老人拍拍馬頭子道：「嘿，歇一夜，包保你們沒事了！」邊說邊又走到那個帳幕之中。

幕中已有了不少的人，各位一定是明白了，其中五個正是那關中五俠，還有是一個年約五十來歲的老人家，滿面激怒的看着衆人，一見這老人進來，他將那激怒的面容一收，强作一張笑臉，謝了老人救命之恩，老人連說不敢，一面又看了關中五俠的面色道：「依我看，這一場大風沙，雖說將你壓得喘不過氣，其中……」說到這裡，老人用手一指那個白五俠、簡四俠道：「這兩位是吃了極大的虧，差些兒這送了命，尚幸我來快了一步，天可見憐，風也停得早，否則，嘿嘿，我也說不上來，最少有那麼一半壽終正寢，不過，雖說這樣，我還是費了不少精神，也白白的敗了四枚五毒珠草。憑了這些，才把你們這幾個大俠甚麼的，由閻老五那兒拖了回來，枉死城中少了幾個新鬼，我老頭子瞧了，不太開眼，這！也說不上來……」

王欽聽到了這一番如開玩笑、又像正經的說話，面上微微變色，一面身形一起，向這老人拱了拱手道：「請恕我們兄弟有眼無珠，誤將老前輩當作了普通人看待，晚輩在這裡賠罪……」

「不要客氣，不要客氣，甚麼？這酒、肉、餅，化得不太寃枉吧！」

王欽笑了笑道：「前輩不必開玩笑了，王某就算是個量小之徒，也不能將這些掛在心上。」

「嘿！有意思，有意思，是我這個老小子，掛在口上啦，你罵人可眞罵得到家……」

王欽不由給他弄得啼笑皆非，老人的小眼睛一轉，看了其他的幾人道：「我啊！唉！老糊塗啦，到現在，還沒知道你們這幾位大俠的來歷身份呐，雖然看你們的相貌，不像是陰狠無恥，昧良無義之輩，不過，死老夫子不也是說過：『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我老頭子就吃虧在這上面，弄得我現在變了孤老頭子，不過，唉！不問也罷，反正人也救了，救了你們是壞蛋，算是我老夫子倒霉，祇是希望你們能記得，惡人是沒好收場的，犯了罪，不論是有心抑或無意，你們一輩子睡不安寧呐……」

老人說着說的，面色變得萬分愴然，而小眼睛中滿蘊着淚水，這前後幾句話，聽來簡單，可是，份量極重，就像每一個字都有那麼一千斤的力量，直震動着在座各人的心弦，華鳴風首先發覺這老人神色有異，心中一動，他是在這一行人之中，比較擅長辭令，也最能分析情勢的人，一聽老人的言狀，他立即踏上一步，對老人作了一揖道：「老前輩，在下華鳴風，家師苦鐵上人，諒前輩當能有個耳聞！」

老人一聽華鳴風說出了苦鐵上人來，他那面色突的變得輕鬆，微微一笑，道：「你這孩子，果然有些聰敏，嘿，原來是法規最嚴，收徒極其謹愼的老鐵門下，這就是你的金漆招牌，百年老店賣的貨那樣有了保証。不錯，不錯，祇是，你可別爲這小聰敏給拖壞了……」

華鳴風面色一整的道：「小子那敢不將前輩的告誡，銘記於心！」

「這就不壞了，好了，你也不必說下去，想打聽我來歷甚麼的，却是白費，以後，你就叫我藥夫子好了，以前的事，眞的應了那句古語：『過去之事，譬如昨日死，未來之事，當他今日生……』是嗎？」

華鳴風等人早已看出老人家定有傷心事，不過，受人救命之恩，既然人已關門下門，多問下去，反遭沒趣，故此誰也沒有開口問下去，但是，你們不問，老人家卻反問五俠等人：「我說華大俠……」

「晚輩不敢有辱俠名，前輩請以姓名招呼，免得晚輩們有了難以措詞之處……」

「不壞！」

這一來，王欽、海靈峯、簡赤霞與白誌幾人，連狄家兩位少爺，狄非凡，狄非邪，老家人洪敢當，洪敢當的侄子洪天民、洪天英，全都自動報了名，祇有狄少爺的小兄弟狄非惡，與那位狄夫人，獨生女兒狄非雲不在此地——在老回子的「屋」中——由狄非凡代表母親、小弟妹道名致謝，然

後，再敘下去。

* * *

關中五俠全靠藥夫子的拯救，又加有了時間的靜坐，早已將功力回復得七八成，王欽更在那背包中取出了大麵酒，又叫來牛羊肉，與老人開懷暢飲，藥夫子看了五俠，又聽出他們師長的來歷，面上變幻不定，突然，他長嘆了一聲道：「爲甚麼？他們全能收了個好弟子，而我！嘿！不說也罷，我說你們爲甚麼由中原來到了這個鬼地方？又爲何與這些邪門的魔崽子成了對頭？唉！不說又不成啦！本來，祇要我的天寒珠在身，你們也不能吃了這些虧……可惜……」

老人大概是飲了些急酒，結果他說出了天寒珠，不料，在座的王欽突的面色大變，簡赤霞也是面色轉變，白誌連忙用手一拉王欽，可是，藥夫子，全已看在眼內，心中也起了一陣狐疑，他看了王欽一眼道：「爲甚麼？有甚麼不對勁的事兒？」

王欽對藥夫子點點頭道：「莫非前輩是天魔郝慶？」

老人聞言，雙目突睜，發出令人震驚的光芒：「你究竟是誰？那能與郝……」說到這裡，老人是身形一起，鬚髮戟張道：「究竟你與此人有何勾結？速速說出，免得兩誤！」

白誌聞言，精神一振，道：「原來前輩並不是天魔郝慶！這就好了！」

藥夫子一聽這話，不由奇怪萬分，看了王欽一眼，祇見他面容黯然道：「前輩原諒，在下也是一時失態，因爲天寒珠乃是天魔之物，我……唉……前輩，你說過去之事，譬如昨日死，咱們不說也罷，祇說說我們此行目的，我們是救護狄波士先生全家，避開清廷人士的暗殺，才不惜闖關萬里，明護暗掩的送來此地，康天錄乃清廷大內中不出面的惡人，又與白五弟有一掌之仇，燬宮之恨，三連宮中之人大概與康賊有了勾結，可能他們也是宮廷人物，我們五人，專門對付這些鷹爪狗奴才，狄老人家又是個鼓吹反清復明之有膽有識之人士，一舉兩得，將我們爲難，也就不足爲異的了，祇是，我們是有血有肉，有魂有魄的人物，先師上官異文，就是日月莊中主要人物，我與他們作成死對頭，結成死樑子，狄先生以身殉難，我們不能將他的後人至諸不理，就是有千患萬難，那怕此身已死，此心難變！前輩，我言盡於此，此次多蒙前輩相援，後會自當有期，說不定我們在這邊他，還有一番好戲將開場，前輩是風塵隱俠，當然不想淌這渾水，我已說明來歷，好在前輩尚未露相，諒可避過這些惡人耳目，祇是……」

老人聞言，哈哈一笑道：「酒來……痛快，痛快，不想我老頭子在垂死之年，還能見到你們這一批年少有爲的好漢子，不枉我相救一場，酒來……」

一疊連聲的催來酒，關中五俠不禁大爲高興，大麵酒帶來不少，因爲，他們怕天變，邊地嚴寒，難以抵禦，五人本就好酒量，而且，在這行李之中，每人就帶了十幾瓶，老人興致極佳，再取出幾瓶來，相互勸飲，老人看了狄非凡一眼，搖了搖頭道：「可惜！」又看了狄非邪，也是嘆了口氣，洪敢當是個老人了，他也不想看，洪之兩個子侄雖然生得挺精神，老人也看不上眼，老人瞑目沉思，正在此時，却傳來一聲清脆童音，來了個孩童，正是狄非凡最小的兄弟狄非惡。

一入包中對白誌道：「姊姊在哭……口口聲聲要你作主，白哥哥，你如何辦？」

老人一見這小孩子，不由掀髯大笑道：「好啦！好啦……」

白誌臉紅如關公，顯得萬分侷促，也有些忸怩的形態，老人可不理他們，一把將狄非惡拖過來，對這小孩看了又看，然後沉聲問道：「人，最要緊的是甚麼？」

狄非惡莫明其妙的爲老人拖住，問了這一句話，他本來就是爲了姊姊的事，來討個回音，一見老人，他人小，心眼却靈，早知自己這條小命，就是這老人所援救，對這老人也就十分感激，且有此尊敬之心，老人這一問，雖然不是時候，他還是恭敬的道：「人，最要緊的不可忘本！」

老人面色大變，又問了一句：「國恨家仇，該如何料理？」

「盡力而爲，自己不能解決，得告訴下一代。」

老人哈哈一笑，道：「狄老兒我沒見過，他兩個孩子，讀書知禮，却已不錯，可惜不是學武料子，不想，這孩子却有這樣的氣度，看來，這老人治家有才，教子有道……孩子，你就認我作師傅吧！」

白誌聞言，精神一振，連忙在一旁道：「小弟，你就快叩頭……」

狄非惡却也乖巧，仆地就拜，叩了八個响頭，叫了一聲師傅，然後，他又對老人道：「師傅，我姊姊的事拜托你啦！」

老人不由一怔，狄非惡又道：「白哥哥是救人情切，將姊姊一把抱住，姊姊是個女子，她不能嫁第二個人，白哥哥一直以爲自己難看，不敢對姊姊有甚麼表示，不過，現在……」

老人聞言，恍然大悟，對白誌看了一眼，祇見他雖是個文士打扮，但是，這面目不是俊俏這一類型，心中突然一痛，他對白誌說道：「這件事，你得自拿主意，我作老人的，就怕這種事的牽惹，是福是禍，誰又能逆料！」回頭對狄非惡道：「這類事，我無法能代人作主了……你姊姊非意中人不嫁，當然是好，白誌心有感懷，有所防範，也非不可，你且與我傳言令姊，常言道：『至誠所感，金石爲開』，男女之事，情之爲累，一時間我也說不出來，你也不能理會，隨他們去吧！」

白誌聞言，又是心中一動，他不由有了些眉目，略一記憶老人最後所說之話，早已爲其猜得七七八八，他對老人看了一眼道：「多謝前輩教誨，看來乃是經驗之談……」

老人不由苦笑了一聲道：「一輩子的孤苦行走，全拜這些經驗所賜呢！哈……」這一陣笑，却是有一些辛酸之味，這就使在座各人俱都有些明白了，狄非惡是去了，他當然將這番話說給了姊姊聽，大概一時之間，也不會發生甚麼不幸事來，現在，這些人在商討逃避這清廷人士的追踪，當然，他們得對付三連宮之三大法王，並且還得計劃，如何將這些清廷人士擺脫，然後再行計算。

目前，應該有個部署，還加上了一輛車子，又有幾個沒有甚麼本領的男女，眞是有些困難，所以能走那麼一段長路，這就可看出，關中五俠的本領、機智，全有過人之處，總算天幸的，在這邊地之處，加入了這位隱名的老人，力量增加了不少，對三連宮的火幽大陣，依然有點戒心，有武功的，雖說還有可以脫身之策，祇是，這些沒有武功的該怎麼樣辦？王欽不免提出了這個問題。

老人沉思了一陣，搖了搖頭道：「目下祇能走一步算一步，唉！又是這句話，爲何……爲何……郝慶哪……」

老人叫出了那個名字後，他頹然的倒在一角，正在此時，突然，狄非惡氣急敗壞的走來，一入「包」中，他是大叫道：「姊姊失了踪……來了個白麻衣的長髮女人……把她擄走了！」這一個突然的變故，令得座上人全是一陣心驚。

白誌首先飛身而出，當然，關中五俠全往外搶出，一望無邊無際的大沙漠，有些風，不過，太陽照得老高，渺無人跡，連在那浮沙之上，亦不見有甚麼特別的脚印發現，這可看出，這個長髮女人輕功造詣不弱。

白誌漫無目的飛奔而去，一晃就走出了一段長路，飛身來到昨夜交手之處，立即撲上了一個土山上，突然，他發現有了異事，在那入白龍堆的沙漠之中，有着一點白影，其疾如飛的向遠處投去。白誌忙一提勁，向那個方向撲去，可是，他才撲出百來丈遠，却有一幅慘景，令人不由停下脚步，原來，在這地方縱橫零落的攤着七八具屍體，個個腦門中空，點血全無，白誌心中一陣寒戰，這……死狀，看來極熟……這……他不由的俯下身來看個究竟，這一來，白誌認出這幾具屍身，正是昨日出手的三連宮門人模樣，這……白誌就此給呆住在當地，後面也有人飛撲而來，正是王欽等人，當王欽看見這幾具屍身模樣，面色變得萬分痛苦。

白誌見王欽已趕到，他對老大看了一眼道：「看來是他……」

王欽面色慘然，一雙眼睛直望出老遠，突然，聽得左側傳來一聲尖哨，白誌用手一拉王欽，身形晃動，直向哨聲來處撲去，但是，這位王欽仍然呆立當地，漸漸的，他萬分痛苦的大叫一聲道：「你啊……爲何一定要學這種邪門魔功……」當他叫出這一句話後，眼中已有淚水滾下，又看了看地下的屍體，沉聲說道：「但你們的行事，實在也應有此報，祇是……他這樣的作法，也不是吾輩中人的行徑，唉，以魔除魔，魔魔相殘，誰又能有個好收場……」

王欽一個人兀立在黃沙地中，遠處，傳來一片駱駝鈴聲，大概是有商隊經過，王欽的神智一清，游目四望，祇見在那遠處，有一列不算短的商隊，馬、駱駝，總有二十來匹，人，也有那十幾個，呼呼喝喝的向王欽那邊走來，風聲中，傳來一聲大叫道：「喂……孤身的漢客，你是不是迷了路啦……」

王欽聞言，不由一陣奇怪，還未回答，就聞得一陣馬蹄聲，飛也似的來了一人一騎，馬背上的人，乃是個年約四十來歲哈薩克人，却能說一口不錯的漢語，大概是個老走這條路的商隊的响導，王欽準備應答之時，這哈薩克人却神色驚惶的道：「還不快走，沙漠虎的大隊就要來啦，雖說你一個人，沒有甚麼東西可搶，他們能把你擄去當作小强盜，這犯不上啊！走吧！」

王欽更是奇怪，那裡來的甚麼沙漠虎沙漠狐的，剛想回答，駝隊中已傳來急驟的鈴聲，哈薩克人面色大變道：「糟啦，到底他們還是追了上來……」邊說邊已催坐騎，再也不理王欽如何打算，飛也似的向駝隊走去，王欽已給呆在當地。

前面的駝隊呼嘯聲四起，一陣陣呼喝，緊催着牲口前進，而在那遙遠的地方，果然有一陣陣黃沙飛揚，在那黃沙塵中，隱約已看見有人馬的影子在移動，雖然在沙漠中，不時可聽見有强盜出沒，王欽却是沒有見過，想不到今日却爲自己碰上了。

他不由激起了俠義心腸，看這一批商隊神色匆匆，分明對這批强人素有認識，所以，形成如此忙亂，王欽既然自己之事尚未舒齊，但是，既已見到，抖手一走，他也難以辦到，故而，身形一動，向那商隊飛去。

他的輕功提縱術，忑是上乘，身法輕快，幾個起落，就已追上那些商隊，隱約已聽到那些商客的話：「唉！這時候，眞希望這位幽靈出現……」

王欽不由大爲奇怪，這話中之意，令人難明所以，他們怕沙漠虎，難道就不怕「幽靈」，但是，這時候只見幾騎怒馬其疾如飛而臨，人馬未到，一條條其長無比，宛如靈蛇的繩索投到，向那些商客落下。（未完・一）

上文提要： 尚觀天千方百計和蕭翎打交道，女孩子未知江湖險惡，不懂利害，引為知己，尚觀天取得她的歡心，其目的似已達，便送她到鎮遠鏢局。司馬雙城雖然得到蕭翎的協助，但為了官銀賠償問題，竟然作賊，因失手被捕快追緝，事情暴露被天殘毒掌擊殺，更使前來協助的人感到棘手，林佩奇回來知悉此事，便和衆人往找尚觀天，從他的言行暗示，孫清羽總覺得尚觀天可疑……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麥中青·文　可飛·圖

天殘掌

廢宅所見怪異　屍身掌印不同

天靈是孫清羽雙目一張，道：「你怎麼知道？」

黃公紹臉色一紅，支吾着說：「程兄也知道，我們……」

八步趕蟬程垓也插口道：「我們親眼看到他們走在一起說話的。」

龍舌劍林佩奇雙眉緊皺，喃喃的說道：「但這……這是不可能的呀！」

這時，每個人心裏，都覺得有無數疑團升起，就連江湖上素以機智見長的天靈星孫清羽，也覺得一頭霧水，每一件事都是一個謎。

但這些謎何時能揭穿呢？

＊　＊　＊

再說那晚蕭翎在屋脊後屏息偷窺之後，眼見金剛掌司馬雙城喪生在天殘毒掌之手，金眼鵰田豐負傷而去，正想振衣準備離去之際，猛一抬頭，只見那天殘毒掌已不知何時來到了她的身旁。

她和天殘毒掌的目光甫接觸，不禁猛地打了個寒噤，她不知道該如何應付這突如其來的變化。

但是天殘毒掌却像對她沒有惡意似的，雖然他的面容是冷酷的。

他只是冷冷的站在那裡，望着蕭翎，任何人都不知道在那張冷酷的面容背後，隱藏着甚麼秘密。

終於，他喝道：「還不快走！」

蕭翎只覺他的聲音裡有一種令她難以抵抗的力量，她想不起她何時何地也會遇到這種力量。

雖然她十分不願意，但是她仍猛然一縱身，血紅的風氅微一飄舞，帶着一陣風掠向遠方而去。

她的身形的確快速，也許她是想告訴天殘毒掌，她並不是像別人一樣的窩囊。

但是她仍然惱恨自己，為甚麼會這麼聽他的話，叫自己走便走了。

她暗自忖思：「難道我是怕了他嗎？哼！瀟湘堡裡出來的人，是怕過誰來？我一定要他嘗試一下『四十九式迴風舞柳劍』的滋味。」

於是，她猛然旋身，又向來路撲去，回到她方才停留的屋脊上，但是四野寂靜，夜涼如水，漫天雪花飛舞，那裡還有天殘毒掌的踪影？

她覺得她自己深深的受了委屈，每一件事都令她想哭，尚觀天那種似笑非笑的表情，像是一朵朵的雪花，在她面前飛舞着。

她猛一咬牙，覺得北京城裡已沒有任何足使她留戀的地方，她只想回到家裡，躺在床上放聲大哭一場。

「天殘毒掌是個賊，司馬雙城又是個賊，尚觀天也是個賊，都是賊，都是賊！」她哀怨的痛恨着，雪花溶合着她的淚水，流在臉上，使她有冰冷的感覺，她用鮮紅的風氅角拭去了。

一跺脚，她急速的奔向北京城外。

但隨即，望着黑暗籠罩的大地，她茫然了，她想起由這裡回家的那一

段遙遠的路途，現實的種種問題，使她停留在這裡，楞住了。

她當然不會發現她身後始終跟着一條人影，她停住了，那人影也停住。

突然，那條人影掠到她背後，沒有一絲聲響，甚至連夜行人那種衣袂帶風的聲音也都沒有，若然她此時回頭，她便可以看到天殘毒掌正站在她身後，帶着那麼多猶疑，也許她回頭了，便能改變了許多事。

可是她並沒有回頭。

終於，天殘毒掌又以他來時的速度走了。

黑夜裡，只剩下她佇立在屋脊上，天有些亮了，她也沒有發覺，那麼多事情在她心裡旋轉着，最後凝結成一個尚觀天的影子。

另一條人影正以極快的速度掠過，忽然停了下來，顯然，那人影也在奇怪着為何會有人佇立在屋脊上。

那人影微一轉折，飄然掠到玉劍蕭翎佇立的地方，等他發覺佇立在屋脊上的人影竟然是玉劍蕭翎時，他奇怪的「咦」了一聲。

蕭翎一驚，飛快的轉過身去，看到一個黑巾蒙面的黑衣人站在那裡，臉一沉，叱道：「你是誰？想幹甚麼？」

那黑衣人以一種古怪的聲音，道：「天快亮了，你站在屋脊上不怕被別人看到嗎？」

蕭翎抬頭一看，東方已微微現出魚肚般的乳白色。

黑衣人又道：「快回去吧！站在這裡幹甚麼？」語調中充滿關懷之意。

蕭翎覺得黑衣人的聲音雖然很古怪，但却很熟，像是以前常常聽到似的，她暗忖：「但是我以前何曾聽過這麼古怪的聲音呢？」

同時她又發覺黑衣人對她沒有絲毫惡意，但是這黑衣蒙面人又是誰呢？他為甚麼要對自己這樣關懷？蕭翎更加迷惘了。

「他會不會是尚觀天？」忽然這念頭自她心裡升起，使她全身痲木了。

於是，她不答話，手掌一穿，竄了過去，想揭開這黑衣蒙面人的面巾。

黑衣人脚步一錯，她反掌又是一抓，左手等在那人的面旁，只要黑衣人一側頭，她左手便可將面巾抓下，這正是蕭門的絕技「平分秋色」。

黑衣人微微一笑，笑聲自他那面巾後透出，像是在她沒有出手以前，已經知道她的招式，稍稍昂首，身形倒竄，脚尖點外，三起三落，便已到了十數丈開外。

玉劍蕭翎心頭一凜，她自忖輕功已極巧妙，可是和此人一比，又不知差了多少。

可是她此刻已有了種「非揭開這人的面巾一看不可」的心理，縱使此人輕功再高，她也想一試，於是毫不遲疑的跟了過去。

這皆因她心底的深處，對於尚觀天的不遵守諾言的行為，感到憤恨和委屈之外，尚觀天的一切，對她來說也是一個謎。

為着許多種原因，她對尚觀天的揣測，只是她的幻想罷了，而尚觀天實在僅僅是個深深愛着她的世家公子而已。

那黑衣人的輕功，顯然高出蕭翎很多，這種輕功若被任何一個武林中人看到，都會驚駭得說不出話來，但是蕭翎除了埋怨自己的輕功不濟之外，並沒有想到那黑衣人的輕功已到了驚世駭俗的地步，這原因當然是因為她對武林中人的功力了解不多，而事實上，蕭翎本身的輕功，也到了絕大部份的人所無法企及的地步。

時已清晨，一個擔着蔬菜的小販，睡眼惺忪的走在積雪的路上，低低的埋怨着清晨刺骨的寒風，突然看到兩團黑忽忽的人影，以一種難以令人相信的速度飛掠而過，駭得拋掉了肩上的擔子，狂叫着跪在地上，以為是看見了狐仙。

玉劍蕭翎盡了她最大的功力，去追逐在她身前的那個黑衣人。

而奇怪的是，那個黑衣人似乎也並不想將她拋離，因為他若有這意思，他早就可以做到了。

片刻，蕭翎已覺得離開了京城，來到較為僻靜的郊外，那黑衣人早已下了屋頂，在路面上飛馳着，縱然她使盡了全力，却始終只能和那人保持一段距離，無法再縮短一些。

她暗暗着急，因為此刻天已大亮，路上已有行人，她怎能再施展輕身之術。

突然，那黑衣人身形驟快，蕭翎連這種距離都無法保持了，黑衣人以極高絕的速度，三五個起落，身形便消失了。

蕭翎的身形雖追不上他，但她眼睛却始終緊緊盯着那人的背後身影，她看見那黑衣人幾個縱身，閃入前面路旁的一座孤伶伶的小屋去，似乎還回頭向她微微招手，她又急又怒。

此刻，她完全沒有考慮到那黑衣人的武功高出她多少，若然貿貿然的追入，會有甚麼後果發生，突然，她飛身上牆，將身上的風氅掛在牆上，略一遲疑，拔出身後的玉劍，飄然落在地上。

院子裡十分荒涼，敗葉枯枝，像久未經人打掃過，散亂的舖在地上，枯枝上的雪也積得很厚，一眼望去，便可以想像這座房子必已荒廢很久，連屋角都結了蛛網了。

蕭翎探目一看，見大廳裡非但杳無人跡，而且連傢具都沒有，空洞洞的，有一種潮濕而發霉的氣味，令人欲嘔。

蕭翎到底是初生之犢，她被一個行踪詭異、武功高強的夜行人引入這

棟古老、陰森的荒屋裡，竟然沒有仔細推敲過，持劍當胸，便一步步的走進屋裡。

忽然院中颼的一响，她立即把劍一揮，揚起一個大的劍花，銀星點點，身形隨着劍勢向後一轉，却是一段枯枝落在地上，不禁暗笑自己太過緊張。

她一步步的向內走，發現每個房間都是空洞洞而荒寂的，蛛網、灰塵遍佈在房間的每一個角落。

忽然，一陣風吹來，將灰塵吹在蕭翎的身上，她厭惡地拭着，暗忖道：「那黑衣人怎麼一走進這房間就失了踪？」

「啊！莫非他又從後面走了？」她心念電轉，却沒有想到人家的武功遠勝於她，若要對她不利，早可動手，根本沒有逃避她的必要。

但是這黑衣人將她引進此房間，又突然失去踪跡，爲的是甚麼呢？

她方欲離開這陰森森的屋子，突然有個紅色的影子在她眼前一晃，她脚跟點地，身若驚鴻，飛撲過去，却見她方才脫下放在牆頭上的紅色風氅，此刻却掛在一間房子的門楣上。

此刻，她方覺得有些恐懼和戰抖，這黑衣人的神出鬼沒，已使她極爲害怕了。

她脚跟猛旋，頓住身形，仗劍四望，這廢宅裡仍然是杳無人跡，除了她那鮮紅色的風氅在清晨的寒風中飄然飛舞着。

她劍式一引，以劍尖挑下掛在那裡的風氅，眼光過處，發現門裡的一間房間竟是桌椅俱全的。

她手中劍微微回旋，將風氅交到左手上，劍式又一吞吐，發出一道青白的冷鋒，身形隨即走進房裡，脚步一錯，將劍在自己身前排成一陣劍影。

但是房間裡一個人也沒有，她這預防敵人暗算的措施，顯然是白費心機了。

這間房間却遠不同這宅子裡任何一間廢屋，非但桌椅俱全，而且靠牆還放有一張床，床上被褥整潔，是經常有人居住的樣子。

在這樣一棟陰森荒涼的廢宅裡，居然有這樣一間房間，蕭翎更覺得奇怪了。

她將手裡的劍抓得更緊了，眼睛滴溜溜的向四週打轉，看到這房間雖小，但佈置得井井有條，想是這房間的主人定必甚愛潔淨。

「但這間房屋的主人是誰？會不會就是那個黑衣人？那個黑衣人是誰？會不會就是尚觀天？尚觀天又是誰？」

這兩天來，她腦筋裡有無數個問號，却是一個也沒有得到解答。

這許多問號在她心中翻騰打滾，再加上她本身的失意，一時間，覺得全身軟軟的，嘆了一口氣，倒在坐椅上。

但她又突然的站了起來，伸手一抄，將她面前桌子上平放着的一張字條抄在手上，一看之下，心頭不禁突突的亂跳，更驚更疑。

原來那字條上寫的是：

「翎兒知悉，此間已無事，不可多作停留，速返江南勿誤，屋後有馬，枕下有銀，汝可自取，回堡後切勿將吾之行踪洩漏，切記切記。」

下面寫的是個「父字」。

蕭翎從頭至尾再仔細看了一遍，認明的確是父親手筆，但是父親不是明明留在堡中沒有出來嗎？

她心裡悶得要發慌了，忖道：「爹爹足跡向不出堡門，絕不可能會一下子跑到河北來，但是這字條上寫的明明是爹爹的字跡啊，但是爹爹跑到這裡來幹甚麼呢？難道剛才的黑衣人就是爹爹？難道爹爹就住在這間房子裡嗎？」

「他爲甚麼叫我早些回去，又叫我不要將他行踪洩漏呢？」她越想越悶，越得不到解答，急得在房中團團亂轉，怎麼樣也拿不定主意了。

最後她只得放棄了尋求一切的答案的念頭，暗忖道：「爹爹叫我回去，我就回去吧，反正我也早就想離開這個鬼地方了。」

她緩緩伸手到床上的枕頭下面一摸，果然有一包硬硬的東西，她知道就是銀子了，長長的嘆了口氣，走出房間，到後院找馬去，她只覺得全身懨懨的，一點精神也沒有，初出瀟湘堡時那一份爭雄江湖的雄心壯志，此刻早就沒有了，她祇想回到家裡去，像以前一樣過着平凡而安詳的生活，忘記這些天來所發生的一切，但是她能嗎？

她漫步走到後院，果然有一匹馬繫在一株樹下，此刻她心中不知是愁是喜，突然雙腿一軟，噗的倒在地上。

她這一驚，掙扎着想爬起來，那知渾身的力氣不知跑到那裡去了。伸手一摸自己的臉，觸手滚燙，像是被火燒的一樣，腦海中也自天旋地轉，暈暈的，她暗暗叫苦，知道自己是生病了。

雖然這「病」之一字，在她說來是這麼生疏，從她有知識以來，就彷彿沒有病過，但是她却能了解這「病」字的意義。

這些日子來，她受盡奔波之苦，情感上遭受到那麼大的打擊，雪夜之中，又受到那麼多驚嚇，也難怪她會生病了。

須知凡是練武之人，尤其是內功已有根基的人，絕難病倒，但只要一病，那病勢就如黃河決堤，澎湃而來，是以蕭翎在片刻之間，就被病魔劫取了全身的力氣，她無助的躺在地上，地上的雪是冰凉的，但她全身却愈來愈燙。

她甚至沒有氣力站起來，但她也

知道自己絕不能就這樣倒卧在地上，她掙扎着，緩慢的，爬到房裡去，這一段路，若在平日，眞是霎眼之間便可到達，然而現在在她看來，却是那麼艱苦而漫長。

她勉强爬到床上去，神智已漸漸不清了，也不知過了多久，她才迷迷糊糊的醒來，看到房間裡已黑暗一片，知道這已經是到了晚上，她希望這房間的主人快些回來，無論房間的主人是誰都可以。

她渾身像是被火烤着一樣，嘴唇也燒得裂了開來，此刻，她甚至情願犧牲一切去換取一滴水。

她無助的扯開衣襟，輾轉在床褥上，在這樣荒凉而陰森的廢宅裡，有誰知道正躺着一個受着「病」折磨的女孩子呢？

時間在昏迷中溜走，她得不到水，得不到藥，也得不到些許食物。

她只覺得她正向「死亡」的黑暗中沉淪，沒有任何人一隻手來援救她，漸漸，她雖然退熱了，然而却更虛弱，對於水和食物的需求也更加强烈了。

* * *

又是一個黑夜。

院中忽然落下兩條人影，靜寂中，只聽得有些輕微的喘息聲，顯然是經過了一番劇烈的奔跑。

這兩個人影身法都極快，圍着這院子一轉，其中一人說道：「看來這是一棟廢宅呢？」

另外一個長長喘了一口氣，道：「這最好也沒有了，我們在這裡躱一陣再說，再跑我可受不了啦！」又道：「不知道孫家叔侄兩人怎麼樣了，據我看，十成倒有九成是沒命了。」

另一人道：「這魔頭眞的名不虛傳，不說別的，單是身法之快，我簡直都沒有見過，喂，你有火摺子沒有？點上看看再說。」

接着啪的一聲响過，黑暗中頓時有了光亮，却正是「八步趕蟬」程垓和「金刀無敵」黃公紹兩人了。此刻兩人臉上仍帶有驚嚇之色。

「金刀無敵」黃公紹手持着火摺子，走在前面，手中執着一柄亮閃閃的金刀，「八步趕蟬」程垓亦步亦趨，掌中一對判官筆緊緊跟在後面。

黃公紹邊走邊說：「這裡面眞是一個人也沒有了，只希望那魔頭不要找來。」

「八步趕蟬」程垓突然「咦」了一聲，驚惶的道：「那邊好像有人聲。」

黃公紹連忙停下脚步，果然聽得一陣陣呻吟聲傳來，此時此地，聽到了這種聲音，黃公紹不禁頭皮發麻，突然變色。

他將金背砍山刀一橫，厲聲叱道：「誰？」

除了那呻吟聲外，別無回答。

程垓道：「聽來像是個女子的聲音，莫非是受了傷？」

黃公紹沒有回答，全神戒備着，向發聲處走去。

穿過一間房子，黃公紹突然道：「你看，這裡居然還有人住，這女子呻吟之聲，也是由那裡發出的。」

程垓帶着微弱的光線一看，果然看見房中有桌有椅，兩人不約而同的將掌中的兵刃一掄，防備襲擊，一頓脚，竄入房中。

房中正是玉劍蕭翎，她越來越覺不支，突然發覺有人走到床前，恍惚中聽到有人聲呼道：「這不是玉劍蕭翎嗎？」

原來「金刀無敵」黃公紹走近床前，火摺子一閃，望見床上呻吟着的人正是玉劍蕭翎，不由驚呼出來。

「八步趕蟬」程垓也自一個箭步竄了過來，驚異的說道：「蕭姑娘怎會跑到這裡來？看樣子不是受了傷，就是病倒了。」

「金刀無敵」黃公紹仍然記着雪地被辱之仇，他却不想那是自取其辱，看着奄奄一息的蕭翎，大有袖手旁觀之意，說道：「我們別再管人家的事了，眼看着我們自己也自身難保的呢？」

程垓一愕，隨即想到他的心意，正待開口，突然身後有人陰惻惻的一聲冷笑。

程垓與黃公紹兩人一聽這笑聲，立時毛骨悚然。

「金刀無敵」黃公紹一掄手中刀，「八方風雨」，刀光將身軀緊緊的包圍住，猛一轉身。

程垓同時錯步，判官雙筆自脅下抄出，身軀一扭，也轉過身來。

兩人同時轉身，同時一聲驚叫。

* * *

在龍舌劍林佩奇暫時寄居於相府的當晚，在他等所住的側軒屋上，突然輕微一响，屋中人皆是江湖老行尊，不約而同躍身而出，見一黑影向後院中逸去，天靈星孫清羽首先追去，「八步趕蟬」程垓、「金刀無敵」黃公紹與孫琪等也跟踪而去，四人先後追至園中，已不見人影。

四人在園中一轉，看到東北角又有人影一閃，不約而同的撲了過去。

他們這身形一露，却忘了身在相府，警衛何等森嚴，一個衛士看到屋上有人影，一聲呼哨，牆下暗影處走出了十多名弩箭手，舉弩半跪，手中弩匣一揚，箭如飛蝗，直向孫清羽等四人射去。

這種弩匣勁力極强，又能及遠，孫清羽一見驚動了相府的衛士，暗暗叫苦，手中兵刃撥打着利箭，低聲喝道：「退出去。」

四人齊一長身，幾個起落，掠出牆外去，幸好相府衛士雖多，却沒有一個武功高强的。

他們四人縱身出了相府，遠處那人影又是一閃，「八步趕蟬」程垓大怒，施展身法追踪下去，一邊怒喝道：「相好的，是好朋友留下來朝朝相，別

藏頭露尾的！」

程垓闖蕩江湖，武林中名之爲「八步趕蟬」，輕功自是不弱，但饒他全力而施，那人影却只一閃，便失去了踪影。程垓略一張望，天靈星孫清羽也飛身過來，問道：「追丟了嗎？」

程垓臉色一紅，他本以輕功成名，現在却將人追丟了，心中好生難受，低低嗯了一聲。

「天靈星」孫清羽心思何等靈巧，瞬即發覺，道：「這人影不知是那一路朋友，身法好快？」

孫琪和孫清羽也繞了過來，突然遠處又是一聲冷笑，人影又是一閃。

「八步趕蟬」方待追去，孫清羽一把將他拉住，道：「別着急，我看那人是存心誘我們過去，我們不追也沒有關係，只是那人身手太高，我們四人千萬不能失散，最好能行動一致。」

程垓暗暗點頭，忖道：「『天靈星』孫清羽果然臨危不亂，不愧是武林中的第一號智多星。」

這次四人保持着同一速度，果然，前面又有一條人影一晃。

孫清羽低喝道：「走。」

四人同一身形飛撲過去，方自掠過一重屋脊，夜色朦朧中，看見對面佇立着一條人影，動也不動。

四人同時止步，只有孫琪功力稍弱，無法收住這前進之猛烈勢道，人已向前衝了兩步。

脚步一停，他們才發現那人身穿淡金衣裳，雖然在黑夜裡，但藉着滿地積雪的反映，仍顯得異常刺眼，孫清羽一聲驚呼：「天殘毒掌！」

衆人聞言，齊都一震，緊緊抓着兵刃，兩隻眼睛瞪得渾圓，瞬也不瞬的望着這名聞天下的人物。

天殘毒掌冷然一笑：「姓孫的，你還沒死嗎？」語聲冷極，酷極。

「天靈星」孫清羽以應變之靈巧見稱於武林中，此刻心中雖在打鼓，臉上仍裝出一副笑臉，道：「一別二十年，閣下風采依然，故人不老，眞叫我孫清羽高興得很，只是閣下將在下等召來此處，有何見敎？」

「要你的命！」天殘毒掌語音更冷，更酷，簡直不帶人味兒的。

四人只覺得掌心淌汗，若有人見了天殘毒掌的面孔而能不驚的，那眞是不可思議的事，「金刀無敵」黃公紹等人全身發毛，想不出人類眞會有這樣的面孔。

孫清羽一聲長嘯，但嘯聲中帶着戰抖，强顏歡笑道：「上官大俠二十年不見，依然還是老脾氣，故友重逢，俱都無恙，應當高興才是，就算是要區區在下的命，也不必忙在一時呀。」

天殘毒掌仍然是木無表情，臉上的肌肉像是永遠都不會有一絲變動似的，但兩隻眼睛却散發着逼人的光芒，四下掃射着。

「你們三個人留下來，那個年輕的混蛋給我快滾！」他的聲音永遠是不變的，但「天靈星」孫清羽一聽此語，不禁大爲奇怪，忖道：「天殘毒掌手下一向不留活口，今天怎地却轉性了，只要我們三個人的命，而肯放過琪兒呢？」

「金刀無敵」黃公紹與「八步趕蟬」程垓却面如死灰，他們雖未和他交過手，但是却感到有一種難以描述的懾人心魄的力量，這力量幾乎是難以抗拒的。

孫清羽臉向孫琪道：「琪兒你走吧！」

孫燦、孫琪兄弟二人，自幼跟隨其叔孫清羽長大，名雖叔侄，實際情同父子。

孫清羽一聽天殘毒掌肯放過孫琪一條生路，他深深了解，就算合自己四人之力，要勝過他，也絕無可能，甚至連逃生都甚爲困難，二十年前，他眼看此人已然喪命，但如今竟活生生的站在眼前，而且相貌絲毫沒變，他更覺此人實是不可思議的，知道自己今日絕難逃命，是以他叫孫琪快走，若是自己萬一有逃生機會，也免得他成了自己的累贅。

孫琪牙齒咬得更响，雙目血紅似的，他天性敦厚，手足之情極深，見這殺兄的仇人，憤怒遠比他的恐懼更甚。

怒火使他忘了一切，一聲吼聲大叫道：「還我哥哥的命來！」身形飛撲過去，手中刀光一展，却是五虎斷門刀的煞着「玄地追魂」。

天殘毒掌冷哼一聲，脚步不動，微一側身，刀光自他面前劈下，距離鼻尖只差一寸。

孫琪一刀落空，空門大露，「天靈星」孫清羽暗叫不妙。

那知天殘毒掌並未乘隙進擊，孫琪即時揚刀，刀鋒一轉，刷的又是一刀，斜劈胸腹，天殘毒掌一聲怒喝：「滾開！」，身形溜溜的一轉，轉到孫琪身後，却仍不肯傷他性命。

「天靈星」孫清羽越看越覺奇怪，他實在不知爲何天殘毒掌對孫琪如此開恩，一個箭步竄了上去舉了一格，擋住孫琪那一招「巧看卧雲」。

須知「天靈星」孫清羽亦以「五虎斷門刀」成名，孫琪武功也是他所授，自然無法與他相比，他舉刀一格，孫琪但覺手腕一痳，趕緊撤刀後退，却想不出爲何自己的叔叔來替敵人擋招。

他那裡知道他叔叔孫清羽的心思，要知道孫清羽成算在胸，知道憑孫琪的身法，無論如何也無法傷得了天殘毒掌，故此他才舉刀一格。

兩刀相交，發出「噹」一聲巨响，在這寂靜的深夜裡，顯得份外刺耳。

天殘毒掌目光流動，彷彿在奇怪着世人居然還會有毫不顧自己性命而爲別人着想的人。

「金刀無敵」黃公紹此時正站在天殘毒掌的背後，他自是識貨，看到天殘毒掌的身法，自己實在非其敵手，

膽氣更餒，逃生之念頓萌，顧不得孫琪的生死，兩臂一張，倒竄出去，脚尖一點瓦面，身軀猛扭，如飛的逃去了。

「八步趕蟬」程垓微微一怔，却見天殘毒掌並未回身，心念一動，也跟了下去。

天殘毒掌目光充滿殺機，「天靈星」孫清羽一轉身，和他這凜冽的目光碰個正着，頭一低避開了他的目光，眼波瞬處，看到他垂直的右手，心中猛地一陣劇跳。

那知道出乎意料之外，天殘毒掌的目光微微在他身上打了幾個轉，隱隱透出一絲瞭解與同情的光芒，身形未見作勢，却像燕好般斜飛入雲，向「八步趕蟬」程垓與「金刀無敵」黃公紹逃走的方向追去。

是以玉劍蕭翎廢宅卧病，「金刀無敵」黃公紹及「八步趕蟬」程垓無意闖入，他倆正自以爲已經安全了，那知一轉身，天殘毒掌却冷冷的站在他們身後。

這一個突然而來的驚異，對他倆來說，的確是無可比擬的。

蕭翎的呻吟，又自床上發出，天殘毒掌的目光竟越過程垓等人遠遠落在床上，臉上的表情雖然仍是木然，但在他那一雙炯炯有光的眼睛裡，彷彿已有些憐惜和關注的神色。

程垓與黃公紹兩人闖蕩江湖多年，遇事經驗之豐，不是常人可以比擬的，天殘毒掌目光旁落，他倆微微一打眼色，心中有數，知道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這種精明强悍的武林好手，遇着這稍縱即逝的機會焉肯放過之理，兩人再不遲疑，閃腰錯步間，掌風颼然，各自擊出一掌。

他們武功雖然不甚高，但終究是江湖享有盛名的好漢，數十年的鑽研磨練，功力豈同小可。

何況他們明知此刻已是生死一刻的關頭，這一掌更是全力施爲，全然沒有留下半分退步，只望一擊得中，僥倖成功。

天殘毒掌是何等人物，就在他們掌風方起的那一刹那，他收回了停留在玉劍蕭翎病床上的目光，但是身形却仍未挪動分寸。

程垓、黃公紹掌出如風，一取天殘毒掌的右胸，一取天殘毒掌的脅下，須知人身胸腹之間，面積極大，他倆知道自己武功絕不是天殘毒掌的對手，心念動處，都選了這面積最大之處作爲發掌之地，絲毫也未敢託大。

天殘毒掌微微冷笑，眼看他倆的掌緣已堪堪擊中自己的胸腹，猛吸一口氣，身形如弓，胸腹之處暴縮了幾達尺許，這種深湛的內家眞氣運用，的確是令人懾服的。

「八步趕蟬」程垓、「金刀無敵」黃公紹一掌走空，心中大駭，知道自己招數已用老，懸崖勒馬，變化招式，却已無此功力了。

天殘毒掌右臂突然如游魚般穿出，穿過「金刀無敵」黃公紹的右掌，砰然一聲，擊在他的右脅上，黃公紹功力再高，此刻也已大限難逃了。

「八步趕蟬」程垓大駭，努力收回擊出的右掌，左掌反揮，去削天殘毒掌的右臂，脚步倒轉，身形後退，却以進爲退，但求保命。

但是他算盤打得雖精，却嫌太遲了一些，他眼前一花，只覺得左右琵琶骨上被人輕輕點了一下，兩條手臂再也不聽使喚，虛軟的垂了下來，一隻金光燦然的手掌赫然停留在自己面前五寸之處。

程垓名爲「八步趕蟬」，輕功自有獨到之處，但是他無論身形如何閃避，那隻金光燦然的手掌，却始終停留在他鼻端前。

他心膽俱裂，在這險死之際，許多他許久未曾想過的事，忽然如錢塘江之漲潮，湧入他的心頭。他名負俠義，但一生之中幹過不少虧心的事，此刻想來，歷歷在目。

此時「死」對他來說，是罪有應得，人之將死，不但其言也善，就連他的心情，也顯得善良起來了。

他悄然閉上了眼睛，長嘆了一聲，暗暗追悔着自己的生平，黯然等待死亡的來臨。

良久，他腦海中自混沌又回復到了清明，微微有風吹過，一個念頭突然的泛起，「我還沒死」，生存之念，猛又活躍，愴然睜開眼睛，面前空空蕩蕩，天殘毒掌却早已不知去向。

就在這一刻裡，他由生而死，自死又生，心情却變得迥然不同了。

他踉蹌走了兩步，環顧房間的四週，杳無人影，就連卧病在床，輾轉呻吟的玉劍蕭翎，此刻也是人去床空了，芳踪已杳。

他再次長嘆着，胸中的雄心壯志已消磨得乾乾淨淨，就連他方才心中所生的那一份愧怍，以及那一份因愧怍而生的，想對他所抱歉的人們作一補償的心情，此刻也已消失了。

他暗自思索：「現在我唯一該走的路，就是隱姓埋名，抱頭一忍，唉！憑我這一點淺薄的武功，還有甚麼資格在武林中爭勝？」

悄然走出房間，猛一抬頭，門邊屋角的蛛網，被風一吹，絲絲斷落。

他自憐的想着：「我和這蜘蛛又有甚麼分別，經不起風雨的考驗。」一時竟愕住了。

須知「八步趕蟬」程垓一生甚少遇見敵人，他再也想不到一遇見眞正强敵，自己竟然是那麼不濟事的，舉手投足間就被人家制得服服貼貼了。

於是他開始想到了自己以前的成功，並非由於自身的武功，而僅僅是因他所遇到的人比自己更不濟事而已，心中不禁一陣難過，自信、自傲之心頓失，代之而起的却只有自卑、自

棄的感覺了。

他出神的仰視着，心中感慨萬千，竟沒有向前再走一步。

眼角瞬處，被風吹斷蛛網的蜘蛛，却絲毫未因這一挫而喪失鬥志，脚爪爬動間，又蹣跚的在屋角再行結着蛛網。

又有風吹過，剛結起的蛛網又斷了。

那蜘蛛無動於衷，辛苦的再結，辛苦的和大自然拚鬥。

「八步趕蟬」程垓心境豁然開朗：「蜘蛛也如此堅毅不屈，難道我連蜘蛛都不如嗎？」他暗忖，生命力猛又活潑潑的在心中充塞着。

「這世上還有許多事情，是我該做的呀！」他大踏步走出去：「我欠了人家的，我也該去一一補償，埋頭一走，豈是大丈夫行徑？」

他以拳擊掌，慷慨低語，覺得自己的兩條手臂仍然是眞力充沛，突然想起方才兩臂無力的情景，心中又暗暗感激天殘絕掌的手下留情，不然，自己這兩條手臂怕早已廢了。

他暗暗唸着：「當今之世，芸芸武林中，眞正感激天殘絕掌的，恐怕除了我之外，再也不會有第二個人了。」

他逃命而來，此刻走出去的時候却是心安理得的，門前有兩道足跡，雪地中宛然分明，他暗忖：「我一出此屋，眞可算是兩世爲人了。」突然想起和他一塊逃命的「金刀無敵」黃公紹，心中一陣歉然，原來他方才情感過份激動，竟將黃公紹忘了。

他猛一回頭，再往裡衝，房間裡的右側蜷伏着一個屍體，頭髮斑白，不是「金刀無敵」黃公紹是誰？

望着這屍身，「八步趕蟬」程垓不覺生出兎死狐悲之感。

他正獨自出神之際，突然房外傳來一個清朗的口音：「可惜，可惜！這大好房間却如此荒廢了。」聲音清越。

程垓暗道：「這人是誰？聲音好熟。」轉念又忖道：「此地荒蕪，怎會有人來？」

只聽那人又咦了一聲，說：「棋兒，你看這足跡像是新，難道這屋子裡還有人居住嗎？」

一個孩童答道：「我進去看看。」

「八步趕蟬」暗叫糟糕，在這荒屋之中，身畔還有個屍體，被人見了豈非有理也說不清了？

他忙俯身，想抱起「金刀無敵」黃公紹的屍身，一走了之。

那知屋門一响，已有一人走了進來，看到程垓，身體往後一縮，像是吃了一驚，但臉上却又無吃驚的神色。

程垓回頭一看，看到進來的人只是個十三、四歲的小孩子，生得眉清目秀，兩隻大眼睛一眨不眨的，正盯着自己。

饒他是幾十年的老江湖，但此刻也不知道該如何應付。

那幼童咳了一聲，回頭高聲叫道：「相公，快進來呀，屋子裡有個死人。」

程垓心中一動，暗忖：「這小孩子倒奇怪得很，看到死人，一點也不懼怕，還叫了起來。」

他經驗豐富，眼珠一轉，已覺得事有蹊蹺。

門外响起脚步聲，仍是那清朗的口音說道：「眞的嗎？」

隨着話聲，緩緩走進一人，華衣輕裘，丰神如玉，「八步趕蟬」程垓一聲驚呼，脫口道：「原來是你！」

原來進來的人，正是堂堂相國公子、行踪詭秘的尙觀天。

尙觀天見了程垓，臉上的神色也像是頗爲驚奇，嘴中說道：「程大俠怎麼會跑到這裡來了？」脚下不停，走到「金刀無敵」黃公紹的屍體旁，驚訝的「呀」了一聲，道：「這不是黃大俠嗎？」

程垓心中暗暗叫苦，看見尙觀天正以滿腹狐疑的目光望着自己，像是在懷疑「金刀無敵」黃公紹是被自己所殺死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他能說甚麼，呆呆的楞住了，這一天來的種種遭遇，眞使這個闖蕩江湖數十年的老江湖弄得有些啼笑皆非了。

尙觀天眼巴巴的望着他，目光中帶着逼人的光芒，彷彿要看穿對方心事似的，沉着臉說道：「程大俠，這到底是甚麼一回事？」

程垓暗忖：「事已至此，看樣子不說明白是不行的了。」他原可拔足一走，但一想對方是相國公子，一走並不能了事。

於是，他長嘆一聲，原原本本的將經過說了出來，說到天殘絕掌的武功，以及那神出鬼沒的行事手段，程垓的確是衷心佩服，五體投地，他道：「無怪天殘絕掌縱橫江湖多年，從未遇過敵手，人家那份絕世的武功，眞叫人口服心服。」

尙觀天眼中微微現出一絲難解的光芒，像是有些得意，却又像是豪興逸飛，對「八步趕蟬」程垓的誇讚天殘絕掌甚爲不滿。

但是他瞬即恢復了正常的神態，瞪住了程垓道：「眞的如此嗎？」眼光落在地上的「金刀無敵」黃公紹的屍身上，像是有些懷疑。

程垓鼻孔微微一動，想哼了出來，但一想到對方身份，却只得將那「哼」聲悶在肚子裡，但不滿的神色仍未能完全掩住，道：「公子若是不相信，在下也是實無他話可解釋……」

尙觀天一擺手，阻止了他再說下去，風度裡有一種自然的威嚴，讓人不得不聽從他的話，這種風度雖是與生俱來，但後天的培養，也是絕不可缺的，「八步趕蟬」程垓頭一低，果然沒有再說下去。

沉默了一會兒，「八步趕蟬」程垓心中覺得有一絲被冤屈的感覺。

他的眼光停留在黃公紹的屍身上，突然一拍額前，道：「公子如果還有不信的地方，在下倒有一個方法讓公子相信。」

尙觀天眼角帶笑，「噢」了一聲。

程垓已俯下身去，一面解開黃公紹的衣襟，一面道：「黃大俠被天殘毒掌一掌擊中前胸，胸前必定有個金色的掌印，那不就……」

他的話突然凝住了，再也說不出下一個字，尙觀天道：「怎的？」眼角微微向下一掃，却見黃公紹屍身的胸膛上僅僅是一片瘀黑，那有半隻金色掌印，他那眼角的笑意越發明顯了。

「八步趕蟬」程垓此刻眞的是楞住了，他親眼看到黃公紹被天殘毒掌擊中前胸，而數十年來，凡被天殘毒掌擊中的，身上莫不留下金色掌印。

那麼黃公紹身上的只是一片瘀黑，這豈非無法解釋了？

「難道那人不是天殘毒掌而是被別人僞冒的？但是以那人的身手來說，武林中確實不作第二人想，此人又是誰？難道武林中還有另一個獨臂奇人嗎？」程垓百思不得其解，低頭悄聲道：「這是怎麼回事？這是怎麼回事？」

尙觀天笑了一聲，像是冷笑，面上却沒有冷笑的神情。

「八步趕蟬」程垓道：「我和黃公紹大俠乃是多年至交，公子若懷疑……」

尙觀天朗聲一笑，打斷了他的話，道：「程大俠以爲我懷疑閣下嗎？那就錯了，兄弟雖然不會武功，但是看總是還看得出一點。」

他指着黃公紹的屍身道：「以黃大俠致命的傷痕來看，擊斃黃大俠的非但是個高手，而且武功簡直深不可測，以程大俠的身手嘛……」

他含蓄的停住了話，「八步趕蟬」程垓臉上一紅，他當然知道人家話中的含意，那就是說：「憑你程垓的身手，還不成？」

他再仔細一看，黃公紹屍身上的瘀黑，聚而不散，却完整如新，心中不禁更驚駭，暗忖：「此人內功果然驚人，似乎已經練到傳說中的『隔山打牛』的那種境界了。」轉念又忖道：「這位公子倒眞識貨得很。」猛然想起尙觀天的行事，以及他那種炯然發着神光的眼神，心中一動。

須知一個武功深湛的練家子，他的眼神必然是迥異於常人的，世上許多事都可以隱瞞，只有人的眼睛所表示的，是絕對沒有可能掩飾的，人的內心善惡，也只有從眼睛中可以分辨得出來。

「八步趕蟬」程垓暗忖：「我眞傻，從這狂公子言行舉止，我還看不出人家會武功嗎？恐怕人家的武功要比我高明得多呢？」

越是深藏不露的，越容易給人一種高深莫測的感覺。

「八步趕蟬」程垓試探道：「公子也會武功嗎？」

旁立的幼童噗嗤的一笑，道：「你現在才知道？」

尙觀天瞪了他一眼，回頭道：「幼承庭訓，讀書不忘學劍。」朗然一笑，又道：「只是這些粗淺的功夫，怎入得方家的法眼？」

「八步趕蟬」程垓暗呼了一口氣，忖道：「原來如此。」

一望那幼童，却見他衝着自己做鬼臉，心中更有數，知道文質彬彬的尙觀天不但是個練家子，而且還是個大行家呢。

於是他更惶恐的道：「原來公子也是武林一脈，小的眞的走了眼啦。」他受了挫折之後，把平日不可一世的傲氣消磨殆盡，知道世上比自己武功高的人，大有人在，又客氣的接着道：「不知公子是何門何派，是否可使在下一開茅塞？」

尙觀天臉上又閃過了那種捉摸不定的笑意，沉吟着沒有答話。

那幼童是尙觀天的貼身書童，平日想必甚爲得寵，此刻又嬉皮笑臉的搶着說道：「這你教我們公子怎麼說呢？」他數數手指，接着道：「我們公子的老師有嵩山少林寺的玄空上人、武當山上的靈機道長、崑崙派的鍾先生，還有雲南點蒼的七手神劍謝老劍客呢？你說我們公子該算是那一門那一派的呀？」

那幼童如數家珍的說着，「八步趕蟬」程垓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氣。

皆因這些人不但在江湖上鼎鼎大名，而且輩份極高，早已避世，他用懷疑的目光望了尙觀天一眼，暗忖：「難道他眞是這些人的弟子？」

尙觀天含笑卓立，既不承認，也不否認。那幼童又道：「嘿，你不相信是不是？」

說着話，雙腿並立，往前一錯步，「踏洪門，走中宮」正是嵩山少林寺的拳法的起手式，連環數拳，居然甚具功力。

突然，他掌法一變，雙掌如抓如擒，竟由拳風虎虎的陽剛之拳，變爲武當派的「七十二路小擒拿法」。

突又以指作劍，身形如飛，在這斗室之中，施展出崑崙的無上劍法。

「八步趕蟬」程垓心中凜然，那裡還有絲毫的懷疑。

那幼童連變四種身法，將少林、武當、崑崙、點蒼的武功全施展了出來。尙觀天含笑望着，並沒有阻止他，臉上仍帶着令人難解的神色。

「這一下你可相信了吧！」那幼童雙手一叉腰，笑嘻嘻的問道。

「八步趕蟬」程垓站起身，朝尙觀天深深一揖，道：「在下有眼無珠，竟然不知公子是位高人。」

他朝那幼童一揖，道：「不但公子，就連這位小管家，也是位武林高手哩！」

那幼童嘴一撇的道：「眞的嗎？」

忽又笑道：「喂，我們兩人來比劃比劃好不好？」

「八步趕蟬」程垓尷尬的一笑，不知該如何回答，幸好尚觀天喝道：「棋兒，不要頑皮。」

三人在廢宅中躭了許久，尚觀天似漸不耐，微一拂袖，道：「黃大俠屍骨暴露此處，總是不妥，不如先抬到寒舍再擇吉安葬。」

程垓忙答道：「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尚觀天微笑道：「程大俠倒是文武全材呢！」

「八步趕蟬」程垓不禁臉色又是一紅。

那棋兒早已跳了過去，一把抱起黃公紹的屍身，程垓看到因為棋兒太矮，黃公紹的屍身軟軟的垂了下來，頭都快碰到地上，他想起自己以前和他並肩迎敵，叱咤江湖的情況，心中不禁惻然，走過去輕輕托住了他的屍身。

走出門外，門口停放着一輛裝飾甚為豪華的大車，車上還坐着個身材魁梧的車伕，穿着竟比普通人家的少爺還要闊氣，不禁暗嘆：「人道宰相家奴七品官，看來此話眞是不虛了。」

車上還放着些飲食酒器，程垓恍然：「原來這位公子是來郊遊的。」

在車內，「八步趕蟬」程垓思潮起伏，想到「天靈星」孫清羽叔侄，又不禁擔心他們的安危，也可沒想到，當時自己乘隙溜走時，又怎的不擔心別人呢？

這就是人類的卑劣德性，當自己完全置身事外時，才考慮到別人。

車行甚急，片刻便來到相國府，尚觀天輕車熟路，轉瞬便走進了院子，相府中人看到公子帶了一具屍體回來，雖無不詫異，却不敢多問。

走進院子，來了幾個家奴，大概是尚觀天的近人，他們把黃公紹的屍身接了過去，尚觀天輕輕囑咐一番，那幾個家奴唯唯的而去。

尚觀天一轉身，朝程垓笑道：「程兄如無事，不妨在寒舍住宿幾天。」

程垓方自沉吟間，忽然聽到尚觀天驚噫了一聲。

他也忙隨着尚觀天的眼光望去，却見院中假山石旁斜臥着一人，不斷發出呻吟。

那人全身用錦被裹着，看不出身形，但從發出的呻吟聲聽來，像是個女的。

他心中一動：「難道是玉劍蕭翎？」隨着尚觀天跑了過去。

走到近前，他才看清楚了，那人頭露在被外，雲鬢散亂，臉上燒得發紅，星眸微合，嬌喘不已，不是玉劍蕭翎是誰？

「八步趕蟬」程垓更是疑竇叢生：「玉劍蕭翎怎會跑到這裡來，難道是被天殘毒掌送來的？」瞬即已推翻了自己的想法：「可是那天殘毒掌縱橫武林百十年，有名的不近人情，冷酷毒辣，又怎會來管這閑事，還會將這臥病少女送來此間呢？」

他思潮起伏，不知道這事的原委，忽然想到武林傳說中的天殘毒掌與蕭湘堡之間的恩怨關係，恍然而悟，暗忖：「這才是了。」

但立刻又湧起一個疑念：「即使天殘毒掌要伸手救援這重病的玉劍蕭翎，他又為甚麼將她送到這裡來呢？」

偷眼一望尚觀天，見他滿面焦急之色在檢查蕭翎的病情，關懷之心，溢於言表。

「八步趕蟬」程垓又替自己找到了一個解答：「想必是天殘毒掌知道玉劍蕭翎和尚觀天是舊好，是以將他送來，成其好事的。」

他微笑着看了他倆一眼，暗忖：「武林人說天殘毒掌冷面無情，依我看來，却倒也並不見得。」

心意翻轉間，突又想起一事：「可是依方才所見，這天殘毒掌却非本人。」

他腦海中一片凌亂，萬千頭緒中，找不到一絲線索。

他不禁暗暗埋怨自己太笨，其實他那裡知道，事情的發展，完全不依常規，事實的眞相當今之世除了一人之外，誰也沒有辦法了解其中的道理。

如今，「金刀無影」黃公紹已經黃土埋首，只剩下他一個。古今英雄，並不是對死這個問題有畏縮之念，不過，一個從死裡逃生的人，都會感覺到生存的重要。

程垓就有這個想法，他深自感激天殘毒掌能在生死之關鍵時刻讓他逃生，使他知道生命之可貴。

他在江湖上打翻的好漢難以勝數，這些死去的好漢，已經沒有機會復仇，「八步趕蟬」程垓就算想補救，也沒有辦法，因此，他內心有着無法形容的難過，他感到歉然，暗忖：「江湖上的恩怨是如此多，糾纏不清，究竟我應該怎樣做呢？是否我從此不再在江湖露面？」

突然，又想起另一件事，那就是關於天殘毒掌的問題，莫不是天殘毒掌也是為了恩怨而出現江湖？

「八步趕蟬」程垓知道以他目前的武功造詣，就算隱身避世，再苦練十年，抑或是二十年，也沒有辦法尅制得住天殘毒掌，想到此處，他突然從假石山旁站了起來，踱着方步，由假石山踱至庭院那邊，又由庭院踱回假石山，他內心盤旋着一個念頭，那就是如何應付今後的歲月，下半生他應該幹些甚麼？

他沉吟自語的道：「我下半生應該做些甚麼呢？我還能夠做些甚麼？」

一個人腦海中被無數的問題纏繞着的時候，他會對旁邊的事物毫無所覺的，當他往來踱步時，却不知有人在他身後一步步的跟隨着，他走得快

些，跟隨他的人也快些，他走得慢些，跟隨的人也慢些。

以「八步趕蟬」程垓在輕功上有着超卓的成就，對於跟隨他的人，竟毫無所覺，倒也是一件奇事。

忽然，程垓聽得嘻嘻的笑聲，發自身後，這可使得程垓猛然一震，不期然一個轉身，雙掌護胸。

不料看清楚時，却使得程垓為之啼笑皆非，原來這人並非別人，乃是小小年紀而具有上乘武功的幼童棋兒。

程垓見並非天殘毒掌，心中安定了許多，問道：「小哥兒，你笑甚麼？」

那棋兒笑道：「程師傅，虧你自稱是甚麼八步趕蟬，我以為你輕功一定很好的，那知我跟在你後面多時，你竟然絲毫都未曾發覺。」

程垓見棋兒天眞可愛，不禁心念一動，低聲問道：「小哥兒，你的公子是不是時常傳授你武功。」

棋兒點頭道：「我家公子並不曾眞正的傳授過我一套完整的拳法或劍法。」

程垓奇道：「那你怎麼會懂得武功？」

棋兒道：「我家公子練武的時候，我在旁觀看，不是就可以學到了嗎？程師傅，你的輕功是跟誰學來的，怎會如此沒用的，看來你的師父本領也是有限的了。」

程垓倒眞給他弄得啼笑皆非，面上一紅，道：「並不是我師父本領不好，而是我學藝不精，我的師父名叫赤成子，你一定沒有聽說過。」

和一個天眞無邪的小孩子談話，是會啓發一個人的童心的，故此，程垓和那棋兒越談越起勁了。

棋兒點頭說道：「赤成子，這名子很熟。」

棋兒忽然擺開門戶，笑對程垓道：「程師傅，聽說你的『落葉追風掌』非常厲害，我倒想請教幾招。」

棋兒今年不過是十三、四歲，而程垓乃是江湖上成名人物，提起「八步趕蟬」這個別號，誰不謙讓他三分。此時棋兒擺開門戶，要和「八步趕蟬」程垓較量，倒使他為難起來了。因為一個武林成名人物，與一個乳臭未除的小孩子對招，眞是勝之不武，當下便笑道：「小哥兒，我並不是不想陪你走幾招，只是，較技這一層，如果有甚麼過錯之處，重則可喪命，輕則受傷，我們不如談談吧，我說個故事給你聽聽。」

棋兒搖搖頭道：「不，我不想聽故事，我聽說『落葉追風掌』是虛有其名的掌法，練起來雖然很好看，但和敵人對起掌來，却毫無用處，因此，我想跟你走幾招，看看究竟有沒有用？」

在這形勢之下，教程垓怎麼回答好？如果不和棋兒走幾招，一傳出去，武林人士便會說落葉追風掌不過是虛有其表，那不但影响他今後的名譽，更辱及他的師門，要知道這套「落葉追風掌」，乃是程垓師父赤成子因見秋風向楓樹吹拂，楓葉颺颺隨風落下，跟着風的方向飄來飄去。在離地面四五尺之間上下飄盪，於是便悟出這套落葉追風掌法。

程垓隨師習技，學習「落葉追風掌」時，倒也下過一番苦功，起先，走過楓樹下，等候秋風吹來把楓葉吹下，由於楓樹乃是落葉樹，樹葉一到秋天，便差不多和樹枝脫離，被秋風一吹，便落個不停，程垓運用內家眞力，發掌向落葉擊去，一掌擊落一片樹葉並不難，但赤成子却能一掌擊落數片楓葉，因此，程垓只得埋頭苦練，風雨無間。

練了差不多三年，程垓發出一掌，已經能把七片樹葉擊落，程垓發一掌等於普通人七掌，倘若有七個人向他圍攻，他發一掌便能分別打七個，要是單打獨鬥，那麼發一掌便能分擊敵人身體七個部位，快捷絕倫，由此可知這套「落葉追風掌」的厲害了。

程垓師尊赤成子僅收得一個徒兒，故此把一身的絕學都傳授給他，赤成子生平對輕功造詣極深，因此就把輕功悉心向他教授，程垓出道以來，憑這輕功，配合這套「落葉追風掌」，在武林道上也闖出萬兒來，不過，自從在天殘毒掌的手下逃生之後，他對自己武功的造詣有了懷疑，更想到現今武林，人材輩出，劍藝各有不同，且深感自己是憑着師父赤成子所傳的武功應世，並不曾有過甚麼獨門技藝創悟出來，實在有點慚愧。

想到此處，程垓面對着這個向自己挑戰的幼童，不禁有點畏懼起來。

眞的，雖然以他一個成名人物，勝了一個小孩子固然是勝之不武，但是，程垓因對自己的武藝有所懷疑，能不能勝過棋兒，倒是未知之數。

於是，他想把這場較量在拖延中結束，便道：「小哥兒，你說『落葉追風掌』虛有其表也可以，說它實用也可以，我以為你還是安靜下來，聽我說個故事吧！」

棋兒道：「程師傅，如果你不發招，那我便認定你的『落葉追風掌』是沒有用的了。」

這句話可能激發起程垓爭强之心，另一方面，他恐怕辱及師門，便毅然說道：「好吧，我就和你走幾招吧！」

別小看棋兒小小年紀，但說話却甚有分寸，大眼睛一轉道：「程師傅，我是主你是客，在禮儀上我應該讓你先發招的。」

程垓見他這般年紀，竟如此古靈精怪，也不客氣，右手護胸，左手一圈一轉，使出一招「風葉交錯」，向棋兒當胸打來，他因見棋兒是個小孩子，不想傷他性命，僅是用了三成的力道。

（未完・三）

上文提要：

長龍幫的總舵內，數百人衆個個置身在激烈的戰鬥中，巨蛟幫雖勇，但終敵不過長龍幫暗設的機關、陷阱與暗處的箭射手，因此死傷甚多，大傷元氣，在緊急關頭，白如霜夫婦率領了一隊巨蛟幫的援手殺進而得於緩和，忽然有人喊叫後院失火，刹時混亂一片，爲長遠計不作死鬥，巨蛟幫趁機逃離沙市返巢，着手治療、整頓以恢復元氣，計議再與長龍幫決一死戰……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武林謎圖

率衆黃山探寶藏　利益當前起內鬨

楚天翔道：「只怕遠水救不了近火，還是靠自己吧。」他的眼望着孔勝天。「此刻恐怕先生最有辦法了。」

孔勝天亦報以苦笑。「山人同樣不是神仙，請勿倚仗太多，一切盡力而爲。」當下衆人又討論一些細節，孔勝天道：「據船速計算，他們要在明午之後才能到達，大家還是先回去準備一下吧，山人建議，分三路跟蹤。」

朱乙乙道：「爲何要兵分三路？」

「跟蹤不是要跟對方作殊死戰，而且還得力避被對方發現。」孔勝天侃侃而談。「第一路從左岸跟蹤，第二路江上跟蹤，第三路在右岸跟蹤，第三路須提早過江。如此即使對方突然棄舟登岸，我們仍有時間應變！」

「好主意！」楚天翔道：「一事不效二主，還是請你來分配安排吧！」孔勝天當仁不讓，當下即席分配。

楚天翔問道：「孔先生爲何安排在下走水路？」

「你是蛇頭，所謂蛇無頭不行，坐在船中，發號施令，兩岸居高臨下，都能看得清楚。」

乘舟跟蹤的只有幾個人：楚天翔、朱乙乙、袁鐵舟、巫飛仙，另外有幾個幹練的幫徒及船工，當下因爲沒有異議便散會，楚天翔却將孔勝天留下來。「先生妙機神算，上次倚仗良多。今番先生囊中，烈燄彈未知尚存多少？」

「那天使剩十多枚，但一至貴幫，山人便又開始動手製造，至今已甚充足，如今山人正在設計一種小巧但又强勁有力之弩弓，可惜剛試製了一具，來不及大量生產了。」

楚天翔目光一亮，問道：「材料是否有問題，咱們可以連夜多趕製一批。」

孔勝天笑道：「最多只能再製兩具，不消幫主吩咐，今宵我師徒三人便可完成，保証在明日完成。還有一個問題，造了三具弩弓，但短矢不夠，亦未能起作用，是以山人打算晚一點起程，待多造些短矢之後，再趕去與諸位會合，未知幫主意下如何？」楚天翔考慮了一下便答應了。

楚天翔躺在床上睡不着覺，乃披衣走出去，外面有人當值，正在竊竊私語，楚天翔心頭一動，凝神屏息偷聽。

只聽一個粗啞聲音的道：「老陶，明天又要去追長龍幫，不知會否再派咱們？唉，上次俺是死裡逃生，今番再去，可不知能否活着回來。」

另一個聲音比較尖細的，則道：「管他的，俺孑然一身，死又有何懼？能夠死得轟烈一點，也不枉此生。」

「哈！你倒看得開，放得開，俺村內還有一位姑娘已等了我三四年了，不知她……」

那尖細聲音笑道：「你少做夢了，說不定人家早已嫁了，想想看，咱們窩囊了半生，不幹點轟轟烈烈的事，

這一生眞是白活了，俺就怕幫主不選派我去。」

粗啞聲音的道：「你說得不錯，咱們位卑，還能作主麼？老天爺要咱們活便活，要咱們死便死，管他娘的，過會兒好好睡一覺才是正理！」楚天翔心中已有了計較，乃返回卧室。

次日一早，楚天翔又和勞劭商量了一下，便在山上召開全幫大會，先將此行之危險性說了一遍，然後道：「假如家裡尚有親人的，或害怕被殺的，請站在左首那邊去，本座絕不會爲難諸位。」

下面的幫徒面面相覷，無人走動，勞劭接道：「幫主所述均是衷心之言，因爲此去九死一生，未必能活着回來，萬一有什麼閃失，你們家人由誰照顧？心存害怕的，面對强敵，還能一往向前麼？信心不强，各懷鬼胎，將影响此戰之勝負，是以咱們希望參加此役之人，都能抱置之死地而後生之人。」

這樣一說，便有一半人跑到左首去，勞劭高聲呼問：「還有沒有人願意留下來的？」塵埃已定之後，便開始將人手分成三路。

俄頃，一個漢子跑了上來，白英問道：「梁小樑，是不是有新消息？」

梁小樑喘着氣道：「長龍幫的船快到啦……嗯，估計下午便能到。」

白英淡淡地道：「你不怕他們在半路上岸？」

「今早他們已上岸買了大量之糧食及蔬菜，又添了水，看樣子船還得走好一段水路。」

楚天翔忽然道：「慢，駱致遠老奸巨猾，他應料到咱們會派人暗中監視，爲何尚如此粗心大意，哼，說不定這是故意做給你們看的。」

梁小樑惶恐地道：「這個……恕屬下愚昧，看不出來，請幫主定奪……」

楚天翔又問：「你今早可曾看見駱致遠？」

「有，咱們都看見，他親自站在船頭上指揮。」

楚天翔望了乃師一眼，袁鐵舟吸了一口氣。「你懷疑得有理，須立即派人沿兩岸暗中監視，一有消息便回來報告。」

當下立即挑選了留下來的十多個精細漢子，在梁小樑帶領下，匆匆趕去下游查探，楚天翔道：「大家散了吧，靜候佳音！」下面的人散後，各有各之活動，但頭領們仍緊張地佈置着，蓋長期跟踪，乾糧及水囊不可缺。

未幾，五毒教諸人也來了，楚天翔問道：「姐姐玉體如何？」

白髮娘子道：「哼，駱致遠眞可惡，不讓姐姐多休息幾天，現在便上路，嘿嘿，你姐姐骨頭硬得很，打架還不行，乘船騎馬則沒有問題，什麼時候走？」

楚天翔乃將梁小樑回來報告之情況，以及自己之分析告知她，白髮娘子道：「咱們女人沒有主意，一切聽你的安排，反正人手我早已安排好了！」她回頭着墨麗回去，將人分成三隊。

梁小樑去後，一直沒有消息，直至下午，方有人來報，長龍幫之船隊，就在里許處，勞劭急問：「梁小樑他們在何處？」

「他們沿兩岸南下搜索。」

「這一路上是否有再見到駱致遠露面？」朱乙乙轉頭問道：「駱致遠水性如何？」

白英道：「他在長江稱雄，水性豈能不好，哎！他可能會悄悄下江，再游上岸。」

楚天翔皺眉道：「尚有一點咱們未曾考慮到，說不定長龍幫的主力不在此，這只是一道幌子。」

諸頭領恍然大悟，臉色全都變了。「不錯，主力很可能未出發，駱致遠故意站在船頭，正是爲了迷惑咱們，教咱們上當。」

孔勝天嘆息道：「好一條暗渡陳倉之毒計！」時機迫在眼前，衆人都有點手足無措。

劉小山道：「快再派人去沙市查一查，也許還來得及，對啦，船上除了駱致遠之外，尚有那些大人物？」

那漢子抓抓頭皮，道：「俺去到時，只見船上空無人影，只有幾個船夫，也不見駱致遠。」

顧塔失聲道：「糟糕，他一定是溜了，眞是急死人。」

說話間，只見長龍幫之船隊已在眼前，朱乙乙問道：「幫主快拿個主意，咱們到底跟不跟踪。」

楚天翔猛吸一口氣，放眼望去，下面有四艘雙桅大船，但遠處尚有一艘小船，他心頭一動，道：「不急，在長江要跟踪幾艘大船，不怕會被甩掉。看看後面那艘小舟是什麼人？」

過了一陣，大船逐漸遠去，小舟逐漸駛近，忽然有人叫了起來：「船上坐的好像是霍青。」衆人一聽，登時鬆了一口氣。

過了三盞茶工夫，小舟泊岸，霍青急急向山上爬上來，氣咻咻地道：「幫主，不妙……咱們中計了，長龍幫還有一批乘舟向東駛去。」

楚天翔道：「你且慢慢說，他們一共有多少船？船上有些什麼人？」

霍青道：「他們分乘三艘大船，兩艘小舟，向東駛去，屬下見到梅弄雪、駱長沙和駱致遠的幾個子女上船……還有些人看不清楚。」

勞劭接問：「你們還有沒有人跟踪？」

「有，有人乘舟，有人沿岸追趕，就怕走旱路趕不上，屬下一看便急着回來。」

朱乙乙問一個最重要的問題：「他們比西上之船遲多久才出發？」

「晚了一天，天未亮便出動了，連咱們都差點被掩過！」霍青道：「如果咱們要追趕，還得視運氣如何，只怕

遲了一步。」

楚天翔沉聲道：「事在人爲，追不到也得試試，請大家立即準備。」當下衆人立即準備船隻，及一切應用之物，乘舟順流而下。此時，上行之船隻正走遠，楚天翔道：「快派人通知留守之弟兄，提防長龍幫施回馬槍，搗咱們之老巢。」

船隻順水去勢甚快，次日傍晚已至沙市，只見岸上有人招手，勞劭着一艘小舟泊岸，把那人載上舟，「如何？有新消息否？」

「白英派人回來通知，船已至漢陽，看樣子還會繼續前進，着屬下留下來等你們。」

衆人聽了稍鬆一口氣，當下趁天色未黑，繼續前進，不一日又至漢陽，白英又留下人，通知長龍幫的船已至九江，且並無停下來之意思。朱乙急問道：「咱們跟他們還差幾天水路？」

那漢子道：「估計他們如今已至銅陵，最少還慢了兩三天。」羣豪一聽，奮力划槳。但當船至安慶時，又見有人在岸上招手，小舟泊岸，那漢子却道：「他們從此處上岸，白英追下去了，留我在此聯絡。」羣豪一聽，忙將船靠岸，急不及待地上岸。

楚天翔問那漢子：「他們是何時上岸的？」

「前天傍晚由此上岸，只留下舟子，繼續向前航行。」那漢子口舌伶俐。「在沙市一役中未死的魔頭，幾乎都出現了，還有一點，昨天上午駱致遠才到達。」

朱乙吃了一驚：「他一個人來？你們可會讓他發現？」

「他只帶了兩個船夫，匆匆上岸，屬下躲在樹上偷窺，未被發現。」那漢子道：「諸位有話在路上再問，先趕路吧，白英會在路上留下暗記。」當下由他帶領羣豪，向東進發。

白英看來辦事十分仔細，他畫的暗記，既清楚又隱蔽，外人很難一眼看出來，巨蛟幫諸頭領心中均甚是讚賞。白英留下來之漢子叫羅棋，辦事亦甚精細，楚天翔忖道：「我手下有這許多能人，居然不自知，眞是枉爲一幫之主！」暗下決心，在是次生死戰中，仔細觀察，若有特長的，日後加以擢用。

走了十五六里，天色向晚，勞劭問羅棋：「還能跟踪否？」羅棋看看天色，表示尚可再趕幾里路，當下又走了四五里路，然後停下來造飯。羅棋閒不下來，自己紮了根火把，到前面去探路，勞劭恐他一個人有失，派霍青和董存禮陪他前往。

羣豪覓地休息，有傷口尚未癒合的，趁機換藥，有內傷的，則盤膝運功療傷。飯燒好時，羅棋等人已回來了。「副幫主，咱們走了兩里路，那裡有座樹林，可供休息。」

當下飽餐一番，留下火頭軍收拾，其餘全跟羅棋，到前面那座樹林休息，勞劭恐有意外，一面燒著火，一面又點了幾個手下值夜。幸而一夜平安，次日一早，吃過早點，又再前進。

走了半天，勞劭輕咦一聲：「這似是去黃山之方向，莫非他們上黃山？」天盛鏢局的人，這十多年來，爲了尋找邵凌霄之下落，踏遍大江南北各地，各州大澤，無所不至，亦認定駱致遠是去黃山。

中午吃飯時，白英又派了一個人回來報告。「長龍幫大軍，走向黃山。」

楚天翔喜道：「只要知道他們是去黃山，便不用急，相信他們找尋武林至寶，絕非三頭兩天能夠解決的。」飯後，他又派了幾個人跟那漢子先行出發，到前面探路。

至晚上，衆人已越過九華山區，在陵陽歇脚，按脚程計算，明天便能抵達黃山。次日中午，却見白英迎了上來，勞劭急問：「白英，你爲何不繼續跟踪？丟失了他們，可知道浪費多少人力物力？」

白英道：「屬下是等他們進入黃山才回來報告的，而且還留了三個人，暗中跟梢，進了山區，便好辦了，因爲跑不出其中範圍。」

楚天翔道：「你先報告吧，駱致遠追上長龍幫這大軍了吧？」

「不錯，昨夜他們吵了一晚。」白英雙眼露出興奮之色。「有的要求分開找尋，有的希望一起行動，前者謂有福者得之，後者說有福同享，爭持不下，最後由駱致遠決定，分開找尋，但找到之後，仍要公開，他的理由是分開找範圍較廣，也比較快，免得武林中風聞而至之人越來越多，徒分薄成果。」

勞劭問道：「此事便這樣解決了？他們分開，有利咱們逐一擊破，果然是個好消息。」其他人聽後，精神均是一振。

楚天翔道：「駱致遠十分狡猾，他表面上會說爲了公平及保証得到之成果共同享受，必會將手下及兒子分派至各組中去，如此他們之實力，也不至於太弱，咱們仍不能掉以輕心。」回首再問白英：「你一直跟踪他們，又偷聽他們開會，會否被發現？」

白英笑道：「幫主放心，屬下是此方面之能手，只是一直無人知道，亦無機會表現而已。」他手臂一抬，以袖掩面，一回頭，面孔已全變，再一甩頭，又變了另一副面孔。「屬下學過演劇，在舞台上常變換面孔，後來得了幾張人皮面具，就更加得心應手了。昨夜他們住進客棧，屬下假扮小二，進房送茶，是以聽到他們之爭執，料他們至今尚未知道屬下之眞正身份。」

楚天翔大喜，道：「日後便由你負責這方面之工作。」

當下吃了午飯後，又再前進，至

黃昏時分，已至黃山山區，白英的手下上前報告，他們今早已進山了，羣豪決定到山裡過夜。

次日又有人來報告，長龍幫衆人分成四組，到處依圖索驥。原來武林謎圖只畫出黃山之全圖，但並未指出藏寶地點，而黃山有千百座山峯，如何能翻遍每一塊山石？

據知第一組由駱致遠率領，第二組則由梅弄雪及駱致遠女兒組成；第三組是馬不歇，第四組統帥則是駱長沙。

第二組及第三組實力較弱，羣豪遂決定，先向這兩組下手。未幾，白英便得到消息，馬不歇那一組負責始信峯。勞劭道：「咱們便先上始信峯。」

黃山歷年來，均是遊人必至之勝地，是故山徑上均鋪有簡陋之石級，羣豪拾級而登，倒也不太費勁，午前已至白鵝嶺，白英之手下已迎上來，道：「馬不歇已上始信峯，其他三組或去天都峯，或去蓮花峯，分開頗遠！」

楚天翔喜道：「眞是天助我也！速去！」當下無心觀賞沿途之風光，直趨始信峯，由白鵝嶺至始信峯，只須半個時辰脚程，至那附近，羣豪因恐太早暴露，乃化整爲零，分頭前進。

始信峯最高處，在懸崖之上，只有一條路可通行，是故羣豪只須封住下山路徑，便不怕他們能溜掉，羣豪之戰略是速戰速決。

馬不歇率領的人，只有三十個左右，由於地方大，分得頗散，羣豪便採取突然襲擊，逐個擊破之策，一開始便很順利。

楚天翔和朱乙則想找尋馬不歇，最後終於發現馬不歇坐在「天橋」對上之一塊岩石上，狀甚悠閒，尚不知死期將至。

看見他手下已被解決了一半，而羣豪亦越迫越近，此時方聽見其手下驚呼：「不好，有敵人。」

這一叫，驚醒了旁人，又發現同伴之屍體，都叫嚷起來，馬不歇又驚又怒，喝道：「鬼吼什麼！到底查清楚了否？」

楚天翔見已暴露，便索性現身，向「天橋」飛去，路上有人攔截，楚天翔長劍虛晃一招，抬脚一蹬，將那漢子踢下懸崖。

那漢子人未至谷底，凄厲慘叫聲已傳了上來，楚天翔行動快速，脚尖連點，已飛上天橋。這天橋只有一條長長之石柱，架在兩座山峯之間，兩旁均是懸崖，烟霞裊裊，深不見底。

「馬不歇，當日你不是說要收拾本座麼，且看今日誰的手段高强。」

馬不歇色厲內荏地抽刀自岩石上走下去，邊道：「你來得正好，老子正想送你上西天。」楚天翔趁此越過天橋，立在對面山峯上等他，馬不歇人未至，他先迎了上去。

山道崎嶇狹窄，兩旁都是大石，兩人置身其間比鬥，已難以施展拳脚，是故朱乙只好站在對峯。

「噹噹」連聲，馬不歇之刀與楚天翔之寶劍已連續碰撞了五六記，由於不能閃避，每招均是全力以赴，這種打法，全憑眞實功夫，毫無取巧之機。

楚天翔近來武功大進，劍法更是精湛，攻勢連綿不絕，一招緊過一招，而馬不歇則勝在經驗豐富，一時之間，鬥得難分難解，教站在遠處觀戰之朱乙，爲楚天翔捏了一把冷汗。

兩人以快鬥快，眨眼間已鬥了三十多招，時間短，分不出誰快誰慢，三十招下來，已明顯看出楚天翔比馬不歇快了一分，是以越至後來，馬不歇越狼狽，最後只有招架之功，而無反擊之力。

楚天翔道：「馬不歇，你若投降，咱們可以放你一條生路。」

馬不歇亦知再發展下去，自己必死在楚天翔劍下無疑，但又畏懼駱致遠。「駱致遠若知道俺背叛他，只怕日後不會放過我。」一時之間，猶疑不決。

形勢越來越惡劣，楚天翔喝道：「你還執迷不悟，即將死在某劍下。」

馬不歇目光一瞥，見楚天翔背後便是懸崖，不由惡向膽邊生，獰笑一聲：「你鬼吼什麼？大不了老子與你同歸於盡。」

他說話分神，楚天翔長劍掄圓，當作大刀使用，馬不歇吃驚，倉猝橫刀一架，「噹！」地一聲响，猛覺手上一輕，原來楚天翔使的是歐陽超夫婦鑄造之寶劍，刀劍碰實，馬不歇的刀立被寶劍削斷爲兩截。

馬不歇後果如何，不問而知，他索性把手上那半截刀抛掉，雙掌齊出，欲把楚天翔推下山崖，朱乙在對峯看得眞切，不由驚呼起來：「小心！」

好個楚天翔，臨危不亂，長劍使勁反劈，「喀嗤」聲過後，隨見兩股鮮血噴了出來，原來馬不歇一對小臂已被削斷，他小臂一斷，重心驟失，人仍向楚天翔撲去。

楚天翔不及細想，吸氣拔空躍起，馬不歇人自其脚下衝過去，他志在必得，幾乎用盡全身之力，待失去楚天翔之踪影，要想收回力量，已來不及，跌跌撞撞地，向懸崖衝去。

朱乙又發出一道驚呼，馬不歇人已跌下去，一對手臂去抓天橋，可惜他忘記他一對手掌已失去，那裡抓得住？只在天橋上洒下幾滴鮮血！

白皚皚的烟霧之中，傳來馬不歇驚嚇絕望之叫聲，楚天翔心房似被人揪緊般，回想適才若自己避不開，跌下去的將是自己，他不由打了個寒顫。

朱乙乙驚魂稍定，問道：「大哥，你沒事吧？」

「沒事！」楚天翔猛吸一口氣，飛

身躍上大石，只見石後還匿着兩個漢子，乃喝道：「滾出來，沒人迫你們跳下懸崖。」

那兩個大漢目睹馬不歇慘死，早已心膽俱裂，都將兵刃拋下深淵，跪在地上，楚天翔乃着他們走過天橋。此刻始信峯之戰鬥已止，羣豪都有不費吹灰之力之感，一掃多日來之窩囊氣，均喜形於色。

楚天翔問那兩個漢子：「你們這一組還有些什麼人？」

一個大漢低頭道：「沒有了，全被你們殺死了。」

楚天翔冷笑一聲：「你才看到幾具屍體，便知道他們已全被殺死？」他見那漢子眼神不定，心頭一動，沉聲道：「你還瞞了甚麼，若不老實……」

劉小山接道：「將他拋下深淵！」

那兩個漢子連忙跪下，叩頭如同搗蒜。楚天翔冷冷地道：「駱致遠疑心最重，他會放任你們在此搜索，而不派人監視？你們還不老實招來，當眞是不怕死？」

「駱幫主……是有派人來協助……但……」

忽聞孔勝天呼道：「不必問了，在此處！」衆人轉頭望去，只見孔勝天望着石筍峯，道：「他人在峯後面，剛才露出一顆腦袋，是駱致遠的兒子。」

劉小山哈哈笑道：「駱致遠的兒子居然會當縮頭烏龜，眞教人高興，他爹曾經詐死，也是一頭烏龜，老烏龜生小烏龜，天經地義，而且代代相傳，青出於藍，將來長龍幫應該易名爲烏龜幫。」

羣豪一聽均轟然大笑起來，肆意謾罵，但仍不見有人現身，楚天翔問道：「敢情他已由後峯溜下去了。」

孔勝天道：「峯後無路，筆直險峻，猿猴絕跡，他跑不了的。待山人賞他幾顆烈燄彈，送他上西天。」他隨手拋出一枚，烈燄彈剛好落在峯後，「蓬」地一聲之後，濃烟冲天。

就在此時，峯後傳來人聲：「你們倚多爲勝，又不擇手段，算得了甚麼英雄？」接着一個人站了起來，却是駱嶽。

楚天翔仰首道：「咱們如今要殺你，眞是易如反掌，你下來吧！」

駱嶽躍了下來，道：「少爺已在此，你們有甚麼手段，儘管施展吧！」

楚天翔道：「咱們還不想殺你，因爲罪魁禍首是令尊，只要你肯投降，便放你一條生路。」

駱嶽嘆了一口氣，道：「可惜我是駱致遠的大子，你說我除了戰死之外，能夠投降麼？楚天翔，駱某向你挑戰，我只求打敗你，不會殺你。」

楚天翔微微一笑。「我知道你的用意，我接受你的挑戰，你有本事儘管施展就是。」他又將長劍抽了出來。

朱乙乙十分緊張，忙在他身旁低聲道：「大哥，你可得小心，若是不敵不要逞强，你打個招呼，小妹便來助你。」

駱嶽一揚刀道：「楚幫主小心！」

楚天翔連忙下令旁人退開，一刀一劍便鬥起來了，這番又與剛才不一樣，適才由於沒有多餘之空間，迫得以硬碰硬，以快鬥快，如今便不一樣了，各展平生所長，鬥起來比適才更加燦爛好看，乍眼望去只見刀光劍影，不見人形。

旁人都看得出，他倆功力悉敵，難分軒輊，勝敗端視臨場表現，誰能抓到良機，誰便能取勝。

楚天翔心中忖道：「我連他兒子也鬥不過，又怎能鬥他老子？」當下把速度加快，但駱嶽仍能應付，楚天翔劍招比較多變洒脫、跳躍，駱嶽刀法則勝在沉穩，以不變應萬變。

眨眼之間，兩人已鬥了百多招，楚天翔求勝心切，頻施險招，教他師父替他擔心不已，又不便開腔提醒他。不料駱嶽表面上鎮定，其實心裡比楚天翔還急。他自忖今日必死，渴望臨死前，能打贏楚天翔，如此死了才會瞑目，料不到對方武功比想像中高多啦，教他如何不急？

正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楚天翔一使險招，駱嶽立即還以顏色，如此一來，戰情更趨於凶險，勝的固然可喜，敗的一方，便得濺血當場了。

激鬥中，駱嶽使了一招「大鵬展翅」，將楚天翔之長劍格開，身子倏地蹲下，大刀當作長劍使用，手臂暴長，以刀尖急刺楚天翔之小腹。

這一刀十分狠毒，朱乙乙一見失聲尖呼。但楚天翔已非吳下阿蒙，單足立地，脚尖輕輕一旋，揮劍迴削，招式十分簡單：「鐵鎖橫江」。

說時遲，那時快。駱嶽刀尖擦着楚天翔肚皮刺空，但楚天翔之長劍已至，駱嶽用力太盡，避無可避。幸虧他福至心靈，屁股一落地，挺腰向後打了個觔斗，堪堪避開。

楚天翔反應極快，標前一步，長劍一落，電光石火之間，劍尖已落在駱嶽之喉頭上。刹那之間，兩人之動作立即靜止，羣豪這邊方鬆了一口氣。

「如何，我這個幫主還不至於太過窩囊吧？」

駱嶽輕輕閉上雙眼，眼角沁出兩顆晶瑩之淚珠，輕嘆道：「你要殺便殺吧！誰教我運蹇，落在你手中！」

楚天翔道：「我還不想殺你哩，因爲罪魁禍首是令尊，只要你跟他……」

駱嶽雙眼倏地睜開，厲聲道：「你要我跟家父脫離父子關係？哼，駱某雖然不肖，還不至於如此！不管他爲人如何，但他對待子女還是好的，你休費唇舌。」

孔勝天走了過去，伸手封了其暈穴，道：「不必跟他多說，咱們大事尚未完成，須得先辦正事。」

楚天翔收劍抬頭問道：「諸位認爲

咱們是否該立即行動，消滅梅弄雪那一組人？」

袁鐵舟道：「那還用說？高手過招，爭的只是那瞬息間之差別，行軍佈陣，何嘗不是如此？」

勞劭轉頭問白英：「你弄清楚梅弄雪那一組人在何處搜查武林至寶否？」

白英道：「她們被分配往排雲亭那一邊。」

孔勝天道：「看來武林至寶很可能在前山一帶，駱致遠狡猾，却安排他們兩組在山頂。事不宜遲，快走吧！」他曾來過黃山兩趟，是以由他帶路。

始信峯和排雲亭，一個在東，一個在西，距離還不短，羣豪爲恐暴露身形，仍然化整爲零，匍匐前進，行動遲緩，走了快一個時辰方抵排雲亭附近。

那排雲亭靠近懸崖，崖下全是翻騰滾動之雲霧，但奇怪的是此處之雲霧，從不冒上崖邊，是以稱那亭子爲排雲亭，亦有人說那座亭子之作用亦在於此，關於此亭尚有許多傳說，但誰也說不出個道理來。雲霧因何不能冒出崖邊之上？

「排雲亭」、「同心鎖」、「仙人晒靴」三個名勝近在咫尺，一眼望去，不見人影。勞劭忙問：「白英，這是怎麼一回事？」

白英惘然地道：「屬下也不知道，也許她們到別處去了，待屬下去附近查一查。」

勞劭立即選了幾個人，隨白英去，其他人則在附近匿起來，避免暴露身形。此時日已過午，羣豪飢腸轆轆，便紛紛取出乾糧吃了。

過了半個時辰，方見派出去打探的人回來報告：「啓稟幫主，咱們已查到梅弄雪那些人在飛來峯那裡。」

楚天翔吸了一口氣，道：「好，你來帶路。」

那漢子道：「白英留在那裡監視，這次她們再也跑不了。」

當下衆人隨着那漢子，先走回頭路，再趕去飛來峯。飛來峯峯頂有塊奇怪的石頭，看來跟山峯毫無關連，傳說是由天上飛來的，該石看來有點像蛤蟆，甚是神似、奇異，只是羣豪此刻那有心情觀賞？

不久，便到了飛來峯附近，果然見到山壁上有不少男女，或用刀柄，或用石頭在敲打山石，顧塔失笑道：「這樣能找得到武林至寶，那實在笑死人了。」

羣豪弓着腰分頭前進，但仍被山壁上之人發現，即聞有人呼叫：「有敵踪，小心！」羣豪見已暴露，再無顧忌，全力奔馳。

山壁上之男女亦緊張起來，紛紛向中間靠攏，有人發出尖銳的嘯聲，也不知是示警，還是暗中通知在下面之駱致遠等人。

眨眼間，羣豪已衝至山下，白髮娘子高聲叫道：「梅弄雪賊婆娘，姑奶奶來索償了！」

梅弄雪冷冷地道：「你要找死，可怪不得我！」揮手率手下衝下去。這一組還有駱冰、駱雪和駱霜三姐妹、新加盟之白相玉、凌華山、穆嵩山和范雙全，還有一位趦趄不前的邵凌霄。

邵凌霄見對方人多，實力强，知道難以討好，決定溜掉，可是劉西眼尖，早已看到他，高呼道：「總鏢頭，邵凌霄那廝要溜！」天威鏢局之舊袍及同行一共十多個人，也不管楚天翔，放足急奔，向山上追去。「邵凌霄，今日若讓你在咱們眼皮下溜掉，咱們之間的仇恨，便一筆勾銷。」

白髮娘子要上去鬥梅弄雪，却被楚天翔攔住。「姐姐，你內傷未癒，還是讓小弟來吧！」他首先標前，揮劍直指梅弄雪。

梅弄雪道：「好呀，姑奶奶也想教訓教訓你！」她色厲內荏，拚命反攻，但求能殺一個便夠本，殺一對即有賺，未敢妄求今日能取勝。

凌華山等人和駱氏姐妹未曾下山，亦被人截住斷殺，其他嘍囉，遇到巨蛟幫羣豪，都只有招架之力，袁鐵丹和巫飛仙自恃身份，不肯動手，站在一旁押陣。

第一個喪命的是穆嵩山，他先被劉小山踢中小腹，再被他一刀結果性命。劉小山乘勝追擊。「你們還不投降，更待何時！」

梅弄雪大驚，忙呼道：「大家不用害怕，駱幫主率領之大軍即將趕至。」

白髮娘子輕舒四肢，只鬥大河幫之女徒，聞言笑罵道：「眞是賊婆娘，臨死之前，還要騙自己之姐妹！」她手下之墨麗、洪淸香和朱乙乙，分鬥駱氏姐妹。

巫飛仙道：「留下駱致遠之女兒有用。」

話音剛落，凌華山也被顧塔一拳打得倒地不起，那范雙全鬥徐海寧，如何是敵手，又見形勢惡劣，連忙道：「徐大俠，在下是迫於形勢方效力駱致遠的，我願意投降。」

徐海寧喝道：「先拋下兵刃再說！」范雙全乖乖拋下兵刃，被徐海寧封住痳穴。

鬥得最激烈的則是孟四海及白相玉這一對。兩人本來是同伴，不料後來，白相玉懾於駱致遠淫威，又迷戀武林謎圖，投靠了長龍幫，孟四海最討厭這種沒骨頭的人，恨不得一刀殺了他，沒奈何白相玉一筆判官筆，十分難纏，兩人武功路子截然不同，一剛一柔，鬥得難分難解，一時難分勝負。

袁鐵舟恐駱長沙等人聞聲而至，是以沉聲道：「諸位加把勁，盡速結束。」

羣豪聽他這樣說，都加一把勁，果然慘叫聲此起彼落，大河幫之女徒及長龍幫之男徒，紛紛被殺，不過這一組人數最多，要立即結束還不容

易。

楚天翔心中忖道：「我若不立即制服這婆娘，也不知要多損幾條人命！」當下加緊進攻。他在沙市一役，夷然無損，梅弄雪則受過傷，是故佔了不少便宜，七八十招之後，已大佔上風，控制住局面。

梅弄雪偷眼望兩旁，只是手下死的死，傷的傷，大勢已去，心頭更驚。耳畔却聞楚天翔道：「梅幫主，你不如投降吧，何必替駱致遠賣命，你自己想一想，他為何將你們放在山頂？」

梅弄雪心頭一動，道：「他把自己的女兒也交給姑奶奶，難道還有甚麼問題不成？」

「他一向重男輕女，連兒子都欺騙，何況是女兒？梅幫主，你若死了，你手下由誰安頓？」

梅弄雪厲聲道：「這事用不着你擔心！」她說話分神，閃避較慢，右臂着了一劍，血流如注，更加不支。

楚天翔嘆了一口氣，「梅幫主，我本不想殺你，但你莫迫我，為難我！」他劍法一變，劍網更為廣泛，梅弄雪只覺四周全是劍影，分不出那一道是實，那一道是虛。

楚天翔突然沉聲道：「你再執迷不悟，我可要下殺手了！」

梅弄雪脫口道：「且慢！你們眞的肯放過我？甚麼時候才肯放我離開？有甚麼條件？」

袁鐵舟耳尖，在遠處聽得清清楚楚，揚聲道：「要放你走也可以，須待駱致遠伏誅之後，其他的沒你討價還價之餘地。」

梅弄雪心中想道：「武林謎圖是眞是僞，如今尚未確定，何必先做了駱致遠之替死鬼？」當下道：「好吧，姑奶奶願意放棄抵抗，但你們可不准食言。」

袁鐵舟走了過去，封了她的痲穴，楚天翔立即以此迫降。大河幫的女徒見其幫主也投降了，再無顧忌，紛紛響應，剩下來猶在作困獸鬥的人，亦只好棄械投降。

大戰結束，俘虜太多，反而成了累贅。勞劭低聲問道：「幫主，這些人如何解決？」

楚天翔道：「先找個山洞，悄悄將他們藏起來再說。」當下帶着俘虜，轉移到另一個地方，找了個山洞，將俘虜全拋了進去，羣豪一邊做飯一邊商量。

楚天翔問道：「師父，梅弄雪已發出嘯聲，為何駱致遠那邊沒有一絲反應？」

袁鐵舟沉吟道：「這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他們聽不到嘯聲，也料不到咱們來得這麼快；二是他有意犧牲這些人。」

楚天翔道：「這似乎沒有道理，他羽翼全去，難道有必勝之把握？」誰也沒辦法回答這個問題，最後他又問白英：「駱致遠那一組在何處？」

「在天都峯，距離此處甚遠，聽不到嘯聲，絕不奇怪。」

羣豪商議一致決定先繞過蓮花峯，收拾駱致遠，楚天翔道：「要收拾駱致遠，不用焦急，大家先好好休息一夜，明天下山，再窺機而動。」當下又選了值夜的人，然後分頭休息，這夜，劉西等人却沒回來。

雖已是暮春時節，但山上深夜仍甚寒冷，山風吹來，透骨冰涼，是以生了幾堆篝火取暖。飽睡一夜，次日羣豪精神奕奕，留下勞劭和白髮娘子，帶着二十名五毒教弟子及巨蛟幫幫徒看守俘虜，其餘者推着駱霜下山。

天都峯在飛來峯之左下方，中間還隔着一座蓮花峯，為避免讓駱長沙發現，他們專找無人走之小路，如此距離更遠，足足有三四十里，待至天都峯下，日已近午。

羣豪抬頭一望那巍峨的山峯，心頭均是一沉，若分散找尋駱致遠等人，實力分散，容易被逐個擊破，若不分開，也不知要找到何時，時間一長，又容易暴露身形。

由山脚至山頂，走磴道足足有三華里，但走磴道也容易受襲，眞是左右為難。恰在此時，石頭後跳出一個漢子來。白英眼尖，忙道：「是自己人。施池清，你一直在此監視駱致遠？可有甚麼發現？」

那漢子道：「屬下尾隨駱致遠來此，目送他們上山，却不敢上去，因為路口他都佈下線眼。到昨天下午，他們還沒有撤哨之打算，屬下便繞路上去，不料走了半天，却不見一個人影，後來連路口之哨崗也不見了……」

他話未說畢，白英已罵了起來：「眞是飯桶！莫非他們都能飛天遁地不成！一定是你失職，胡編瞎說，意圖欺騙幫主。」

施池清不悅地道：「你寃枉我了，情況確是如此。我若有半句虛言，教我自山上跌下來，粉身碎骨！」

楚天翔忙道：「本座相信你。依你看，他們去了何處？」

施池清恭敬地道：「屬下猜不出來。」

楚天翔回頭望了乃師一眼，兩人同時道：「看來駱致遠已找到寶藏了。」

此言一出，羣豪心頭怦怦亂跳，隨即有幾個同時道：「就算他們找到寶藏，也該下山，施池清怎會看不見？」

楚天翔道：「也許他們尚在洞內，還未出來。」

忽然朱乙乙道：「你們看，有人來了。」衆人循聲望去，果見遠處來了一羣人，由於距離太遠，看不出是甚麼人，是以楚天翔立即下令分散匿藏起來。

過了一陣，人漸走近，已看出裏面既有駱長沙，還有魯金等人。袁鐵舟心頭一動，道：「大家快由後山上去，匿藏起來，靜觀其變，除非萬不得已，否則不許動手。」當下都轉向後山跑去。

那天都峯周圍甚廣，一轉到山後，前面的人根本難以發現，白英一個人匿在附近一塊大石後面，遠望着駱長沙他們。

俄頃，駱長沙一至山下，即回首道：「大家快一步上山，駱致遠他們一定是找到寶藏了！」那羣人拚命由磴道奔上去，生怕走遲了便未能分到一杯羹。

白英見他們走了好一段路，駱長沙留下一些人，向兩旁搜索，其餘的人又跟他上山，心中十分奇怪，乃跑回後山，將情況告知楚天翔。

楚天翔亦十分詫異，袁鐵舟畢竟經驗豐富，沉吟了一下，道：「看來駱致遠得到寶藏，要甩掉駱長沙這一組人，因此便躲了起來。唏，這對咱們來說，倒是一件好事，假如他們內鬨，咱們便有機會了。」

這一分析，羣豪精神均是大振。

楚天翔至此方放下一塊心頭大石。「果如斯，咱們倒不必急於下山，待他們鬥得差不多再現身。」

白英笑道：「說不定根本用不着咱們動手。」當下緩緩下山，却派了幾個幹練的細作，先行上去摸情況，可是走至山頂，居高臨下，却連駱長沙等人之影子也不見。

楚天翔喜道：「這說明駱長沙已找到他們了，而駱致遠必已找到藏寶洞。咱們分頭找一找，若有收穫，不要急於進洞，先通知一下。」

至半山腰，突見一塊石頭離開山壁三四尺，山壁上露出一個黑黝黝之洞口來，不問便知長龍幫的人，必已全部在裡面。

白英喃喃地道：「奇怪，為何他們進去之後，不將石頭封住洞口？」

孔勝天道：「也許裡面沒有通風設備，亦說不定是個陷阱。」他轉頭望着楚天翔。「楚幫主，你認為咱們是否須立即進去？」

楚天翔心頭一動，料他早已有主意，乃反問：「先生又有何高見？」

孔勝天道：「找個人假扮樵夫先進去看看，咱們分散匿在附近等候，山人不信他們不出來，除非已全部死在洞內。」衆皆曰善，當下由白英化裝成樵夫，冒險進入洞內，其他人則連忙找地方匿藏起來。

可是尚未匿好，已見白英急急忙忙地跑了出來，楚天翔忙向他招手問道：「洞內情況如何？」

白英道：「快躲起來，他們打出來了。」他們打出來了，這六個字令到羣豪均是心頭狂喜，長龍幫內部果然經受不住利誘，而發生內鬨，那就省事多了。

俄頃，便見到駱致遠及駱長沙自山洞內「殺」出來，鬥得難分難解，此刻羣豪方眞正體會到此兩人之功力深淺。

只聽駱長沙罵道：「臭小子，原來你一直瞞着老夫。哼，不管你有多高的本領，也只配給老夫提鞋！」

駱致遠笑道：「你眞是老懵懂，本座只不過利用你罷了，如今強敵已去，你還有甚麼作用？何況老夫得到秘笈，還須潛心苦練幾年，也不需要甚麼護法。三五年後，老夫再度出山，將另有一番景象。」

駱長沙冷笑道：「你不交出武林秘笈，老夫豈會放過你。其實你得到寶藏，也該滿足了，各得所好，不傷和氣，何樂而不為。」

駱致遠笑道：「可惜魚與熊掌，均吾之所愛。你若不來尚可安度晚年，此事既然已為你所知，豈能留你活在世上！七叔，念在一場親戚份上，你不如自盡吧，還可落個全屍！」

駱長沙怒極反笑。「老夫不先殺死你，又怎肯升仙？」他雙臂注滿眞力，揮動間，激出勁風，呼呼作响，聲勢甚是嚇人。駱致遠見狀也不敢託大，不再說話，沉着應戰。

俄頃，洞內又殺出幾人來，却是魯金被駱峯及駱嶺、駱坡夾攻。「魯金，咱們待你不薄，你為何勾結外人反戈？」

魯金怒道：「眞是說的比唱的好聽！我為你們父子賣了十五年命，到頭來，得到甚麼好處？如今仍被你們父子目為家僕，呼來喝去。」

駱峯道：「你在寒舍，不愁吃喝，享受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之權貴，還不滿足？」

魯金怒笑道：「不愁吃喝？哈哈！憑老夫這副身手，到那裡去，還愁吃喝的！難道你給老夫吃三餐，老夫便得長遠替你們父子賣命？老夫再立功勞，也乃是個總堂主。說得實際一點，只不過是個高級的僕人罷了。一人之下？嘿嘿，你別笑死老夫了，你們父子那一位不能支使老夫？老夫只求分得錢，好安渡晚年，這要求過份麼？」

駱致遠忽然開腔道：「老夫答應送一箱珠寶給你。」

魯金冷笑道：「別人不知道，老夫還不了解你。你日後還會放過我麼？嘿嘿，別說廢話了，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駱致遠怒道：「峯兒，他已無可救藥，他要找死便成全他吧！」

魯金冷笑道：「你別想得太美，老夫就算死，也得抓幾個墊背！」他在長龍幫經營已久，頗有些志士，是次與他同時「揭竿而起」，加上新近加入長龍幫的，都被他及駱長沙說服，與長龍幫爭奪武林至寶，是故也有些實力，駱致遠那方欲取勝還眞不容易哩！

白英低聲問楚天翔：「幫主，你看那一方會得勝？」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

盧州知府程硯堂在花樹賞花品茗時，不幸遇襲。師爺劉文長及捕頭郭寶元趕至，發現知府大人並無表面傷痕，請來的盧州名醫亦沒法驗出原因，祇知道大人未死，尚有一線生機。程知府的千金程小蝶聞訊趕到，觸及父親身體，發覺非常冰冷，料是給玄陰寒冰掌所傷，郭捕頭亦同意其說法，劉師爺估計刺客這樣做定有圖謀……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九龍珮

黑衣人出現 下令放唐明

郭寶元道：「把捕快撤回府衙。」

「屬下留在這裏恭候差遣。」

「不用了，我如不是敵手，你留下也難有助力，何況，府衙中也要人照顧！」郭寶元道：「千萬不可自作主張，調派人手，暗中埋伏，那會害了夫人和文案師爺。」

陳剛點點頭，帶走了全數捕快。

「夫人，兩個侍衛都是大人帶來的親信，他們的武功如何？寶元不太清楚，如果不想引起衝突，最好能交代一聲，不要他們進入花園，小姐那裏，也要夫人覆命交代，不要輕易出手。」

「好！我這就去吩咐他們。」程夫人也起身離去。

「郭兄，程姑娘眞有一身好武功麼？而且，不在你郭兄之下？」

「名師出高徒，程姑娘的武功應該不錯，但對敵時，經驗十分重要，這方面她可能有所不足！」郭寶元道：「可惜的是，已沒有時間盤誘出她師承何人。堂堂千金小姐，怎會投入江湖高人門下學藝，忍受那習武之苦，因爲，任何技藝，都必須受盡熬煉，才能登堂入室，只怕……」

「怕甚麼？郭兄請說出來，咱們也好合計合計。」

劉文長態度一變，表現出了禍福與共的合作。

「程小姐回到了盧州三天，就發生了這件事情，會不會和她師門的恩怨有關呢？」郭寶元歎息一聲，道：「一般人如想招惹一個練成玄陰寒冰掌這樣的江湖高手，還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啊！」

劉文長呆了一呆，道：「有理，有理，要不要問問程小姐呢？」

「不能問，也用不着問，如果牽上了她師門恩怨，來人自然就會說出來了。」

「所以，郭兄要程小姐參與此事！」劉文長道：「寃有頭，債有主，讓他們當面說個清楚。」

「郭某是見到程小姐武功之後，才動了這個念頭，但最重要的，還是要把事情弄個清楚。」

劉文長點點頭，道：「果眞如此，那人對程小姐下手，不是更爲直接麼？」

郭寶元呆住了，暗道：「我這江湖閱歷，比起他作刑案師爺的，還是少了一個心眼，呼一口氣，道：「這一點郭某倒未想到。」

「毛病大半還出在盧州府衙！」劉文長道：「而且，也還有挽救的餘地，所以，才會以知府大人的生死，作爲要挾，迫使我們就範。」

「這麼說來，劉兄心中已經有個譜兒了。」

但見程夫人在女兒扶侍下，緩步行入花樹，道：「我已命厨下備好飯菜，兩位先請用飯去吧！」

「事情尚無結果，文長食難下

嚥。」

「郭某用餐不久，不勞夫人費心了。」

程夫人歎息一聲，道：「夕陽下山在即，是否就在此地等候呢？」

「是！知府大人不宜移動，我們只有秉燭花樹等候了。」劉文長道：「但願來人早些現身。」

秉燭花樹，聽起來滿有詩意，但等下去，就不是那麼一回事了。

夜瀾人靜，秋風送寒，郭寶元和程小蝶還看不出甚麼，但程夫人和劉文長已是漸感不支了，倦意襲人，寒氣上身，兩盞風燈在風中搖顫着，一點也看不出詩情畫意。

程夫人暗中用手擰下大腿，以逐睡意。

劉文長也是咬牙苦撐。

二更天了，也難怪一向養尊處優的人，有些支持不住了。

郭寶元突然一睜微閉的雙目，道：「我們已坐候多時了，程夫人以千金之軀，坐耐寒夜秋風，一片救夫至誠，花園中沒有一兵一卒的埋伏，朋友既然到了，何不現身一晤呢？」

幾句話，立刻把程夫人和劉文長的睡意逐走。

只聽一聲大笑，道：「盛名果非虛傳，既能看穿佈局，又肯花樹候客，閣下想必是盧州名捕郭寶元了。」

人影一閃，一個全身黑衣的人，飛入了花樹。

來人臉上由一頂黑色帽子套着，只露出兩隻眼睛。

「程夫人、程小姐都在這裏，劉文案和郭某亦在恭候，公私主角，都已集齊，閣下要甚麼？盡管開口，我們能夠辦到的，絕不推拒。」

黑衣人點點頭，道：「很好，諸位有此誠意，事情就好談了。」

程小蝶大概得到了母親吩咐，穿一件紫色的長袍，依偎在母親身邊，像一隻溫順的小羊。

但如你仔細看，你會發覺，她已換上了一雙鹿皮快靴，所以，她一直把一雙天足縮入長袍中。

「閣下，我們已表現了絕對的誠意，劉某又是一位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不知是否可以先救了知府大人？」

「郭捕頭能看出程知府是傷在玄陰寒冰掌下，想必也知道解救之法了，」黑衣人道：「怎不出手一試呢？」

「郭某無能，不敢出手，恐誤了知府大人的性命。」心中却是暗自忖道：「這小子如不是有意取笑我，就是初出茅廬的人，怎會說出如此幼稚的話來，再回想他的聲音，似是一位年輕後生的口音，這樣一個人，就練成了寒冰掌麼？還是正主兒，還未現身？」

「拙夫文弱，如此長久受制，只怕很難支撐，但請放心施救，妾身擔保依據壯士的吩咐行事，絕不反悔。」

黑衣人突然走上一步，右掌按在程硯堂的天靈穴上，道：「快去準備一碗薑湯。」

郭寶元道：「我去。」大步行出花樹。

黑衣人果然毫無機心，竟未出口喝止。

片刻之後，黑衣人身上散發出襲人的寒氣。

程夫人大爲吃驚的，道：「怎麼行啊！他已經凍僵了，你還用寒氣凍他。」

黑衣人搖搖頭，沒有回答，大概是行動正值緊要關頭，無法開口說話。

郭寶元捧着一碗薑湯，步入花樹，黑衣人也突然收了右掌。

但見程硯堂身子一歪，向下倒去。

郭寶元右手端碗，左手一伸，扶住了程知府的身軀。

黑衣人道：「快替他灌下薑湯，我已經吸出他身上寒氣，灌下薑湯之後，再幫他推拿活血，不久就會醒過來了。」

說完話，席地而坐，竟然閉目運氣調息起來。

這時，程夫人已然扶住了丈夫，果然，僵硬的身體已開始恢復柔軟，牙齒也開始抖顫起來，似是不勝寒冷之苦。

劉文長也趕來幫忙，緩緩把知府大人放在地上，程小蝶看了黑衣人一眼，接過郭寶元手中的薑湯，幫助母親灌入父親的口中，劉文長曲下一膝，扶着程知府的上半身，保持個半靠半坐的姿勢。

郭寶元已完全騰開了身手，黑衣人就坐在三尺外的地上，而且是置身背後，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擊中黑衣人的腦袋。

如此大意的人，實在少見。

這反而使得郭寶元疑心重重，不敢出手。

他不能判斷，這黑衣人是不是在施展誘敵之計，找一個搏殺他們的藉口。

時光在他思索中溜走。

直到程知府發出了一聲歎息，郭寶元才霍然警覺。

原來，程小蝶已暗運功力，施展推宮過穴的手法，使得程知府緩過了一口氣來。

那盤膝而坐的黑衣人也緩緩站起身子，回頭望了郭寶元一眼，道：「你站着幹甚麼？」

已完全錯過收拾敵人的機會了，郭寶元只好苦笑一下，道：「我在替你護法。」

看不到黑衣人臉上表情，但可從他目光中看到一種訝異的感覺。

「朋友，現在可以說出你的條件了。」郭寶元心中已作了決定，如果能夠作到的事，就幫他完成，這是個可愛又可怕的敵人。

他舉止幼稚，好像全無機心，但

卻有着一身非常可怕的武功，揮手之間，就能取人性命。

這就有些叫人莫測高深了。

「好吧！我要你們放掉一個關在廬州大牢的人，要正正式式的無罪釋放，以後，也不准再痲煩他！」黑衣人道：「也不許告訴他這件事情，更不能提起我這個人？」

「叫甚麼名字……」劉文長道：「犯的是甚麼案子？」

「唐明，我不知道他犯的是甚麼案子，我只希望明天晚上，他能在家裏吃晚飯。」

「唐明，唐明……」劉文長搖搖頭，道：「記不起這個名字啊！」

郭寶元也在思索，就是想不起這個人來。

「案子不會太大，近半年來幾件重大案情的人犯，都在我記憶之中。」劉文長道：「牢裏如若眞的關有這個人，我們一定查明釋放，如果沒有這個人，我們應該如何通知你？」

「人是被你們抓去的，關入牢中，如果沒有了，那就是你們把他害死了，我不想殺人。」黑衣人的語氣突然轉趨冷厲，道：「明天，我看不到唐明在家吃晚飯，那就是諸位的不幸了，你這個文案師爺先死。」

劉文長一呆，道：「這個……」

「別讓我開了殺戒！」黑衣人道：「開始了，我就很難再控制自己。」飛身一躍，出了花樹，再一個閃身，蹤影頓失，郭寶元望着消失的背影出神片刻，歎道：「好快的身法，郭某是萬萬不及了。」

程夫人扶起了丈夫，道：「硯堂冷得難過，我扶他回房休息。」

郭寶元回頭一笑，道：「夫人請。」

程夫人嬌弱之軀，如何能扶得起丈夫，但加個程小蝶，就輕而易舉了。

程小蝶看了郭寶元一眼，似是有話要說，但卻欲言又止的忍了下去。

劉文長似是被嚇得失去了魂魄，口中一直喃喃自語：「唐明，唐明，我怎麼一點記不起這個人呢？」

「劉兄，回去吧！知府大人總算有驚無險，死而復生，咱們也可以鬆口氣了。」

「鬆口氣，郭兄，我可是越來越緊張了。」劉文長道：「查不出唐明這個人犯，明天晚上，郭總捕頭就要幫區區辦後事了。」

他掌理刑案，不知擬判了多少人的死刑，一旦面臨死亡威脅時，竟是如此畏懼。

「劉兄，明天查查再說，唐明的案子不重，放了他就是……」

「我擔心的是找不到這個人，」劉文長道：「那位黑衣人，敢對知府大人下手，殺劉某自非虛言恫嚇的了。」

郭寶元微微一笑，道：「郭某身爲捕頭，自不容他任意行兇，如果查不出唐明這個人犯，郭某就調集精銳，全力防範。」

「能夠防得了麼？」劉文長道：「他武功高強，身負奇技，郭兄和陳副捕頭，只怕不會是他敵手？」

「單打獨鬥，郭某非他敵手，但數十個捕快合力，再加長箭、勁弩，相信可以保得文長兄平安無事？」

劉文長沉吟了一陣，定了心情，起身說道：「也罷！生死由命，任它去吧！」

當先舉步行出花樹。

＊　＊　＊

第二天，劉文長調閱案卷，果然找到了唐明這個案子。

那是一件竊盜小事，但原告卻是廬州府很有頭臉的大富豪沙九，而且也在唐明身上找到了一塊青翠的玉珮，唐明不承認竊盜之罪，說翠玉珮是家傳之物，一直佩帶在身上，但沙九爺卻指認玉珮正是失竊的三件寶物之一，還有一件白玉班指和翠玉釵，三件都是玉器，放在一處，沙九爺收回玉珮，也要追究班指、玉釵下落。

沙九在廬州地面上，被人稱九爺而不名，是因爲他不但有錢，也很有勢，而且是眞正的權勢，沙九爺的女兒嫁給了江西布政使，是比知府大了很多的大官，也是知府的頂頭上司。

只不過沙九爺的女婿主政江西省，廬州是安徽省所管瞎。

唐明只是五年前移居廬州的寡母孤兒，剛到廬州時唐明也入塾讀書，只是家境日漸沒落，讀不下去了，只好找工做，在一家酒樓中當打雜。

掌櫃的看他聰明伶俐，要他到前堂接待客人，也就是店小二的工作，但唐明不肯，寧願窩在厨房裏挑水洗菜，中午閑下來時，可以看書。

這麼兩個身份懸殊的人打官司，不用想，也該知道結果了。劉文長問過兩造的姓名之後，也未細審，就批交班房嚴刑追贓，三木之下，整得小唐明死去活來，只好認罪招供，供是招了，但卻交不出班指、玉釵，無法銷案。

好在沙九爺收回玉珮之後，也未再追究，案子就這樣拖了下來。

這件小案子是沙九爺的手下，直接抓住了小唐明送入公堂。

所以，郭寶元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情，完全是劉師爺一手包辦，程知府也不知道，小案子嗎！像彈彈身上的灰塵一樣，劉文長早已拋置腦後，才一直想不起來。

誰知道陰溝裏會翻船，突然冒出了那麼一個厲害人物，出頭翻案。

想出了前因後果，劉文長才眞的驚出了一身冷汗，知府大人差一點丟了老命，全是他一手造成，不過，他認爲自己也沒犯甚麼大錯，窮得打雜工的唐明，怎麼會有那樣一塊價值不菲的玉珮，以沙九爺的身份，應該不會去賴一個窮小子，就算知府親審，

也沒有第二種判法。

但事情由一個鬼魅一般的江湖高人出頭，就不是情理說得通了，沙九爺得罪不起，但老命更爲重要，自己也有一點小疏忽，就是沒有細審案情，其實，審了又怎麼樣？總不能判沙九爺個誣告之罪吧？

劉文長細作思量之後，最好的辦法是釋放唐明，能使它水波不再起，是上上之策，這就立刻下令請唐明到公事房中見面，而且嚴命手下，是請人不是帶人。

唐明在兩個值班獄卒攙扶着入房，一眼之下，使得劉文長血壓升高，頭大如斗。

原來唐明雙腿的傷勢很重，重到必須兩個人扶住他，才能行動。

劉師爺記得唐明入獄，是四個月前的事了，就算被逼供打傷，棒傷也該復元了。但看唐明的傷勢，好像是近日的刑求，一間之下，劉文長不但頭大難消，連心也冷了半截。

不錯，唐明的傷是三天前被鞭子抽的，血痕宛然，尚未結疤，事實上，唐明牢中的生活，悲慘至極，班房中人一直想追出班指、玉釵，十天半月，就把唐明揪出來，刑求逼供一次，唐明坐了四個月的牢，已經刑求八次，說是坐牢，其實四個月全在養傷，整個人已被折磨得骨瘦如柴。

劉文長搖搖頭，使神志清醒一些，離開坐位迎上唐明，低聲道：「小兄弟，你受苦了。」

「我沒偷，就是沒偷，到那裏去起贓物，不要折磨我了，乾脆打死我吧！這樣的十天半個月刑逼一次，我作鬼也不會饒過你們……」

劉文長接道：「小兄弟，不要誤會，我是要放你出去的，」伸手抓起唐明的右腕。

天哪！一雙小手竟也挾得血痕處處，劉文長的雙手抖動起來，事實上，是全身都在抖動。

這樣一個全身是傷的唐明，放出去，還不如不放，那個黑衣人見到了，只怕會殺機更熾。

唐明突然抽回雙手，哭道：「不要再挾我的手了，我的十個手指，已沒有一根完好，你們就不能發發善心麼？」

「小兄弟，不會啦！」看到那些血疤傷痕，劉文長心裏也在發毛，他只不過揮揮筆，但堂下牢中的犯人卻是脫了一層皮，被整得死去活來。

「是眞的要放你出去，我立刻找大夫給你看傷！」劉文長道：「我也要嚴懲私刑逼供的人！」

「算啦！讓我死得痛苦一些，我就很感激了，那玉珮眞的是我們傳家之物，我很小的時候，就戴在身上。」

「我明白，是寃枉了你，來人啊！去請最好的傷科大夫，要他帶最好的葯來！」劉文長呼喝過後，又換上了十分柔和的口氣，接道：「我一定幫小兄弟找回公道，他們怎麼樣打你，我就要他們怎麼樣挨打！我知道，你不相信，但立刻就可以証明，你坐下休息，我這就傳班房中人，把整你的人抓出來，讓你親眼看着……」

但聞噗噗兩聲，兩個扶着唐明的獄卒一齊跪了下去，道：「大人開恩，我們逼贓用刑，也是迫於無奈呀！希望找出班指、玉釵，早些結了這個案子。」

敢情，這兩個獄卒就是參與刑求的人。他們越聽越不對，劉師爺不是在套口供，而是存心玩眞的了。

劉文長立刻火冒三丈，飛起一脚，把左面一個獄卒踢倒在她，雙手連環，猛括右首獄卒的耳光。

兩個人被掌劈脚踢，只好放開了扶住唐明的手。唐明立足不穩，搖搖欲倒。

劉文長顧不得再揍人，一把扶住唐明，道：「牢房中如此的無法無天，我是全不知道，此後一定要好好的整飭！」

「劉兄，這一位就是唐明了？」

不知何時，郭寶元已進入屋中，站在身側。

「你看看，這算甚麼嗎？把一個好好的年輕人，折磨成這個樣子，你說，這批人該不該重責不貸。」劉文長說得神情激動，竟然是聲淚俱下。

唐明看呆了，兩個獄卒也看得心生寒意，暗道：「就算打了他的親兒子，也不用如此個痛苦法啊！眞不知道他要如何整我們了。」

郭寶元心中明白，劉文長哭的不是唐明，是爲自己一條老命流淚，這樣血疤處處，不成人形的唐明，很可能會激起那個黑衣人的殺機。呼口氣，道：「打得如此心狠手辣，這批人非辦不可，但最重要的，還是唐小弟的傷勢……」

「我已經派人去請大夫了，只是不知道要多長時間，才能醫好唐小弟的傷勢。」

「看情形，要十天半月才行……」

「郭兄，這不成啊……」劉文長目光一掠兩個仍在地上跪着的獄卒，吼道：「你們這一羣流皮惡棍，一點也不懂人在公門好修行啊！唐小弟是在坐牢！你們拿他當箭靶子打呀！」

「劉兄，大夫到了，先替唐小弟醫傷要緊。」

原來，大夫提着葯箱子站在門口，眼看劉師爺正在大發脾氣，那裏敢進來，只好站在門口等。

大夫用了最好的葯，內服外抹，使唐明的痛苦消退了不少，四個月來，他就從沒有這麼舒服過，閉上眼睛睡着了。

劉文長拉着大夫到門口，低聲說道：「我要他立刻傷好，你只管用最好的葯，花多少銀子都行。」

「大人，他的傷不是一般的傷，而是多次的連續重創……」大夫道：「能

保住一條命，已經是祖上有德了……」

「你是醫不好了？」劉文長急急接道。

「行刑人雖然狠毒，連創舊傷，但他們很內行，傷筋不傷骨，調理的好，人還不致殘廢，但那個痛苦可就受得大了！」大夫搖搖頭，道：「十幾歲的小孩子嘛！犯了甚麼大罪呀！」

「我要知道，他的傷幾時能好？」

「十天能下床行動，一個月傷疤脫落，但留在身上的疤痕，就算能平復，也要三兩年了。」

劉文長搖頭苦笑。

「大夫請盡力醫吧！」郭寶元一拉劉文長，道：「我已經瞭解案情……」

看傷的大夫很知趣，急急接道：「他又疼又累，這一覺，至少要睡上兩個時辰，我下午再來看他。」也不等劉文長回答，轉身快步而去。

「郭兄，我實非有意，案子太小了，交下去，就忘了再問，想不到……」

「劉兄，」郭寶元接道：「唐小弟的傷勢，還可以應付，問題是他要討回玉珮，咱們該如何應付，是不是去找沙九取回來？」

「說到此處，我倒有點奇怪了，沙九爺家產萬貫，爲甚麼要訛詐唐小弟一方玉珮？」

「劉兄早就知道了？」

「不！」劉文長臉上一熱，道：「唐小弟一頓板子，就招了供，但數番酷刑折磨，卻交不出贓物，只怪當時我也太馬虎了。」

「劉兄，不要自責，知府大人親自審理，也是一樣的判法，問題在那塊玉珮有甚麼名貴之處，沙九非取到手不可？」

「對！郭兄這一提，眞該好好的查究了。」

「唉！怎麼查，除非把沙九拿問下獄，也來個嚴刑逼供，這件事，好像是辦不到了。」

「要不要請示知府大人定奪？」

「案子是你辦的，大人已無辜受累，不能麻煩他了，我看只有郭某陪着你了。」

「好，好朋友，這件事能平安渡過，文長要和你交一個肝膽相照的朋友。」

「去替唐小弟置套衣服，準備五百兩銀子，晚飯之前，再把唐小弟送回家去，當然，咱們先走一趟，看看唐小弟他老娘，現在別驚動唐小弟，讓他安心養傷。」

劉文長點點頭，道：「對對對，先疏通一下老太太……」

「也順便探探玉珮的來歷。」

「五百兩銀子，是不是少了一些。」劉文長道：「銀子如能表示愧咎，文長倒希望能多盡點心力。」

「夠了，五百兩，購置一些田產，夠他們母子一生享用了。」郭寶元道：「再多了，反而不好，你看過那方玉珮，可有甚麼印象？」

「是一塊上好的美玉，一色翠碧，花紋精緻，劉某不懂珠寶玉器，約略估算，應該有個三百兩銀子的價值。」

「沙九爺不在乎三五百兩銀子的。」郭寶元滿臉疑雲的說。

＊　＊　＊

這是一幢低矮的茅舍，僻處在巷底一角，郭寶元叩過門環，木門立刻打開，一個中年婦人快步衝了出來，一見劉文長和郭寶元，才停了下來，道：「兩位是……」

「我姓劉！」

「在下姓郭，妳是唐夫人吧？」

「不敢當，孤苦落難一婦人，兩位找我有甚麼事呢？」

劉文長一揚手中禮物，道：「在下帶份薄禮，敬請哂納。」

「謝啦！素不相識，不敢收禮，妾身雖然貧苦，但還能自食其力。」

「夫人，我們替唐小弟送信來的，能不能讓我進去坐坐呢？」

「噢！是小明要你們來的？快快請進，只是寒舍簡陋，只能說聊避風雨，兩位不要見笑。」

室中的佈設果然是十分簡陋，竹椅一張，木櫈一條，和一張白木桌子。

但卻都擦拭得一塵不染。

劉文長放下手中禮物，道：「唐小弟下午就可以回家，今夜上就能和唐夫人共進晚餐。」

他聽出唐夫人說話文稚，似是一位飽讀詩書的人，用詞也文了起來。

「好，好，好極了，今天一大早就有人告訴我，小明今天可以回來，而且是無罪釋放，還他清白，要我準備一點酒菜，替他慶賀一番，我還有些不信，想不到，又有兩位登門報訊。」

臉色突然一沉，接道：「奇怪嗎！你們怎麼會知道呢？說的又那麼斬釘截鐵。」

「不敢相瞞，我們是廬州府衙的人，已查出了唐小弟是受人誣告，我們辦事不週，牽累了唐小弟，坐牢四月！」劉文長一抱拳，道：「特來向夫人致歉。」

中年婦人看了兩人一眼，道：「還給小兒清白就好，其他的，我們也不想追究了。」

「夫人明白事理，劉某好生佩服，但敝上對寃屈唐小弟四月牢獄之災，又受皮肉之苦，深感抱咎……」

「甚麼？你說小明挨了打啦！」

「是的，夫人，屈打成招啊！」劉文長道：「所以，事情查明之後，敝上十分震怒，撤查寃情，並于嚴懲，另撥出紋銀五百兩，以補償唐小弟吃的苦頭。」

「知過能改，善莫大焉，貴上實是一位很難得的好官了！」唐夫人道：「寒家一貧如洗，小明身體如需調理，確實無法負擔，但收下五百兩銀子，又太多了。」

「不多，不多，夫人肯收下，使我

能得覆敝上，已經十分感激了。」劉文長立刻奔出門去，提着一個大包袱行了進來。

五百兩銀子，三十多斤哪，有一個衙役提着隨行，只不過，一直站在門外等候，劉文長不准他進入唐家。

「夫人！」郭寶元開了口，道：「還有一件事，在下也要稟明了。」

「甚麼事？」唐夫人十分敏感的說：「可是小兒已被打成了殘廢？」

「不是，不是！」郭寶元道：「是令郎身上的一方玉珮，已被人訛詐去了，敝上也交代過，只要夫人開個價，敝上照價賠償。」

唐夫人臉色一變，道：「玉珮是先夫留下的傳家之寶，絕對不能失去，貴上既查明了小兒是含寃被誣，爲甚麼不肯幫我們索回玉珮呢？」

聽起來，唐夫人對這件事，打聽得相當清楚，而且，口舌伶俐，用詞穩託，還眞是一個不易應付的對手。

「左右不過是一塊翠玉罷了，再說懷璧其罪，令郎就是被玉珮害的。」郭寶元道：「敝上既然願賠，夫人可以開個適當的價錢，貴母子也好圖個下半世生活無憂了。」

這是點明了，要唐夫人敲竹槓，撈一筆了。

那知唐夫人黯然歎息一聲，道：「先夫死前，再三交代，餓死不能賣玉珮，要小兒至弱冠那年，細查玉珮上的花紋，一年查不明白，就一年不能離家，十年查不明白，十年不能離開。」

「這麼說來，那方玉珮之上，另外藏有秘密了。」郭寶元道：「夫人可透露一二，我們亦衡量輕重，想個追回玉珮之法？」

「如果妾身知道玉珮中的秘密，那裏還用小兒去細查花紋，玉珮上隱有秘密，大概是不會錯了，但甚麼秘密，就非妾身所知，還請回覆貴上，幫我們孤兒寡母追回玉珮，否則，要我如何向泉下亡夫交代？」

劉文長、郭寶元都聽出了事非尋常，唐夫人雖然腹有詩書，但却少了點經驗閱歷，所以，用不着劉文長、郭寶元設法套問，一開口就全洩了底，郭、劉兩個人都在心念轉動，對那玉珮的秘密，重作估計，但兩個人的想法就完全不同了。

劉文長的想法是，那塊玉珮可能牽涉到一件富可敵國寶藏，玉珮上的花紋就是指向寶藏的線索。

但郭寶元的想法是，那件玉珮可能是隱世高人留下的一部武學秘笈有關，這種事，在武林中流傳極廣，說不定這一次眞的碰上了。

「夫人。」劉文長道：「令郎就快可以回來了，有點皮肉之傷，調息上十天半月，大概就可以好了，這次寃屈了令郎，我們都很不安，失措之處，還望夫人海涵，至於那塊玉珮的事，在下回到府衙之後，自會和敝上研商，看看如何能代夫人追回。」

「小兒，沒有殘廢吧？」唐夫人黯然說道。

「不會，不會，調養一陣，就可復元。」劉文長站起身子，接道：「如果夫人沒有別的吩咐，我們這就告辭了。」

「兩位好走，恕妾身不送了。」

＊　＊　＊

回到了廬州府衙，唐明仍在沉睡未醒，劉文長拉着郭寶元回到文案房中，小斯獻過茶，就被劉師爺給攆了出去，掩上房門，說：「寶元兄，眼前有兩件大事，我們先琢磨一下，如何一個說法？」

「劉兄請說。」

「知府大人問下來，咱們要如何回答？唐小弟那塊玉珮，要不要追？如果要追，如何追法？」劉文長道：「這件事想起來，就心神難定。」

「知府大人的事，倒是不用擔心。」郭寶元道：「我想程夫人早已經跟他說清楚了，唐小弟這個案子，大概也不會苛責，麻煩的是那塊玉珮。」

「寶元兄，說穿了，就是一碼事，怕的是那位神龍見首不見尾的黑衣人，也和這塊玉珮有關。」劉文長道：「那就不是花錢能夠消災的了。」

郭寶元突然站起身子，道：「花銀子買一塊相同的玉珮，也無法蒙混過去，這就非要追回眞的不可了。」

劉文長輕輕歎息一聲，道：「辦法倒有一個，不過，要麻煩郭兄出馬了。」

「我恐怕無能爲力。」郭寶元道：「要稟報知府大人作主了。」

「大人也不方便逮捕沙九這賊。」劉文長道：「何況，憑証難定，沙九可以拏出一塊碧玉珮頂替呈上來，你如何去分辨眞假？」

「師爺的辦法是……」

「移禍江東，推給那個黑衣人，由他直接找沙九算賬，追回玉珮。」

「好辦法。」郭寶元道：「劉兄的意思，是要兄弟出面，和那位黑衣人談判了？」

「當然，這件事要先稟報知府大人，看看大人有甚麼更高明的辦法，他歷經生死，心中的創痛，比我們更爲深刻。」劉文長道：「決擇之間，應該有所分寸了。」

「劉兄，你可曾想到，如果那個黑衣人來個大開殺戒，鬧得滿城風雨，這廬州府會成一個甚麼局面呢？」

「除此之外，兄弟就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了？」

木門呀然而開，程知府竟然緩步行了進來。

妙！跟在知府大人身後的，不是他的長隨保鏢，而是他的女兒程小蝶。

小姑娘已換了一身綠色的緊身勁裝，高腰劍靴，綠帕罩髮，一副隨時可以打架的裝束。

（未完・二）

上文提要：

鐵山與晚流香率領屬下來到沙漠地帶紮營安歇，錦衣門少主烏元一求見，與鐵山經過長談，使鐵山與錦衣門成爲推心置腹的好朋友，烏元一告知，衆英豪紛至沙漠爲求得奇寶。此乃据山海怪譚記載，此地此時便是三百年出現一次的獨角猛龍的所在，猛龍全身皆寶，可令人長生不老……但出土時之威力亦可令萬物蒼生遭劫，因此必須以火彈攻之。大家獲悉，分工佈置，準備挑戰猛龍……



俠義奇情連載故事

高皐・文
可飛・圖

羌笛怨

鐵山英勇降神龍　懷璧其罪遭圍攻

鐵山包蓮兒奔向上面，晚流香、孫采蓉各領四名婢女左右包抄！

洪浚心頭雖是震駭，仍厲聲叱喝道：「你這是做甚麼？姓鐵的，放過今天還有明天，難道你想趕盡殺絕？」

鐵山嘆口氣道：「善惡到頭終有報，你們沒有明天了。」

洪浚目光一轉道：「你想倚多爲勝？」

鐵山淡淡道：「咱們不想佔便宜，你劃下道來就是。」

洪浚道：「咱們以三場定輸贏。」

鐵山道：「七場吧，咱們有幸相會，怎能厚此薄彼。」

聽鐵山的口吻，是一個都不願放過，這般兇人還能不兜起滿腔殺機？

洪浚大吼一聲道：「姓鐵的，大爺向你挑戰。」

包蓮兒踏前兩步道：「向我大哥挑戰，你不配，讓姑奶奶打發你吧。」

洪浚不再答話，判官筆急吐，上攻喉結，下擊丹田，一招雙式，攻勢凌厲至極。

此人名列積石三魔之首，一身功力已達爐火純青的境界，此時全力搶攻，完全是不要命的打法，包蓮兒不想跟他同歸於盡，打起來就有點縛手縛脚了。

當然，如果包蓮兒使用九九旋陀神功，或是奪命蓮花中的獨門暗器，只須一招半式就可以將這名黑道兇人收拾下來。

不過包蓮兒並不在乎對方拚命，而且很想過過手癮，金蓮花遞出，原是招招都可追魂奪命的，但臨到節骨眼上她却含勁不吐，讓賊人嚇得亡魂落膽，然後逃出手去，這那裡是搏殺，根本就是耍猴兒嘛。

積石三魔的老三洪波的遭遇就不同了，他遇到的對手是紫菀，這位姑娘可不願浪費時間，小身子一扭，就已避過對方攻來的鐵鐧，撲近洪波的身前了。

如果是有女投懷，必然使荒漠生春，可惜的是寒芒一閃之下，紫菀那金色長刀，便已挑起一顆斗大的人頭。

當洪波飛頭，伏屍沙漠之際，迎戰晋北五刀客的茯苓、燕語、紅榴、梨花，凝香幾個丫頭，也擺平了對手，讓莽莽黃沙，寫出一幅慘烈的畫面。

惟一還在上演的是包蓮兒與洪浚，她還在繼續耍她的猴兒。

這位名震江湖的魔頭，業已吃了不少苦頭，但見他披頭散髮，血流滿面，原來有着幾分威武的面頰，已經鼻歪嘴歪，悽厲如鬼了。

最後他不再掙扎了，一雙佈滿紅絲的兇目瞪着包蓮兒道：「小娘們好狠，大爺……給妳……」

他倒轉雙筆，噗的一聲插進胸膛之內，口中噴出一口血水，仰天栽倒下去。

這是一場毫無意義的搏殺，却有八條生命埋葬於滾滾黃沙之下，這就是多采多姿，而又冷漠無情的江湖。

當晚夜深人靜，鐵山與包蓮兒單獨相處之時，他咳了一聲道：「蓮兒……」

包蓮兒道：「甚麼事？大哥。」

鐵山道：「今後對敵，不可以這樣。」

包蓮兒：「我因爲此人往日積惡如山，今日又對咱們生出邪念，所以才……好啦，以後我不會了。」

翌晨起了風，在沙漠中括風可不好過，漫漫黃沙，滿空飛舞，人們有眼難睜，天地爲之失色，這自然不會好過了。

更不好過的是地皮也抖動起來了。

風可以掀起黃沙，難道也能使地皮發抖？

沒聽說過，縱然是山海怪譚，只怕也找不出這樣的記載。

莫非是獨角神龍要出土了？這是知道內情的第一個反應。

晚流香取出雷火彈，分給鐵山、包蓮兒，及孫采蓉每人五粒，並且告訴他們，兩粒就可毀掉一座山頭，所以不必浪費。

他們奔出帳篷，只見狂風怒吼，沙塵蔽空，一片昏黃世界，瞧不出東西南北，如果極目遠眺，也只能瞧到八尺以內的景物。

此時烏元一出現了，他帶着錦衣雙衛，及天山飄雪和幻幻，瓦上飛霜白如烟。

沙漠使得烏元一的英俊有些失色，不過他還是出衆的。

「鐵大俠，神龍就要出土了，你看天空。」

風沙送來烏元一清脆而又興奮的語聲，他也在幾個縱躍中來到鐵山的身前。

「鐵大俠，它的顏色在逐漸加深，一旦變作紫色，神龍就會破土而出，雷火彈有沒有準備妥當？」

「別擔心，已經準備妥當了。」

他們在交談之際，目光却投向天空，那百年罕見的奇景，緊緊吸引着他們的心神。

强勁的狂風吹得沙塵滿天，自然也瞧不到半點浮雲，但却有一片三丈大小的紅雲，懸在五十丈左右的天空之上，它顏色赤紅，像一塊巨大的，燒紅的鐵板，狂風雖是勁急，它却紋風不動。

有動的，是沙漠，是地面，而且震動的頻率在逐漸加快，使人覺得它像要爆裂一般。

這罕見的景象，緊扣着每一個人的心弦，人們不知道爲甚麼會發生這等怪事，只覺得世界已到末日。

終於在一聲巨大得難以想像的震動中，地面忽然炸開了，沙土八面迸射，旋風直衝高空。

沙漠像沸騰海浪，流沙滾滾，奔騰起伏，在如此駭人的景象之下，勿怪要生靈毀滅，山川變形了。

鐵山等一行每一個都身負上乘武功，但在這等形勢下，人類似乎十分脆弱和渺小，一個沙浪湧來，就可能將一個絕頂高手埋葬在萬噸黃沙之下。

沙浪像山岳一般的急湧，不是血肉之軀所能抗拒的，而且地面忽然裂開，轉眼又被流沙填平，人們要是不幸遇到，就只能怨命該如此了。

鐵山他們將輕功展至極限，隨着沙浪的起伏而跳躍，總算上蒼保佑，到現在還沒有任何損傷。

他們在全力自救，百丈以外的一個場面，正在進行驚心動魄的生死相搏，滾滾黃沙中視綫不能及遠，但那震耳欲聾之吼叫聲，隨風傳來却清晰可聞。

約莫盞茶時間，地面忽然發生一次更大的震動，只見天旋地轉，沙塵排空，萬物之靈的人類，至此已經失去他們的靈智了。

鐵山等不是常人，但在面臨這空前的劫難之時，腦中也是一片空白，他們惟一的思想，是衝出急湧而來的如山沙浪。

由於沙浪帶着强大的衝力，他們只得順着來勢往空中拔起，在這等生死關頭，就看出各人功力的高下了。

鐵山、包蓮兒身負九九旋陀神功，他們身如陀螺，破空而起，讓山岳般的沙浪，由他們的脚下急湧而過。

當鐵山衝霄而起之時，距離他最近的，除了包蓮兒就是紫菀，因而他伸手一撈，抓着她的玉腕，帶着她衝出沙浪。

這也是一個奇景，在沙浪急捲，山裂地陷，以及黃塵滿天之中，十幾條人影像炸彈開花般的竄了起來，實在是一個極爲美麗的圖案，只可惜沒有一個旁觀者。

他們落下之後，原來劇烈震動的地面，忽然漸趨平靜，已經千瘡百孔，面目全非的沙漠，也緩緩的趨於靜止。

鐵山夫婦與紫菀立即分頭尋找他們的同伴，很幸運的除了紅綾四婢中的梨花受了一點輕傷，連同錦衣門的人在內全部安然無恙。

他們聚在一起之後，鐵山詢問烏元一道：「少門主，是不是獨角神龍已經回到地下去了？」

烏元一道：「我想不是，否則天空之上就不會有這等現象。」

天空究竟是甚麼現象？那只是刮風而已。

風多半是向某一個方位吹的，如果是由天空筆直刮向地面，在某範圍之內沙飛石走，範圍之外則平靜無波，除了龍捲風，絕對不會這樣，但它不會捲走任何東西，自然不是龍捲風了。

晚流香道：「烏兄，莫非獨角神龍飛上天去了？」

烏元一道：「我想是的，所以咱們的危險並未過去。」

包蓮兒道：「牠還會下來？」

烏元一道：「牠習慣潛藏地底，自然還會下來。」

孫采蓉道：「那就糟了，當牠潛入地底之際，可能帶來更大的災難。」

烏元一道：「所以咱們要作好準備。」

鐵山道：「怎樣準備，請少門主指示。」

烏元一道：「指示不敢當，在下願意提供一點意見。」

一頓接道：「神龍降落之時，多半會發現咱們，向咱們展開攻擊……」

紫菀道：「牠怎樣攻擊咱們？」

烏元一道：「這個我不知道，只希望牠會張開嘴巴。」

希望牠會張開嘴巴，是想賞牠幾粒雷火彈，不過這只是一個未知數，如果牠不張呢？他們這伙人豈不是一條死路！

但沒有人問他，因為他也不知道。

鐵山道：「如果牠張開嘴巴，咱們就一起投擲雷火彈，我想總有幾顆會投進牠的口中的。」

烏元一道：「一起投擲，投中的機會固然較多，更有中途互撞的可能，體外爆炸傷不了牠，一擊不中會帶來更多的危險。」

鐵山道：「那就一個一個的投吧，前者擊中目標，後面的就不必投了。」

烏元一道：「正是這樣，鐵大俠請先投，鐵夫人第二，晚少門主第三，孫姑娘第四！在下最後投擲。」

他語音甫落，一股剛勁無比的强風，忽然由上而下，向他們的頭頂襲來。

烏元一大聲道：「各位小心，牠可能要照顧咱們了。」

風力在迅速增强，沙塵滿空激射，如非他們功力不凡，幾乎連立定身子都有問題。

一般常說雲從龍，風從虎，這條獨角神龍竟然帶來如此强大的巨風，豈不是一樁怪事。

此時烏元一忽然高聲呼叫道：「鐵大俠，瞧你的右前方……」

其實鐵山已經發現了，但却神色為之一呆。

一條長約三丈，像水桶那麼粗細的龐然大物，正在高約十餘丈的天空中飛行，牠遍體閃着金光，雙目如同兩盞明燈，一顆斗大的頭顱之上，生着一隻獨角，張鬣舞爪，形象威猛以極。

牠在他們頭頂上盤旋不去，可能要對沙漠上的人類展開攻擊，果眞如此，牠那一擊之威，絕不是血肉之軀能夠承受的。

鐵山早已緊握兩粒雷火彈，並提足九九旋陀神功準備全力一擲。

只是獨角神龍的嘴並未張開，他雖是握着雷火彈，却不敢投擲出去。

忽然一股像牛叫的聲音，由獨角神龍的口中發出，音量之大，有如萬雷齊鳴，如是常人，只怕已經嚇得癱瘓在地面之上了。

發出叫聲的同時，牠的大嘴也張了開來，鐵山把握這稍瞬即逝的機會，單臂一振，兩粒雷火彈便以彈丸掠空之勢，奔向神龍的大嘴。

雷火彈剛剛出手，鐵山忽然感到身子一緊，一股强大的吸力將他吸得飛了起來。

莫非獨角神龍會生吞活人？否則牠怎會將鐵山向牠的嘴內吸去？

瞧牠那血盆大口，與鋸齒一般的利牙，任何血肉之軀，只要進入牠的口中必難幸免，因而地上的包蓮兒等全都驚嚇得尖聲大叫起來。

但尖叫並不能挽救鐵山，人類的叫聲是嚇不了獨角神龍的。

他們惟一對付獨角神龍的武器只有雷火彈，現在鐵山正以極高的速度奔向牠的大口，雷火彈投出，極可能傷到鐵山，投鼠忌器，這項武器是不能用了。

看來沒有人能夠救鐵山，生死存亡全靠他自己了。

鐵山的確危如累卵，但他却能危而不亂，他身負傲視天下的九九旋陀神功，却無力掙脫獨角神龍强大的吸力，他知道只要進入牠的口中，那就要抱終生之恨了。

好在他的手脚還能移動，這又使他燃起一綫生機，他再掏出兩粒雷火彈，振腕一揮，以全力投擲出去。

彈丸出手，天空中就已傳來一聲巨响，那不是晴空焦雷，是他第一次投出的雷火彈在獨角神龍的口中爆炸。

晚流香說過，一粒雷火彈可以毀掉一座山峯，現在兩彈同時爆炸，威力的强大就可想而知了。

令人駭異的是神龍只是軀體一震，未如預期的炸碎龍頭，牠只向下掉了約莫一丈，血盆大口也閉了起來。

也許牠該遭此一劫難吧，鐵山第二次投擲的雷火彈，竟在牠閉嘴的一瞬之間鑽進牠的嘴內。

沒有人聽到强烈的爆炸之聲，牠却一陣大震，然後筆直的摔了下來。

在沙塵四濺，地面一陣顫抖之後，一切就完全靜止了。

鐵山早已落在地面之上了，神龍負創，吸力驟失，他那能不跌回地面？

他全身佈滿罡炁，雖是由二十多丈的空中摔下，依然毫髮未傷，祇不過適才那驚心動魄的經過，使他餘悸猶存而已。

包蓮兒等顧不得瞧看獨角神龍，一起擁到他的身邊，每一對目光都含着關切之色。

鐵山向她們環顧一眼，然後哈哈一笑道：「妳們怎樣了，我不是好好的麼？走，咱們去瞧神龍。」

在一陣歡呼聲中，他被這般娘子軍擁着奔向獨角神龍，豆蔻忽然哼了一聲道：「小姐，想撿便宜的來了。」

鐵山縱目四掠，首先發覺西北方有幾條人影出現，接着其他方位也有人影冒出，不用說這般人自然是衝着獨角神龍來的。

晚流香抖手發出一枚紅色信號，召喚退出沙漠的部屬前來增援，然後對鐵山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咱們冒着生命危險才殺死神龍，此時却變作衆矢之的了。大哥，待會將是一個十分兇險的硬仗，咱們出手千萬不能慈悲。」

鐵山道：「我明白，唉，看來這將是一個難了之局。」

烏元一道：「神龍週身堅逾金剛，除了牠的獨角，沒有人能動牠分毫，如果將它取走……」

包蓮兒立身之處距離獨角最近，她伸手一搖，它果然能夠隨手活動。

烏元一說過，獨角週圍的皮是軟的，如果能夠取它下來，他們就不虛此行了。

孫采蓉取出一柄華光奪目的小刀道：「我這柄小刀極為鋒利，公子拿去試試。」

鐵山接過小刀，向獨角週圍一划，軟皮果然應手而開，他心中一喜，立即加快速度，迅速取下獨角。

它顏色晶紅，長有尺半，寬約三指，厚薄不到五分，而且重量很輕，這實在令人難以相信，它會具有勝過寶刀寶劍的功能？但鐵山無法再作試驗，因為奪寶者已經迫近一丈以外了。

首先到達的是兩個，其中一人是當代絕世高人之一的大山翁，另一個身材瘦長，一張馬臉陰慘慘的，很像傳說中的「水閣寒烟」又稱「水府」的主人寒烟水，如果是他，今天的事就很難應付了。

此人也是名列當代七大奇人之林，一身烟波寒水神功，當得是世無其匹。

他雖是白道的前輩高人，却從無半分善行義舉，而且生性冷酷，淘淘濁世之中，沒有一個是他的朋友，鐵山遇到他，這一關只怕很難闖得過去。

哈哈一笑，大山翁以嘉許的口吻道：「有你的，小伙子，咱們五個老不死的，合力拚鬥這條孽龍，只落得兩死一傷，結果還是被牠逃了。」

鐵山雙拳一抱道：「不敢當前輩謬讚，晚輩只是運氣好一點，所以撿了一個便宜。」

馬臉老者哼了一聲道：「撿了便宜就該知足，好運氣不是常有的，你可以走了。」

鐵山道：「前輩是……」

馬臉老者道：「老夫寒烟水。」

鐵山道：「原來是水府主人寒老前輩，久仰……」

寒烟水道：「老夫不慣說廢話，你要是再不走，你就永遠留在這裡。」

鐵山面色一沉道：「你這是在威脅我了？在下尊敬你是武林前輩，希望你不要過份。」

寒烟水當年行走江湖，無論黑白兩道，都對他十分敬畏，他從不招惹別人，如若有人開罪了他，必然會得到慘烈的報應，如今是他隱居後的再出江湖，居然有人敢當面頂撞，這那能不激起他滿腔殺機？

他果然不慣多說廢話，口中一聲怒哼，一掌拍了出來。

雙方相隔一丈，他縱然功力極高，這遙遙一掌，不見得就能傷人。

鐵山可不敢這麼想，所謂名無倖致，一個名列當代七大奇人的武林前輩，只要出手必然是石破天驚。

因此當這兩位絕頂高人出現之際，他已暗凝九九旋陀神功，並將功力提到極限，有備無患，是他處世的準則。

寒烟水挾怒出招，他是想將這個膽上生毛的小輩解決了，烟波寒水神功他已提到九成。

一個絕世高人的九成功力豈同小可，就他的記憶，以如此沉重的手法對付一個年輕人，這還是破題兒第一遭。

出手之後他就有些後悔，他並不是替鐵山惋惜，是怕大山翁譏他以大欺小，有失七大奇人的身份。

他絕未想到他這九成功力的烟波寒水神功，竟當眞像輕烟一般，被一股怪異的力道震散，一縷其快如刀的罡炁，像閃電般劈向他的前胸。

寒烟水大吃一驚，雙肩一聳，身形便暴退一丈，他雖是反應夠快，在生死邊沿逃過一劫，却已嚇出一身冷汗。

他的面色顯得十分難看，脚下緩緩移動，回到原來的位置，雙眉一挑，冷冷道：「你是破岳神僧的門下？」

鐵山道：「正是。」

寒烟水道：「很好，今日之事我會找老和尚討回公道的。」語音一落，彈身暴起，幾個縱躍，便已消失於漫漫黃沙之中了。

大山翁搖搖頭道：「後生可畏，老夫不得不對你刮目相看了。不過這老兒難纏得很，他今天如非身負內傷，絕對不會就此罷手，今後你還得防他一點。」

鐵山道：「多謝前輩賜告，晚輩已僥倖擊斃獨角神龍，前輩要不要瞧瞧？」

大山翁道：「老大此來只是湊湊熱鬧，適才已經瞧過了，告辭。」

他只是前來湊湊熱鬧，長點見聞，既然瞧看過了自然該走。

為了這條神龍，五名絕世高人竟

落得兩死一傷，不，應該是兩死兩傷，只是寒烟水的內傷較輕而已。

以寒烟水一身曠世功力，縱然受了內傷，仍有橫掃千軍，叱咤風雲的威力，他竟然在鐵山一招痛擊之下，放棄了奪寶的念頭，勿怪大山翁要說後生可畏了。

因而包蓮兒道：「大哥原來藏私，你這天地失色的一招，爲甚麼沒有見你使過。」

鐵山苦笑一聲道：「別寃枉人，蓮兒，我只是以九九旋陀神功作全力一擊，爲甚麼會這樣，我也有點大惑不解。」

晚流香略作沉吟道：「我有點明白了，大哥，你適才出招之時，手中正執着神龍的獨角，現在你將龍角換到左手，然後向左側的沙丘擊出一掌試試。」

鐵山立即將龍角換交左手，右臂急吐，向沙丘擊出一股强勁的掌力。

這一掌擊得沙飛石走，沙丘上現出一個深坑，這等威猛的掌力，在江湖上並不多見。

以這種深厚的內家功力行走江湖，應該是無往不利，但要是碰到七大奇人就難說了，因爲他這一掌，與適才對付寒烟水的掌力相比就差了一截距離了。

晚流香道：「我果然沒有猜錯，大哥，你再用握着龍角的手擊出一拳試試。」

鐵山道了一聲好，左臂急吐，一拳搗了出去。

這一拳搗向沙丘，立即現出一幅駭人的景象，黃沙向兩側急湧，塵土直衝半空，沙丘竟然一分爲二，分明是一座沙丘，如今竟變爲兩座了。

「好威猛的掌力，你是大山翁的弟子？」隨着話聲，一條人影如流矢劃空，一閃之間便已立身丈外一堆小丘之上了。

來人鬚髮皆白，一張消瘦的面頰，嵌着頗爲端正的五官，藍衫迎風飄拂，神態極爲瀟洒。

鐵山暗忖，此人可能也是當代七大奇人之一，他自然不敢失禮，雙拳一抱道：「晚輩鐵山參見前輩，請問……」

白髮老者向躺在沙上的神龍，及他手中的龍角瞧了一眼道：「老夫江浸月，你可以走了。」

烏元一接道：「原來是江前輩，失敬，不過咱們還不能走。」

江浸月在七奇人中排名第二，却是魔道中第一高人，魔道多半兇殘成性，在他一生之中，他已記不清曾經毀過多少生命。

只有一點他沒有忘記，那就是但凡違抗他命令的，沒有一個還能活着。

他原已不想再殺人了，但不能容許有人反抗，名列武林七奇，又是魔道第一高手的江浸月，如是被一個年輕小伙子頂了回去，豈不砸了他的金字招牌！

於是，他二話不說，抖手一掌，遙遙向烏元一劈了過來。

烏元一年歲雖輕，由於常走江湖，搏殺的經驗十分豐富。他已經知道對方是何等人物，當然會小心戒備。

江浸月這一掌並未凝功運勢，看起來像是隨意揮洒一般，但掌帶銳嘯，似乎風雲劇變，而且掌力所經之處，幾乎將所有的空氣全都帶走，待到達烏元一的身前，那看似隨意揮洒的掌手，竟然排山倒海，匯爲一股兇猛無比的狂飆。

這是甚麼掌力，竟然如此奇詭莫測？

沒有人想到江浸月的掌力會這般詭異驚人，烏元一縱使早已提功戒備，也無法承當它迎頭一擊。

只是戰機瞬息萬變，一旦失去先機，就要承擔它可怕的後果。

烏元一就是這樣，待他發覺對方的掌力不同於一般，他已陷身危境，而無力自保了。

他雖然沒有放棄求生的念頭，並全力倒縱，希望將傷害減到最輕，但他仍被對方的掌力掃着，如非有人一把抓着他的腰帶，將他帶出那股狂飆的勁力之外，他就見不到明天的太陽了。

是誰有這般能耐，能夠在死亡旋流中救出一條垂危的生命？

他是鐵山，當他發覺江浸月的掌力有異之時，就運集十成九九旋陀神功，在死亡邊沿將烏元一救出。

江浸月要殺的人居然被人所救，他不由面色一變道：「鐵山……」

鐵山道：「前輩有甚麼指示？」

江浸月道：「你是破岳神僧的門下？」

鐵山道：「是的。」

江浸月道：「你搶救老夫要殺的人，就是與老夫爲敵，你該知道老夫是不會放過一個敵人的。」

鐵山道：「晚輩怎敢與前輩爲敵，救他只是盡朋友的道義而已，何况他並沒有開罪前輩。」

江浸月道：「他却頂撞老夫，不肯離開此地。」

鐵山道：「烏少門主爲了救他的父親，必須得到神龍的眼珠，情非得已，還請前輩鑒諒。」

語音一頓，接道：「其實神龍最珍貴的是內丹，前輩又何需奢求。」

江浸月見神龍完整的躺在沙丘地之上，除了獨角被鐵山所獲，並沒有其他的損失，牠的內丹自然並未取走，於是點點頭道：「看在令師的份上，就送你一對龍眼吧。」

獨角神龍是鐵山他們冒着生命之險得來的，他居然當做自己的東西，天下不講理的雖是很多，像他這麼霸道的倒是少見。

紫菀氣不過，撇撇嘴道：「這條龍

原本就是咱們的，要你送，哼……」

江浸月面色一變道：「妳說甚麼？小姑娘。」

鐵山道：「小孩子說話不知輕重，前輩千萬不要跟她一般見識。」

烏元一正好運功醒來，鐵山急忙示意道：「前輩讓咱們取走龍眼，少門主快動手吧。」

烏元一的傷勢不算太重，經過治療及調息，已經好了許多，此時一躍而起，奔到龍頭一側，取下兩粒龍珠，鐵山先向江浸月抱拳一禮，然後領着包蓮兒等向南奔去。

沙漠上人與龍的戰鬥雖然已告結束，但陰霾依舊，這滾滾黃沙之中，依然瀰漫着一股凌厲的殺機。

這才神龍出土，山川變形，黃沙固然埋葬了不少倒楣的，劫後餘生者還是沒有放棄他們奪寶的企圖。

幢幢人影由四週向神龍所在之處集中，這般人仍以中原四大門派爲主。

晚流香道：「大哥，財不露白，快把龍角交給紫菀收藏起來。」

紫菀身後有一個鹿皮袋，裡面裝的是她的兵刃柳葉金刀，皮袋較爲寬大，再放這隻龍角不成問題。

他們剛剛收好，孫采蓉忽哼了一聲道：「好一個狡詐的都木塔，他也撿便宜來了。」

他的確是來撿便宜的，適才神龍出土他還在沙灣，各派損兵折將，他却毫無損失。

現在他們父女率領着黑騎士、黑武士、無敵殺手，及侏儒、傀儡、優伶等，人數之衆，怕不近千。

這批人以泰山壓頂之勢向沙漠衝來，黑騎士的鐵蹄掀起蔽空黃塵，連地皮都在顫抖，此等威勢不亞於神龍出土，沙漠中各派武林豪客，全都爲之神色一變。

包蓮兒怒哼一聲道：「看來都木塔父女不只是要奪寶，還想將武林各派一舉殲滅在這兒。」

孫采蓉幽幽一嘆道：「當江浸月現身之時，咱們如果全力相抗，再送給他幾粒雷火彈，不見得他就能佔到便宜，那時公子豈不就可以取得神龍的內丹了，如今想來，實在有點可惜。」

鐵山道：「江浸月列名七奇，又是魔道第一高人，雷火彈雖是犀利，未必能夠傷得了他，那時咱們必然會付出不小的代價，何况龍皮剖解困難，尋找內丹也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權衡利害，只得放棄內丹了。」

紫菀道：「可是都木塔父女還是不會放過咱們。」

晚流香道：「傻丫頭，對自己就這麼沒有信心，妳瞧……」

她手指南方，只見滾滾黃沙之中，湧來一隊人馬，約莫估計一下，也有五六百名之多。

都木塔是由東方進入沙漠，並向西翼伸張，希望將現場的黑白兩道一起圈着，他還來不及合圍，晚流香的援軍已經跟她會合了。

領頭的是冰簞門黃葉、蘭舟兩位壇主，所屬弟子三百餘人，另加錦衣門四大刀王率領的刀手，及孫采蓉所屬的雙客帶來的武士，人數雖然少於都木塔，戰鬥力却十分强大。

此時都木塔的人馬已經合圍，他與玉瑪帶着三人及無敵殺手數十名向鐵山等奔來。

晚流香道：「大哥，他想作甚麼？」

鐵山道：「我想不是來搏殺的，或許要跟咱們談點甚麼。」

晚流香道：「如果他說你是玉瑪的未婚丈夫，要你跟他走，你怎麼辦？」

鐵山道：「道不同不相爲謀，我不會答允的。」

晚流香道：「那好，他來了，你跟他說吧。」

快馬奔騰，來勢若風，片刻之間，都木塔父女就已停馬於丈外了。

「晚少門主……」

晚流香原以爲都木塔是來找鐵山的，想不到却找上了她。

「鷹王有甚麼指教？」

「咱們是朋友，是嗎？」

「我沒說咱們是敵人。」

「那妳爲何調來如此衆多的人手？」

「鷹王是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了？你能帶來近千人，我連幾百都不行麼？」

「這不一樣，此地是我的家，爲了保護家園，不得不多帶點人手。」

「你爲了保護家園，我爲了保護自己，咱們目的相差不多，鷹王又何需苛責。」

「不，妳娘將妳交給我，妳的安全自有我來保護，帶着妳的人過來吧，如是妳有甚麼閃失，叫我如何向妳娘交代。」

「好意心領，我做的事我自己會負責的。」

都木塔見說晚流香不動，鷹目暴睜，射出兩股凌厲的殺機，但一現即隱，再轉向鐵山道：「鐵山，你怎麼跟這般人攪在一起的？快過來。」

鐵山道：「你認錯人了吧，閣下。」

都木塔哼了一聲道：「你不是虎牙雙英的老大連鋼？擂台比武，人人皆知，你敢不承認！」

鐵山道：「閣下言重了，擂台比武的是連鋼，在下並不姓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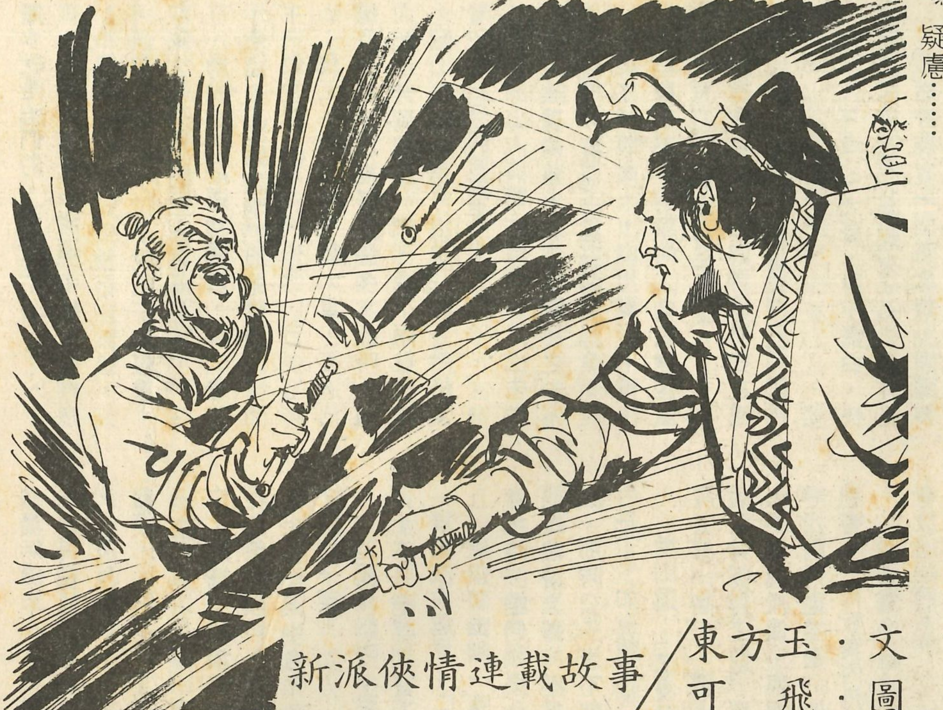
玉瑪勃然大怒道：「姓鐵的，你太無情無義了，早知如此，我就該讓你躺在擂台之上的。」

鐵山淡淡道：「咱們原本就無情義，姑娘怎能以此相責，聽我的勸，姑娘，妳那紅袖添香並不可怕。」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

屠龍師太來神女宮找白素素，說白素素殺了她的師姪，幸得石破衣趕到解圍，化解了一場誤會，散花仙子邀衆俠入神女宮奉茶，以便將武林聯盟假冒長江盟之名，殘殺神女宮十九名弟子之事奉告。丁天仁、金瀾、易雲英跟隨巢湖蒙叟襲擊神女宮，却又將他們帶到大巴山脈之中，三人揭穿他不是巢湖蒙叟，而他也不否認，據說是帶他們去見一個人，說話含糊，惹起三人疑慮……



玉辟邪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施迷藥迷昏二人　用武力威脅失敗

假巢湖蒙叟自己心中暗暗哼道：「好小子，你故意用劍脅封格，果然是誘敵之計，老夫豈會上你的當？」

但舉目看去，丁天仁封開自己劍式之後，並無甚麼變化，再仔細一想，他這一式除了隨手而發，根本不成招式，也毫無變化可言，自己豈不是上了這小子的惡當？心念一動，不覺怒氣上升，厲笑道：「丁老弟，再接老朽一招試試！」撲起朝丁天仁迎面襲來

丁天仁自己知道論武功比對方差得太遠了，自是不敢和對方硬拚，急忙揮劍護身，向左閃出。

假巢湖蒙叟撲來的人，雙腳離地數尺，來勢奇快，看到丁天仁向右閃出，口中呵呵一笑，原式不變，凌空向右移出，旱烟管依然疾若流星迎面襲到，而且這回比方才更近了數尺，離丁天仁胸前已不過兩尺光景。

丁天仁心頭一急，連轉個念頭都來不及，手中短劍一揚，朝前左右擺動了下，再行刺出。

這一招正是大哥丁大衍(丁天行)教自己的「鴻濛一劍」，他雖已練得極熟，但也只是依樣葫蘆，無法領悟它的精妙之處，這回是因心頭又驚又急，被逼出手的。

就在他短劍甫發，耳中陡聞「察察」兩聲輕響，緊接着是假巢湖蒙叟的一聲驚「啊」，眼前人影頓杳，急忙定睛瞧去，只見假巢湖蒙叟已退出一丈開外，手中一支旱烟管已經只剩了半截(方才「察察」兩聲，就被紫虹劍削斷了兩截)，連他一件大褂，當胸也被劍鋒劃破了五六寸長一條，差幸他見機得快，才算沒有傷到肌膚。

假巢湖蒙叟臉上易着容，看不出他的臉色，但臉上隱含驚怒之色，一下擲去手中半截旱烟管，厲笑道：「丁老弟這手劍法，果然精妙，老朽總算開了眼界。」

易雲英、金瀾二人還不知道大哥一劍就削斷了假巢湖蒙叟的旱烟管，此時看他擲去手中旱烟管，落到地上，只剩了半截，同時也發現他胸前大褂也被劍鋒劃破了，這一招上，自然是大哥勝了，兩人大喜過望。

易雲英披披嘴道：「蒙老還要把我們擒回去嗎？」

金瀾冷聲道：「他說過要擒我們回去，易如反掌，現在倒要看看他這掌如何翻了。」

假巢湖蒙叟成名數十年，從未有過今天這麼尷尬，竟然連丁天仁這一劍究竟如何出手的都沒看清楚，就被人家削斷旱烟管，連胸前衣褂都被劍鋒劃破。如果講江湖過節而言，自己已經落敗了；但這三個年輕人是上面一再交代，非「請」回去不可的，那就不能以江湖過節來論了。

心念轉動，立即呵呵笑道：「不錯，丁老弟削斷老朽旱烟管，又劃破老朽胸前衣衫，如以一般江湖過節而言，老朽應該算是落敗了，老朽就該退

走為是；但今天的情形，和一般江湖過節稍有不同，因為老朽上命所差，非把三位老弟請回去不可，所以老朽必須完成任務。」

金瀾哼道：「你還要和我們動手？」

假巢湖蒙叟頷首道：「老朽自然非把三位請回去不可。」

口中說着，右手一抖，已從他大褂內解下一條扣在腰間的軟鞭，這一抖之勢，便已掙得筆直，目注丁天仁凜然道：「丁老弟，老朽有僭了。」

話聲甫落，右手已朝前送出。要知他這支軟鞭鞭頭狀若蜈蚣，每一節都有兩枚虎牙般的利鈎，專鎖敵人兵刃，全身都是緬鐵精製，不懼利劍砍削，他自稱為金蜈鞭。

只要在江湖上行走的人，只要看到金蜈鞭，就會想起此鈎的主人來，但丁天仁三人從未在江湖走動，自然認不出來了。

卻說丁天仁眼看假巢湖蒙叟說攻就攻，揮動金鞭襲來，光看這一記的氣勢，就非同小可，自己從小熟練的「光明劍法」，沒有一招有把握封解得開，那麼只有使大哥教自己的一招了。心頭疾快一轉，不慌不忙右手抬處，紫虹劍朝前一指，劍尖左右一擺，緩緩朝前刺去。

假巢湖蒙叟這回看清楚了，他使的就是方才削斷自己旱烟管的這招劍法，看去招式極為簡單，但却又好像含蘊了極其複雜的變化，幾乎無懈可擊，也沒有一記招式可以抗拒！

强烈劍光直向自己胸膛刺來，心頭不禁大駭，急忙撤鞭後躍，才算躲閃過去。

「這小子怎麼老使這一招？」心中迅速忖着，人已從側面欺去，金蜈鞭悄無聲息，閃電迴擊，攔腰掃出。

丁天仁一連兩招，都把假巢湖蒙叟逼得後退不迭，對這招劍法信心大增，沒待對方長鞭擊到，身形不動，右手短劍向右遞出，依然是劍尖擺動，然後是直刺而出。

他這一記只是把朝正面刺出的招式，改為朝右刺出而已。

巢湖蒙叟自然也看到了，他把正面的劍式搬到右首，招式還是如此簡單，但他帶着紫芒的劍尖這左右擺動，正好迎着自己鞭頭，自己長鞭雖是緬鐵精鑄，但對方手上乃是紫虹神劍，削鐵如泥，何況這一記劍式實在無法化解，只好鞭勢一沉，人隨鞭走，隨着帶轉的鞭勢，人影飄忽，一下攻到丁天仁的左側。

這一下當眞快速無比，但他怎知丁天仁練習這招劍法的時候，大哥曾叮囑他等右手練熟了，再練左手，因此這招劍法，丁天仁左右兩手都會使用。

試想假巢湖蒙叟身法雖快，要從丁天仁右首轉到左首發招，丁天仁身子不用動，只要左手從右手接過長劍就可以使出，這是誰快？

假巢湖蒙叟金蜈鞭堪堪掃出，陡見丁天仁劍交左手，紫虹神劍左右擺動的劍尖又已迎着鞭頭撩來。

「又是這一招！」假巢湖蒙叟眞要被他氣得吐出血來，憑自己的一身武功，和在江湖上的赫赫盛名，竟然三番四次被這記怪招逼得非退不可。

他自然又以極快身法退了開去。

現在，他心中已經有了底子，丁天仁這小子雖是昔年天字第一號大魔頭天殺星丁天行的兄弟，終究年紀不大，只學會了他一招保命的劍法，以為身邊有他「紫虹神劍玉辟邪」，江湖上沒人敢欺侮他了，是以沒有學全天殺星的武功，就到江湖上來了。

嘿嘿，就憑你只會這招劍法，我若是拏不下你，還能當武林聯盟的護法嗎？

假巢湖蒙叟越想越氣，驀地心頭一動，暗道：「這小子只是個雛兒，自己只要出其不意，就不難把他拏下了。」

這原是瞬息間的事，他退得很快，欺來得更快，人影一晃而至，金蜈鞭幻成重重鞭影，如網罟般當頭罩落，但在網罟之外，却有一條手影，比閃電還快，一下穿入，五指如鈎，抓住了丁天仁的肩頭。

原來這一片鞭影，只是一記虛招，這一記「赤手縛龍」，才是眞正的目的所在。

丁天仁但見漫天鞭影，朝自己罩來，一時也不知「鴻濛一劍」是不是擋得住？短劍一指，劍尖堪堪朝左右擺動，眼前一片鞭影，忽然消失，左肩一緊，業已被五支鐵鈎般的手指牢牢抓住，耳邊也同時响起假巢湖蒙叟破鑼般的笑聲。

假巢湖蒙叟一把抓住丁天仁肩頭，笑得自然得意之至，但他只笑到一半，笑聲就突然凝結住了。

那是在他五指落到丁天仁肩頭，一把抓實之際，丁天仁手腕忽然抬起，五指輕輕朝外揚起，一下拂在他手背之上。

試想以假巢湖蒙叟的功力，他幾乎用上了八成力道的一抓，丁天仁那想有掙扎的餘地？但丁天仁五指這輕輕一拂，假巢湖蒙叟陡覺手背一麻，整條手臂登時失去力道，再也使不上勁，心頭一驚，立即駭然後退，一條左手依然下垂若廢。

丁天仁這一拂，正是從八長老送給他的「點穴法」上學來的。

金瀾、易雲英兩人各自手執長劍，站在大哥身後不遠，他們眼看大哥被假巢湖蒙叟一把抓住肩頭，發出得意的笑聲，心頭驀然一驚，不約而同口中清叱一聲，挺劍掠出，但等他們搶到大哥身邊，假巢湖蒙叟已經駭然後退。

兩人同時關切的問道：「大哥，你沒事吧？」

丁天仁只覺被假巢湖蒙叟五指抓落的肩頭還在隱隱生痛，他活動了一下手臂，含笑道：「還好，沒甚麼。」

假巢湖蒙叟雙目烱烱，沉笑一聲道：「很好，丁老弟，你果然有一手，老朽認栽！」

他一條左臂依然軟軟的下垂若廢，話聲一落，雙脚頓處，人已倒飛出去五六丈遠，轉身奔掠而去，瞬息就消失在山林之間。

丁天仁望着他身影，徐徐吁了口氣道：「此老當眞難纏得很！」

易雲英輕笑道：「但他還是敗在大哥手下了，哦，我看他一條左臂軟軟的好像抬不起來呢，大哥用甚麼方法傷他的，我怎麼會沒有看到的？」

丁天仁道：「這位假冒蒙老的人，一身武功極高，如論眞功夫，十個愚兄也比不上他，方才他已經抓住我肩頭，差幸愚兄近日學會八長老送給我的點穴法，被我手指拂中他的手背，才算把他逼退。」

易雲英目光之中閃出羨慕神色，說道：「八長老送給大哥的點穴法，竟有這麼奇妙？」

丁天仁含笑道：「八長老說這不是本派武功，但很管用，手法也極其簡單，你想學，就拿去看好了。」

易雲英喜孜孜的道：「我自然想學咯！」

金瀾道：「大哥，我看假巢湖蒙叟臨去時神色不善，只怕不會善罷甘休呢！」

易雲英哼道：「他不會善罷甘休，又待怎樣？誰怕他了？」

金瀾道：「我們當然不怕他，我是說，我們在這崇山峻嶺的荒山之中，連這裡是甚麼地方都不知道，不如早些找尋出山的路徑才好。」

丁天仁點頭道：「不錯，我們昨晚奔行了一個晚上，沒有好好休息過，這時已經又累又餓了，及早下山，才能找到宿頭。」

他不提起餓字倒也罷了，這一提，易雲英立即接口道：「大哥，你不說還好，我眞覺得好餓呢！」

金瀾笑道：「那就快些走吧！」

易雲英目光四顧，四面俱是連綿高峯，不覺一呆，問道：「我們該從那裡去呢？」

金瀾望望大哥，問道：「大哥，你看怎麼辦？」

丁天仁道：「昨晚我們好像一路都是朝西北來的，如果走回去，只怕還要走上一天，也走不出山區，這樣吧，我們只要認定方向，一路往南走，也許會找到出路也說不定。」

金瀾點頭道：「大哥說得對，我們就往南走。」

三人就認定方向，一路朝南走去，路上各自採了些野果充飢。這樣走了一個多時辰，也不知翻越過多少山嶺，眼前依然羣山起伏，不見人烟。

易雲英擔心的道：「大哥，我們會不會越走入山越深？」

丁天仁道：「不會的，我們雖然不認識路，但只要認定方向，就不會迷路。」

金瀾道：「三弟，我們有三個人在一起，你怕甚麼？」

易雲英道：「我才不怕呢！」

未牌時光，他們從一座山嶺下來，瞥見山脚下幾處竹叢間，隱隱可見茅舍。

金瀾喜道：「大哥，有人家了！」

易雲英也道：「就在山脚下，我們快走。」

丁天仁含笑道：「三弟性子眞急。」

三人加緊脚步，不用片刻工夫，便已越過山澗板橋，走近一家茅屋門口。這些大概是獵戶人家，傍着一條山澗，約莫有三五家人家。

丁天仁脚下一停，在門口叫道：「請問裡面有人嗎？」

只聽裡面響起一個嬌脆的少女聲音應道：「來了，來了，是甚麼人這樣大聲嚷嚷？」

隨着話聲走出一個身穿花布衣袴的美姑娘來。

只見她年約十七八歲，生得一張白裡透紅的鵝蛋臉，兩條微微上翹的劍眉，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玉管似的瑤鼻，紅菱般的薄唇，粉頰上還有兩顆小酒渦兒，烏黑的秀髮，編成兩條又黑又亮的辮子，垂在鼓騰騰的胸前，模樣兒眞是又美又甜。

丁天仁沒想到這茅屋裡會出來這樣一個明艷照人的少女，不覺臉上為之一紅。

那青衣少女也沒想到山野地方會突然來了三個斯文相公，陌生美少年，尤其當前一個生得玉面朱唇，風度翩翩，一時心頭小鹿咚地一跳，一張粉臉登時脹得通紅，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就在此時，只聽屋中及時響起一個沙啞的老婦聲音問道：「紅兒，外面是甚麼人？」

紅兒(青衣少女)答道：「是三位相公。」

那沙啞老婦聲音又問道：「三位相公？做甚麼來的？」

紅兒道：「我還沒有問他們呢！」

那沙啞聲音道：「你為甚麼不問問清楚？這年頭壞人多的是。」

紅兒似乎嫌她嚕嗦，暗暗攢了下眉，眨着一雙靈活而清澈的大眼睛，朝丁天仁問道：「三位相公有甚麼事嗎？」

丁天仁連忙拱拱手道：「姑娘請了，在下兄弟三人，昨晚在山中迷路，直到剛才才從山上出來，又飢又累，想請姑娘行個方便，假一席之地，稍作休息。」

裡面那沙啞老婦聲音又在叫道：「紅兒，他們和你說些甚麼？」

紅兒道：「三位相公請稍待，這個我作不了主，要去問問奶奶。」

原來那沙啞老婦是她奶奶。

丁天仁忙道：「姑娘只管請。」

紅兒迅快的轉過身往裡行去。過了不多一會，她已走了出來，靦覥的道：「對不起，讓三位相公久候了，奶奶說：三位相公山中迷路，一定很疲累了，就在我們這裡住上一晚好了，你們請進來吧！」

丁天仁拱拱手道：「多謝姑娘。」

「不用謝。」

紅兒轉身走在前面，領着三人走入中間一間堂屋。堂屋中間靠壁處放一張板桌，桌旁有二張長板櫈，如此而已。

紅兒轉身道：「三位相公請坐，我去燒茶水。」

急步往堂屋後面走去，一會工夫，就端着一個木盤走出，盤中是一個白瓷茶壺，和三個飯碗，她把木盤的茶壺和三個飯碗放到板桌上，一面說道：「三位相公請用茶，奶奶說：三位相公一定腹中餓了，我這就去做飯。」

丁天仁忙道：「多謝姑娘，我們來了，添了姑娘不少麻煩，眞是不好意思。」

紅兒粉臉一紅，低着頭道：「不要緊。」迅快的往屋後走去。

易雲英拿起瓷壺，倒了三碗茶，說道：「大哥、二哥，請用茶。」

金瀾笑道：「看來做二哥也有好處，有人給我倒茶。」

丁天仁含笑道：「所以做二哥的以後要疼些三弟才是。」

易雲英沒有作聲，捧起飯碗，輕輕喝了一口，說道：「這茶還不錯呢！」

丁天仁喝了一口，茶葉果然不錯，這就笑道：「山居人家的茶葉，都是自己種的，自然不錯了。」

堂屋後面敢情就是廚房了，這時沙啞聲音的老婦和紅兒也正在低聲說話，好像是奶奶在問着紅兒，諸如三個相公長得怎麼樣？有多大年紀了？身上穿的是甚麼衣衫等等，她聲音沙啞，縱然低聲說話，也約略可聞，紅兒的聲音說得較細，是以聽不到甚麼。

這也難怪，人家敢情只有祖孫二人，家裡來了三個大男人，做奶奶的自然要問個清楚了。

這回足足過了一頓飯的時光，紅兒才端着木盤從裡面走出，把盤中兩大碗菜餚和一桶白飯、三副碗筷，一起放到桌上，一面說道：「奶奶說：我們山居人家，沒有甚麼菜餚，眞是待慢了貴客，三位相公將就着用吧！」

丁天仁道：「眞是多謝姑娘，忙了大半天，也請姑娘謝謝老婆婆，這樣已經很好了。」

紅兒緋紅着臉低低的道：「不用謝，你們請慢慢用吧！」說着又往後面退去。

金瀾、易雲英早就餓得發慌，在兩人說話之時，就站起身裝好了三碗飯，回到板櫈上坐下，就各自吃了起來，兩大碗菜餚，一碗是韮菜炒蛋，一碗是鹹肉炒青菜，湯是蛋花湯，但三人却吃得津津有味，比山珍海味還要可口。

丁天仁一連吃了三碗飯，就是金瀾、易雲英也各自吃了兩碗飯，才算吃飽。

丁天仁笑道：「這一頓飯，應該是我有生以來最可口的一頓了。」

易雲英道：「是啊，眞沒想到一個人到了眞正餓得發慌的時候，甚麼菜餚都美味可口了。」

只聽一個尖沙的聲音說道：「只要你們吃得好就好。」

三人回頭看去，只見從堂屋後面顫巍巍走出一個身穿青布夾襖的鳩面老婆婆來。看她年齡大概已有七十出頭，一頭花白頭髮，額頭上戴着黑絨包頭，敢情牙齒也都掉光了，癟着嘴，才變得下巴更尖，但一雙水泡眼却烱烱有光。

這老婆婆的身後，緊跟着紅兒，那麼不用說，她就是紅兒的奶奶了。

三人慌忙站起身來，丁天仁抱抱拳道：「老婆婆請了，在下兄弟多有打擾，眞是不好意思。」

青衣老婆婆鼓動雙腮，呷呷尖笑道：「招待三位相公一餐，這是應該的，老婆子也正好有話要和三位相公說。」

丁天仁道：「老婆婆請說。」

青衣老婆婆笑着道：「九寡十八迷，你們總聽說過溫九寡婦吧？」

丁天仁看看金瀾、易雲英兩人，搖頭道：「沒有。」

「唉，眞奇怪！」青衣老婆婆道：「你們三個出道江湖，你們師長也不和你們多講些當今武林人物，這樣甚麼都不知道，處處都會吃虧。」

金瀾道：「老婆婆，方才你說的溫九寡婦是誰呢？」

「你們既然沒聽說過，老婆子就得從頭說起了。」青衣老婆婆道：「溫九寡婦就是當年嶺南溫家的九姑娘，嶺南溫家以迷藥聞名天下，他們列代相傳，有一條規矩，就是傳媳不傳女，九姑娘上面有八個姐姐，都已出嫁，只有九姑娘尚未出嫁，爹娘年邁，弟弟又尚未成親，這個家就由她掌管，那知過了兩年，雙親相繼去世，她無意中在一隻密封的鐵櫃裡看到一本溫家歷代相傳，手抄的『迷經』，就這樣，溫家傳媳不傳女的秘本就落到了她的手中。」

易雲英忍不住問道：「老婆婆，後來呢？」

青衣老婆婆呷呷尖笑道：「老婆子說的『迷經』落入她手中，也不是把它獨吞了，只是在最後一頁塗去了兩味藥名。」

金瀾道：「那是為甚麼呢？」

青衣老婆婆道：「這是她替歷來的

溫家女兒出口氣罷了，其實她塗去的兩味藥名，也不是在同一張方子之中，對那兩張秘方，也並無多大影响，只是藥效比原來稍弱而已。」

易雲英道：「不知那是甚麼秘方？」

青衣老婆婆尖笑道：「那自然是嶺南溫家最出名的『聞風散』和『溫氏清靈丹』了，『聞風散』無形無色，是最厲害的迷藥，『溫氏清靈丹』，專解迷毒，據說連四川唐門的『七絕散』也一樣可解呢！」

易雲英道：「這位九姑娘大概做了對不起祖宗的事，才會變成寡婦的。」

站在青衣老婆婆身後的紅兒聽得臉色為之一變。

「你相公說得一點也不錯。」老婆子呷呷尖笑道：「溫九姑娘的丈夫就是對『溫氏迷經』存了覬覦之心，但溫九姑娘抄錄這本『迷經』之時，就已防範有人偷看，所以在每一頁紙上，都塗有令人發狂的『失心散』，這天正好她有事出去，等她回家，她丈夫已經因瘋跌墮岩下，骨折身死，溫九姑娘傷心之餘，就立下誓言，就是要施展迷藥，也要光明正大，和對方說明白了再出手。」說到這裡，雙頰鼓動，呷呷尖笑道：「你們知道溫九寡婦溫九姑是誰嗎？」

三人都沒有作聲，沉默有頃，易雲英忍不住道：「總不會是你老婆婆吧？」

「你答對了。」青衣老婆婆得意的笑道：「老婆子正是人稱九寡十八迷的溫九寡婦溫九姑。」

丁天仁心頭暗暗一驚，說道：「老婆婆……」

溫九姑沒待他說下去，就尖聲說道：「你們沒想到吧？老婆婆費了這許多唇舌，只是要和你們說明一件事。」

丁天仁早已覺得事情有些不妙，但到了此時，也不得不裝作若無其事的問道：「甚麼事？」

溫九姑呷呷笑道：「你們三個年輕人，是盟主要見的人，聽說連向護法都沒把你們請去，才要老婆子在這裡等着你們。」

易雲英氣道：「等着我們又怎樣？」

溫九姑並沒有動怒，只是笑眄着易雲英說道：「你聽老婆婆把話說完了。」

她目光又緩緩的回到丁天仁臉上，續道：「本來要把你們請回去，只要在茶水、飯菜中下些入口迷，就可以了，但老婆婆不屑用江湖下五門的手法把你們迷倒，必須把事情和你們說清楚了再出手，現在你們明白了吧？」

丁天仁道：「在下想請教老婆婆一件事。」

溫九姑道：「你說。」

丁天仁道：「武林聯盟盟主為甚麼要見我們呢？」

溫九姑道：「這是他的事，老婆子不想知道，所以也無法告訴你們，老婆子的任務，只是把你們三個請去就好，好了，老婆子話已說完，該可以出手了吧？」

「慢點！」易雲英道：「老婆婆，在妳出手之前，總該讓我們也準備一下吧？」

溫九姑道：「好吧！」

就在她話聲未落，易雲英迅快的拉了一下大哥和二哥的衣袖，急急說道：「我們快退出去。」

三人同時朝南首木門飛撞過去，以他們三人的身手，區區這兩扇木門，自可一下撞開，倒飛出去。

溫九姑水泡眼中神光一閃，呷呷尖笑道：「在溫九寡婦眼皮底下，你們如何逃得出去？」

她連手也沒抬一下，但聽砰砰兩聲，金瀾、易雲英堪堪躍起的人，一下撲倒地上，再也沒動一下。

丁天仁原是和他們同時倒飛而起，瞥見兩人忽然撲倒地上，心頭一驚，急忙施展千斤墜落到地上，一下跨到兩人身邊，急急問道：「二弟、三弟，你們怎麼了？」

金瀾和易雲英早已雙目緊閉，昏迷過去，自然沒有回答。

這下看得丁天仁心頭更急，霍地直起身來，瞋目喝道：「老婆婆，你把他們怎麼了？」

溫九姑鼓動雙腮，呷呷尖笑道：「他們自然是中了老婆子的『聞風散』了。」說到這裡，忽然「咦」了一聲，一雙水泡眼翻處，流露出疑惑之色，說道：「你怎麼沒被迷翻？」

站在溫九姑身後的紅兒，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也盯着丁天仁，似有不信之色，也含有幾分關切。

丁天仁經她一說，心中也暗自感到奇怪，照說溫九姑「聞風散」既已出手，自己三人應該同時被迷翻，何況自己還在兩人前面，更應該早就昏迷過去了，如今兩個兄弟已被迷倒，自己卻絲毫沒有感覺，依然好好的，聞言笑道：「也許老婆婆份量用得不夠吧！」

他口中雖然說得輕鬆，右手早已暗暗握住了紫虹劍劍柄。

溫九姑使了幾十年的迷藥，自然不可能份量用少了，就算面前有上百個人，她一樣不用揚手作勢，包管他們動作劃一，一齊倒下去，沒有半個會落後半步的，否則就不是溫九寡婦了。

但今天確實使她感到有些意外，三個小伙子，居然只倒下兩個，這可是幾十年來從未有過之事。

她不用揚手，嶺南溫家最著名的「聞風散」，再次出手了，但外表上，是沒有人可以看得出來，因為「聞風散」是無形無色的粉末，需以內功發出，因此江湖上稱之為「無形迷」。

溫九姑再次使出「聞風散」，她一雙水泡眼一霎不霎的盯着丁天仁，她

身後的紅兒更是睜大雙目，緊張得透不出氣來。

丁天仁眼看溫九姑半晌沒有說話，忍不住道：「喂，老婆婆，在下兄弟和你無怨無仇，你把我兩個兄弟迷翻了，只要你交出解藥，免傷和氣，不知老婆婆意下如何？」

溫九姑兩次施展「聞風散」，份量已經加重，對付丁天仁一個人，如今已經使出了三個人的份量，但丁天仁依然侃侃而言，毫無半點中迷的朕兆，這下真把溫九姑看傻了眼，就算獅子老虎，一樣會被「聞風散」迷翻，天下竟然會有不受迷藥的人。心中想着，不覺駭然道：「這小子竟然真的不怕迷香！」

「聞風散」已是嶺南溫家十數種迷香、迷藥中最厲害的迷藥了，丁天仁不懼「聞風散」，她九寡十八迷，雖有十八般迷功，也沒有轍了。

丁天仁道：「老婆婆，你意下如何？」

溫九姑道：「甚麼意下如何？」

丁天仁道：「在下希望你交出解藥，免傷和氣。」

溫九姑問道：「你沒有解藥嗎？」

丁天仁道：「在下如有解藥，就不用向老婆婆要了。」

溫九姑心中暗暗奇怪，這小子沒有解藥，怎會不懼「聞香散」的呢？但看他說話神情，又不像有假，呷呷尖笑道：「你以為不懼迷藥，就可以威脅老婆子了？」

丁天仁道：「在下並無威脅老婆婆的意思。」

溫九姑道：「你沒有解藥，怎麼會不懼老婆子『聞風散』的？」

丁天仁道：「這個在下真的不知道，方才我兩個兄弟跌倒在地，在下只是一點也沒有感覺，如此而已。」

溫九姑睜着一雙水泡眼，可想不出一點道理來，心想：「這麼看來，這小子是天生不懼迷藥之人了。」一面呷呷笑道：「好，老婆子相信你，那你就應該束手就縛了。」一面回頭吩咐道：「紅兒，你去點他二處穴道。」

紅兒答應一聲，正待走出。

丁天仁一揚手道：「姑娘且慢！」接着抬目道：「老婆婆怎麼叫紅兒姑娘來點在下穴道？」

溫九姑呷呷笑道：「因為你兩個兄弟的生死，操在我老婆子的手裡，紅兒點了你穴道，老婆子就會給他們解藥，老婆子和你們無怨無仇，只要把你們三人送去，老婆子的任務就完成了，現在你明白了吧？」

丁天仁凜然道：「在下從不受人威脅，老婆婆交出解藥，在下兄弟立時離去。」

溫九姑沉嘿道：「年輕人，你以為老婆子只是仗着幾味迷藥唬人的？」

身形一晃，疾然欺來，雙爪十道尖風，像箭一般襲到。

丁天仁攔在金瀾、易雲英前面，眼看溫九姑欺身過來，右腕抬處，嗆然龍吟，一道紫芒應手而生，喝道：「老婆婆，你再過來，在下就不客氣了！」

其實溫九姑欺來的人陡覺紫光耀目，森寒逼人，就已看出丁天仁手上是一柄削鐵如泥的利器，沒待丁天仁說完，就倏然後退，口中呷呷尖聲道：「小子，你這把劍蠻鋒利的。」

她後退的人，在說話聲中，使出「移形換位」身法，一下閃到丁天仁右側，一手一探，朝脈門抓來，這一下當真快若魅影，一閃而至；但丁天仁反應也不慢，急忙劍交左手，右手揚起，五點指影反朝溫九姑襲來的手腕點去。

溫九姑沒想到丁天仁劍交左手，五指一翻，反襲過來，這一記指影錯落，虛實莫辨，奇幻莫測，自己幾乎見所未見，心頭一驚，暗道：「這小子使的是甚麼指法？」

心念一動，人已一個輕旋，從丁天仁右側經身後轉到他左首，右手突然一記「空手入白刃」，從他身後發招，朝左手抓去。

她使的是「移形換位」身法，自然奇快無比，而且這一記她也十拿九穩，定可把對方短劍奪過來。

怎知丁天仁短劍雖在左手，但他左右兩手都會使大哥教的這招「鴻濛一劍」，溫九姑朝自己左首欺來，立即隨着對方朝左轉去，短劍一擺，劍招出手，在身前劃起扇面般一片紫光，朝前推去，寒芒飛閃，劍氣逼人。

溫九姑久經大敵，自然識得厲害，不敢輕攖其鋒，急忙閃退，差點還被劍光掃中，心頭又怒又急，暗道：「這小子究是何人門下？出手竟如此古怪！」

原來她只是奉上面命令，並不知道丁天仁的來歷，口中發出一聲怒笑，雙手箕張，正待撲起，突然心中一動，暗道：「這小子手法雖然怪異，但只是個雛兒，自己何用和他硬拚？」

一念及此，目光直注，厲聲道：「小子，你別以為手中有一柄利劍，老婆子三招之內，不把你拏下，就不叫九寡十八迷了。」

丁天仁不知是計，目光緊注，嚴神戒備。

溫九姑也故意鳩臉鼓動，白髮飛揚，雙手上提，作出要撲攫的姿勢，就在此時，身形突然一閃，使出「移形換位」身法，當真身如魅影，一閃而至，奇快無比落到了易雲英身邊，口中發出得意的呷呷尖笑。

丁天仁全神注視着她，但覺眼前一花，人影頓杳，却在自己身後响起她的呷呷尖笑之聲，急忙轉過身去，只見溫九姑一掌按在易雲英的頭頂，臉上露出詭異的笑容，心頭一驚，急急說道：「你要做甚麼？」

溫九姑尖笑道：「小子，你給我聽着，此刻立即放下短劍，由紅兒點你

二處穴道，老婆子就放開她，不然只要老婆子內力一吐，你這兄弟就死定了。」

丁天仁急道：「老婆婆，你先放開手，有話好說。」

溫九姑道：「老婆子說過，我只要把你們三個送去就好，不會難爲你們，但你若是惹火了我，老婆子殺人從沒眨過眼，現在人在我手裡，你就沒有說話的份兒，乖乖給我放下短劍，束手就縛。」一面尖聲喝道：「紅兒，還不過去點他『雲門』、『天府』二處穴道。」

紅兒口中應了聲「唷」，俏生生走到丁天仁面前，望着他嬌柔的道：「丁相公，我要點你穴道了。」

丁天仁眼看溫九姑手掌按在易雲英頂門上，自己手中雖有短劍，又不好朝她刺去，正感爲難。

只聽溫九姑厲聲道：「小丫頭，你還和他說甚麼，我叫你點他穴道，你就點他穴道。」

紅兒嚇得脹紅了臉，口中低低的應了聲「是」。

丁天仁看她好像很怕奶奶，心有不忍，一面低聲道：「姑娘只管點我穴道好了。」

紅兒悄悄的朝他點了下頭，右腕抬處，伸出兩根纖纖玉指，迅快的點了他「雲門」和「天府」二處穴道，然後從丁天仁手中取下短劍。

丁天仁在她春葱般的玉指點落之際，發覺她點得極輕，只要自己多運一會氣，就可解開，心中暗暗感激，忍不住抬目朝她看去，四目相投，紅兒臉上驀地一陣發熱，急忙低下頭去。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溫九姑呷呷尖笑道：「大功告成！」

就在此時，從門外飄然走進一個青袍瘦高老者，雙手抱拳，洪笑道：「還是溫護法有辦法，兄弟眞是服了你了。」

這人瘦得像一根木頭，滿臉都是直條皺紋，頷下有幾莖蒼鬚，只有一雙深陷的凹目之中，精光如電，深邃如淵。

溫九姑鼓動雙腮，呷呷尖笑道：「向護法好說，這小子着實扎手，而且不懼迷藥，老婆子差點還奈何他不得呢！」

人已被她拏下了，差點奈何他不得，就成了自謙之詞。

向護法（瘦高青袍老者）沉笑道：「但這三人畢竟是溫護法把他們拏下的，兄弟對他們一點辦法都沒有，才來跟溫護法搬救兵的。」

原來他就是假扮巢湖蒙叟的人。

溫九姑聽得更是高興，呷呷笑道：「向護法這是有意往老婆子臉上貼金，老婆子這點雜耍，如何會看在向護法眼裡。哦，向護法，這姓丁的小子，究竟是甚麼來歷？」

向護法歉然道：「不瞞溫護法說，這檔事是歐陽副座交代兄弟的，只說這三人是盟主要見的人，要兄弟設法把他們請去，至於他們是何來歷，歐陽副座沒有說，兄弟就不得而知了。」

溫九姑尖沙的聲音道：「不要緊，老婆子只是隨口問問而已。」一面朝身後的紅兒道：「紅兒，你留兩份解藥給向護法，這裡沒有咱們的事了，咱們走！」

紅兒答應一聲，迴身之際，偸偸看了丁天仁一眼，心中暗道：「丁相公，但願你能在半個時辰之內，解開穴道才好！」一面跟着溫九姑走去。

向護法連連拱手道：「溫護法好走，兄弟不送了。」

丁天仁雖被紅兒點了二處穴道，她下指不重，是以神志十分清醒，只是閉着眼睛，假裝昏迷，兩人說的話，自然都聽到了，心想：原來溫九姑是這姓向的邀來助拳的，兩人同是護法身份，從他口中也可以聽出那個姓歐陽的（無敵陰手歐陽生）是「副座」，身份還高過他們兩人。

向護法看着丁天仁深沉一笑，道：「好小子，爲了你一個人，勞師動衆，還害得老夫陪着你們跑了一個晚上，如果你不是天殺星的兄弟，不是盟主急着要見的人，十個丁天仁老夫也把你斃了！」

（未完・九）

魔鬼的門徒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百香齋衆豪齊集　大掌櫃重訂新猷

上文提要：

阿坤離開飛鷹幫，想起牛梅芳被追緝，便和小三子四處尋覓，見她被人圍攻倒在血泊中，傷口遍及全身，將她救走，又遇追兵，躲至僻處，才有機會問淸情況，原來她眞名呂四娘，參加反淸復明的縹緲堡組織，無意中查出小三子父親張勇未死，也參加這個組識……因流血過多，再陷昏迷，阿坤忙去請醫救治，留小三子看管，却被人擄走，阿坤找不到醫生折回，二小在山野尋覓，發現山神廟有燈光……

藍衫老者道：「兩位來此何事？」

小三子却好似吃了炸藥，一開口就沒好話：「來捉强盜，逮綁匪。」

老者怔愕一下，道：「小友說話別這麼沖，誰是强盜？誰又是綁匪？」

「就是你們這一羣。」

「可有眞憑實據？」

「憑據在廟裡邊。」

「能否把話說的更清楚一點？」

馬少坤道：「老實說，我們是來找人的。」

藍衫老者道：「找那一位？」

無敵公子道：「阿芳牛梅芳。」

不敗少爺道：「也就是呂四娘啦。」

老者的臉色微微一變，道：「兩位跟阿芳是何關係？」

阿坤道：「我們是好朋友。」

小三子道：「阿芳行刺岳鍾琪，差點死於亂刀之下，是我倆把她從千軍萬馬中救上山來的。」

此話一出，事情立告急轉直下，藍衫老者的態度大變，朗聲笑語道：「哈哈，這眞是大水沖倒龍王廟，自家人不認識自家人，原來兩位正是四娘的救命大恩人，請受老夫一拜。」

當立緊握雙拳，拱一拱手。

阿三道：「鬧了半天，你們也是縹緲堡的人？」

一名大漢道：「不錯，我們本來是要去接應牛姑娘的，可惜一步去遲，自白的犧牲了一位伙伴，差點連她自己的性命也賠進去。」

另一人道：「既將梅芳姑娘救往山中茅屋，爲何不曾守在身邊？」

馬少坤道：「咱家下山請大夫去了。」

小三子紅着臉說：「俺鬧肚子，拉屎去了。」

阿坤朝廟門內瞄一眼，道：「可否進去瞧一瞧阿芳？」

藍衫老者毫不考慮，立道：「當然可以，請！請！」

領着二人，大踏步的進入廟內，來至神案前。

廟內另有三位年齡不等的女俠，守在阿芳的身旁。

阿芳的血衣已經換下，傷口敷上了藥，臉色也較前紅潤一些，靜靜的躺在神桌上，彷彿酣睡一般。

馬少坤道：「阿芳在睡覺？或者仍然昏迷不醒？」

老者沉聲道：「昏迷不醒。」

阿三焦急的說：「一直沒有醒來嗎？」

一位女俠悲聲道：「始終昏睡未醒。」

馬少坤細一觀察，道：「看起來好多了，應該不會再有危險才是。」

藍衫老者道：「已服下靈藥續命丹，危險期已過，大概很快就會醒來的。」

阿坤道：「還沒有請教這位大俠尊姓大名？」

老者道：「老夫牛人英。」

剛才說話的女俠補充道：「是本堡八俠之首。」

小三子道：「阿芳也是八俠中的人吧？」

女俠說：「沒錯，梅芳是八俠之末。」

馬少坤道：「就叫牛梅芳？」

「事實上她另外還有一個名字。」

「叫甚麼？」

「牛人朝。」

「咱家想請教，另外六俠是那幾位？」

「四位男俠是：牛人英、牛人雄、朱人豪與牛人傑。」

「赫，英雄豪傑，取得好！」

「四位女俠是：牛人復、牛人與、牛人明與牛人朝。」

「復與明朝？」

「對，這正是我們大家努力的目標。」

阿坤心血來潮，跟她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不知這位女俠是那一條牛？」

女俠不以爲忤，笑盈盈的道：「本姑娘牛人明。」

小三子望着另外兩位女俠，道：「這兩位想必就是牛人復與牛人與吧？」

另一名女子正容道：「不對，我倆的功力跟明姑娘她們還差一大截，那敢與八俠相提並論。」

牛人明笑嘻嘻的道：「實際上我們這一個組織就像是一個大家庭，如兄如弟，如姐如妹，大家和和樂樂的親如一家人，一向不分彼此。」

剛才的那四名大漢，二人出外警戒，二人也隨後跟進來，張三元環視着大夥道：「想向各位打聽一個人。」

牛人明淡淡一笑，「追問是誰？」

小三子道：「此人姓張名勇。」

牛人英陡地臉色大變，雙眼一亮道：「你找張勇作甚麼？跟他是何關係？」

「他是我爹。」

「你再說一遍。」

「張勇是我生身的父親！」

「你是三元？」

「是啊，你怎麼知道？」

「老夫正是張勇，你的親爹！」

這話好似三春焦雷，喜從天降，張三元馬上噗通！一聲跪下了。

「阿爸！」

「兒呀！」

張勇忙將兒子扶起來，父子二人相擁而泣。

是喜極而泣，也是爲過去的悲慘遭遇放聲一哭。

連旁觀的人也感受到這種悲喜交集的氣氛，紛紛爲之落淚不止。

流淚眼對流淚眼。

斷腸人對斷腸人。

許久，許久之後，父子倆激動的情緒才稍稍平復一些，張勇目注馬少坤，恭謹有禮的道：「這位公子想必就是少坤小少爺？」

阿坤急忙拱手爲禮道：「正是小侄少坤，張大叔以後就叫我阿坤好了。」

張勇轉對阿三道：「奶奶的近況還好吧？」

小三子將事情的經過說了一個大概，最後嚎哭道：「奶奶已經死了。」

張勇一聽說母親已去世，本已止住哭聲，立又嗚嗚咽咽的大哭起來。

待他父子二人痛哭一場，將腦中的悲憤宣洩得差不多時，馬少坤徐徐道：「人死不能復生，請張大叔自己保重，談談大叔自身的遭遇吧。」

小三子道：「是啊，據奶奶說，爹爲了保護我們，負責斷後，與神風堡主赫隆納大打出手？」

張勇雙目半睜半閉，茫然的望着遙遠的天際，回想一下過去的往事，戚容滿面的道：「孩子，你奶奶的話沒錯，當時跟爹交手的人確是赫隆納。」

「你們之間勝敗如何？」

「赫隆納有血滴子，又有手下助威，爹打他不過，只好且戰且退。」

「以後的發展是……」

「說來慚愧，被他打落懸崖。」

「有沒有受傷？」

「傷得很重，折斷一條胳膊，摔斷一條腿。」

馬少坤無限關切的道：「糟糕，荒山野地的，行動又不便，如何生存？被赫隆納發現的話會更慘。」

張勇慢條斯理的道：「所幸赫隆納並未尋來，遇上一位好心的獵人，把我救回家去，療養了將近三個月方始復元如初。」

阿三擦乾了淚痕，道：「後來的情形又怎樣？」

張勇一字一句的道：「這是一次血的教訓，馬、張二家俱已家破人亡，使爲父的深深感覺到，此不僅是家仇，也是國恨，惟有推翻滿清，方可徹底解決。是以，並未回到大將軍十四阿哥的軍中去，還自投入了反清復明的洪流中，易名牛人英。」

馬少坤道：「張大叔這一易名不大緊，差點使你們父子無法相認，假使阿芳知道大叔的身份，你們早就見面啦。」

女俠牛人明道：「八俠之中個個皆有一段傷心的往事，爲了顧及整體的安全，大家都秘而不宣，阿芳只能說是幾個極少數的例外。」

一名青衣少女忽道：「人明姐，快來看，阿芳快要醒來啦。」

這是個好消息，人人關心，一齊圍上去。

是有了反應，身子、嘴巴、眼皮子都在動。

「阿芳！阿芳！」

「四娘！四娘！」

「人朝妹！」

「人朝姐！」

七嘴八舌的大家都在喊，終於把呂四娘喊醒了。

睜開雙目，滴溜溜的橫掃一圈，坐起身來道：「人英大哥、人明姐，還有阿坤、小三子，你們都在這兒，我好高興啊。」

馬少坤笑道：「還有更高興的事要告訴妳。」

「甚麼事？」

「小三子找到他爹啦。」

「是誰呀？在那兒？」

「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就是妳的人英大哥。」

阿芳望着張勇，喜孜孜的道：「這是眞的？」

張勇撫摸着愛子的頭，含笑道：「一點不假。」

呂四娘激動的道：「恭喜，恭喜，這眞是太好了，蒼天有眼。」

小三子則想到另外一方面去了：「可是也帶來一些麻煩。」

女俠牛人明嬌笑道：「有何麻煩？」

阿三道：「以前都叫她阿芳，彼此平起平坐，現在阿芳既與我爹同屬八俠中人，我小三子只好矮一截，改口叫姑姑了。」

馬少坤一本正經的道：「我不同意，橋是橋，路是路，阿芳與張大叔的關係是一回事，咱們跟她的關係又是另外一回事，最好不要混爲一談，還是以平輩論交爲宜。」

張三元正中下懷，立道：「這是個好主意，阿芳正值青春年少，叫姑姑會把人給叫老的。」

阿坤望着張勇，道：「但不知張大叔意下如何？」

張勇想了想，道：「就隨你們的意思好了。」

小三子嘻嘻笑道：「這樣就好，否則說不定會破壞一樁好的姻緣。」

牛人明冰雪聰明，一點就透，瞧瞧馬少坤，望望呂四娘，暗道：「嗯，郎才女貌，正是天造的一對，地設的一雙。」

馬少坤一點也不避諱，兀自關懷備至的道：「阿芳，現在感覺如何？好些了吧？」

呂四娘則有點害臊，低頭輕聲細語的說：「已經好多了。」

小三子道：「能不能下來走動走動？」

女俠牛人明搶先道：「不可以，有的傷口深可見骨，雖然敷上最好的金創藥，三五天之內還是無法下地行走。」

阿坤道：「這樣說，大家還得在山上待三五天？」

張勇道：「那倒不必，等阿芳的傷情穩定後，就送她到開封去。」

「開封有據點？」

「南七北六，各大都市都有。」

阿坤欲待再言，被從外面闖進來的一名大漢打斷了：「大哥，有情況。」

張勇聽得一楞，道：「有甚麼情況？」

大漢喘着大氣道：「有人摸上山來了。」

馬少坤神色一緊，道：「人數多不多？」

大漢道：「黑忽忽的看不清楚，想來一定不少。」

馬少坤處事明快，行動果決，先弄熄了燈，然後才說：「張大叔，你們都留在這裡，別動，小侄與阿三出去看看。」

也不管張勇是否贊成，立與小三子奔出門外去。

＊ ＊ ＊

門外天已大黑。

毛毛雨倒是停了。

一輪皓月當空，視線尚稱良好。

極目望去，確有一批人往山上行來。

俄頃，距離再近些時，看得更眞切。

有捕快。

有官兵。

還帶來了好幾條狠狗。

浩浩蕩蕩的少說也有百十來人。

爲首的指揮官則是曾經咬着尾巴追趕過阿坤的那名校尉。

阿坤給小三子使一個眼色，示意他非至萬不得已，切勿採取行動。

哥兒倆就潛伏在廟前數丈一塊大岩石的後方，密切監視着來人的一舉一動。

近了，近了，校尉身先士卒，走在最前面，距離大岩石已不足五丈。

緊跟在左後方的一名捕快驚「咦」一聲，道：「咦，奇怪啊，剛才還有燈光外洩，怎麼一下子又沒有了！」

右後方的一名兵士道：「山居之人時興早睡，許是熄燈睡覺了。」

捕快的經驗豐富，且已看清楚是一座山神廟，不同意兵士的看法：「山神廟內向無僧道住錫，八成是雞鳴狗盜之徒在此借宿。」

校尉以命令的口胳道：「王巡撫的死早已驚動皇上，嚴令緝兇歸案，現在岳大將軍又死在那女刺客的手中，鄭州方面的文武百官俱皆暴跳如雷，本官奉命搜山，不論如何，一定要挨家挨戶的查個水落石出。」

話完，人已更近山石，阿坤心知一場衝突已是無法避免，立將魔刀悄沒聲息的放出去。

兵士首先發現有異，驚呼道：「怎麼晚上還有烏鴉亂飛？」

捕快的警覺性更高，縮着脖子道：「該不會又是殺人的魔刀吧？」

二人心中疑慮，忙將手中的火把點燃，舉起來細一察看，直嚇得魂飛魄散，尖叫不止。

「魔刀！魔刀！」

「會飛的魔刀！」

「殺人的魔刀！」

驚呼聲中，三個人一下子退後了

好幾丈。

後面的人也雞飛狗跳，秩序大亂，跟着向後退縮。

還是爲首的校尉比較沉得住氣，揚聲道：「小鬼頭，本官曉得是你們兩個，有種就站到明處來說話。」

阿坤略一沉吟，彈身跳上大岩石，冷聲道：「你家小爺來也！」

有樣學樣，小三子往阿坤身邊一站，道：「你家小祖宗到啦。」

馬少坤道：「有話快說！」

張三元道：「有屁快放！」

校尉喝問道：「那個女刺客呢？」

阿坤信口胡扯道：「回家啦。」

「回家？女刺客家在何處？」

「抱歉，無可奉告。」

「瞎說，此女傷重垂危，根本動彈不得。」

「只是皮肉之傷，上點藥就沒事了。」

校尉當然不信，一面命人兩面包抄，圍困山神廟，一面道：「你們兩個娃兒可是打死白貝多，擊斃巴爾克，又在邙山興風作浪的馬少坤、張三元？」

馬少坤哈哈一笑，道：「本公子正是你家小爺馬少坤。」

張三元嘻皮笑臉的道：「本小爺正是你家小祖宗張三元。」

阿坤接着道：「沒有辦法，人的名氣一大，到處都有人認得出。」

小三子亦道：「說的也是，魔刀現在已經變成咱們的註冊商標。」

捕快大聲吆喝道：「你們兩個狂徒也是欽命要犯，朝廷懸下了十萬両白銀的賞格，不論死活！」

阿坤聞言不怒反喜道：「哈哈，想不到我馬少坤的這一顆人頭居然值白銀十萬両，好貴啊！」

小三子的話更令人啼笑皆非：「是不便宜，純金打造的貨色也值不了這許多。乾脆這樣吧，先把銀子拿來，供我們哥兒倆花用，等百年之後再把棺材抬進紫禁城。」

校尉氣得直發抖，發出連串虎吼，眼見四處火光燭天，已完成包圍，喝道：「識時務者是俊傑，別作困獸之鬥，最好乖乖的俯首就擒。」

馬少坤激將道：「有種你就上來捉呀，別光說不練。」

小三子譏誚道：「沒種就滾得遠遠的，別吵了小爺的好夢。」

一名兵士是個猛張飛，破鑼似的嗓門吼叫道：「捉就捉，難道朝廷的官兵會怕兩個小流氓不成！」

舞動着手中的八尺長矛，越過校尉，直向前衝。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另有三位同伴與他一起衝上來。

「衝啊！」

「殺啊！」

「拚啊！」

「逮住這兩個狂徒咱們就發財啦！」

四名大漢，四支長矛，如出柙猛虎，似怒海蛟龍，一鼓作氣的衝殺上去。

「回去！」

「滾！」

馬少坤心念動起，魔刀立即暈起而攻，似禿鷹爭食腐肉，似野狗競食猪骨，戰幕甫起，僅僅一刹那的工夫便宣告落幕。

長矛斷裂。

盔甲破碎。

有人斷了手掌。

有人斷了手臂。

有人失去耳朵。

有人失去鼻子。

四人當眞連滾帶爬的，慌慌張張的退回到原來的地方去。

校尉看在眼中，氣得臉色發紫，聲如雷鳴虎吼道：「反啦，反啦，你們這簡直是在造反，心目中可還有王法，皇上？」

馬少坤答得妙：「本公子心中沒有王法！」

阿三也答得絕：「本少爺眼中沒有皇上。」

校尉聽得怒髮衝冠，吹鬍子瞪眼睛的道：「馬少坤、張三元，還有那個女刺客，本官命令你們馬上棄械投降。」

阿坤冷然一哂，道：「投降？少做白日夢，該棄械投降的是你這個狗官。」

校尉咬着牙齒道：「娃兒若是不肯投降，休怪官兵要以最殘酷的手段對付你們。」

小三子冷嘲熱諷道：「有甚麼臭狗屎，裹脚布，儘管施展出來，小爺照接不誤。」

捕快惡形惡狀的道：「別以爲有魔刀護身，就可高枕無憂，告訴你們，困上三天三夜，不餓死也會渴死。」

這是一句實話，阿坤聽在耳中，心頭直冒寒氣。

校尉接着又進一步威嚇道：「或者放火燒山，把你們燒成人乾人炭！」

也不是空言恫嚇，放火只不過是舉手之勞。

阿坤呆住了。

小三子呆住了。

山神廟裡的人同樣爲之心驚肉跳。

事情清清楚楚的擺在眼前，並非危言聳聽，三天沒水喝，沒飯吃，必然會餓死渴死。

放火燒山的情景更可怕，水火無情，非人力可以阻擋，就算哥兒倆能僥倖逃得此劫，重傷的阿芳怎麼辦？怕不眞的被燒成人乾人炭才怪。

張勇與女俠牛人明已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掩掩藏藏的溜出廟門，潛至大岩石下，同聲低語道：「這些話不是嚇唬人，咱們的處境的確萬分危急。」

馬少坤嘿聲道：「張大叔有何良

策？」

將軍張勇胸有成竹的道：「最好及時突圍。」

女俠牛人明接口道：「而且，越快越好，官兵的人數必然越來越多，拖延太久說不定想走也走不了啦。」

小三子道：「爹，阿芳的情況如何？」

張勇嘆息道：「相當沉重，恐怕至少也得療養五七天。」

「能走嗎？」

「眼前尚難行走。」

「那她如何突圍？」

「需要抬着走。」

阿坤思索一下，道：「抬着走危險更大，不如分道而行。」

女俠牛人明道：「怎樣分法？」

馬少坤道：「一撥子人光明正大的從正面明闖誘敵，另一批人從後門退走。」

張勇道：「此計甚善，但不知誰去誘敵，誰來護送阿芳？」

小三子道：「誘敵的人自然是孩兒和阿坤哥。」

馬少坤道：「還有牛女俠。」

牛人明一怔，道：「我認爲請張大哥與二位同行爲宜，以便他們父子二人多聚聚。」

「話雖不錯，却不切實際。」

「此話怎講？」

「官兵要捉的是三個，並非二人，還必須二男一女才行。」

「少俠的意思是，要本姑娘冒充八妹？」

「阿芳是一個餌，見不到釣餌，他們是不會上鈎的。」

「這個法子不錯，只要咱們三個人衝出去，官兵就會咬着尾巴追，誘他們遠離山神廟。」

「對，就是這樣，請牛女俠去換衣服吧。」

七俠牛人明楞愣一下，道：「還要換衣服？」

小三子道：「當然要換，不換衣服官兵怎認得是阿芳姑娘？」

馬少坤道：「最好是穿着呂姑娘的血衣，再化粧一下就萬無一失了。」

牛人明頷首稱善，轉身入廟。阿坤道：「大叔，我們在那裡再會合？」

張勇不假思索，立道：「在開封。」

「開封那裡？」

「讓七妹帶你們去吧。」

「成，把官兵引走後，會給大叔打訊號。」

「打甚麼訊號？」

「用火把搖擺三下。」

「知道了。」

「一看到火把，你們就可以放心大膽的離開了。」

小三子插嘴道：「可是，咱們並沒有火把呀。」

四週火海如林，馬少坤嬉笑道：「笨啊，不會找狗官兵借一支用。」

阿三傻笑一下，赧然道：「這好辦，包在我小三子身上啦。」

餘音未落，女俠牛人明已去而復返。

一身血衣，頭髮也是阿芳型的，乍一看壓根兒就是呂四娘。

連阿坤、阿三、張勇都差點認錯人，官兵就更不用說了。

馬少坤不由的豎起了大拇指，道了一聲：「讚！」

小三子的看法與阿坤一致，也道了一聲：「棒！」

牛人明欣然道：「兩位小兄弟都可以矇混一時，一定可以瞞得過官兵捕快，這樣我就放心了。」

張勇催促道：「你們現在就可以走了，以免夜長夢多，萬一眞的放火燒山就麻煩了。」

剛剛才譜過團圓曲，馬上又要奏離別歌，小三子顯得有些依依難捨，以充滿感情的語氣道：「阿爸，請你老人家多保重。」

張勇強忍住離情別緒道：「孩子，你也要保重。」

「開封見。」

「開封見！」

＊　＊　＊

官兵久候不耐，校尉這時大聲嚷嚷道：「喂，你們到底投不投降？」

捕快補充道：「肯投降就收起魔刀滾出來。」

兵士亦道：「否則我們就要放火啦。」

目送張勇退回廟內後，馬少坤爽快的說：「來也，來也！」

當即一躍而下，邁步前行。

小三子緊跟在左後，牛人明在右後，形成一個堅強的鐵三角。

校尉睹狀暗暗竊喜，下令道：「把魔刀收起來。」

馬少坤語冷如冰：「休想！」

「你們不是出面投降？」

「做夢！」

「娃兒意欲何爲？」

「突圍！」

這是甚麼話，二軍交戰，彼此的意圖皆密而不宣，誰也不會說出來，如其不然，不是這人的腦筋有問題，就是別有所圖。

阿坤正是後者，主要的目的是想將官兵吸引到這邊來，以利張勇等人護送阿芳順利脫險。

效果如立竿見影，官兵正以快速度朝這裡聚集。

魔刀也在移動，分成兩排，開闢出一條長長的甬道來。

官兵捕快分站兩側，形成兩道人牆，被魔刀完全阻隔，難越雷池半步。

馬少坤、張三元、牛人明好不神氣，大模大樣的，大搖大擺的，大踏步的從兩道人牆的中間跨步而過。

官兵變作了儀仗隊。

捕快變成了送行者。

三人八面威風，好不光彩。

校尉却灰頭土臉，好不懊惱，幾次三番下令攻擊，結果竟落得一個刀毀劍斷人傷的下場，沒有一個人能夠越過魔刀的封鎖線。

捕快見此情狀，氣得七竅生煙，跟校尉說起悄悄話來，道：「眞他媽的邪門，女刺客遍體鱗傷，居然還能行動自如。」

被牛人明聽到了，嬌叱道：「哼，一點點皮肉之傷還奈何不了你家姑奶奶。」

一句姑奶奶激怒了一名衙役，大發雷霆道：「臭婊子，先別得意，老子現在就宰了妳換銀子花！」

話落人起，不顧一切的衝出來，舉刀就砍。

「殺！」

「殺！」

「殺！」

一聲殺是阿坤說的，魔刀取下了衙役的人頭。

另一聲殺出自牛人明之口，一劍穿心而過。

不用問，最後一聲殺是小三子喊出來的，順手一撈，將他的火把撈在手中。

殺一儆百，官兵駭異不已，眼見那衙役死了兩次，大家都變成了縮頭的烏龜，誰也不敢再在太歲頭上動土，老虎嘴裡拔牙。

阿坤、阿三、牛人明好不得意，就在官兵的集體「歡送」下，眼睜睜的看着他們步出人牆甬道。

但並未離去，仍如跟屁蟲似的，緊跟在三人身後，亦步亦趨，窮追不捨。

跑跑復跑跑。

追追復追追。

就這樣，展開一場別開生面的追逐戰，大約過了頓飯工夫，便已奔出去十幾里。

忽被一條十餘丈寬的山澗阻住，牛人明大吃一驚，道：「糟啦，這是一條絕路！」

小三子蠻不在乎的道：「小意思，區區一條小澗還難不倒咱們。」

牛人明愕然道：「怎麼過？」

「用飛的。」

「你會飛？」

「我不會，阿坤哥會。」

馬少坤淡淡一笑，將兩隻手掌往二人肩上一搭，吐出來一個字：

「飛！」

首先一躍而出。

張三元也跟着跳出去。

牛人明心裡怕怕，想不飛又不行，被阿坤硬生生的吸出去。

官兵捕快原本以爲他們是想跳澗水遁，發現是淩空虛渡，作了空中飛人時，不由皆看得雙眼發直，目瞪口呆。

有人說：「我的媽呀，這三個娃兒好厲害。」

有人說：「這簡直不是人，是妖魔鬼怪。」

＊ ＊ ＊

飛呀飛。

飛過了山澗。

落在對面的一座山頭上。

極目遠眺，山神廟全部沉浸在一團漆黑中。

馬少坤認爲時機業已成熟，命小三子舉起火把，搖擺了三下。

山神廟那邊立即有了反應，亮起了一盞燈，左右擺動了三次。

大功告成，三人不再遲延，隨即放步離去。

「校尉老兄，再見了！」

「捕快老哥，告辭了！」

「各位也該回家吃消夜了。」

「或者被撤職查辦！」

「或者被人炒魷魚！」

「或者乾脆開小差！」

「再見了。」

「告辭了。」

「諸位自己保重！」

官兵捕快毫無辦法，只有乾瞪眼的份兒，目送馬少坤收回魔刀，結伴而去，消失在沉沉夜色中。

＊ ＊ ＊

開封。

北大街。

拐角處有一家茶莊，店名很別緻，叫「百香齋」。

據說這是一家老字號，眞的有一百種茶葉，每一種的香味都不一樣。

這日來了三位不速之客，共是二男一女。

男的是無敵公子馬少坤。

女的是八俠之一的牛人明。

另一人則是不敗少爺張三元。

百香齋是反清復明組織設在開封府的一處連絡站，掌櫃的是一位花甲老翁，戴着一副深度老花眼鏡，一見是牛人明，馬上堆下一張笑臉來，道：「啊，七姑來了。」

用眼角餘光掃了一下阿坤、小三子，又道：「這兩位小友是……」

牛人明很機警，揚目向外面望一望，答非所問的道：「牛大哥與八姑娘他們來了沒有？」

老人道：「來了，來了，大掌櫃的也來了，據說正在等候兩位貴客。」

七俠牛人明這才掉轉頭來，回答老人的問題：「這兩位小英雄就是大掌櫃要見的貴客。」

老人聞言立即換上一副仰慕敬服的臉，連忙步出櫃台，親自打開通往後院的一道小門，笑容可掬的道：「請，快請進！」

小門外面是一間倉庫，很大，堆滿了各色各樣的茶葉，看來雜亂無章，光線又差，彷若一個精心設計的迷魂陣，若非有專人引導，可能連出路都找不着。

張三元道：「大掌櫃是誰呀？」

馬少坤道：「想必是鏢緲主獨行秀

士牛人俊的別稱吧？」

女俠牛人明邊走邊說道：「是的，我們這個組織，在江湖上鏢緲堡，實際上則是日月會，以反清復明爲職志，爲了保密起見，也是基於安全的需要，在內部大家都將會長或堡主叫大掌櫃。」

阿三道：「你們日月八俠彼此之間又如何稱呼？」

牛人明道：「皆以兄妹相稱，如三哥，八妹。」

馬少坤道：「八俠之外的人又怎麼叫？」

牛人明道：「叫三俠、三先生，或者八俠、八姑娘。」

小三子逗趣道：「還好只有八個人，若是百八十個，單是排行就夠人頭大傷腦筋，除非每人的胸前都掛一塊號碼牌，不然準會顚三倒四，張冠李戴，鬧出一籮筐的笑話來。」

七姑娘報以一個會心的微笑，沒再答腔，兀自打開一道厚重的門。

門外有人把守，驗明身份後始揮手放行。

又接連通過三個房間。

三個極爲隱蔽的暗門。

每一個房間的陳設都不一樣。

每一道門皆關防嚴密，戒備森嚴。

最後來到一個古色古香，看上去毫不起眼，與一般平民百姓的住家並無二致的四合院，進入背上房。

＊ ＊ ＊

北上房裡冠蓋雲集。

四俠牛人傑到了。

五俠牛人復到了。

日月會長牛人俊到了。

在座的還有兩名白髮皤皤的古稀老人，乃朱明遺老。

一位是石敬三。

一位是王友之。

當然，張勇、呂四娘也到了。

歡迎的場面熱烈而又隆重，簡直把阿坤、小三子捧在了手心上。

先是列隊迎迓。

次則一一介紹。

接對二人的「豐功偉績」，尤其是在千軍萬馬之中冒險搶救呂四娘的義舉更是讚不絕口。

連帶的，馬少坤的亡父馬千里被大家捧上了天。

張勇的亡母贏得喝采最多，莫不爲之肅然起敬。

寒暄，客套！

歌功，頌德！

好不容易，這些煩人的禮儀終於結束，日月會長獨行秀士牛人俊滿臉堆笑的說出幾句比較實際的話來：「很高興張家父子能夠劫後重逢，更歡迎兩位小英雄能與本會站在同一條戰線上，共同爲反清復明的神聖大業盡心盡力。」

馬少坤朗聲道：「少坤家破人亡，完全是雍正這個狗皇帝一手造成的，自然願意毫不保留的與日月會携手合作。但是，扳倒雍正易，逐此異族，還我河山却難，小子我不揣冒昧，有幾個現實的問題想請教於各位前輩先進。」

遺老石敬三撫鬚道：「馬公子但請直言無妨。」

阿坤單刀直入的道：「我想知道，日月會有多少軍隊？」

另一位遺老王友之動容道：「本會眼前尚未建軍。」

馬少坤道：「有多少財力？」

牛人俊道：「現時支用有餘，但如建軍舉事則不足。」

小三子未加深思，脫口就說：「糟了，這種事人力、物力、財力三者缺一不可，推翻滿淸，需要千軍萬馬，建軍更需要金山銀山，單是唱高調，喊口號，甚至偸襲暗算是成不了大事的。」

對日月會的首腦，說出這樣的話來，頗爲不敬，張勇想到要阻止時已經來不及，急得他臉紅脖子粗，甚是尷尬。

却是幾句肺腑之言，馬上贏得四俠牛人傑、五俠牛人復，七俠牛人明與呂四娘的共鳴。

石敬三、王友之、牛人俊也深有同感，頻頻頷首稱善，搔着了他們的癢處，觸及了問題的核心。

獨行秀士牛人俊白眉一軒，道：「兩位小英雄有何高見？」

馬少坤想了想，道：「在下以爲，反清復明的工作乃千秋大業，任重道遠，非一蹴可就，應有長程與短程的目標，齊頭並進。」

王友之正襟危坐的道：「長程的目標爲何？」

阿坤道：「廣籌財源，建軍備戰。」

小三子道：「弄來的錢可不能放着生霉，要靈活運用，讓它生錢子錢孫。」

石敬三笑說：「短短的目標又怎樣？」

阿坤道：「可以有計劃的刺殺清廷的文武官員，打擊他們的士氣。」

張三元瞧着呂四娘道：「這一點阿芳就做得很好。」

馬少坤繼道：「甚至於可以派人應試，當清廷的官，做爲內應。」

阿三的想法好天眞：「選幾個美女送給雍正狗皇帝做老婆更好，可以把他宰在床上，殺在枕邊。」

獨行秀士牛人俊望了王友之、石敬三一眼，道：「事實上清廷的官員中，早就有本會的人潛伏在內，二老剛從江南來，就帶來一則天大地大的好消息。」

馬少坤急急追問道：「甚麼好消息？」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 君不畏攙扶包震天到上海的賭坊後座養傷，沈娟娟招呼週到，兩人却扯上孽緣，這固然是他露了一手賭博絕活，加上小白臉使沈娟娟傾倒，只可惜包震天急於回去，君不畏只好送他一齊回去小風城。來到跨海鏢局，前門關閉，內裡傳出打鬥聲，君不畏知道不妙，先打發馬車送包震天到石敢當賭坊。君不畏躍入一看，原來丁一山邀刀聖助拳，來小風城尋衅，鏢局的人都被打至面青唇腫，幸好君不畏趕至……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浪子出馬

為了籠絡浪子　美色豪賭伺候

洪巴又道：「你所面對的是江湖上人見人怕的刀聖大天二。」

君不畏道：「年紀大的人總免不了囉嗦。」

洪巴斜身移動，他的雙目視地，就好像地上有金元寶似的，他走得很慢，在他那乾瘦的臉皮上，你絕對看不出他就要出刀殺人了。

就在這動手的利那間，那宛如兩極流電猝閃，白得賽過初升旭日的光華，在眩人眸瞳扣人心弦的一現中，室中發出十一聲清膽的撞擊。

聲音仍在，兩團人影彈升半空才分開來，兩下裡落在地上，啊，君不畏還倒退一大步才站穩，他的胸前衣破未見血，但左袖却在滴血，只不過他未有多大反應，臉上一片寧靜。

洪巴緩緩的轉過身來了。

他有着驚異之色，右袖破了半尺長，他好像未受到傷，但他却冷冷的道：「果然江湖代出英才呀！」

苗小玉不顧一切的奔向君不畏，道：「你，你受傷了，你傷得怎樣？」

君不畏橫臂一擋，道：「我沒事，快退開。」

苗小玉被苗剛叫過去了，這時候不能攪亂了君不畏的心緒，那是很危險的。

丁一山似已喘過氣來了。

他走近洪巴，低聲道：「洪老爺子，快宰了這小子，完了弟兄們血洗跨海鏢局。」

洪巴却又開口，他不理丁一山，慢條斯理的道：「小友，我怎麼仍然未瞧出你的刀法。」

君不畏道：「刀法隨機而變，你就不必多耗神了。」

洪巴道：「好，倒也乾脆，是你不露師門，而非我以老欺小，有一日你的師門找上老夫，老夫只有一句話回應，仁至義盡了。」

他此刻還想套出君不畏的來歷，可見剛才他並未在君不畏身上造成多大傷害。

洪巴多少也帶點心驚，似他這種成名江湖三十多年的人物，絕對輸不起，一旦輸上一招半式，一世英名頓付流水，他能不慎？

君不畏也懶得回答，他卓立如山岳挺峙，冷冷的不帶半分七情六慾。

於是，洪巴再一次發動了。

他仍然那副架式，袖中抖出的刀幻化出層層冷芒，圈圈點點的罩向君不畏。

沒有聲音，那是有原因的，當君不畏那把尺長的尖匕沾中對方的刀身時候，他的嘴巴才張開了。

「咻！」宛如蛇信，一現又幻，就在金鐵沙沙响中，兩團人影落下地。

君不畏的臉皮在蠕動，這一回可不是受甚麼傷，他站的十分穩當。

洪巴的臉色變了。

他以左掌緊緊的摀住脖子根，而那地方正自流血不止，鮮血自他的指

縫外溢。

沒有人看見洪巴是怎麼受的傷。洪巴自己却清楚，他明白之後才吃一驚。

他吸着大氣：「地……龍……」

甚麼是地龍，恁誰也不清楚，丁一山奔上前，道：「老爺子，別多講了，你老這傷……」

洪巴猛回頭，瞪了丁一山一眼，道：「閉嘴！」

丁一山愣然的退回去，洪巴却對君不畏道：「老弟台，無論如何你今天出盡風頭了。」

君不畏道：「我並未撈到一文錢。」

洪巴道：「好，你可得牢記一件事，咱們今天只到此爲止，生死之分留待他日了。」

君不畏道：「來日方長，我等着。」

他這是放人了，他仍然在流血。

洪巴對丁一山道：「走。」

「走」字出口，他老人家回身出了鏢局大門。

他走，丁一山等當然走得更快，因爲君不畏直拿怒目瞧他們，瞧得那走在最後一個的全身直發毛。

丁一山一夥走了，鏢局裡傳來一片「哎呀」聲，受傷的人全叫起痛來了。

苗剛一瞧，大叫小劉，道：「快去船上把人叫回來，着人把大夫也請來。」

小劉也受了傷，頭上一個大肉包，他一邊揉一邊跑，口中直罵：「操他媽！」

＊　＊　＊

苗小玉伸手拉住君不畏，道：「快進去，你這傷可要好生的治一治呀。」

她那份關懷之情，溢於言表，君不畏倒淡淡的笑了。

「我的傷不要緊，我只覺得這老頭兒的刀法出奇的快，快得不及眨眼。」

苗小玉道：「所以他被人稱做刀聖。」

淡淡的，君不畏道：「他還是識趣的退走了。」

苗小玉道：「他臨走叫了一聲地龍，甚麼意思？」

君不畏冷然一哂，道：「他以爲我是地龍門人了，他看走眼了。」

可也眞快，就在君不畏被苗小玉扶着走進大廳的時候，小劉領着十幾個青衣大漢奔進大門來了，這些人正是鏢局在船上的人，這些人幾乎是擠進大門的，其中那個黑胖粗聲嚷：「他娘的，海盜們明目張膽找來了！」

隨之，有個中年大夫，提着藥箱也來了，大夫被召進大廳裡，只見椅子上地上橫七豎八的八九個受傷的。

那苗剛舊傷未癒新傷不輕，但他却要大夫先爲君不畏療傷。

君不畏的傷不重，手肘後被利刃劃了一刀，上藥包紮之後便沒事了。

這光景便看出苗小玉十分安慰的樣子，她立刻命人準備酒席，却不料君不畏站起身來，道：「苗姑娘，我還有事，得先走一步了。」

苗小玉怔怔的道：「你要走？」

君不畏道：「我說過，我還有事，我先去見見包老爺子，他有困難。」

苗小玉吃驚，道：「包老爺子又回來了？」

「我們一齊回來小風城的，他受了傷。」

「出了甚麼事？」

君不畏簡單的把包震天挨刀之事述說一遍，聽得苗小玉直瞪眼，道：「原來他們是……北王的人呀！」

君不畏道：「我走了，我去石敢當賭坊找他。」

苗小玉道：「君先生，你出手救了我們，大恩不言謝，希望你心中有我這個人，我……」

她說不下去了，她的臉上有點羞赧，這表情與她過去的作風是不一樣的。

苗小玉是高傲的，她以巾國英雌自詡，能夠得上她眼光的男子太少了，如今……

如今她遇上君不畏，便也把女兒態表露出來了。

笑笑，君不畏道：「別放在心上，尤其是別把我這個浪蕩人放在心上，那會令妳失望的，哈哈……」

他打個哈哈正欲往外走，大門外奔進一個人來。

君不畏當然認識此人，石敢當賭坊的少主人石小開來了。

石小開先是一怔，怎麼地上一片片血漬還眞不少，抬頭看，苗小玉與君不畏二人併肩走出大廳外。

石小開忙上前，關懷備至的問苗小玉，道：「苗姑娘，和誰幹起來了？」

苗小玉道：「海上遇的海盜，他們找上門來了。」

石小開聞言大怒，道：「無法無天吶，可好，我爹也在小風城，走，對我爹說去。」

他這是在表態，也是爭取苗小玉的好感，至少顯示他關心苗小玉。

苗小玉却笑笑道：「不用了，那批海盜已經走了。」

石小開道：「那也得去對我爹說，免得以後他們還會再找上門來。」

苗小玉道：「有機會再說吧！」

她看看君不畏，又道：「我不去了，君先生，希望你再回來。」

君不畏尚未回答，石小開急忙道：「嗨，苗姑娘，我特別前來請妳去見我爹的呀，妳怎麼不去。」

苗小玉訝然，道：「石老爺子找我？」

石小開道：「而且很急。」

君不畏道：「莫非又有生意找她們保鏢？」

石小開道：「而且是大宗。」

苗小玉苦笑，道：「如今鏢局裡的人傷了一半，這趟生意怕是難以擔綱了。」

石小開道：「何不去去再說。」

他這是力邀，苗小玉看看大廳上，人們正自忙着救治傷者，對於石小開的到來，已經引不起別人的注意了。

苗剛却在這時脖子上掛着布綳帶子走出來了。

苗剛也發現石小開了。

匆匆的，苗剛走過來，他只對石小開打個招呼，便一把拉住君不畏，道：「君先先，我們都看走眼了，你那一手絕藝太了不起了，今日若非有你出面，跨海鏢局便只有關門大吉了。」

君不畏淡淡的道：「別那麼說，我擔不起，總鏢頭，我是碰巧趕上了。」

苗剛道：「君先先，我苗剛掏出肺腑之言，你乃奇俠，我若以金錢什物相謝，必然俗氣而惹你不快，最平常的便是水酒一杯，明日我們在這裡碰杯。」

再一次笑笑，君不畏道：「再說吧，如果我不在賭桌前窮折騰，我會來的。」

石小開便在這時候插上一句，道：「總鏢頭，我爹在賭坊後大院，有急事來請賢兄妹，你這樣子……」

苗剛道：「這裡走不開，我大妹子代表我了。」

石小開當然高興，苗小玉不去也不行了。

苗小玉看看君不畏，他不對石小開點頭，却對君不畏微微一笑。

「石少東，走吧！」

石小開大步走出鏢局大門，漸漸的，他對君不畏有些不悅了。

那當然是苗小玉對君不畏表現出親近才引起他不快的。

石小開邊走邊笑笑，他對君不畏道：「老兄，你緝拿田九旺的事怎麼樣了？」

君不畏却淡然的道：「我沒忘記有一張欠條在你那裡。」

石小開道：「那張條子怕會發霉啊。」

君不畏道：「你的意思是我永遠也捉不到田九旺了？」

石小開道：「我可沒有這麼說。」

苗小玉接道：「我沒忘記，我作的保人，石少東，你不放心？」

石小開哈哈一笑，道：「苗姑娘，只妳點點頭，我石小開當妳二位的面撕掉那張借據。」

君不畏道：「不用，我早晚奉還。」

* * *

只不過轉個街道，一行三人已到了「石敢當大賭坊」的大門外，台階上有幾個伙計在擦拭燈籠罩子，那總管石壯迎上前，他對苗小玉直抱拳，却不理會君不畏。

走過前廳到後院，堂屋裡，包震天看不見，却見一個手拄拐杖的獨目紅臉老者金剛怒目的站在門裡面。

君不畏不認識此老，但苗小玉認得。

苗小玉緊走一步撲上前，恭恭敬敬的施一禮，道：「石老爺子金安，苗小玉見禮了。」

紅臉獨目大漢正是人稱「八手遮天」的石不全。

石不全粗粗的發聲一笑，道：「辛苦了，這一趟老夫知道辛苦妳們了。」

苗小玉道：「咱們幹的是保鏢走道，刀口舐血的日子是免不了流血，老爺子別放心上。」

石不全冷冷一笑，轉而看向君不畏。

君不畏正自在尋找包震天呢！

石不全伸手拍拍君不畏，笑道：「年輕人，眞有你的，老包對我一提，我就知道你這年輕人了不起。」

石不全當着自己兒子的面誇讚別人，石小開心裡就不舒服，他冷眼看看君不畏，嘴巴閉得緊。

君不畏道：「老爺子，夥同我自上海回來的那位包老爺子呢？」

石不全指指內室，道：「傷包紮好了便會出來，你且不用急。」

他把手一招，守在大廳外的兩個壯漢立刻把手互拍，便見轉角處走出四名使女，這些使女們手上均端着酒菜，一齊送進大廳上來了。

剎時間好酒好菜擺滿一大桌子，石不全高聲，道：「包老弟，好了嗎？」

內室中適時走出兩個人，其中之一正是包震天。

包震天的精神好多了，他衝着君不畏哈哈笑道：「跨海鏢局怎樣了？」

苗小玉却怒聲道：「海上那批强盜，搬請能人找上門來了。」

石不全不在意的「嗯」了一聲。

包震天道：「甚麼樣的能人？」

苗小玉道：「大天二『刀聖』洪巴。」

石不全第一個驚呼，道：「那老兒？」

包震天啞然難出聲，眼也瞪大了。

石不全道：「這老兒必定收了重金，否則，他才不會爲丁一山那批海盜出刀。」

包震天道：「姓洪的刀現人亡，跨海鏢局這一回可眞的慘了。」

苗小玉先是看看君不畏，道：「君先生解了我們的危難，鏢局沒事。」

石不全瞪着君不畏，道：「小兄弟識得刀聖？」

「不認識。」

「既不認識，他怎會聽你的？」

「他沒有聽我的。」

包震天急問：「你們幹上了？」

君不畏把手肘露出來，手肘纏着布，他淡然的道：「我們過了幾招，我幸運。」

石不全道：「刀聖呢？」

「走了，他留下話，還會找我。」

石不全道：「是的，他必然會找你，因爲他丟不起這個臉，刀聖的招牌不能被砸，那比要他的命還令他日子過得痛苦。」

既然君不畏連刀聖照殺，顯然包震天沒吹牛。

石不全拉住君不畏坐在自己右邊，大伙坐在椅子上便吃酒起來了。

苗小玉等着石不全的話，只不過石不全一個勁的勸君不畏多喝幾杯。

君不畏當然喝，但他心中想甚麼，誰也不知道。

君不畏心中在冷笑，因爲他是有目的才來的。

* * *

酒過三巡，菜上五道，苗小玉贅不住了，她輕聲細語的問道：「石老，再次召喚有何吩咐？」

石不全哈哈一笑，把身邊的手杖碰碰地，道：「倒是一高興忘了，苗姑娘，三天之後再勞動貴鏢局一次，這一回押鏢去上海，銀子改爲二十萬兩，當然，押鏢的銀子我加倍出。」

苗小玉怔住了。

包震天道：「姑娘，妳們趕快去準備吧！」

苗小玉道：「你老爺子，我還有下情呀！「

「石敢當大賭坊」的大廳上，這時候就沒有石小開插口的機會，如今他見苗小玉面有難色，便急道：「爹，她們剛才傷了很多人吶。」

石不全「啊」了一聲，包震天却接道：「咱們這是在船上，又不走路，開了船大伙仍然可以養傷呀！」

苗小玉道：「實在有難處，我得回去和我哥商量。」她轉而看向君不畏，又道：「我們的人手缺。」

包震天當然也看出來了。

他對苗小玉笑笑，道：「苗姑娘，我的背傷更重呀，再說，妳但請放心，我會强迫我這位君老弟再辛若一趟的，如何？」

苗小玉的臉上有了笑意，她當然高興。

君不畏乾乾一笑，道：「各位，我要去捉拿田九旺呀，如果我再去上海……」

石小開道：「你就是爲了官家的賞銀一千兩嗎？」

君不畏道：「我欠你的賭資一千兩。」

石不全的反應快，他也最是老奸巨猾。

「可有借據？」

「爹，有一張。」

「去取來。」

石小開不敢怠慢，匆忙的走出大廳外。

他很快的便把那張海捕田九旺的告示取來了。

石小開送到他爹手裡，石不全對君不畏揚一揚，道：「是這個嗎？」

君不畏道：「上面有我簽的字。」

石不全攤開看，上面的簽字變成暗紅色還帶些黃，當然那是因爲君不畏用血簽的。

石不全單目一亮，手指頭在告示紙上按了幾下，道：「你的簽字沒有了，你不欠我的了。」

君不畏一看，簽的三字全碎了，

他一瞪眼，道：「石老你這是……」

石不全道：「老夫一心要交你這個朋友呀！」

包震天當先笑笑，道：「君老弟呀，在這東南海邊，不論是陸地海上，石老爺子跺跺脚，海水就會翻到岸上來，這以後你有甚麼不便，石老面前一句話。」

君不畏道：「我受教了，只不過，我早晚還是會去找田九旺，我非找他不可。」

他爲甚麼一定要找田九旺這大海盜，這又是一個謎。

* * *

君不畏爲何一定要找田九旺？石不全聽得心一沉。

石不全當然知道田九旺，石不全能在東南沿海一帶坐上龍頭老大，黑白兩道他必然都清楚，當然，大海盜田九旺他更加清楚，如今聽得君不畏的話，他只欠欠身，乾咳一聲，道：

「君老弟，我這裡有個不是之情，希望君老弟你點個頭。」

君不畏聽出石不全的話中有話，語音不對，但他還是點點頭，道：「石老請明示。」

石不全道：「君老弟，我聽包兄說，他已把銀子用途告訴過你了。」

是的，包震天在船上時候，把十萬兩銀子運交北王的人馬之事說過了，至於當時君不畏如何想法，那只有君不畏自己明白。

君不畏聞得石不全的話，他只是點點頭。

石不全道：「銀子是運給北王韋大將軍的，我這裡一共分攤白銀三十萬兩，要分三批運到，這頭一批被那可惡的于文成騙去，包兄這是盡快趕回來，這一次由我撥出白銀二十萬兩，連同失去的補回來，也好給韋王一個交代，所以……」

君不畏道：「比上一次多一倍了。」

石不全道：「還要借重老弟力量了。」

君不畏看向苗小玉，他發現苗小玉正在看他，不由冲着與小玉笑笑，道：「姑娘的意思？」

苗小玉道：「這話應該由我問你。」

君不畏稍加思索，道：「好，咱們再走一趟上海。」

石不全立刻道：「咱們就這麼說定了，過了明天，後天午時開始往船上搬運銀子。」

他轉而對苗小玉又道：「押鏢的銀子比上一次加一倍，回去和你哥商量。」

苗小玉起身，君不畏也要站起來，却被石不全拉住了，石不全道：「君老弟就留下來了。」

君不畏道：「有事？」

石不全笑呵呵的道：「君老弟，我問你，你回鏢局去幹甚麼？」

君不畏看看苗小玉，吃吃的道：「我……」

石不全道：「你留在我這兒住上一兩天，你不是喜歡賭牌九嗎？我前面專門爲你開上一大桌，這一回你不下注，你只當莊家吧！」

君不畏雙手一搓，呵呵笑道：「我沒銀子呀。」

石不全大聲笑了。

包震天也隨着笑起來。

石小開已對君不畏另眼相看了。

他見他老爹待君不畏的樣子，他心中不願意，至少表面上他得奉承。

石小開道：「君先生，咱們這兒有的是銀子，你用多少只管取。」

君不畏道：「賭輸了？」

石小開道：「算我的。」

君不畏道：「賭贏了？」

石小開拍胸脯，道：「是你的。」

於是，君不畏笑了。

石小開也笑，他向大家告個便，立刻便去安排一場誰也想不到的賭局。

君不畏不回跨海鏢局，苗小玉自不能勉强，她只得推桌而起，當先回鏢局去了。

君不畏仍然喝着酒，他好像酒量無窮，喝酒像喝白開水似的連個眉頭也不皺一下。

不旋踵間，只見石小開托着一個木盤子走進來，那木盤上面共分三種顏色籌碼……紅黃藍三色。

石小開把木盤子放在君不畏面前，笑笑道：「這裡是五千兩銀子籌碼，總夠你老兄玩上兩天吧！」

君不畏道：「謝了。」

石小開又道：「我已命人去請地方上幾位仕紳了，大概不出半個時辰，他們必定前來陪你。」

君不畏道：「再謝了。」

包震天笑笑，道：「君老弟，這兩天你在前面賭，我在後院養刀傷，且等咱們再出發，我祝你口袋裡的銀子裝不下。」

君不畏哈哈一笑，道：「我不想痛苦。」

石不全一怔，道：「怎麼說……」

君不畏道：「我喜歡輸幾個，如果叫我贏，我就會心裡不舒服。」

石不全搖頭，道：「頭一回聽你說。」

包震天道：「輸少可以，多了你一樣心痛。」

他這話是因爲他會在船上聽說過，君不畏喜歡看到贏家的嘴臉，那種愉快表情包含着太多的犧牲別人成全自己的醜態。

君不畏不喜歡看到愁眉苦瓜臉。

輸銀子的人都是苦瓜臉，怪可憐的。

其實只有君不畏自己心裡明白，因爲他是負有任務的，南京城中不太平，幾位天王鬧內訌，而他……

君不畏已覺察到內訌已經表面化了。

* * *

這頓酒菜吃得眞過癮，君不畏自從來到南方之後，就只有今天這一頓令他滿意。

酒席剛撤，清茶在手，石小開已笑嘻嘻的走進來：「君兄，前面桌子已設，你請吧！」

君不畏起身一笑，石不全揮揮手，道：「君老弟，盡情的去玩吧，哈……」

包震天道：「我祝你今天一馬掃，哈……」

君不畏跟着石小開走了，他好像十分輕鬆。

他應該輕鬆，因爲他看看手上的木盤籌碼就高興得微微笑了。

* * *

前面大廳一角有一間耳房，別以爲只是一間耳房，裡面的設備可豪華極了。

有一張綠絨緞面桌子，四四方方的三尺二寸那麼高，點子四邊有長抽屜，一副象牙天九牌綠光發亮的擱在桌面上，那一對骰子也是象牙雕。

兩個花枝招展的姑娘十七八，俏生生的端着茶，人只一進去她們便笑嘻嘻的迎上來。

耳房中一共只有十尺見方大小，可也燃了四盞琉璃燈，那地上鋪的是兩寸厚蒙古氈，走上去就好像踩在女人的肚皮上一樣綿綿的和帶點彈性，兩個窗戶透明的，屋子裡能看清外面，外面的人却看不見屋裡面。

石小開當先走進去，有三位身穿錦衣中年人迎上前。

三個中年人也看到君不畏了。

石小開道：「三位東家，我來介紹。」

他拉着君不畏對三人道：「這位是君先生，家父的好朋友。」

君不畏心想：「誰是你爹好朋友。」

只不過他還是沖着三人點頭一笑，就好像他默認了。

石小開指着一位八字鬍漢子對君不畏，道：「君兄，這位姓李，李克發，小風城最大一家綢緞莊便是李爺開的。」

君不畏沖着姓李的點點頭。

石小開又指着中間那矮胖對君不畏道：「這位莫文中莫老闆，城北的最大錢莊是他開的。」

君不畏也只是淡淡一笑。

石小開笑指一清瘦中年人，道：

「君兄，這位尤不白尤先生，家住城南，城南有一家最大騾馬棧房，那是尤先生的。」

姓尤的坦然一笑，道：「君先生多指教。」

君不畏沖着尤不白點點頭，心中忽然一動，這三人的名字眞叫絕，一個叫李克發，一位叫莫文中，這一位又叫尤不白，三人各取最後一個字，他娘的，這不成了中發白呀！

君不畏哈哈笑了。

他當然是想到三人的名字才發笑。

尤不白三人立刻也陪着笑起來。

大伙這麼一樂，石小開便也笑了。

那尤不白自懷中摸出一張銀票往桌上一放，對石小開道：「石少東，這裡是兩千兩銀票，請爲我換籌碼，我要十兩一個的。」

石小開取過銀票看了幾眼，便在這時，李克發與莫文中二人也各取一張銀票換籌碼。

石小開把銀票交在一個侍女手中，那姑娘扭着細腰往門外跑，很快的由總管石壯陪着，把三人的籌碼搬進這間小耳房中。

也眞有默契，李克發提議由君不畏當莊，另外兩人立刻也同意，這時候君不畏便是不願意也難推辭了。

他大大方方的坐在方桌一邊，那石小開站在他一邊還直發笑。

* * *

象牙牌九發出的聲音也不一樣，叮叮噹噹的清脆極了，也好聽極了，君不畏雙手袖管挽起來，十根指頭在和牌，他身前放了籌碼五千兩。

兩個侍女分開來，好像有一個是專門侍候君不畏一個人的，這姑娘一身水綠色短衣裙，兩手十指似春葱，兩道眉毛還會動，那對眼珠子就好像帶電似的直打閃，閃得君不畏也心動了。

他還眞的對這姑娘多看了幾眼，還微微的一笑。

* * *

面前桌上已有下注的了。

不多不少，每人下了兩錠銀子價碼的籌碼，也就是整整十兩。

君不畏心想：「這些有銀子的人眞小氣，怎麼只下十兩，太吝嗇了。」

他把牌推出去了，頭一回是五點，君不畏自己先取牌，他隨便的就是個通吃。

他笑笑，輕聲的道：「各位，多多的下呀！」

只不過他說他的，另外三人不爲所動。

於是，他又是一個統吃，吃得有些不過癮。

其實，他還眞走運，一連的統吃六七把，這種莊家也夠運氣的。

一邊的石小開哈哈笑，道：「君兄，你的運氣眞好呀，怎麼的，你連連通吃……」

君不畏看看對面三個人，他發現三人好像無動於衷的樣子，臉上仍然微微笑。

君不畏的牌又推出去了，忽然，三門的三人都變了，他們下的是百兩銀子籌碼。

君不畏一看哈哈笑，道：「怎麼的，想開了？」

那莫文中笑笑，道：「君先生，你不會天天都過年吧？」

李克發道：「連贏七把已破紀錄了，我們認定你這一回通賠。」

君不畏道：「如果通賠，我就高興了。」

尤不白道：「怎麼說？」

君不畏道：「我是個喜歡輸的人吶，哈……」

「哈……」石小開也跟着笑了。

石小開爲甚麼也笑？君不畏輸了的銀子全是他的，他還會笑？

其實他早就在肚子裡笑不停了。

如果有人知道，這個人自然也會笑。

君不畏心中想：「他們看準我輸，那麼，我就不輸，我再統吃。」

他擲出的骰子不一樣，一個前一個後，出現的是四點。

末門先取牌，末門的牌是八點，文質彬彬八點。

君不畏取第二把牌，他的牌也八點，老天配大人，算是八點中的老大。

另外兩門也一樣，一個長八一個雜八。

於是，君不畏又是一個通吃。

這光景便石小開也不笑了，他木然的看着君不畏疊牌，又看着君不畏拋擲骰子，他很難發現君不畏有甚麼不乾淨的動作。

李克發三人也瞪眼了。

三人互看一眼，籌碼下到兩百兩，君不畏哈哈笑，道：「這樣才算過癮……」

這把牌他果然統賠，令李克發三人哈哈笑了。

石小開當然也笑，君不畏看着三人笑，他的心中猛一沉，怎麼，這三人笑與別人的不一樣，好像他們這笑是拚命擠出來的。

這樣的笑令看的人不覺得賞心悅目，反倒是有人逼他們似的。

不料這三人再下，便又是十兩的籌碼了。

君不畏道：「怎麼又只下這一點？」

莫文中道：「天天吃肉會拉肚呀，哈……」

君不畏不帶勁的玩，這一會他又是六次統吃，等到第七次出牌，對方三家又是各下一百兩的籌碼了。

君不畏心想：「乾脆，我叫你們多贏幾回吧！」

他還眞的輸，而且即使對方三家

押十兩的籌碼，他仍然的輸。

君不畏面前的籌碼快一半賠上了，他却仍然不在乎，他還是在微笑。

石小開便在這時開了腔。

「各位，餓了吧，吃些點心，聽俏姑娘唱幾隻小曲調節一下，如何？」

君不畏還沒反應，另外三人已拍手笑起來。

三人這麼一和聲，君不畏只得側坐在桌邊看姑娘了。

那是一隻銀碗，銀碗中盛的是銀耳蓮子湯，幾盤糕點也端上桌了。

兩個姑娘把吃的擺好，只見那綠衣姑娘自一邊取來兩塊木板，另一姑娘也取過一個胡琴，二人這麼一搭檔，耳房之中另是一番享受。

綠衣姑娘唱的是十八姑娘想婆家，只不過她把中間的詞兒改了一下，盡在君不畏身前身後拋媚眼，逗得幾個人哈哈笑，一邊還吃着糕。

當然，君不畏也笑了，他只差未伸手去摟抱。

君不畏心中明白，如果他願意，今晚他就會抱她。

耳房中夠熱鬧，又是唱又是笑，可也不會引起大廳上人們的注意，因為大廳上的賭局早就開場了，誰也不會注意耳房中在搞甚麼事。

石小開很有耐心的陪着君不畏推牌九，他原本並不會把君不畏放在心上的，只因為包震天的一番話再加上聽說君不畏竟然打走大天二「刀聖」洪巴，石小開便對君不畏另眼相待了。

石小開再也想不到，君不畏賭牌九的本事如同他的武功一樣了得，只不過君不畏輸得實在莫名其妙。

石小開也認為君不畏不應該輸的，而且是一直的輸，有時候君不畏手上九點，他還是統賠。

方桌邊也奇怪，贏的人並不是很愉快，反而輸的人哈哈笑不已。

君不畏便不時的一聲哈哈，而石小開總是一瞪眼。

於是君不畏面前五千兩銀子籌碼沒有了。

五千籌碼分別被三家贏去，石小開這才向君不畏道：「君兄，夠了嗎？」

君不畏道：「我欠你白銀五千兩。」

哈哈一聲笑，石小開道：「君兄莫忘了，石小開曾說過的話。」

「輸了算你的。」

「不就結了。」

君不畏道：「我也累了，石兄，收場吧！」

石小開立刻對李克發三人點點頭，道：「三位，恕我不親送三位了，我叫人到帳房開銀票子。」

李克發三人齊聲打個哈哈，相繼往外走去。

石小開指着耳房，道：「君兄，你以為這間房子如何？」

君不畏道：「好啊！」

石小開手一指，兩個姑娘齊動手，一張方方的賭桌移向一邊，那石壯走過來，他在墻上猛力推，立刻露出一個假墻，往墻內一瞧，啊，好一張軟綿綿的大床在裡面。

石小開轉而對那綠衣姑娘，道：「今夜好生侍候君先生，我有賞。」

君不畏並不拒絕，他甚至淡淡一笑。

綠衣姑娘淺淺一笑，道：「是，少爺。」

石小開對君不畏點頭笑笑，道：「君兄，今夜雖說不上是良辰，却也美女當前，這下面的話我也就不說了，哈哈……」

君不畏重重的點頭，道：「石兄，我來者不拒，哈……」

他也笑了，但他心中可沒高興，因為這世上還有失去五千兩銀子而仍能如此笑得出來的。

這世上只有他君不畏才會輸銀子，仍然會綻現笑意，石小開應該哭。

要知道那年頭，別說是五千兩銀子，便五兩銀子也足夠一個人過上一月生活的。

君不畏絕對不相信石小開有那麼大的度量，這中間一定有甚麼問題。

君不畏陷入沉思中了。

耳房門已關上了，房中有個大澡盆，香水已洒，熱水已倒滿盆，綠衣姑娘伸手為君不畏解衣了。

綠衣姑娘很細心，她把君不畏的傷肘用布再加以包紮，侍候着君不畏躺進熱水中。

君不畏也十分合作，不，應該說他有些駕輕就熟的樣子，任由綠衣姑娘為他輕柔的洗擦。

君不畏仍然在想，他想得很多，但一直想不通為甚麼他替石小開輸了那麼多銀子而石小開會笑。

綠衣姑娘已把君不畏自浴盆中扶坐起來了，突然，君不畏呵呵笑了。

綠衣姑娘還以為君不畏在笑她，便半嬌羞的低聲道：「君先生，你笑我……」

君不畏很愉快，他聞得綠衣女的話，遂笑笑道：「妳很會侍候人呀！」

綠衣女在君不畏的懷中揩拭着，笑道：「舒服嗎？」

「舒服。」

綠衣女故意把小衣往君不畏面前送，她那一雙又白又嫩的大奶立刻顫抖在君不畏眼簾。

「只要你滿意，我便也高興了。」

君不畏道：「只一看到妳我便滿意極了，哈……」

綠衣女扶着君不畏自浴盆中站直身子，她的動作又見精彩，只是……

君不畏心中想着一件他剛想通的事，他越想越對，便也哈哈笑了。

綠衣女召人抬走浴盆，她輕輕把房門關起來，回身，冲着大床上的君不畏吃吃笑。

君不畏也笑，只不過他笑得有些勉強。

他也把一手抬起來了，那是向綠衣女招手。

「嘻！」綠衣女吃吃一笑，立刻往大床奔去。

不，應該是往君不畏奔去。

* * *

「你很能定心，我第一次見你這樣的人。」

「甚麼意思？」

「我為你洗擦的時候，你竟然沒有慾念，不起任何反應，這是少有的，我還以為你不能……」

「不能甚麼？」

「不能同女人共枕同床。」

「哈……」君不畏笑開懷了。

「啊！」綠衣女有些窒息似的叫了一聲。

君不畏伸手扯過那張大大的，也是柔柔的薄毛毯，他把綠衣女那光赤溜溜的身子遮起來，當然也把他的身子遮在毯子下，這以後……

* * *

大半個時辰過去了，君不畏這才小聲在綠衣女耳邊，道：「妳叫甚麼呀！」

「翡翠。」

「嗯，妳很像一塊毫無瑕疵的翡翠。」

「嗯。」她抱得君不畏很緊。

君不畏又問：「妳認識那三位同我賭的大爺嗎？」

「認識……他們常來。」

「真的？」

「真的嘛！」

君不畏道：「那個矮胖子他是……」

「他姓莫，開錢莊的。」

「嗯，我也記起來了，那位清瘦的開了一家騾馬店。」

綠衣女道：「而且是最大一家。」

君不畏突然坐直身子，這動作嚇了綠衣女一跳。

綠衣女伸出嫩臂來抱住君不畏，她「嚶嚀」一聲，道：「你要起來？這時候？」

君不畏披衣下床，他拍拍綠衣女的臉蛋兒，道：「我忘了辦件事情，妳歇着，不出一個時辰我便回來了。」

他低頭香了綠衣女的唇，又道：「妳的表現令我激賞，等我回來，咱二人重新製造愉快，哈……」

綠衣女再一聲嬌呼，雙手舉毯幪住自己的面孔，只不過等她再把臉露出來，君不畏已經不見了。

君不畏要去個地方，因為他要証實一件事情。

* * *

走出「石敢當賭坊」的後門，君不畏打量一下方位，便往小風城南走去。

君不畏抬頭看天色，今夜的月亮可真圓，約莫還不到二更天吧，君不畏臉上有了笑。

小風城一共四條街，南北街最長，從南到北三里遠，街兩邊的店舖子還有幾家門口掛着燈籠，門裡面的算盤子兒撥理得响不休，這大概是清理帳目了。

就快走到南街盡頭了，便在這時候，右邊有一家大門拉開了，一輛騾車從門裡駛出來。

君不畏一見大車忙躲閃，他站在暗處仔細觀，便也把一雙眼睛睜大了。

他發現坐在大車上的是石小開。

石小開不是在石敢當賭坊嗎？他怎麼就走了，他要幹甚麼去？

眼看着大車駛遠，君不畏這才大搖大擺的往那大騾馬棧內走。

大門是虛掩的，君不畏走進門，他這才發現門內是個大廣場，靠門後有幾把鍘刀與幾堆乾草，左邊是個馬廊，槽上拴了十幾匹騾馬。

場子右面有廂屋，正面的屋內有燈光，好像有人在喝酒。

君不畏剛剛走到門口，打橫過來一個漢子，這人半帶訝異的道：「你……找誰？」

君不畏道：「我找尤掌櫃。」

尤掌櫃當然是那位清瘦的尤不白。

那漢子眨動大眼搖頭，道：「甚麼油掌櫃、鹽老闆呢，我們這兒沒有甚麼油……的。」

君不畏再看看四下，道：「老兄，小風城最大的騾馬棧是不是這兒？」

那人吃吃一笑，道：「小風城只有我們這一家騾馬棧，別無分號也無二家。」

君不畏道：「我請問，有位名叫……尤不白的人，臉皮有些清瘦。」

那人上下看看君不畏，道：「我們的掌櫃姓萬，我們的東家姓石，這兒沒有姓尤的。」

君不畏抱拳一笑，道：「打擾了。」

他走了，走得很快。

他也笑了，當然是冷冷的笑。

* * *

君不畏並不立刻回石敢當賭坊，他轉而往東街走。

小風城有一家大的綢緞莊，老闆就是李克發，當然這也是石小開告訴君不畏的。

君不畏很不容易才找到那家綢緞莊，正遇上一個伙計舉着滅燈罩熄燈，君不畏迎上去，道：「勞駕了。」

那伙計低着頭，發現君不畏站在台階下，他不熄燈了，伙計冲着君不畏上下看着，道：「我們打烊了。」

君不畏道：「我找一位大掌櫃。」

「大掌櫃回內院去了，你明天再來。」

君不畏道：「你們大掌櫃是我好朋友，他會見我的。」

伙計怔了一下，道：「你貴姓？」

「君，君子的君。」（未完．六）

上文提要：

唐煌逃至山溪邊，想運氣調理，發覺血脈不通，經運氣後反令心力更不濟，後面追兵又至，危急中得一少女救援，將他藏在轎中避禍。原來此少女乃公主之女，她深知其母必下蠱毒害唐煌等人，故預先在此接應。她替唐煌解去蠱毒，並告訴他，狄寒霜等也得她所救，安頓在山洞中。唐煌前往山洞，果見狄寒霜等在洞中，長孫海也在場，但他也中了公主的蠱毒……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夢中劍手

至寶現眼前　眞假難分辨

古奇道：「女兒有個辦法再試她一次，若仍不悔改，女兒準備……」

她雖然未說下去，幾位高手已知她要清理門戶，大家都默然不語。

古奇突然起身出屋，以巧妙身法，自窗戶中進入潘、費二人屋內。

其餘四位高手，都在四週隱伏監視。

不到二更，復仇幫二位幫主已像鬼魅一般，掠出屋外，在四週轉了一圈，然後貼在潘、費二人的窗上向內望去。

而此刻古鳳却隱在對面屋角上，暗暗窺伺。

魯倉低聲道：「莫非這丫頭想暗算潘蓉蓉及費小潔？」

馬白水道：「當然！費小潔乃是唐煌的未婚妻，古丫頭百般親近唐小子，他總是不喜歡她，那丫頭惱羞成怒……」

古勉之搖搖頭道：「也許她此番暗中窺視，企圖並非如此……」

只見兩個幫主互相打個手勢，不知把甚麼東西彈入屋中，停了一會，大膽地推窗進入房中。

古鳳立即疾掠過來，貼在窗上向內望去，只見中年文士伏在桌上，似已昏迷過去，費小潔躺在床上也沉沉入睡。

兩個幫主得意一笑，其中一個低聲道：「若非這兩個賤人阻撓，『粉蓮花』早已落入我們手中……」

另一個道：「不錯！姊姊準備如何處理她們？」

第一個道：「唐一飛已經囚於本幫，我們把她們帶回去，交與大姊處理如何？」

另一個道：「但憑姊姊決斷……」

只見古鳳撤下無孔笛子，撮口一吹，有如狂風驟雨，震撼着整個房屋。

這正是她的笛律中最厲害的「大風歌」，此歌爲漢高祖所作，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外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此歌雄偉悲壯，以內力吹奏，震人心弦，雖只是第一句的開始，但屋內的兩位幫主也不禁悚然一震，知道事敗，自後窗穿出逃走。

古鳳沒有想到這樣容易就驚走了兩位高手，不再猶疑，挾起文士和床上的費小潔，自前窗穿出，向岳麓山疾馳。

這一手大出四位高手意料，他們都以爲古鳳要乘人之危，暗算潘蓉蓉和費小潔，豈知她非但未投井下石，反而却敵救人。

他們暗暗跟着，渡過湘水，上了岳麓山，只見古鳳來到一個絕溝之上，站在溝邊，向下望去。

四位高手不由驚疑交集，不知她要幹甚麼？

只見她詭譎地一笑，喃喃自語了一陣，却因正是逆風，四位高手聽不

出她說甚麼。

突然馬白水沉聲道：「不好！她可能要害費丫頭……」

果然，馬白水語音未畢，只見古鳳左臂一鬆，費小潔的身子立即向溝下落去。

由於潘蓉蓉和費小潔二人都中了復仇幫二位幫主的暗算，大概是以迷藥使她們昏了過去，此刻費小潔千鈞一髮，竟懵然不覺。

但馬白水等人因未想到她會突生歹念，雙方相距十餘丈，要救已不可能。

現在衆人驚怒交集之餘，只得盡力設法搶救潘蓉蓉，尤其唐一飛，夫妻連心，首先向古鳳撲去。

古鳳突然發現了唐一飛及另外幾人，自知難以脫逃，立即原形畢露，冷峻地道：「唐一飛，你要死的還是要活的？」

唐一飛駭然止步，沉聲道：「古鳳，老夫此番與妳母及外公同行，早已發現了妳，不過都以爲妳旨在救人，可沒想到妳的心術如此之壞……」

古鳳道：「閒話少說！你要怎樣。」

唐一飛肅然道：「年輕人血氣方剛，欲達目的，則忽略了手段，這也難怪，老夫原諒妳的苦心，放下煌兒的媽媽，老夫既往不究，望妳重新做人……」

古鳳冷笑道：「你現在當然可以隨便許願，我豈能輕易相信於你！事已至此，只得一不做二不休，蠻幹下去……」

唐一飛面色大變，這時其餘三人都掠到唐一飛身邊，只聞古勉之沉聲道：「鳳兒，老夫是妳的外公，我可以保證妳的安全，別再作惡了，放下人妳立刻逃走吧！」

「逃走？」古鳳冷冷地道：「以我的輕功，相距十餘丈能逃出你們的掌握麼？」

古勉之大聲道：「鳳兒，妳若不信，我們可以退出五十丈或一百丈，只要妳放下人就行。」

古鳳眼珠一轉，道：「好吧！請你們退到百丈之外！」

古勉之回頭使個眼色，四人同時向後疾退，已在百丈之外。

此刻四位高人心情悲壯，深知這丫頭喜怒無常，她是否依照諾言放下人還不敢預料，奇怪的是費小潔落下深溝，聲息全無。

古勉之大聲道：「鳳兒，妳可以放下人了。」

古鳳陰森森地道：「我恨唐煌，更恨費小潔，當然也恨唐煌的父母！做一件和做一百件壞事都沒有分別，你們上當了……」

語畢，抖手擲出潘蓉蓉，向溝下落去。

四位高手心膽皆裂，愕了一下，一齊猛撲過來。

但就在古鳳抖手擲出潘蓉蓉的身體時，潘蓉蓉的面部轉了過來，古鳳突然驚呼一聲。

這聲驚呼，十分淒厲，四位高手悚然站住，只見古鳳兩手蒙面，帶着慘厲的悲號，疾奔而去。

古勉之急怒攻心，一頭白髮狠狠豎立，厲聲道：「三位速到溝中看看，是否有救，老夫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捉住這個毫無人性的賤人……」

唐一飛目含淚光，首先向溝中掠去，另外二人緊緊跟隨，「平地一聲雷」魯倉粗聲道：「古老鬼，若捉到那賤人，交給老夫來處理……」

唐一飛早已絕望，此溝深約三十餘丈，而且潘、費二人昏迷不醒，死狀之慘，可以預料！

那知三人到了溝中找了半天，那有潘，費二人的影子。

這一下不由憂喜參半，要說二人已被野獸吃光，也必留下血漬，若說二人未死，已經離去，那簡直是不可想像之事。

三人仍不死心，找遍了溝中任何一個角落，踪影皆無，馬白水道：「是福不是禍，以在下推想，可能有人在此把她們接住救走了……」

魯倉冷笑道：「你老賊快進棺材，還是這樣天眞，天下那有這等湊巧之事？」

唐一飛道：「二位的見解都甚有理，天下固然沒有這等巧合之事，但捨此一途，魯兄又作何解釋？請記住，她們二人都昏迷不醒呵……」

且說費小潔落下溝中，溝下立即閃出三個身影，其中一個年輕人伸手接住，交與一個少女抱着。

停了一會，又落下一個，少年人又接住了，仔細一看，不由悚然一愕，原來這文士不是潘蓉蓉，竟是「活報應」古奇女扮男裝。

原來四批人先後入店，都落入這三個年輕人眼中，這三人正是唐煌和門、狄二女。

依唐煌之意，要馬上下手殺了古鳳，但門玉華爲人仁慈，勸他先觀察一下再說。

以後的發展，三小所見到的和四位高手一樣，都未想到文士是古奇而非潘蓉蓉。

唐煌沉聲道：「我知道了！大概是古前輩要試試她的女兒，心地到底壞到何種程度？才和家母合作，冒充家母，由此推斷，家母必在附近……」

於是三小立即離開了深溝，去找潘蓉蓉，因此三位高人入溝時甚麼也未見到。

三小找了很久，人未找到，古奇和費小潔却先後醒來，狄寒霜首先叫聲「費姊姊」，與費小潔擁在一起。

門玉華在旁爲二女介紹，唐煌則和古奇見禮，道：「古前輩，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古奇茫然道：「老身正要問三位小

友呢！老身只知道冒充令堂，試驗古鳳那賤人，不知怎地昏倒……」

唐煌將一切情形說了一遍，然後道：「家母呢？」

古奇面色一黯，道：「她藏在屋後，我想她是不會有危險的！嗯！老身生此女兒，眞是無地自容……」

唐煌正色道：「她的心太狠了！假若不是晚輩等三人走錯了路，恰巧來到溝底，這悲劇永遠無法彌補！」

接着，唐煌又將復仇幫中古鳳利用「百毒鬼叟」以及對卡瓦族挑撥之事說出。

古奇切齒道：「老身近來風聞，她的行爲失檢，尙不敢深信，誰知竟是千眞萬確……」

唐煌道：「古勉之老前輩追她去了……」

古奇長嘆一聲：「小友有所不知，她以前對你的印象極佳……」

唐煌道：「晚輩知道，也許晚輩也要負一部份責任……」

古奇沉聲道：「依我估計，她此番的眞正動機，可能是想暗暗害死費姑娘，而向令堂示恩討好，結果在她要害費姑娘之時，遇上四位前輩，被揭穿了秘密，只得一意孤行……」

門玉華道：「不錯！她本以爲是潘前輩，不是古前輩，假如她要害死二位，似乎不必先拋下潔妹，應該一齊拋下才對……」

古奇點點頭道：「門姑娘料事如神，老身也有此同感，此番若被家父擒住，定以家法從事。」

四小連連搖頭嘆息，誰也不便置詞。

古奇道：「小友，老身要去找家父了，希望能早點制住那賤人，以免再爲害武林。」

古奇走後，唐煌歡呼一聲將費小潔抱了起來，親熱之情，使狄、門二女爲之側目。

但她們知道唐煌和費小潔的情感，非比泛泛，而且費小潔已經懷孕，自也不便妒嫉他們。

費小潔道：「唐煌，小妹行動極不方便，都是你……」

唐煌和二女都大笑起來，費小潔雙頰飛紅，道：「妳們先別笑我，總有一天我也要看妳們的笑話。」

狄寒霜道：「我不要……」

費小潔道：「那可由不得妳，新婚之夜，送入洞房，妳能和新郎動拳頭麼？況且動拳頭妳也不是敵手。」

* * *

下了岳麓山，要回長沙，仍要渡過湘水，此刻天還未明，江面遼闊，到那裏去找渡船。

正在焦灼之時，江邊蘆葦中一聲「嘩啦」，駛出一隻小船，上面有兩個漁家打扮的老人，一人搖櫓，另一個坐在後舷上抽旱烟。

唐煌大聲道：「船家，船家。」

小船正是向他們划來，臨近一看，搖櫓的老漁人，身材頗高，抽旱烟那個正低着頭，在清理烟鍋。

唐煌抱拳道：「請偏勞渡我們過江，渡資加倍……」

那搖櫓的老人「啊啊」一陣，示意叫他們上船，唐煌道：「老人家您是……」他要說老人家是啞巴，又感覺不大禮貌，立即打住。

那知老漁人連連點頭，指手劃脚，「啊啊」連聲，果然是個啞巴。

四小躍上小船，坐在前面，小船很快地向對岸駛去。

那知渡過一半，突感船身一偏，像下餃子似的，將四小翻入江中，至於上面兩個老漁人如何，四小也無暇顧及。

唐煌雖不會水中功夫，却因上次被排教中人弄破了船，在湖中折騰了半天，蘇珊告訴他一些水中訣竅，得免於難。

現在正好又用上了，他一落水，先閉住呼吸，抓住了費小潔，但費小潔水中功夫極有根基，反而擔心他，二人携手四望，也發現門、狄二女。

原來除了唐煌之外，三女都會水中功夫，他們在水底察看了一會，未見到那兩個老漁人，深信不是有意使他們落水，而是搖櫓失手。

他們鑽出水面，果見小船又翻了過來，兩個老漁人全身皆濕，那剛才搖櫓的一個，連連作揖，打着手勢，表示年老力衰，力不從心，剛才一不小心弄翻了船。

四小當然也不便深責，却皺皺眉頭道：「老人家，你那一位伙伴爲何老是不講話？」

老漁人指指耳朵，表示是個聾子。

唐煌心道：「一聾一啞，風燭殘年，仍要幹這辛苦的營生，怪可憐的……」

到了彼岸，唐煌加倍付錢，老人「啊啊」稱謝，將小船划入蘆葦深處。

門玉華道：「唐煌，我以爲這兩個老漁人並不簡單！」

唐煌道：「華妹別多心，他們若是幹無本生意的，剛才在水中怎會放過我們？」

門玉華搖搖頭道：「那理由很簡單，他們沒有想到我們四人中有三人精於水中功夫，不敢下手，只得僞裝老邁失手……」

狄寒霜道：「不錯，我也以爲這兩個老人有點怪異，因爲他們雖然彎腰駝背，但眼神都炯炯有光，怎知不是化裝的？」

唐煌道：「好在我們也未吃虧，只是全身衣衫盡濕，最好在此脫下扭乾……」

這一帶江邊，有些嵯峨亂石，可以隱身，於是四人找了些乾柴，生起火來，分成兩撥，脫下衣衫烘烤衣衫。

俗語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眞

是一點不錯，他們那裏知道，落入人家的計算之中？

他們四人，三人身上有獸皮，他們脫下來涼在大石上，各自烘烤衣衫，因爲他們不須再穿這獸皮，所以不必烤它。

當他們衣衫烘乾穿好，再找那四張獸皮時，已經失踪了。

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尤其是唐煌，更加慚愧，剛才若是相信門玉華的話，或者會小心提防，不至失落。

這四張獸皮上的武功，唐煌已學了十分之六七，到底進境如何，尙未試過，但這樣失去，實在於心不甘。

若是落入黑道人物手中，不出三年，武林又將面臨浩劫。

唐煌忖道：「雖說大家都未留意，但偷獸皮之人的身手，也十分了得，說不定就是那兩個老漁人……」

他立即把人分成兩批，分頭去追，以日出之時爲限，仍回到原地集合。

唐煌和費小潔一道，首先向那小船隱身的蘆葦處找去，小船仍在，兩個老漁人已不見了。

現在他們可以確定，獸皮確是落入老漁人之手，而剛才翻船落水，也是預定的計劃。

假若四小都不會水中功夫，或者只有一人會，兩個老魔定會下手，若是有二人以上善泳，就按照第一步計劃行事，那就是四小衣衫濕透之後，必定儘快脫下烘乾，他們可以趁機下手。

一個人吃了虧之後，就會變得聰明起來，唐煌道：「我估計兩個老賊並未過江，我們應該在這邊搜索。」

紅日在東山上露出半個臉，四小先後回到原來地點，大家都黯然地搖搖頭。

唐煌獲此四張獸皮，曾付出極大的代價，老瘋子因此而死，狄寒霜也因此母女分離。

門玉華道：「唐煌，獸皮雖失，現在還未絕望，我們可以分四個方向去找，仍有希望，即使無法找回，也不要難過，上面的武學，你不是已經研過了麼？」

唐煌道：「小兄只悟通了十之六七，即使都研通了，這東西也不能落入惡人之手。」

費小潔道：「唐煌，事到如今，急也沒用，我們還是先回長沙，找到媽媽再說。」

狄寒霜道：「不錯，據家母透露，這獸皮上的武學極難悟解，而且必須年輕人體力充沛，才能事半功倍，試想，家母和阿姨早已獲得獸皮，而她們仍未將上面的精粹之學全部悟通，可見這兩個魔頭就是遠走高飛，也未必能悟通絕學，興風作浪……」

唐煌道：「這兩個老魔之中，定有一個是張子萍。」

費小潔道：「不錯，我認爲搖櫓那一個很像他……」

遠處一條身影疾奔而來，原來是潘蓉蓉，乍見幾個年輕人，不由悲喜交集。

* * *

五天後，潘蓉蓉和四小正在促膝談心之時，店小二送來一封信。

潘蓉蓉接過來，一看信封上的字跡，不由一怔，原來這封怪信上並未寫出收信人的姓名，只寫着：分送武林健者。

左下方寫着「馬白水等同拜上」字樣。

潘蓉蓉喃喃地道：「又不知是甚麼花樣？也不知道這是不是馬白水的筆跡……」

她打開信封，抽出信箋，四小立即圍過來，只見信箋上寫着：

「敬啓者，自『五霸圖』風傳武林，紛爭迭起，殺劫經年，爲此圖而喪命之同道，數以千計，長此以往，武林命脈，必定兇終隙末，敝人有鑑於此，乃不顧一切，獲得『五霸圖』之五張獸皮，決定公諸同好，以息紛爭。蓋當今武學，不患不足，乃患不均也！見信後，務希於某月某日，駕臨長沙西方岳麓山，共商合研『五霸圖』之事，庶幾可保武林太平，共享先哲餘澤，不勝翹企之至。」

下面署名者，爲馬白水、古勉之、魯倉及唐一飛四人。

潘蓉蓉苦笑道：「這件事又有文章了！他們會這樣做麼？」

唐煌道：「絕對不可能，因爲那四張獸皮，本是藏在晚輩三人身上，因脫下涼乾而遺失，假若是幾位前輩拿去，怎會不打招呼！」

「晚輩也認爲不大可能！說不定是壞人嫁禍幾位前輩，而嫁禍之人，早已携寶圖遠走高飛，要黑白兩道高手，自相殘殺……」

潘蓉蓉道：「很有可能，我們只得立即趕去看個究竟了……」

五人立即起程，渡過湘水，西望岳麓，不由大爲震驚，只見螞蟻似的人羣，由山脚迤邐延伸到山上，多得不可勝計。

其中大多數是鐵騎會、藍衣幫、排教、雲烟幫及丐幫中人，似乎每一門派都傾巢而出。

本來像這等共享絕世秘笈的機會，千載難逢，那個不想？但各大門派的主事人也不簡單，他們也都不敢深信這件事的正確性，因此，只有全部出動，以防上當。

潘蓉蓉等五人，自另一邊上山，儘快趕到山頂。

山上的愛晚亭依然存在，夕陽如火，楓葉丹紅，杜牧的「霜葉紅于二月花」之句，確實不算過甚其詞。

山上只有一座小廟，規模比愛晚亭大不了多少，只見人山人海，將小廟圍得水洩不通。

但因小廟的門緊閉着，人潮雖是

喧嘩擁擠，却沒有人敢破門而入。

潘蓉蓉不禁大皺眉頭道：「即使這封信確是馬白水及你爹爹等人所發，旨在共享絕學，恐怕也要引起一場極大的殺劫！況且，我們仍不信他們會不加考慮，做出這種幼稚之事……」

唐煌道：「由此看來，他們發出之邀請信件，遍及黑、白兩道，可以說整個武林都轟動了……」

潘蓉蓉道：「我們必須設法進去看看，到底是不是他們幾位？」

突然，小廟中有人大聲道：「廟外同道，請退後十丈，以便讓出地方使我等開門與各位叙話……」

廟外萬頭鑽動，只得拚命向後擠，退了半天，僅讓出四五丈之地。

人聲吵雜，亂成一片。

停了一會，廟門敞開，魚貫走出三人，爲首是唐一飛，其次是古勉之和馬白水，却不見了魯倉。

千百人衆一齊歡呼，聲震四野，歷久不絕。

唐一飛面色肅然，沉聲道：「武林至寶乃前人遺澤，凡我同道，都有一份，請各派掌門人下令，除了每門派得力高手，三五人留此共研秘笈外，其餘同道，請先退到山下，以免干擾……」

唐煌不由一震，低聲道：「由此看來，那四張獸皮確是在這幾位前輩手中了……」

潘蓉蓉道：「誰知道他們葫蘆中裝的甚麼藥？反正總是免不了一場糾紛。」

各大派主持人立即各選了三五人，其餘之人，都退到峯下，這樣一來，峯上剩下的高手，不過三五十人之衆，而且都是一些熟面孔。

其中有一神二聖三仙四鬼，「夢裏乾坤」宮驚海、戰雲、李驊等。

黑道方面佔絕大多數，有「黑狐」鄭化、「無影手」藍大紅、復仇幫大幫主及二幫主，「屍魔」、「棋魔」連捷，「龍燈虎魂」丁大山等人。

只聞復仇幫大幫主沉聲道：「唐一飛，那四張獸皮本是我姊妹之物，你們能作主麼？」

馬白水大聲道：「爲甚麼不能作主？妳們得自別人，也是强搶豪奪，不擇手段，吾等把它公諸於世，避免任何一派或一人挾技自豪，有何不可？」

此言一出，其餘之人齊聲讚成附和，而且一齊向大幫主怒目注視，大有躍躍欲上之意。

這些高手若對其中三五人發動攻勢，非同小可，大幫主冷哂一聲，只得忍下。

只聞丐幫一位長老沉聲道：「事不宜遲，就請各位把獸皮亮出來，開始共研。」

唐一飛面色肅然，回頭招招手，只見「平地一聲雷」魯倉挾着一卷獸皮，走到唐一飛身邊。

唐煌等人大爲驚異，由此看來，那天在湘水東岸偷去獸皮之人，竟是這幾位前輩。

千百隻眼睛一齊視着獸皮，像蒼蠅見了腥血一般。

只聞「黑狐」鄭化陰笑道：「請魯大俠打開獸皮，讓狄幫主鑑定一下，才能確定這獸皮是否眞品。」

衆人不由暗暗佩服鄭化的心機，也都隨聲附和。

魯倉冷笑道：「這年頭好人難作，你們仔細看看吧！」

他一抖皮索，四張獸皮，平舖在廟前石階下。

唐煌等人本是隱在一邊亂石之後，當各派三四流高手撤到峯下之後，他們就自廟後進入廟中，然後隱在廟門門樓之上。

唐煌曾深研獸皮上的武學，當然看得出來是眞是假。

他猛吃一驚，確定這四張獸皮是假的，但仿製得十分酷肖，舉凡獸皮大小，以及上面的圖案及文字，都一模一樣。

但在唐煌仔細一看，那些圖案似是而非，文字也改變不少，心中暗暗吃驚，忖道：「以爹爹及古、馬和魯倉這四位前輩，竟能以假貨欺騙整個武林黑、白兩道人物，其誰能信……」

他立即又向大幫主望去，只見她曖昧地一笑，好像暗暗吁了口氣，然後對唐一飛輕蔑地一哂。

這微妙的表情，別人自然未曾看到，只有唐一飛等人及唐煌看到，唐一飛面色一黯，故作未見。

但唐煌心中却隱隱作痛，父親出賣人格，兒子臉上無光，長白派也隨之蒙羞。

其餘各派的高手，都是第一次見到這武林至寶，自然難辨眞假，一個個你望我，我望你，希望有人證明此物是眞是假。」

但是，無人出言證明，只有鄭化心機過人，沉聲道：「狄幫主爲此物之保管人，定能辨別此皮之眞假，務希以同道之勢，當衆聲明此皮之……」

唐一飛等人神態極爲緊張，一齊向狄幫主望去，而狄幫主這時，也向四人望過來，微微一笑道：「依本幫主看來，此皮……」

唐一飛等人面色微變，鄭化沉聲道：「是假的？」

狄幫主淡然道：「是眞的。」

唐一飛等人吁了口氣，狄寒霜也摸摸胸口，低聲道：「我媽媽另有企圖，她當然不會說出獸皮是僞品！」

唐煌道：「怎見得？」

狄寒霜道：「若是她說出此皮是僞品，必定引起公憤，一場屠殺自是難免，不要說山下還有千百之衆，就是山上這些高手，唐伯伯等人也調理不了，我媽媽自然想到這一點——假若唐伯伯等人不敵而濺血此峯，我媽媽害人而不利己，她自己也得不到眞品

，所以她只能僞稱是眞，待事後再暗暗跟踪唐伯伯等人，盜回眞品……」

潘蓉蓉點頭道：「霜兒所言極有道理，只不知他們爲何要以贋品欺騙千百個高手，這等事等於雪裏埋屍，不久就被拆穿，那時整個武林，必定……」

只聞鄭化道：「既然狄幫主証明是眞品，大概已無問題，應即開始研悟……」

鄭化續道：「並請狄幫主加以指點，因爲幫主保管此皮達十餘年之久，獲益非淺……」

狄幫主冷笑道：「這簡直是强人所難，此皮本爲老身之物，如今公諸同好，還要老身親自講評……」

魯倉大聲道：「既是大家的意見，尊駕就偏勞吧！」

狄幫主以冷厲的眸子掃了四人一眼，道：「四位當眞是聰明絕頂之人，自己沾了便宜，還要拉上別人……」

馬白水肅容道：「狄幫主已研過此學，事半功倍，能者多勞，況且拖延時間，自非善策，遲則生變！」

狄幫主哼了一聲，大步走向獸皮，一張一張在揭開，鋪在地上。

一干高手圍成一個圈子，聚精滙神，聽着狄幫主講解，唐煌不由暗暗點頭，十分佩服她的反應。

原來她講解的大半是眞，少部分是假的，雖然一些高手仍可獲益，但却無法進窺深奧，因爲最重要的決竅，狄幫主含糊略過。

當然，那些高手並未覺察，因爲這「五霸圖」上的武學十分玄奧，僅是講叙這些，無法進窺深奧！

唐一飛等人正在猶豫之時，「平地一聲雷」魯倉大步走下石階，粗聲道：「老夫不避現眼之譏，願接狄幫主十招，不過老夫有個條件。」

狄幫主道：「魯大俠有言請講……」

魯倉道：「老夫深知幫主深研絕學，必定身懷絕技，但爲了息事寧人，魯某自甘以一世薄名孤注一擲，換取武林之和平，老夫若是輸了，證明狄幫主確未研過最後一張獸皮上的武學，若是贏了，則證明幫主藏拙……」

此言一出，大出任何人之意料，由此看來，魯倉出頭，乃是抱着必敗的決心，爲武林息爭，這等胸襟，實在令人大爲心折。

尤其隱在暗處的唐煌，更是欽佩不已，暗暗決定，必須使他立於不敗之地，保全他的一世英名。

有些高人一時之間還弄不清魯倉的話意，不禁暗自盤算，但「黑狐」鄭化畢竟心機過人，立即大聲道：「魯大俠快人快語，光明磊落，這辦法最爲盡善盡美，以狄幫主深研『五霸圖』達十餘年之久的身份，若是輸與魯大俠，那必是故意藏拙……」

只聞「無影手」藍大紅冷笑道：「在下不以爲然，這二位都是當今武林頂尖人物，對於他們的武功，誰也摸不清楚，而以他們的身份來說，誰也不會拿一世英名當兒戲，豈能佯作不敵，因此，在下以爲此法不太妥當。」

鄭化冷笑道：「我看你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須知『五霸圖』最精奧的一張，仍在狄幫主手中，假若她立即毀去，即使殺了她，對我等有何用途？況且一旦混戰起來，大家爭奪四張獸皮，可能撕成片片，絕世秘笈等於廢物……」

「無影手」道：「你以爲她會施出『五霸圖』上最厲害的招式擊敗魯倉麼？你簡直太幼稚了，假若她已全部研過『五霸圖』，她可以用最次的招式擊敗魯倉，仍可藏拙，我們可就慘了……」

「我們慘甚麼？反正有一張獸皮，現在無法研悟，終有一天能悟通。」

「無影手」一想也對，不再爭辯。

魯倉大聲道：「在下的話還沒說完，不論在下贏輸，這四張獸皮，都應該由長白派、雲烟教、丐幫、排教、藍衣幫及鐵騎會抽籤保存，中籤者應爲兩派，將獸皮分開，第一張和第三張一組，第二張和第四張一組，使其無法連貫，保管之派則無法私自研悟，至於不屬二大門派之高手，當然也有資格參與研悟，總之，要研悟必須大家集在一起，共同研究，誰也無法藏私……」

鄭化道：「此法甚妙，就請二位動手吧！」

魯倉抱拳道：「狄幫主，在下先出手了……」

話音未畢，連劈十餘掌，力大勁猛，土石橫飛，果然人如其名，有如平地焦雷一般。

狄幫主並不硬接，身子三飄兩閃，於塵土飛揚中立還三掌，使三丈之內無法視物。

唐煌心想：「若幫魯倉，使他擊敗狄幫主，可能衆人以爲她藏私，若不幫魯倉，讓他落敗，對這位古道熱腸的大俠來說，實在殘酷了些……」

這工夫雙方已經交換了五招，狄幫主招術詭譎，魯倉內力無儔，各有千秋，尚看不出誰高誰低。

突然，狄幫主疾退三步，身形一挫，唐煌只感地上微微震動，那門樓竟也「格支」搖晃起來。

這種不可思議的內力，類似佛家的「般若功」或「羅漢罡」，所有之人都肅然變色。

魯倉當然識貨，知道今天要想保全一世英名，大概辦不到了，只得將平生功力納足，準備作殊死一搏。

唐煌看了狄寒霜一眼，而她也正焦灼地望着唐煌。

他們雖未說話，但靈犀一點，早已默通，唐煌肅然點點頭，納足八成內力，向二人推出的掌力中央推出。

只聞一聲巨震，地動山搖，飛砂走石，一干高手駭然後退，地上被震

了一個三尺多的深土坑。

狄、魯二人蹬蹬蹬連退三大步，二人的右臂衣袖，竟被反震之力震裂。

魯倉露出了毛茸茸的右臂，狄幫主露出了如雪白的粉臂。

他們兩人的驚駭都在旁觀數十高手之上，狄幫主本以爲穩操勝券，最低限度，魯倉要受點微傷。

而魯倉也有自知之明，他估計一掌下來，自己能不受傷，已屬僥倖，最少要退出七八步之外。

這個結果出乎任何人意料，誰也未發現暗中有人相助。

但門樓上的潘蓉蓉等人，却大爲興奮，她們也沒想到唐煌的內力已經有此火候。

狄幫主面色一冷，沉聲道：「事到如今，本幫主也不必再瞞各位，這四張獸皮，本幫主都已研悟過，本以爲可以獨步天下，難逢敵手，誰知也不過如此，實在令人失望，老身鄭重聲明，放棄參與研悟之權……」

說畢，招呼二幫主，轉身掠下岳麓峯。

衆人一齊愕住，誰也沒有攔阻，鄭化却冷笑道：「魯倉，這件事仍有研究的必要，以你的身手，能和狄幫主扯平，我認爲你們已經研過這最後一張獸皮……」

此言一出，其餘高手點點頭，表示鄭化的看法甚是合理。

因爲這理由很簡單，假若狄幫主的身手不比魯倉高出多多，她們也不敢囚禁馬、白、魯、古等人，最低限度，魯倉應該略遜一籌。

魯倉勃然大怒，厲聲道：「鄭化，老夫若不看在你師門之面，就憑這句話，也必活劈了你！你把老夫看成甚麼人？老夫出道之時，狄幫主還未嫁人，你小子恐怕還穿着開襠褲子呢！」

他回頭對馬、唐諸人道：「既然如此，在下也放棄共研秘笈之權，就此退出……」

說畢，冷哼一聲，掠下峯頭。

唐一飛等人互視一眼，只聞馬白水沉聲道：「在下並不放棄共研之權，請各派的主持人站出來，開始抽籤決定優先保管秘笈之權。」

由於狄、魯退走，有些人曾經懷疑這四張獸皮的眞僞，如今馬白水聲明不放棄，又使諸人否定了剛才的懷疑，紛紛站出。

這時馬白水已用樹枝做了二十餘個小籤，揑在手中道：「這裏面有兩根最長的，爲優先保管權，次長的也是兩根，爲下屆保管權，以下類推，每屆保管期限爲一年，移交時由所有抽籤各派監督，好！現在請逐個上前抽籤……」

抽籤結果，丐幫和鐵騎會優先，排教和「黑狐」鄭化爲第二屆，藍衣幫和棋魔連捷爲第三屆……

丐幫五個長老和鐵騎會少會主藍天虹二人各分了兩張獸皮，其餘各派之人小心保護，紛紛下了岳麓山，唐一飛等人微微一嘆，道：「眞是冤哉枉也！」三人相視苦笑，也聯袂下山而去。

唐煌道：「媽，請妳暫時跟着爹爹，孩兒想暗暗調查這件怪事，這分明是四張假皮，狄幫主却承認是眞的，而魯倉和她都放棄了共研權利，實在令人不解！而且憑爹爹臨去之言，可以證明他們有口難言。」

潘蓉蓉道：「也好！媽媽找到你爹爹之後，一問便知，我們七天後在黃鶴樓中等你們。」

潘蓉蓉走後，四小掠下門樓，唐煌肅然道：「獸皮是假的，毫無疑問，因爲這四張人猿皮，是剛剛剝下來的，而眞品却是十餘年前之物，稍一注意即可辨認。」

門玉華道：「那麼我們的眞品被誰盜去了呢？」

狄寒霜道：「當然是那兩個老漁人。」

唐煌突然一震，道：「是了！今日之盛會，絕不是家父等人發起的，而是有人從中弄鬼，把假獸皮暗暗送到他們身邊，同時派出大批送信之人，招請武林黑白兩道高手，參與此會，旨在嫁禍家父等人。」

費小潔道：「今日之會，黑、白兩道高手差不多全到了，只有兩人未到。」

唐煌道：「那就是張子萍和『殘月』石雲飛！依我猜想，那兩個老漁人就是他們二人喬裝，盜走獸皮之後，再遍發信件，製造糾紛，而他們是已遠走高飛了。」

這是非常合理的推測，四小默然，因爲現在已經無法追回那四張獸皮，由於這一次過失，又爲未來種下了禍根。

就在他們準備離去之時，「刷刷刷」四條身影同時掠上峯頭，唐煌不由心頭一震，忖道：「恐怕又來了麻煩了。」

狄寒霜嬌呼一聲，「媽」！撲奔過去，但爲首的女人，羅袖一揮，將狄寒霜震了回來。

來人正是復仇幫四位幫主，四人同時獰視着唐煌，緩緩欺近。

只聞大幫主切齒道：「小子，這四張獸皮，應該給你們父子披在身上才對，因爲你們打着正人君子的旗號，却做些卑鄙下流之事。」

唐煌沉聲道：「前輩說話檢點些，晚輩坦白承認，加入復仇幫，另有企圖，但也只是想救出家父，後來獲知『粉蓮花』所要之解藥，正在貴幫『百毒鬼叟』手中，而四張獸皮也在貴幫中，才設計盜藥盜寶，其實前輩之獸皮，是怎樣獲得的，大概也不須晚輩贅叙了。」

大幫主冷冷一哼，道：「你小子說得天花亂墜，老身也要擒住你，奪回

秘笈，那東西可能還在你的身上。」

狄寒霜幽幽地道：「媽，那獸皮本來在我們身上，數日前坐渡船過湘水，兩個老漁人故意弄翻了船，衣衫盡濕，我們下船後脫下衣衫及獸皮涼乾，後來發現獸皮不翼而飛了。」

四個幫主突然一震，大幫主冷峻地道：「那兩個老漁人是甚麼樣子？」

唐煌道：「身材頗高，很可能是張子萍及『殘月』石雲飛。」

大幫主不屑地道：「會不會是唐一飛等幾個老賊？獲得眞品之後，再仿製四張贋品，蒙蔽千百之衆？」

唐煌不由微怒，道：「前輩再口出不遜，晚輩可沒有那麼大的涵養。」

大幫主冷冷地道：「事情很明顯，若非他們偷去獸皮，豈能仿製贋品，幾乎可以亂眞。」

唐煌沉聲道：「假如是張子萍和石雲飛二人仿製，難道沒有可能？」

大幫主切齒道：「不管是誰盜去，禍因由你而起，老身去而復返，早就猜到附近有人潛伏，暗助魯倉，才能與老身扯成平手，因此，老身對你們唐家之人恨之入骨……」

狄寒霜大聲道：「媽，這件事確實不能怪他……」

大幫主道：「妳我已脫離母女關係，沒有妳插嘴的餘地。」

狄寒霜悲聲道：「媽，請原諒女兒吧！女兒此番到夷區去追『粉蓮花』，遇見了爹爹。」

「甚麼？」四位幫主同時一震，大幫主沉聲道：「妳在夷區遇上長孫海了？」

狄寒霜道：「是的，爹爹昔年負傷逃到夷區，當了卡瓦酋長，和該族酋長之女結婚，他已經痛改前非了。」

大幫主面色一寒，道：「賤人，妳好像已經原諒了他，妳也該知道，他沒有盡到半點爲人之父的責任。」

狄寒霜道：「女兒知道，所以最初女兒根本不理他，但後來發現他確是改過向善了。」

接着，狄寒霜把夷區中一切詳細說了一遍，續道：「爹爹已中了卡瓦族公主的『月光蠱』，現在是否仍活在世上，就不得而知了。」

四位幫主雖然恨極長孫海，但聽到女兒叙說他已經改過，而且非常掛念她們四人，夫婦之情，油然而生，不由同時嘆了口氣。

女人就是女人，如果把「女兒情長」改爲「女兒長情」似乎更爲恰當些。

她們沉默良久，大幫主仍然不放過唐煌，沉聲道：「小子，老身姊妹四人半生心血，都化在這四張獸皮上，竟被你一手斷送，無論如何老身必須出這口氣。」

唐煌肅然道：「前輩劃出道來，晚輩必定捨命相陪，但晚輩也有一事相詢，家父等人於貴幫中中毒，幫主知不知情？」

大幫主道：「知道。」

唐煌道：「三位幫主在泰山古洞中殺死敝派高手『無影參精』金日東及『滌月師太』，是否手段太毒了些？」

大幫主冷冷地道：「他們阻礙本幫之事，咎由自取，怨得誰來？」

唐煌冷笑道：「老瘋子被幫主誤認是長孫海，被囚數十年，幫主有沒有半點懺悔之意？」

大幫主道：「他心懷叵測，旨在覬覦四張獸皮，死有餘辜。」

唐煌沉聲道：「既然如此，晚輩鄭重聲明，四張獸皮，來跡不明，天下至寶，人人可得而藏之，似乎沒有不妥之處。」

大幫主「喔」地一聲，撤出長劍，道：「不必多費唇舌，你若能接下老身三十招，一切免提，並封你爲一代劍聖。」

只聞四幫主道：「大姊太過誇獎他了，他若能接下小妹三十招，稱他爲一代劍手就很體面了。」

大幫主道：「也好，四妹先試試看，不過千萬不可大意，剛才是他暗中助魯倉一臂之力，果然非同小可。」

四幫主肅然道：「大姊太小看小妹了。」

兩人持劍相對而立，唐煌力貫長劍，劍芒吞吐，恰巧三尺三寸，就憑這一點，大幫主就肅然點頭，道：「三妹和四妹聯手試試看？」

四幫主不由面色微變，道：「大姊妳……」

大幫主沉聲道：「大姊很希望四妹天下無敵，但歌功頌德，於事無補，大姊不便輕估敵人，而使自己人吃虧。」

兩位幫主同時持劍，身形一分，門戶乍開，各自攻出一招，一指咽喉，一指璇璣，都是致命要害。

唐煌不避不閃，殘劍一擺，大有舉棋不定之概，但他突然沉喝一震，撤劍疾退三步。

這是甚麼劍法？能使劍芒暴長到劍身一倍多長？連大幫主也微微變色。

兩大幫主大話早已出口，此刻不由十分尷尬，同時沉喝一聲，絕招盡出，這一拚命，唐煌立感壓力大增。

雙方都是施出「五霸圖」上的絕學，路數相同，只是各人的智慧略異，長劍的威力也不一樣。

雙方以快對快，以奇鬥奇，不但三十招過去，不久已超出五十招，仍然不分勝負。

這樣一來，也就等於唐煌勝了，可是二幫主根本沒有住手之意。

突然，二幫主悶聲不響，也加入戰鬥，狄寒霜大聲道：「二姨怎麼可以多欺少。」

唐煌只是看在大幫主面上，也等於看在狄寒霜面上，希望她們見好即收，沒想到她們全是無賴打法，不由大怒，心道：「這可不能怪我了。」

他此刻本已被迫退三步，在旁觀

者看來，頗有不支之勢，那知他大喝一聲，劍芒暴漲，竟超過了五尺，一圈一捲，「噹噹噹」三聲巨震，鋼雨暴濺，身形不分。

唐煌的殘劍又斷了三寸多長，三位幫主羅袖都被劃破了一個三寸多長口子。

以一敵三，而有這等成績，連唐煌自己幾乎也不敢相信。

但事實擺在眼前，三位幫主面罩寒霜，又待撲上，突聞大幫主沉聲道：「算了，這小子不但夠資格稱爲一代劍手，即使稱之爲一代劍聖也不爲過。」她肅然續道：「試想我等苦研十餘年，而他只研了數月，雖然此學不適於女人研習，十年與數月之比，實在令人氣結。」

三位幫主同聲道：「大姊，難道就此算了？」

大幫主沉聲道：「讓我接他三招！也許我更不能，但人類都有一個通病，那就是不到黃河心不死。」

唐煌抱元守一，絲毫不敢大意，大幫主長劍緩緩伸直，輕輕一抖，五個劍花剛剛形成，劍尖已到了唐煌左脅下。

唐煌大吃一驚，心道：「這大幫主的功力，等於三個幫主的總和。」

唐煌以全力施出剛剛研出的奇招，但並無把握，只感到要化解大幫主這一招，非出奇兵不可。

「叮叮」兩聲，兩劍乍分，大幫主欺身再上，唐煌殘劍的劍芒又暴漲五尺多長，那知大幫主長劍斜刺，「噹」地一聲，竟將殘劍上的劍芒削斷。

劍芒本是無形之光，被劍身削斷，竟能發出聲，分明大幫主的劍術已經登堂入室，也證明她剛才與魯倉過招，未出全力。

唐煌想到這一點，竟有些不忍下毒手，但高手過招，絲毫不能大意，大幫主恰巧一劍刺來，唐煌知道任何招式也無法破解，只得就地一滾。

就在這時，一道白光電射而至，逕奔大幫主的左腰，大幫主只得回劍自保，但這時唐煌的殘劍已經攻出。

只聞一聲悶哼，大幫主閃過一支巨鏢，却被殘劍截中大腿，踉蹌退出五六步。

唐煌一躍而起，正待喝問，又是一道白光，已經到了費小潔身前，唐煌心膽皆裂，要救已是不及。

只見門玉華閃身一擋，「卜嗤」一聲，一支巨鏢自她的背部截入，自腹露出一半，哼了一聲，倒了下去。

唐煌雙目血絲隱現，厲喝道：「古鳳……妳這敗類……」

他接住了門玉華的身子，費小潔已經放聲大哭，只見門玉華面色慘白苦笑一下，喃喃地道：「唐煌……你知道，我多麼愛你麼……前此……我無時無刻……都在……想着……要使你快樂……爲你擔憂……我知道……假如……潔妹不幸死了……你該多麼……傷心……所以……我不加考慮……甘願代潔妹而死……因爲……有她在你身邊……我……就……放心了。」

血水像泉水自口中及腹部湧出，她已經斷了氣。

這時四個幫主已經去追古鳳，峯上一片哭聲……

下午，唐煌背着一口巨棺，上了岳麓山，爲門玉華換了壽衣在哭聲中入殮。

唐煌哭得最傷心，因爲門玉華這女孩子太善良，太偉大，處處爲別人着想！

入夜，唐煌伏在棺上，雙目紅腫，極度的悲慟，使他神情恍惚，矇矇矓矓的出了小廟，拔出殘劍，對天發誓，道：「皇天在上，我唐煌若不能於一年之內取來古鳳和張子萍的首級，絕不成親。」

突然峯下來了兩人，似曾相識，「嘿嘿」陰笑道：「你能辨得到麼？」

「當然辦得到，尊駕何人？」

這兩個人身材高大，面目陰沉，陰森地一笑道：「十七年之後，你自然知道。」

說畢，兩個怪客的身子突然暴漲一丈多高，唐煌厲喝一聲，殘劍劍芒暴漲七尺，攔腰切去。

兩個怪人立即消失，唐煌大吃一驚，正要回頭，突見一個披頭散髮的女子，瞪着碧綠的眸子，一寸一寸地欺近。

唐煌切齒道：「古鳳，妳終於送上門來，我曾發誓要取妳的首級。」

古鳳沉聲道：「試試看吧！十七年後，你就沒有機會了。」

唐煌瞪着血紅的眸子，連人帶劍撲了上去，那知古鳳也失去了踪跡，身子收勢不住，已經衝到絕壁邊沿，雲在脚下，深不見底，他驚呼一聲，用力抖臂。

只聞費小潔和狄寒霜柔聲道：「哥，你在作惡夢吧，快去休息一下吧！」

唐煌出了一身冷汗，果然是個惡夢。孤燈在夜色中搖晃，他觸月傷情，淚如泉湧。

（全書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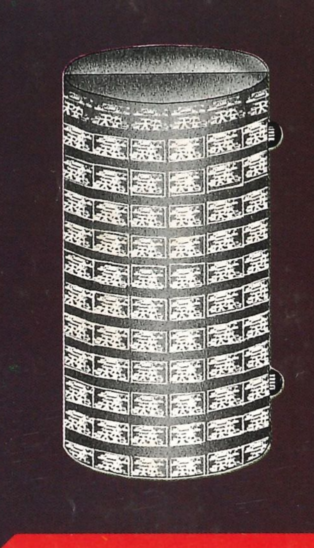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

註册商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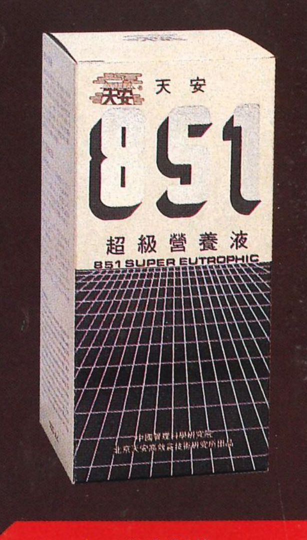
由1990年4月15日起更改包裝



塑料內套正面



塑料內套背面



外盒影像

逕啟者：

我公司總代理之天安牌 851 超級營養液是集多位專家精心研究產品，並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質量上乘，療效顯著，救人無數，著譽中外。本品自在港上市以來，深受消費者所樂用。我公司為了精益求精，由1990年 4 月15日起盒內加上塑料內套，敬希各界人仕垂注！

我公司鄭重聲明，本品經已商標註册，任何假冒、仿製或使用“天安”字樣都是違法的（包括出售，儲存任何假冒、仿製商品）。為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諸君購買，希認明真假，以免受騙，庶不自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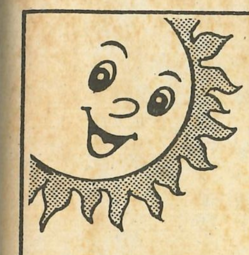






總經銷：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傳真：5597762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傳真：85075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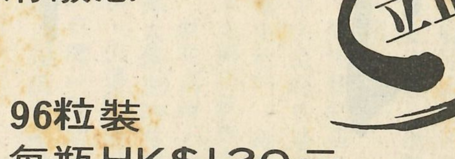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
清血毒、潔腸胃、
去濕熱、解痕癢、
消敏感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眞：0-6912119



天府牌

强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嘴嚼無力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根出血膿腫
- 牙週袋深
- 牙齒鬆脫